

目

(一集)

目 录	1
一、搭乘通灵特快车	3
二、如何保持瑜伽心态	4
三、天地 108 大拜神功	5
四、望一片幽冥兮我与月相惜	6
五、红尘无影梦无痕	23
六、青光碧影空飞霞	28
七、《春秋似月》	33
八、《九九会天河》	36
九、九九金秋凤回天	36
十、观音十九渡	62-143

(二集)

目 录	145
十一、观音十九渡后记	146
十二、青潭观月情	158-293

(三集)

目 录	294
十三、青潭观月情-84 集	299
十四、观月情后记	317
十五、水滴石穿	327
十六、青霞初入观	421—438

(四集)

目 录	439
十七、镜如意	441
十八、中国佛教的特征	525
1、-序-	525
2、中华文化之源	526
3、文化就是民族的根	527
4、如来意，又名祖师意。	527
5、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528
6、藏密的密中秘	529
7、色不淫空不空空	530
8、摩尼珠	531
9、昔人已乘黄鹤去	532
10、中国佛学的登峰造极	535
11、亲见如来	537
12、武则天跪拜神秀	538
13、禅宗原理：一眼三千	540
14、看不见的虚空灵界	541

录

15、心如浪——无风三尺	542
16、右脑的开发	543
17、神秘的右脑-1	544
十九、几种宗教的特点探讨	545
二十、吹响集结号——杂 谈《什么是政治？》	545
二十一、我的哲学	551
二十二、中国问题	557
二十三、瑜伽是什么？	559
二十四、什么叫般若？	559
二十五、中国龙崛起以后干什么？	561
二十六、又是谁哭倒了伟大的长城 ——两个倒霉的奶农	563
二十七、《大伽叶佛说》	565
二十八、《镜里乾坤》	566
二十九、解读-武则天的无字碑	567
三十、生命密码	369
三十一、重要天尊日子	583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风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唐·武则天

愿以此行动 庄严九天境
上报天佛恩 下济六道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密多心
尽此一报身 同出断魂关

长江碧浪水连天天水一片
苦海航行苦作舟舟渡万缘

——航行

(第 二 集)

十 一、观 音 十 九 渡 后 记

[魚媽](#)於 2008/10/27 回應

飞狐：上香的时候也没有拜，她就说，比如说十五天的机，你（玉青）懒了一天，这个机就少了一天。

我是鱼儿妈，立昆仑位之后从不间断，每逢天尊佳节的聖誕或特别日子、初一、十五前一天晚上都会前往码头庆贺感恩。然后隔天在自家昆仑位准备些供品，行三跪九叩大礼，感恩众天尊的教导。

[mars](#)於 2008/10/27 回覆魚媽

她们说，鱼妈的心……可感，但可惜的是……不应该是逢节才拜。她们对鱼妈说，你应该是天天拜，才能感受到她们对你的情怀。

杏子：如何看上面的对白？

月湖女：这是鱼儿妈看了观音十九渡以后的回应，虚空的她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转复给了鱼妈。

杏子：虚空为什么说——可感；可惜？可惜什么……

月湖女：可惜的是……这不是鱼妈一个人的问题，具有失机的普遍性。

杏子：上香礼佛——仅仅是个形式，如果这个形式又是“每逢天尊佳节的聖誕或特别日子、初一、十五”……形式加形式→更加形式化！

月湖女：难入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更加形式化”。一旦形成了模式，形式就会取代了内容。形式一旦取代了内容——无机可谈。

杏子：千万不要去刻意追求什么日期等等的形式，更不要仅仅去关注什么日期。也就是说，你的关注点要放在心与情上……要随心、随情、随意的上香

礼佛，这样才能突破入观的关口。否则，忙了一年——忙的都是个形式。

月湖女：按理……玉青应该是在九月十九这一天就能入观通灵，就是10天的时间就可以入观。为什么那个雪山夫人总是说玉青失机……？

杏子：玉青的那个我——总是放不下。

月湖女：何为放不下？

杏子：当然就是端着啦……

月湖女：观音十九渡——是个现场记录，时间是从九月九至九月十九。如果玉青能够在九月九至九月十八连续礼佛……九月十九入观——问题不大。

杏子：玉青在头几天大意了，后来那个飞狐追着她行九拜观音（就是小九拜）。

月湖女：并不是飞狐追，是雪山夫人天天追着飞狐……因为玉青能不能入观通灵与飞狐又有什么关系？

杏子：雪山夫人追——情有可原，就是那个妈祖为什么那么来劲……是个问号？不过，观音十九渡——与林花一样，可以是个经典案例。

2008-10-27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

杏子：十九渡的记录已经完了，八妖早就说下一篇写《青潭观月情》，后来大颠给了玉青一个“月”字……只是这个月情又是个什么呢？

月湖女：月字的意思就是——无观不成禅，是警示玉青——所谓的修行必须是从观入手。月情呢——无情不成戏，

情就是戏……天地大舞台，人生如曲戏。

杏子：可是那个观音非要 S 详解她说的那个“飘”？

月湖女：也是那个 S 多事……那天 S 说——问问她们，是整理八妖的观月情呢，还是接着写后记续曲？

飞狐：她们说你说了算！

S：那就问问观音吧？

飞狐：观音说——后记……飘。

S：再问问玄女吧，玄女有独道见解……

玄女：当然是听观音啦，观音是大姐呀……哼，我们都是随嫁。

S：归妹。易经里的归妹卦……说的是什么——全忘了。

飞狐：释佛说，学者们的功夫可能都还是花在练瑜伽功上，没有意识到入观的重要性？

S：以前的 X 书，第一本叫瑜伽行，第二本就是月下——全是入观的戏。

飞狐：释佛以前跟我说，修行人的重点不在强身健体，而是修通中脉现明珠。她们现在又接着说……现明珠是干什么呢——镜观……否则要明珠做什么？戴着好看吗？现在学人的捷径是入观，虽然还不成镜观。可以“观、珠”并修，这就是雪山夫人说的两全其美。

杏子：以前的老套路——是由外入内，亦即 1、2、3、4→入观。只有个案——比如阿森、秋云等人……S 是让其直接进 5，亦即由内及外。

月湖女：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大多学者追求的是身体而不是灵体，尚无入观的心理准备。其实在 X 书第一部瑜伽行里已经隐晦的强调入观了——重点解注大颠和尚说的心经，仅仅是当时的大多学者注重的是所谓的“法”，而把“情”理解为邪道……

杏子：我看不是，是 S 担心一些学者沉迷于“邪道”——天夫天妻，甚至热衷于密宗与道家的所谓的双修。

2008-10-28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2

拉娜于 2008/10/28 07:48 回应十九渡后记

『情出自然，非刻意而行，自然无求方为情，人若无情，难以续缘。』谢谢鱼妈。49 天的行刚结束，看到——她们对鱼妈说你应该是天天拜才能感受到她们对你的情怀，于是拜功就没有停继续拜。原是午时拜功加九阳(1-3 轮行)，晚上九阴标准。现在把九拜改在晚上子时，后打坐听静功，从修书第一集开始听。现在要克服是瞌睡，我把自己的生物时钟调整，早上睡足晚上拜功打坐(呵呵，昨晚还是无效，连小九拜都听不到 S 的声音，自己都不知道拜到哪里了……

mars 于 2008/10/28 16:57 回复拉娜

她们说，你的问题是思想太多，情绪太大，跟玉青有同样的问题，应该好好研究十九渡案例。

释佛说，你的瑜伽功……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不如一心一意，全神贯注……

S 说，就练拜功，一拜到底！

花仙说：拜到你困、不想为止！

小和尚于 2008/10/28 11:34 回应十九渡后记

哈哈，看来这次小和尚又失机了！有些人大病一场后就通灵了，我只会眉心出光，没关系，再重来，只要能活着就是福！

mars 于 2008/10/28 17:00 回复——

她们说，活着不要想死，死了不要想活。S 说，之所以认为活着就是福——不是说你想死，而是因为想到了死。还是自然而然好……以前释佛对飞狐说——少想才会有明天。

杏子：上面是来自 TW 与马来的两个回复，那个拉娜的问题是“散了”，一散就花，不是开花是心花……心一花就难以专注了，费劲大而有成小。

月湖女：应是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方可能形成突破——专注。

杏子：那个马来僧呢？

月湖女：跟着混就行……

2008-10-28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3

杏子：上一集中给拉娜的回复——

1、她们说，你的问题是思想太多，情绪太大，跟玉青有同样的问题，应该好好研究十九渡案例。

2、释佛说，你的瑜伽功……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不如一心一意，全神贯注……

3、S 说，就练拜功，一拜到底！

4、花仙说：拜到你不困、不想为止！

飞狐：这四个——虽然是按照虚空与 S 说话的前后自然顺序而写，但之后再看，却又正好是按照轻重缓急而说。也就是……花仙所说是 S 说的基础之上，S 所说是释佛所说的基础之上，释佛所说又是在众宫所说的基础之上。

杏子：一些学者的毛病就在于轻基础……而重成果，甚至认为通灵的关键就是个拜！

月湖女：这里的基础就是 1；2 是方法；3 是行法；4 是效果。所以应该好好掌握十九渡玉青案例，要有心、情，相应，否则拜也只是个形式……

飞狐：中午，想到意识的飘……记得以前 S 说过，人的意识总是呈弥散、飘逸态，瑜伽意识飘移与其不同之处在于集中、定向，于是我又开始默念摩尼……

杏子：如果每天打坐或者是睡卧 30min，就可以试念摩尼……

飞狐：自九月十九初见摩尼佛……之后只要心念摩尼，摩尼佛必现。今天也是如此，三五声摩尼下来，人已是十分宁静，但见释佛立于空中，手持一金光棒，点了点我的梵天穴——然后又看到了我身上那条约有头宽的中脉白光柱。于是想到了前些天晚上乌祖、海祖讲的容，以及大颠说的——把佛也一口吞！我仍是不解，跟大家讨论了起来。

杏子：大颠和尚在 1000 多年前还说——一口吞尽山河大地；在昆仑曲里白娘也说过一口吞……

飞狐：乌祖、海祖讲容的那天晚上的图像——许多的战士、天凤、小王母娘娘……容进了我的胸口。乌祖又说，以后让我把她们也吞下去！还有过去大颠说的，把佛也一口吞！这些图像和语言到底是个什么“意”呢？用身吞是不可能的，那么用什么吞呢？

S：心……

飞狐：是用心吞？可是心又是个什么呢？

S：中脉……

飞狐：你说了中脉之后，释佛给了个图像——我的中脉光柱变成了一只敞口窄身的光瓶……

杏子：漏斗。昆仑曲里有一段……她们说宙心、宇宙——就是个漏斗。

飞狐：九天的众佛从这个光瓶中进进出出，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的花……

S：嗯，就是这个意思。

飞狐：我还是不懂？因为有些图像……我只能是把它们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来，但并不解其意？

S：修中脉，越修越宽……把你整个人包在其中了，最后宽到包容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十方三世一切佛，直至整个宇宙。这也就是《薄伽梵歌》里的大黑天——我大可充满宇宙……中脉就是

心，修行修的就是心，修行的层次看的也是心。

飞狐：那……心跟能量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S：你怎么也跟那些学人一样关心起能量来了？

飞狐：不是我关心，是上次乌祖说，学人总想弄清自己是个什么能量，修到什么层次？其实是，能容到哪个层次，就是哪个层次……所以想问问容跟能量的关系。

S：乌祖说能容到哪个层次就是哪个层次，但是并没有说，能容到哪个能量啊……

飞狐：哦，对啊！那……层次跟能量又有什么区别呢？大部分的学人可能是把它们划等号的？

S：能量指的是所有万缘的聚集，层次指的是心……所以佛门重在修心。但是……

2008-10-28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4

飞狐：哦，对啊！那……层次跟能量又有什么区别呢？大部分的学人可能是把它们划等号的？

S：能量指的是所有万缘的聚集，层次指的是心……所以佛门重在修心。但是……

杏子：但是是什么？不过……我总算是明白了！

飞狐：明白什么了？

杏子：明白为什么虚空说 S 已经是入了十一层了……当时我还不服气，刚才听 S 讲解以后，我悄悄地观了观 S……

月湖女：又是观……

杏子：哪里有什么中脉？！就是一片白茫茫，S 在白中打坐，渐渐地也就溶入光芒中了……

飞狐：真相大白……

飞狐：佛应该都是入空了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场场戏呢？

S：她们都出宫了，入宫为密，出宫为多。

飞狐：可是出了宫，也应该是佛啊？

S：静为佛，动为魔……这个魔的意思不是像西方宗教理解或者是定义的“坏”，这个魔是“变化”的意思。所以她们总说，佛魔一体，佛魔不二。

杏子：那就是——动静一体不二啦？

S：魔就是变化不定，佛就是定而不动。这里的魔——就是易……所谓的魔法时期——就是变化不定。

杏子：易就是远离大日宫的月……月就是变化。

飞狐：哦……明白了。我刚才在心里暗问……摩尼珠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是万缘聚起来的……万缘主要是音，可摩尼珠是光啊？她们告诉我说，摩尼珠聚的是万缘之光。她们又说，光和音也是静和动，就是……光为静，音为动。

S：是的。

小草：杏子就是好打岔……前面说的——所以佛门重在修心，但是……

杏子：是呀，但是什么啦？

2008-10-28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5

小草：杏子就是好打岔……前面说的——所以佛门重在修心，但是……

杏子：是呀，但是什么啦？

月湖女：但是……修心须是从情入手，此情即是虚空。

小草：虚空的特征是无依无倚……没个抓手，所以一些学者就下道在人世找天妻将其物质化。

杏子：为何不从心下手呢？

小草：因为情可感而心无迹。

月湖女：禅门初祖至六祖，亦即从

达摩→慧能……都是觅不到心，又是如何修心呢？释佛在世时就已经讲了——心不在内、不在外……觅之不可得。

小草：在现实中所谓的修心……修的并不是佛祖所说的心，而是社会道德、品德、思想意识、职业道德以及所谓的良心——人性，修的是如何做人而不是作佛。

杏子：哈哈，佛魔不二！佛魔一体……故而可以从魔入手。因为是心是佛，既然是心不可得，那就是佛亦是不可得。既然是修心不能从心下手，修佛不能从佛下手……

月湖女：理论上是对的，因为心与佛是绝对的永恒，处于相对的人是无法从绝对入手的。所谓的魔——就是变化，所谓的神——亦是变化……

杏子：心是永恒的绝对，情是变化的相对，所以说处于相对时空的人也就只能是从相对入手啦。

佛——心、觉、绝对、如如不动；
魔——情、感、相对、千变万化。

2008-10-29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6

杏子：看了后记 0-5 以后……我说 S 怎么以前看书总是从后往前看呢？

小草：倒骑驴……

杏子：我是说——看了后记 0-5 以后再返回去细读十九渡……比如那个紫光夫人与桂花夫人吟的那段对子——

紫霞漫天，情涌海底，月上枝头照漫天，

桂香情怀，枝头琐记，儿女情长世世牵。

月湖女：紫霞漫天就是移情九天，情涌海底……就是以情相系方能成就海上生明月——月波漫天。

小草：桂香情怀就是归乡情怀——

名之为“月情”。枝头琐记——就是观，观的什么？儿女情长世世牵……天戏——往日之光。

月湖女：上面的对子就是紫光夫人说的——傲视天下，群雄并起……小绵羊回家。

小草：就是说小绵羊怎样才能回家呢？对于纷乱并起的尘世——冷眼傲视，而心系漫天紫霞。海底情——深深深……最深的原始情怀，为的是月上枝头以成观，儿女情长世世牵。牵什么？

杏子：小绵羊——牵的回来就牵——紫光说的。可是那个桂花又说——一串一串到地中间……

月湖女：地中有宝，尚未启封。罐罐陈酿，还没开喝——盘古说的。那就是说——重头戏还在后面……

2008-10-29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7

小草：在后记续 5 里……研讨心与情的关系，当时你们说——

月湖女：理论上是对的，因为心与佛是绝对的永恒，处于相对的人是无法从绝对入手的。所谓的魔——就是变化，所谓的神——亦是变化……

杏子：心是永恒的绝对，情是变化的相对，所以说处于相对时空的人也就只能是从相对入手啦。

佛——心、觉、绝对、如如不动；
魔——情、感、相对、千变万化。

小草：这四个对子……心/情；感/觉；相对/绝对；千变万化/如如不动。

杏子：觉就是心，情就是感；觉就是光，感就是音。音飘逸而千变万化，光（摩尼）恒定而如如。

小草：光为聚，音为散。

杏子：光为定——定光佛；音为妙——妙音佛。定为蜜，妙为多——妙定方能蜜多。

月湖女：在十九渡里盘古开示玉青——历久而弥心，你的心都散失了，就要把它们收回来。要聚才能回，聚——就是聚缘、收心。

小草：如何收心？

杏子：聚缘……惟聚缘方可收心。

月湖女：盘古开示玉青——要紧跟着爹妈，别去管什么夫啊妻的！过去的都过去了……梦一场，梦中行，回梦中。

小草：夫妻本是梦一场，偏偏梦里寻夫妻——盘古说的什么？

杏子：不去理会所谓的往世……更不要把虚空物质化。

小草：如何个紧跟着爹妈？

杏子：大势至法门——亦如天姥姥说的——疑是梦中有情人。

月湖女：盘古为什么告诫玉青——小小女子，总是心急火燎的！

小草：是谁心急火燎？

杏子：那个“我”……强化了我就会是——水波。

月湖女：盘古开示玉青，他说，要如月波，投石不起纹。不要像水波。镜无尘，心无波，方能有成。

小草：如何有成？

杏子：花药栏……柳暗花明——妈祖说的。

月湖女：她们为何又说——佛无处不在，心无处不有……你的心在何方？你溶到佛的环境中去了，你就是……任何地方都是佛。静下心，人不在静中，不知何为静。

杏子：绝对与相对。静为绝对，动是相对；静为佛，动为魔。人不在静中，佛在静中。人只能是洞中求静……

2008-10-29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8

显君于 2008/10/29 00:54 回应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3-如下

【月湖女：这里的基础就是 1；2 是方法；3 是行法；4 是效果。所以应该好好掌握十九渡玉青案例，要有心、情，相应，否则拜也只是个形式……】

显君的经验分享——想要解决基础 1 的方法是，必须做好自我情绪管理记录表以 49 天为一期，最少要管理三期，这对身心零点的平衡有绝对效果。这虽是形式，但不透过形式的训练管理，是很难有成的。因为人的感情……常常是对环境的过激反应，容易造成自我伤害。更何况人类的思维性常是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增加精神的痛苦。我已经做了三期对自己的零点调适有了长足进步。

上面这一关过了再来谈要有心的问题，这个心就是修清净心，就是修自我意识的淡化，而渐渐地融入环境，这个就叫做“和光混俗”，或者是叫做大隐于市。目前显君正在努力中……

要有情方成月，方成摩尼珠，前提是心中要有 S，要有飞狐，要藉由飞狐的情才能开启我锁心锁情锁，一定要相信，相信才会有情，飞狐的九天纪录里面有着 S 和飞狐的音，音就是情，要用心用情一遍遍的读，自然而然的我的心与情就会慢慢的和 S 飞狐的心情相近，这是快捷方式。

要有相应就是无上瑜伽，就是在心态上要乖乖的跟，在行动上的跟就是要听话照做。不要怀疑，前面的路已经凿开了，不需要再费神的去探索，只要乖乖的跟，修行就变得简单多了。

结论是，【月湖女：通常我们把对摩尼珠的修持叫做修性；对清净的修持叫做修心；对虚空的相应，亦即无上瑜伽……叫做修行，而性心行——三者的修持又是不可分割，不能如同科学那样的分门别类的分科分目，修持是个综合……修持的核心就是个“念”。】

显君对以上有了清楚的认知，剩下的就是静静的读书读曲，行昆仑瑜伽功，

认真工作，轻松做人，好好的生活。时时念着我的天，我的娘。天情就是我永远永恒的依靠。

杏子：说的不错，但是有病……

飞狐：西王母对显君回复的点评——她说，昨天才给了点儿表扬，今天就抬头了……

杏子：抬头的是谁？

飞狐：西王母接着说——以我开头，以读曲、瑜珈功收尾……入手点就是错的！因为入手点就是个我！给拉娜的回复非常明确，应以掌握十九渡案例为基础。可是显君通篇经验，未曾看到十九渡的影子？一个个学人就只会嘴上跟着念——心、情、相应……因为这三个字简单？总结也是简单，理论也是简单。有戏、有情的就不愿看……

西王母又说：这个显君，自己都没修出点成果，未能入观……又何来有效经验之分享？他的经验是从“我”而出，而非从十九渡而出，非从天而出。显君的经验是从控制自我入手，所以是进步缓慢，吃力不讨好……九娘早就说过“情续”的重要性，首要的就是相应，而相应离不开心、情。

杏子：我想到显君说他刚做的那个梦，女神跟着他也是不理，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过，具体怎样情续呢？

飞狐：她给了个意，比如……一个人把心、情续在工作上，就对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跟家里人相处不太上心。所以重点是相应九天，具体的可以看十九渡，这样凡尘间的事渐渐就看淡了，就好像以前一些人看了 X 书想出家一样。我的体验是……如果是跟她们相应上，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打记录，或者是行瑜珈功，就很快平静了，刚发生的不得了的人不愉快的大事……就自然地烟消云散了。

杏子：还是释佛说得好——少想才能有明天！

西王母又说：显君在回应里说的相应也有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也不知说过多少遍，相应的立点应该放在九天之上!!! 这在十九渡里也反复教导过，可那个显君总是往人道拉，总是强调相应人(S、飞狐等等)？还是没摆脱过去的地盘老大思想，唉……

杏子：西王母又叹气了啊？

飞狐：是啊——看了《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5》，她们说杏子她们说的还是 S 以前的老套路，观音在十九渡里刚讲的新东西怎么就不知道拿出来讲呢？在十九渡-25 里，观音说——观者为上心为下，行者无疆水为环。静者无声花双生，情者入海流回还。

杏子：S 还没讲呢，我没得卖呀？

月湖女：S 说就是不愿意解观音的……太累！

杏子：那也没有西王母累呀，这边一个何君，那边一个显君。

飞狐：为什么是“观者为上心为下”呢？

观音：因为是观心……心不可觅，唯观可得。

2008-10-29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9

飞狐：为什么是“观者为上心为下”呢？

观音：因为是观心……心不可觅，唯观可得。

杏子：所以呀，修心的前提是个观字。前面续 8 里那个显君说的修所谓的清净心之类……西王母一看就冒火！因为离开了观——又是哪里来得什么清净呢？可是为什么观音跟玉青说——今天说的这个清净心，不仅仅是指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身体，还有就是对修行这方面……也是相当的重要的。

月湖女：是说这个清净心一旦有成

的话——不仅是对现实，而且更是对修行相当重要。因为所谓的入观就是入魔……若是观中心不清净的话，极易……

杏子：可是话说回来，身在魔中不知魔，又是如何个走火呢？还是那个蚩尤说得好——虚空本是梦一场，任你东南西北到处闯！

月湖女：理论是如此，但是哪个凡人能够比得上蚩尤？因为凡人心中……

杏子：心中有魔，这个魔就是个“我”。

月湖女：所以那个自称是释佛之弟的开示说——佛在心中，佛在眼中。佛在观中，佛在飘中。佛不在嘴中，也不在行中。

杏子：他说的是活络话……佛在心中，佛亦不在心中，就看你的眼中有没有佛？佛在观中，佛亦不在观中，就看你是不是心随佛飘？佛不在嘴中，因为说得好不如说得巧，这个巧就是佛门所谓的“妙巧”。何为妙巧——机缘。佛不在行中……这个行——那个显君已经发表啦——计划一串串，可是不如一念情。

月湖女：玄女说，鞭子还没打下去，就开始狡辩了！此即佛不在嘴上。

杏子：S 从来不向虚空解释任何，因为一说则错，解释更错！而且 S 认为虚空能够理解人心有求……

月湖女：在观音十九渡里，玄女就说，你（玉青）要是真的没有求了，你就成佛了！所以不用向虚空解释什么，犹如花仙说何君……

杏子：你向虚空解释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观音说，像这样就得天随人走了，不是人随天走了，那是我们带你们呢，还是你们带我们呢？

2008-10-29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0

杏子：观音十九渡的核心是什么？

月湖女：以情入观，并把观作为修行的起点。早先 S 认为——一是太难，二是当时的学者没有观的心理准备……虽然 S 的玄女记写的就是观，但是为了当时的学者能够接受——X 书放低了起步，亦即有了哈欠就算。

杏子：也对呀，因为有了哈欠即表示沾边，接着穷追不舍的问讯——谁来啦、你是谁、让我看看你呀……等等，一下子不就通了吗？只是……若无修行的知识——就会大惊小怪！

月湖女：所以 S 只好走外法……也是当时的时势如此。

杏子：为什么以观为起点呢？

月湖女：大颠说，观不到——什么都别谈！

杏子：为什么别谈呢？

月湖女：在观音十九渡里——观音就站在她面前说，佛在面前你也不知啊……观音说，唉……也不知道一个观——怎么就那么难？

杏子：为什么强调观？

月湖女：以观聚缘呀。观音说——说的这个能量的回收啊、回聚啊，其实也就是这些缘，她都能往你这儿聚。没有这些缘，你就还是你。观音又说，无缘不聚首。

杏子：对于这个观——她们说，有的是……屡入屡败，甚至于到后来入观的人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呢？

月湖女：无观不成曲，所以必须观记；但是一些学者记录的观记——一旦成曲……

杏子：就像是一位入观成曲的学者写的——虚空说，你入观成曲以后，离我倒是越来越远，可是离佛却是越来越遥远！为什么？

月湖女：这就是入观者的可以说是通病!!! 是因为总是把我摆在第一位……犹如观音十九渡里的玉青……但

是当事人并不自知，因为没有感觉？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我字当头。所以入观以后——很难不走麦城。虽说是屡入屡败，但也必须是屡败屡入……直至磨灭那个我，成就——无我相……是为菩萨。

杏子：如何入观不败？

月湖女：达摩说什么？

杏子：他说，观就是一只眼。要得这一只眼，得合上两只眼。两眼合闭门外事，一心敞开向佛光。三心合一莲花开，海底金月在目前。他说暂时就先说这些。

小草评论：阅读观音十九渡——应是如此。

2008-10-29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1

杏子：说到以观聚缘，可能学人们常常是认为只要是行瑜珈功，缘就聚回来了？

月湖女：可是……随聚随散啊。比如上面帮你聚回一群鸭子，盲人如何照看荒野上的一群群的鸡鸭呢？

杏子：另一个盲点就是一些学者比较注重能量的提升，因为具足的能量就可以达到较高的层次呀？

月湖女：反了，反盆了。是层次决定能量，不是能量决定层次。层次是由远近决定的，同时又是缘聚的结果，它们的光音的总和就是所谓的能量。因为色能量只有最低的那三级，仅占总和的极微小。大头是光，中头是音……

小草：S 说不要去算计那些东西。是谁在算计？是那个我在算计；那个我在对谁算计？是我在算计虚空……只能是永远算不明白！不如听释佛的话——少想才能明白。何为明白？——大颠给玉青的那个字“月”。

飞狐：才刚看到一些学人，都说自己常常念佛，常念万缘，一通灵就认为

是跟九天的她们接上了，可其实是三界内的仙……心中暗思，怎么同样是念佛，相应的却不一样呢？九天的她们说——是用心，用情念佛；而不是用我，用求念佛。

月湖女：严重的差异就是这两对字——“心、情||我、求”。极少有人是用“心、情”去念佛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用“我、求”念佛。

[樱花于 2008/10/29 22:59 回应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8-西王母又说：显君在回应里说的相应也有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也不知说过多少遍，相应的立点应该放在九天之上!!!

我知道要有礼有节~~要知道自己的立点与角色~~显君是西王母的儿子~~与天娘接上~所以他相应的立点应该放在九天之上~~而我只是虾兵蟹将~~心力又不足~~又还没找到主缘~~又哪敢逾越灯塔~~自不量力的将相应的立点放在九天之上呢~~樱樱请问~~带钢盔来了~~~]

杏子：这个樱樱……看起来是很谦卑的呀？她的这段文字的核心是什么呢？

月湖女：我与求……她说“我只是”。

杏子：求什么？

月湖女：主缘……

杏子：还有点幽怨——“又哪敢逾越……”

小草：她搞错了概念，所谓的灯塔仅仅就是让你仿效学习的目标与方法，但是不能把它变成死的牌位。

杏子：那个光光在如梦如幻的回复里也是抱怨说显君认了西王母等等。

小草：是因为那个显君走到那一步了，而那个光光还在打转呢，前几天还下道去会李师师……怎么一下子就忘了当时的风光？

2008-10-30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2

[月古于 2008/10/30 11:24 回应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0-观音十九渡的核心，以情入观，并把观作为修行的门坎，弟子谨记在心，感谢 S、飞狐、天娘、天姥姥、天尊，无私无悔的教诲。当看到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3 文中……，「释佛说，你的瑜珈功……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不如一心一意，全神贯注……S 说，就练拜功，一拜到底！花仙说：拜到你困、不想为止！』，弟子即想起 X 书尾声 S 与佛王曾提及过淡化我的绝佳功法，一路行大拜，拜得初照，不通过通灵行观，由心经观行照度中，从行下手至照为大藏法门，系弥勒爷下界时启用之法门，因届时顺向思想更进化的关系，估计是能行观的人已绝迹……，缘此，吾等弟子们正有点迷惑了？现今在顺序上能否侧重以行→照→度和行→观→照→度两者，亦即先从行下手呢？？]

杏子：是谁行？若知谁在行，是为得法人……有我字即错！

月湖女：观音十九渡里有一段——飞狐入观前磨平……

小草：才刚观音说，什么叫磨平呢，就是放下……飞狐是从情入手，一步切入，以情相应，以观修心，不知不觉心就宽了——正是无心为串有心幻。

月湖女：另一段是“飞狐：然后看见走过来一只狼，银灰色的……它走到桌子中间停住了。我就问它是谁家的缘？它把我们这圈人都看了看，然后走到我腿边蹲着了……它说它是白狼星君！”

小草：要点是——“它把我们这圈人都看了看，然后走到……”。在林花曲里，和君总是观到玄女歪靠在 S 身旁……很多学者一直是认为玄女最骚！殊不知这仅仅是个图像语言而不解其

意？“它把我们这圈人都看了看”，看什么？这个图像语言是——看看这圈人里还有谁可以靠得住？

杏子：比如你去了朋友家，小狗见你就狂叫……然后你想抱它——它后退，不让你抱。有一次与 S 去我姨家，小狗不叫……而且还让 S 抱它。我姨说，狗能够分辨出谁对它好。

月湖女：远近问题……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3

小草：才刚观音说，什么叫磨平呢，就是放下……飞狐是从情入手，一步切入，以情相应，以观修心，不知不觉心就宽了——正是无心为串有心幻。

杏子：才刚观音说，这个心就是中脉……所以……

月湖女：在观音十九渡里才能有那一段图像——飞狐：之后，我的身体的海底就有一条小金龙从下往上破开我脊柱的中间往上蹿，一直蹿到天顶。蹿到天顶以后，它就绕着我头上的一个光珠盘旋，然后就不动了，定格了。画外音说，龙缠珠。然后就看见我的每一节脊柱上都开了一朵花，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地往上开，是那种半个拳头大的小红花。就这样开开开，一直开到头顶，头顶就是一朵大花，中心是金黄色的蕊。然后看见珠子在花蕊上，龙也在上面。

杏子：叠罗汉。

月湖女：九月十九观音讲的是“飘”（观音十九渡第 27 集），以前在昆仑曲里她们与释佛也讲了“飘”。叠罗汉……在昆仑曲里也讲过，我记不清昆仑曲里的这些有关内容是什么时候观记的了……好像是 1999 年吧？至今有 9 年了，这次的重演是极为重要的，不仅是在深度上，而是因为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观记的同样的内容。

杏子：重演性。S 说，所谓的科学就是重演性……而世间的宗教神学所缺少的就是重演。自 1993 年至 2008 年……对虚空的观记，不仅是具有连续性，而且具有重演性，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

月湖女：当 S 说在昆仑曲里有关于飘的记录时，飞狐不高兴的说——那我还有什么用？！她觉得自己没有超越前人的观记……然后就想搜寻昆仑曲看看。S 说，你不用去找，你的这个观记的价值就在于虚空的重演！

杏子：S 也是强调让玉青根据录音自己整理素材，不想让玉青看我们根据录音整理的这份观音十九渡以及后记，而且也不想让何君看……

月湖女：S 的目的是训练玉青以及何君等等以后能够独立行观，而不受我们的影响。S 说，玉青现在仅仅是初入蓬莱，尚是相当浮浅。如果现在就接触这些深度……就会形成法障，形成框架，形成模式——那就没有意思也没有价值了。

杏子：什么价值？

小草：重演性，比如林花曲就具有一定的重演性。飞狐观记的重要价值就是连续性与重演性!!! 如果玉青放弃自己的素材偷懒，那就极易演变为——无心为串有心幻了。

2008-10-30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4

杏子：什么价值？

小草：重演性，比如林花曲就具有一定的重演性。飞狐观记的重要价值就是连续性与重演性!!! 如果玉青放弃自己的素材偷懒，那就极易演变为——无心为串有心幻了。

月湖女：七层就是文殊师利说的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退转法门，其中

很大程度就在于涉及了“飘”。

杏子：当初秋云观行至此……释佛让她飘……秋云翻脸道：我又不是你佛门弟子，你别拿我做实验!!! 正如大颠和尚所云——不是我家亲弟子，谁人肯往里边行？

月湖女：在观音十九渡里，观音说——五层没有掌握好的要是进入飘……那人就完了。要么就疯了，要么就像植物人。观音说，从六层就开始飘……飘就是入定……坐着的是个死人了，只有意识是活的。

小草：S 说，五至九都涉及飘，飘是个意识行为，犹如人在梦中——人身在床上“挺尸”，可是感觉却是梦中游。此即人是死的，意识是活的。人身并没有移动，但是感觉动了。

杏子：以前西洋女王说——回归的是感觉。如果这个感觉一去不回头——涅槃，所以秋云不听释佛的指点是对的。当时秋云说，我现在还不想死！

月湖女：入观就涉及飘了，只是不自觉而已，只是飘移的幅度较小而已。为什么大家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偏偏是你观到了图像呢？是因为你的意识的飘移，如果没有意识的飘移，那是不可能看到图像的。

杏子：意识飘移是发生在人的右脑，左脑的意识是规范化的，顶多是胡思乱想而已。但是七层的入定就不同了，左脑的意识活动终结……不，应该是暂时性的停止，五、六层次的飘移都是局限性的，而且是左脑的意识活动照常——犹如人格分裂，亦即两种独立的意识并存。八层飘……就是左脑意识的终结了，此时就是观音说的——人是死的，意识是活的。

2008-10-30

观音十九渡后记-续 15

月湖女：入观就涉及飘了，只是不自觉而已，只是飘移的幅度较小而已。为什么大家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偏偏是你观到了图像呢？是因为你的意识的飘移，如果没有意识的飘移，那是不可能看到图像的。

杏子：勾眉在如梦如幻有个回复，她的记录是——是非放两边，明月在当头。佛在心中坐，魔在眼前飘。（大概是这个意思，记不准了）

S：不错……不容易。当头明月须是放是非，眼前魔飘稳坐心中佛。

杏子：到底是佛在面前还是魔在面前呢？

S：谁是魔？如若是心中有佛佛在面前，如若是心中是我……魔在面前。观者之间的差异仅在于此，就是——我的差异。观的过程就是磨（魔）的过程，此即修心。如果是怕磨（魔）……又是如何修心呢？所谓的修心就是通过磨炼（魔炼）逐渐放弃对我的持着以及对法的持着。入观以及观记就是一个从无情到有情，再从有情到无情的过程。

杏子：在昆仑曲里……大日对秋云细说了从有情修至无情，可是秋云甚觉惨淡在心理上不肯步入。

S：从有情步入无情要比入观时的从无情化为有情……难上加难，不过那是七层以后的事情，尚远……

杏子：不是可以避开吗？

S：八九的区别……有情飘八，无情飘九。当时在昆仑曲里，大日讲的是飘九。我想不仅仅是秋云无法承受……所以这次观音讲飘——让飞狐飘八不飘九，不然的话……到时候飞狐可能也会与秋云一样退转不前。

飞狐：你说……释佛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天天叮嘱我行瑜伽？

S：想让你飘……

飞狐：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花仙才刚对我说——释佛好不容易才找到个愿

意飘的实验品！

S：没有白吃的午餐……若要飘，就要试入七层，可以先行摩尼坐试试？当时的秋云就是到了这一步放弃的。

飞狐：为什么不拿你试呢？

S：在昆仑曲里，当时秋云也是和你一样——提出了这个同样的问题？真是具有重演性……

杏子：这个问题就像是——两个人必须先死一个？秋云和你的第一选择就是自己不能先死，那谁先死呢？只好是S啦……可是谁来整理七八九的资料呢？永远没有。秋云与你的第二选择就是——如果非得自己死的话……那就一块死，反正你S不能自己活着？既然是非死不可话——管它什么资料不资料的！

S：这仅仅是个不存在的假设，杏子在添乱……

杏子：我是在魔炼飞狐！

飞狐：杏子你怎么不飘呢？

杏子：求之不得，可是没有那个造化呀？我看还是解解观音的那四句话吧——“观者为上心为下，行者无疆水为环。静者无声花双生，情者入海流回还”。

S：……以后吧。

2008-10-31 后记完-下接《青潭观月情》

十二、青潭观月情

—序—

飞狐：你说……释佛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天天叮嘱我行瑜伽？

S：想让你飘……

飞狐：为什么不拿你试呢？

S：在昆仑曲里，当时秋云也是和你一样——提出了这个同样的问题？真是具有重演性……

杏子：这个问题就像是——两个人必须先死一个？

S：这仅仅是个不存在的假设……

杏子：我是在魔炼飞狐！

飞狐：杏子你怎么不飘呢？

杏子：求之不得，可是没有那个造化呀？(2008-10-31)

杏子：今天是11月1日，昨天就把飞狐已经打好的10几页观记交给S了，可是S不看……独自叹气……

月湖女：是因为飞狐看了你说的那个问题以后，发了好大的火……吵着说谁愿意飘谁飘，瑜伽不练了，不飘了！她认为她已经放下了一切，怎么还拿她与秋云比呢？

杏子：S说，飞狐的确是放下了物质的一切，秋云放不下的就是物质。但是，一旦涉及到了我——火冒三丈。

月湖女：正如在观音十九渡里她们说的——在坐的都是假面人，对假面人难以说真话……

杏子：所谓的假面人就是潜伏着一

个我……稍不对心思那个我就会跳出来大喊大叫！

月湖女：所以S……漠然了。

杏子：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想这就是S为什么不愿意见那些学者的原因吧？因为如果只说对方喜欢听的好话——S也就成了假面人，可是呢，如果是看到、想到就说——一旦涉及到我……那个我当然就会是当仁不让了。

月湖女：后来飞狐看见一个天姥姥来了……

飞狐：她说是玉光天的……

天姥姥问：你是想单飞凤呢，还是想双喜佛？

飞狐：怎么个单飞，怎么个双喜？

天姥姥：放下情字直飞大日宫——单飞凤，那可就没意思啦；如若是飘九天——双喜佛，那可就是大自在啦！要回大日宫的话呢……最好是大家一块儿。

杏子：是啊，热热闹闹的。

飞狐：然后就是释佛狠狠的敲我的头说——瑜伽、瑜伽！

杏子：是啊，你不是说不练瑜伽了吗，谁愿意飘谁飘去！S还是理都不理你吧？

飞狐：唉，还是我大度呀……可就是为什么玄女不让我给玉青发短信呢？我想问问她记录怎么样了，玄女就说——她好着呢！

杏子：玉青报名报的怎样了？

飞狐：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她说虚空有人说让她写曲，曲名是——玉缘梦曲。

月湖女：众学者一旦写曲——离我越来越近，离佛越来越远。

杏子：释佛以前说过——

过去之时已过去，天空之外天地开。

非是昔日旧时人，当以新魂歌新曲。

月湖女：很多学者经常告诫自己警惕那个我字，可是一旦成曲时就忘我了。

小草：“重演性”会让我膨胀，这就是为什么 S 不想让玉青、何君看林花曲以后的曲，以及为什么不想让大陆学者看雪山飞狐曲……因为他们的我字如果不淡化，行观时其潜意识就会“造戏”，并认为是时空的重演性。

杏子：这就是观音十九渡里告诫的——无心为串有心幻！

月湖女：解解观音的那四句话吧——“观者为上心为下，行者无疆水为环。静者无声花双生，情者入海流回还”。

小草：行者无疆水为环——S 说，修行之路漫漫无疆……情定要环在心上。

杏子：静者无声花双生……

小草：心静方能花双生。

杏子：何为花双生？

小草：九天大自在呀！

杏子：哈哈，双喜佛……

月湖女：刚才你又给玉青发短信了，玄女为什么说你是费力不讨好呢？

飞狐：她说——胸上发现有个小块，去问何君了——何君说这个年龄段正常，如果是 40 岁以后的人就不正常了。才刚小花仙说——她就是吃的!!! 玉青回信说，长个包是正常现象，怎么会是吃的呢？！

2008-11-1

青潭观月情-1

2008-10-18 记录

上午都是阴雨天，心情也跟着阴雨……想到自己人在他乡，不免有些感叹，但又不知如何表述……李师师来帮忙了，她说——红尘女子泪涟涟，无处可安心……

我把这些告诉 S，S 说——赶紧记下来，外面……太阳出来了？

我看看阳台，真的是太阳出来了！

李师师又说——艳阳晴天照霜雪，

又是佳人回……

晚上，吃石榴（是上次青霞给的），想到雪山夫人说到心月狐时的崇敬之情，心想……虚空的这些战士、这些姐妹，真的都是非常团结，真想听雪山的姐妹们唱唱曲！接着就是虚空中的雪山女们边唱边跳——

我们是雪山的儿女，
我们是大地灵光。
悠扬的笛声从这里传出，
壮丽的山河在这里展现。
我们期盼着娘亲的接引，
我们将鲜花献给微笑的女神。

我们是雪山的儿女哟，
雪山的儿女，
晶莹玉白是我们的天资。

我们是大地春心哟，
大地的春心，
生命的源头在这里产生。

长江的中脉接着天河，
天河的江水连着大地。
血脉相通哟，
血脉相通。

阿瓦的儿女，
上天的神，
终有一天再相见哟，
再相见……

记录雪山女的曲子时，我又想到了青潭的姐妹，于是雪山女的歌声刚落，就迎来了青潭女的歌声——

深深的青潭海底洞，
深深望眼把心穿。
八妖的儿女，八妖的心，
战甲齐齐把心穿。

无畏的征战搅起海底波，
和着雪山的冰雪向前冲！

战马齐鸣战将奔，红血黄沙护疆土。
情深意长斗天地，誓为天主付长躯。
血流天地永不悔，我把衷心报青天。
并肩而立战甲齐，黑鸦直冲九霄云！

飞狐：前面好像都是合唱，最后几句像是有一位女子在前面领唱，请问是谁……？看到一位威风凛凛的黑甲青潭女，握右拳放在左肩，单膝跪地行了个波斯礼。我请她坐下，她仍旧站得直直的。请她报个名，她说她是——青花儿香，隶属青花十二部，断后行。问她是不是天凤？她说不是，又是一人，在此待命。我于是请她上位，让玉兔花仙们招待她先坐坐，休息休息。

接着的图像是……她的战队，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在门外。（画外音：三千妆甲兵，圣战队。）我赶紧请各位将士都上位休整。位上的花仙们这下可忙了，忙着给她们准备筵席，上茶、端菜，打打闹闹……将士们头盔一摘，全是艳光四射的美娘子！

飞狐：打完了上面的记录，我接着吃石榴……虚空中一位女子笑道——还真是个石榴红！我问是谁，原来是玄女说的。接着就看到一身石榴红的大日宫主来了……

大日对我道：死丫头，以后要记挂着点儿位上的（战士）姐妹，这里就是断后的大本营了。（玄女说：军营。）

大日接着说：有吃的有玩儿的，把她们带着点儿。训练不容易，打仗要卖命，平时就放松放松。

飞狐：给的图像……大日在宝座上，众将士都在地上单膝跪着。大日说完，众将士齐声应道——承蒙圣恩，不负圣望！

飞狐：我心想，真是好儿女！

她们道：都是战天斗地不死的魂，浴火重生。

飞狐：接着看见……那个花儿香又对我单膝跪地道——还要多谢天主相救……我知道她说的是心月狐……可这又是哪档子事呢？

她给我图像——心月狐从一个黑黑的地方往上飞蹿，手上牵着一个黑甲女子，她好像已是奄奄一息了……

她说：一战——黑烟四起，天崩地裂，无处可容身……只有战斗才能生存！

她又说：都是苦在情上……说完又偷偷抬眼看了看大日，像是怕自己说错了，惹得众宫不高兴……

大日道：好了，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不提也罢，提也无妨。现在是一起回去了……还是战天斗地情，化为冲关比翼飞，回去的都是好汉（英雄）！

玄龙在一边嘀咕：以前就是狗熊……（“以前”指的是以前相互打仗的时候。）

被大日一瞪，他就不敢吱声了……

之后，大日、玄女就起驾回宫了，将士们继续欢歌笑语喜相逢，玄龙则留在这儿左拥右抱，心月狐跟八妖还有其她姐妹们相谈甚欢……一片和乐景象……

2008-11-1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

月湖女：才刚看到红红发来的短信，她说——“因为他们的我字如果不淡化，行观时其潜意识就会“造戏”，并认为是时空的重演性。”还是我字没淡化，心裡也想——觀中怎麼會有相似處呢？就還是我字沒淡化——造戲而成！

杏子：红红说的是她昨天发的消息说她也观到了摩尼佛……并认为是重演性。所以 S 认为这个问题严重了，会误

导很多人的，必须把重演性与潜意识造戏的问题再提出来才是。

月湖女：所以说，如果你看了别人的记录以后，你就必须格外小心才是，因为前人的记录就是后人的法障！就会使你的记录变成——照虎画猫。很多学者的观记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而使自己吃了大亏，上了大当。大颠和尚说过——家珍须是自己流出!!!

飞狐：才刚玉青发短信问——她看了网上的文章，为什么认为她是造戏呢？S说，回个信——不要不懂装懂！

杏子：玉青是因为不懂才问呀？

月湖女：不是不懂，而是添乱!!! 网上发的文章是为了解决众学者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玉青的问题。她自己不好好的念佛行观——掺忽起别人的问题来了。

杏子：还是继续研究记录吧……

2008-10-19 记录

今天收到了玉青发过来的 10-11 日的记录的一部分，有三页多。她在信上说——括号内紫色字体，是打的时候一些感悟吧。如果是观音娘娘或玄女娘娘说的狡辩俺也没办法了。录音声音比较小，听的比较吃力，我会有时间慢慢再继续整理。

飞狐：我打开她整理的录音记录，这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之前整理好发给她的样本。我对着录音，一句句校对她的记录……

杏子：怎么样？

飞狐：唉！上次还专门跟她说，一定对着录音如实记录！这次一看才知，她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打的，而是……

S：打的是个大概？当初林芳就是这样的，可能都是因为文科生，不懂得什么叫做原始积累、原始记录。

飞狐：对……常有掉句、掉字，错位，有的就只是个大意，她可能是听几

句或听一段然后就凭印象打了……整理完记录后可能也没校对……

S：以前林芳就是这样，为了她整理的记录，我跟她吵了有几个月。她是经常给记录来个总结性发言。

飞狐：玉青还把我和 S 给她讲解虚空语言的一些话给删掉了，不可能全都听不清啊？

杏子：她可能是觉得那些是废话？！

飞狐：我给截取一段记录比较一下。

【玉青的记录——

飞狐：……就是说你现在的情况还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枝叶还未扫。

S：这里就是有个典故，杜甫的诗：如果你有缘客来了，】

【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飞狐：……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枝叶未扫。思想还是乱七八糟的。还没有清凉院呢，缘何开呢？怎么看得到我们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天姐说，也不知要等到何时。

S：这里面的“缘”字，实际上有个典故，杜甫有首诗——舍前舍后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如果你有了缘客来了，花径就扫了，意思是就清净了，干净了。她（天凤）这里好像隐的那个典。】

杏子：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S：林芳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反复地教林芳怎么整理，林芳说，那要是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整，不把人累死啦？！我有时候问她……我记得还说了一些话，记录上怎么没有了？林芳说，那些我都懂了，打出来干什么？我说，你懂了，其他看文章的人还不懂啊。林芳说，我管他们懂不懂，反正是我懂就行了！

飞狐：玉青的省略号……都是一串句号的小圆圈。

S: 唉,林芳以前……标点符号都是乱打,经常就是个英文标点的那个小黑点,省略号就是一串小黑点,有三个点、四个点、七个点等等,我每次还得一个点一个点地数。后来余君都是看不过去了,他跟林芳说,整理要规范。林芳说,什么规范?!那些人看到有个点不都知道就是停顿吗?

比如做实验吧,这个加了三滴,就要记录这个加了三滴;那个加了两滴半,就要记录那个加了两滴半。过了多久变了颜色,就要把时间记录下来。一切都必须准确、如实,这个记录才有用……

飞狐:玉青的记录,一些重要的话都没记准,以后要是就看着她自己的记录修行,那不是自己整自己吗?!

S: 唉,别人都是靠不住的,能把这些事做好的人是极其罕见的。那天在玉青家,你知道那只狼为什么靠在你身上吗?

飞狐:为什么?我不知道……

S: 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整屋子人,就只有你是靠得住的……这就是个图像语言。

月湖女:很多学者的记录都犯这个病,是因为她们(他们)不明白记录的珍贵性。为什么说林花曲与观音十九渡要作为案例呢?就是因为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学者记录的通病。

杏子:那个玉青为什么掺忽进来了?

S: 是谁掺忽进来了?

杏子:是“我”掺忽……

S: 如果是把我字掺忽进观记……可能那些老学者都知道会是如何?

2008-11-1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

杏子:那个玉青为什么掺忽进来了?

S: 是谁掺忽进来了?

杏子:是“我”掺忽……

S: 如果是把我字掺忽进观记……可能那些老学者都知道会是如何?

杏子:怎样鉴别重演与潜意识造戏呢?

S: 是谁造戏?

杏子:我……

S: 那就从我字下手。比如,如果你看了以后有点沾沾自喜——你就应该警觉了?但是又不能疑神疑鬼……

杏子:怎样才能既是警觉又是不疑神疑鬼呢?

S: 若即若离。另外就是——如果是让你去做物质上的事……那就更是应该警觉了?因为虚空不需要物质,而是你的潜意识需要。你们还是研究记录吧……

2008-10-19 记录

飞狐:昨天开始八妖就一直在这儿,我请她说说话——

八妖:我八妖之情,如明月在天,永不离!

同时给的图像是……八妖举臂朝天,一轮明亮的圆月挂在夜空中。

飞狐:永不离什么?

八妖:不离海……

飞狐:可是明月在天?

八妖:

海天一色,天海一情。

明月当空照,百鸟齐鸣归。

晚上,想到八妖,以及过去跟她一起的浴血奋战……

八妖说:还记得吗?那时我们的十字梅花阵。

夜里快零点,洗漱时,八妖说:后面就是我的戏了,这篇就叫——青潭观月情。

飞狐:好的,那你在人间有没有色身人呢?

八妖：没有，想都不用想！地上只能有一个主，两个就乱套了。（注：八妖当时的意思是……主持断后大局的，如果地上有两个人那就乱了，因为地上的人总是心不平，所以只能是心月狐一人主管大局。）

洗漱完准备上床，看见佛台上只有八妖一人坐着在喝酒——喝口酒，就抬头看看天上的明月。

飞狐：怎么没人陪着？

八妖：都去休息了……我是对月独酌，别有情韵。无妨，你去休息吧……

2008-11-1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

2008-10-20 记录

去阳台整理花，不知不觉就哼起曲子来，是我从没听过的曲子，悠扬婉转，情深意长。不过这曲子也是意，不是听到的。曲子的有些部分我哼得还不太准，还有一些部分音太高，哼不出来……

又去门外整理花……听到乌鸦叫。

小花仙拍手道：

乌鸦叫，喜鹊到，

又是一轮新天地！

飞狐：什么新天地？

花仙：

战天斗地把回还，天地又欢腾！

家人团聚战士归，海天大溶合！

同时给的图像是……从天上垂下丝绢扎的大红花，就像是古时候人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披在身上，还有家里挂的那种大红花。

我想到昨天八妖说的十字梅花阵，心想……那到底是怎样的阵法呢？

只听虚空中……可能是八妖在说：

外周内聚，中间突破。

十字梅花，依天而降。

冲关断后，敢显天威！

同时给的图像是：八妖、心月狐的

战队从外围往内围攻敌军，中间呈十字形埋伏了军队，分散敌军，各个击破。同时天上还有空降兵……从天到地，把敌军给堵死了……一个小花仙说：围起来杀！

她们战队的立体图形，看起来就像一朵梅花……

虚空中一位着黑战甲的女子说：梅花军……（当时）梅花是番号。

说话的是花儿香，她拉开脖颈处的战甲给我看，在她玉颈的右下角，接近锁骨的地方，有一朵红线小梅花。她说她当时是梅花军中一支小队的队长。她又跪地哭了起来，她说——万世飘零，如今才能找到主帅，以泪表喜……我赶紧请她起身，她还是跪着哭。后来是虚空中心月狐把她扶起来，拉到一边叙旧情去了。

2008-10-21 记录

早上起床，乖乖地打了两套瑜伽。因为是……这段时间太累，身体实在太虚了；而且……九月十九观音给我通了一下，感觉特别有效果，想趁机而行。

释佛对我竖了下大拇指，笑道：聪明，不用说就知道。

飞狐：早上瑜伽的时候，总看见一位非常高的白衣女神站在面前，垂目而立，不言不语。然而她的衣饰又不是全白，胸前有一丛五颜六色的花，花不是用手拿着的，而是在胸前现出来。瑜伽时……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事后一回想……那白衣女子是心月狐，胸前的花是告诉我……我当时正在做的瑜伽，正是在修花。可是……不是先有光珠了，然后才有花吗？

心月狐道：珠随时可得，花开才难得。

飞狐：心月狐给的意是……只要按照昆仑瑜伽去修习，得月、得珠并不难。但是花开就不一定了。

S: 对, 花开是最难的。

飞狐: 心月狐说——珠是修的, 花是悟的。她说的修和悟, 并不是说珠不用悟, 花不用修, 而是指的各自的侧重点。好了, 谢谢素女了, 请回吧?

心月狐: 赶我走啊, 我就在这儿不行吗?

飞狐: 那倒不是……只是你总站在我身边, 我要是做别的事, 又怕怠慢了你……那心月狐一下子坐到我腿上, 搂着我的脖子对我笑道——这么说, 那是无心做事啦?

飞狐: 好了好了, 你这个迷人精……去缠 S 去吧? 我还要抓紧着打记录呢。

心月狐: 那好吧!

她说着就飘到 S 那儿去了, 反正 S 也看不见……对他应该是没影响吧?

吃饭时, 想到 S 之前跟我讲的观的阶段——图像、语言、意……

隐曰: 六层次飘……从意开始(起步)。

记录后, 隐中接着又说——

七层次飘, 从灵开始。

八层次飘, 从定开始。

九层次……无。

飞狐: 请问这些是谁说的?

答曰: 大虚空……无量佛, 无量正持佛, 无量正等正觉佛, 无量天佛……
咩……

飞狐: 又有一位女子……穿着紫底金线的宫服, 大约二三十岁, 对我笑道——现在才有点像样子了!

飞狐: 怎么像样子?

她道: 有点月狐当年的风范了!

飞狐: 什么风范?

答曰:

持成稳重, 净心观月水中影。

不骄不躁, 傲在心中花自开。

文娇才美, 水中观月影自留(流)。

花开月下, 剑指青天我回归!

飞狐: 请问您是?

答曰: 华山圣母。

她又对我道: 你——

慢慢地, 稳稳地……

一步冲天登云霄, 正是慢中有快。

当年的华美会渐渐在你身上映现, 正是江山多娇人更美, 水流无声情

更长,

还我中华魂!

又道: 盘古就是个中华根! 看见你回来, 高兴得不得了!

又是合家团圆日,

雀飞眉梢,

喜上天……

记录完华山圣母这段, 又回想起她们刚才说的飘, 心想: 六层次开始飘……那六层次以前呢?

观音道: 六层次以前……还是个沉呢。破土……飘……

回想刚才华山圣母说的话……

心月狐在一边静静地立着, 她道——

心怀天地, 情博青天, 情天恨海任君游。水上梁山泊舟楫, 无语问春秋。何处有红尘? 心上一点红拂掉, 水上凝波照月痕。

何处有青山? 就在红尘下。青山之上是红尘, 红尘之上是青天。青天之上是大海, 大海之上是蓝天。

蓝天日日鸥, 山水皆舍人。

舍利子……游子回还心有沉, 无心方为上中上。心上心下一根茎, 情深情浅一条船, 都是夜归人……

阿门, 咩……

下午, 跟家里人玩儿……

我说——看我的……九阴白骨爪!

就听见虚空中接道: 雪山飞天剑!

接着又道: 招招毙命, 剑剑索情!

寒冰宁(凝)雪渡人回!

2008-11-1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

杏子: S 的麻烦大了……这两天是飞狐发火、玉青发飚,妈祖气得起驾回宫——那个雪山夫人是苦苦相求可是留不住。

小草: 玄女倒是不急不慢的对 S 说——那又是一路戏了……

杏子: 玄女是不是在看心月狐的热闹? 那边的八妖也是发狠道——不唱了!!!

月湖女: 把八妖的观月情先放一下,研讨一下今天的记录……

2008-11-2 记录

飞狐: 昨晚在床上睡不着,听到虚空中一人道——日照九天升金凤,丹顶艳!

飞狐: 请问这是谁说的?

小花仙说: 当然是大日啦! 忘了那天玉光天姥姥跟你说的了么?

飞狐: 哦, 忘了打在记录里了……那天玉光天姥姥说, 反正大日是稳坐中堂等你回, 就看你是成就双喜佛还是单飞凤?

花仙: 是啊, 现在就来个确定吧, 到底是双喜佛呢, 还是单飞凤?

飞狐: 唉……不是还有几十年吗? 怎么非要现在就确定呢?

花仙: 回的地方不一样, 演的戏就不一样啦?

我暗思, 唉, 虚空也真是厉害, 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软肋! 因为我心底总还有些想单飞凤, 反正是没人领情, 留着情又有何用?

小花仙在一旁催: 说嘛, 说嘛, 到底选哪个? 选好了就不能改了!

我没办法, 咬咬牙, 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双喜佛!

S: 呵呵……情归九天。

然后大日说: 那就这么定了!

飞狐: 之后我再回想大日说的那句话, 其实话里就暗含着让我先去九天再回大日宫的意思。“日照九天升金凤”说的就是我回了九天之后, 再成就“丹顶艳”, 入大日宫。

S: 嗯。

飞狐: 后来大日又对我说——你又想单飞凤啊? 当初你一扭头就下去了, 弄得一团乱! 现在如果是又一扭头就上来了, 那不又是乱了一锅粥?

S: 就是。

飞狐: 此时, 心月狐就对大日说——我也是顺势而为……大日说, 好了, 现在就顺这个(双喜佛的)势了, 不许变!

飞狐: 然后就是今天早上六点多, 飘来了很多的佛, 有天姥姥那辈的, 有紫光夫人那辈的, 还有十二宫的……都是在跟你讲……

S: 嗯, 说吧。

飞狐: 昨天你整理青潭观月情“序”的时候, 我和虚空的她们都知道里面要写我的不好, 并且基调比较沉重。她们当时就给我感觉, 想让你写的高兴一点、开心一点, 但是我当时没跟你说, 她们也没强调要跟你说。因为是我们都知道, 你不写出来也难以恢复好心情。

她们说: 你的这个序, 打断了她们的戏。八妖等了千万年, 好不容易等到今天, 你说要给她们的青潭观月情写个序, 她高兴得不得了……结果你这个序, 跟她们唱的是反调……她们的意思是, 从九月九开始, 大家都是非常高兴, 一喜接着—喜, 特别是八妖开曲, 一开始就是极为振奋人心的大合唱。八妖这次很灰心, 她给我摆摆手说让我接下来的记录不用整算了! 我说我还是会整的。而且她们这段时间都在表扬我, 觉得我有很大进步。已经发出来的曲中, 比如狼

靠在我身上，还有紫光夫人吟的曲，还有以后的等等……

她们说，你的序这么一写，就会让接着看这段记录的一些学人认为我们说的话是假的，认为我们是在讨好飞狐，会造成学人的误解。

她们说，你昨天把写好的序曲给飞狐看时，飞狐说让你发，圆你的曲……那么，到底是成就你们的曲呢，还是成就我们的曲呢？

她们说，从雪山飞狐曲一开始就委婉地告诉过你，你跟她（飞狐）之间的事少在曲里写。去年过年，玄女也跟你明说，不要对她上纲上线。因为你无法在曲里把事情发生的背景说清楚。飞狐跟绝大部分学人不同，她走的是情之一路。观音刚说过“情者入海流回还”，也就是说，只要是真正续上情的，就是顺其自然而流，最后终会入海。也就是对她放手，她想上就上，想下就下，想左则左，想右则右。像她这样用情的人，你不能用法去把她框住。比如她往左一流，你给她一框；她再往右一流，你又给她一框……她怎么入海呢？她流上了道，道在我们手中，你又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她们说，你看，从她刚来到现在，在我们的指引下，她的我不是越来越小，跟你也越来越和谐吗？而且但凡是用真情的人的“我”，跟其他人相比本来就小得多。比如那天飞狐因为杏子说的话发火，你我也都知道，她那火里至少有 80% 是为了情。可是你无法在文章中把这个情的背景交代清楚，只能重点写“我”，你想的是……给她来一大棒，反正是对她和学人都有好处。而其实是，对她只有反效果——因为水无法打，你是在截她的流；对学人也只有反效果——因为那些学人远远地没有飞狐的那种情，也没有飞狐的那种背景，他们根本无法去理解飞狐当时的想法，只能是过个看热

闹的瘾……

她们说，你作为探索者，有冷静的一面，比如研究资料；也有热情的一面，比如对我们的追随。她作为行观者，有冷静的一面，比如出戏；也有热情的一面，比如跟我们交流。你们在生活上，也应该有冷静的一面，比如少发火，听释佛的话——少想点！也应该有热情的一面，比如生活和谐，共同追随我们。你把她弄得心灰意冷，没了热情，那我们也就不戏唱了……

她们说，你就像是猪八戒娶媳妇——猪八戒修成了仙，但还是个猪胎，他的媳妇本来也都应该是猪。结果他命好，给他配了个仙女，他却总拿以前对猪的方式和思想去对待仙女……那不是可惜了吗？以前给你配的那些学员——比如阿森、秋云等等……都是走的法一路，他们跟着你的目的就是要功能，或者是要层次，所以你就时刻注意指导他们以防偏废。你是不是还想要一群猪呢？如果你还想研究猪的例子，那我们就给你再弄一群猪来，就安排她（飞狐）走人。猪又还有什么好写的呢？猪的修持经验已经有秋云的例子了——就是最后也可以修成，只是秋云自己不修了。

S：嗯。

飞狐：不是我要说那些学员是猪，是她们说的原话就是这样。

S：嗯，我知道，她们说的是两路——一路就是大多学者是依法修持，名之为“法入”；另一路就是她们现在要开辟的“情入”。你继续说……

飞狐：她们还说……飞狐是因为你才跟着你的，而不是为了修行。全天下……你还能再找到第二个这样跟你的人吗？她就像是你手里的风筝，而我们就是风，你要把她放飞，她才能越飞越高。不能把人神化，也不能把情物质化。她是比一般学人强，她是跟一般学人走的路子不同，不需要去抹杀这个事实。

就好像当年白娘与许仙互渡，靠的是情不是法。所以我们既不是不让你去写她的不好，也不是帮着她说话，而是人不同，法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S：嗯，说得对。不过她一发火，我就会想到以前的秋云等等乱打方向盘……难免造成误会。

玄女狠狠地说：那你就把那个杏子好好管教管教！人家是撩骚，她是撩火！火烧连营，都跟着难过！

S：嗯嗯，赶紧把这一大段都打下来，如实照发！玉青那边的观记来了吗？

飞狐：刚到……作为初入观的学者，初次独立行观——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个妈祖还是有眼力的……

杏子：可是妈祖让玉青给气跑啦……我说的都是实话，还怪我撩火不成？

2008-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

2008-10-23 记录

晚上，记录打累了，练一会儿瑜伽，又看见飘来一位……是上官婉儿。

她说：我是你的音，你是我的魂，她是我的主（她说着手往上指了指在空中闭目打坐的心月狐）。

我看她一身装扮，全是红底金线，像是状元服。头上红色的状元帽上还有一颗大明珠。

她说：我就是人中龙凤，女状元！

飞狐：请你讲讲过去的事吧？

婉儿：你先打记录吧，等日后……轻松话家常，反正我又不走了！你后面的音还有一大串呢，我们都只是串戏的，添彩加光！不过……（你的）绝大部分的音都是自己上位了，像我们这样有点戏的，就没事儿出来晃晃。

飞狐：欢迎欢迎，那就以后再请婉儿讲故事了。不过……一些文学书上，

把武则天死后的你描写得很淫荡？

婉儿：那都是人编的，尤其是男人！后世的这些人……都是小家子气，没见过大世面。他们不知道……在男人的世界里，女子称帝，女子为宰，真是惊天动地！

虽说皇帝只是个名号（意思是，与其他垂帘听政等的女人不同，武则天称了皇帝），但人不都是为名号而活着么？尤其是男人……

武皇一死，谁又能容得下我？我不害人，难倒人不害我？写书的那些臭男人，只怕连我们舞台的面都上不了，又有何可书？有何可议？

我堂堂中华，就要毁在男人手里！

飞狐：这个……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玉兔，招呼着，先请婉儿去位上歇歇吧。

婉儿：多谢了。我与青花要好……

飞狐：那你跟青花……又是什么关系呢？

婉儿：姐妹……

飞狐：请大颠……帮帮忙？青花在的时候……心月狐也在啊？

大颠：光只有一个，而音有无数……每一个时空，都有数不尽的音。当心月狐她们从天上下来，能量就开始分散，这还不提天上、人间的转世。

飞狐：谢谢大颠……也真是复杂。可是那些罗刹女们……能量级也很高啊？

杏子：唉，你也是基础太差，书看得不够！

飞狐：是的，就请你讲解讲解？我现在一下子也看不完书啊，事太多。

杏子：书上有一幅能量极差图。

飞狐：嗯，我记得。

杏子：图上的曲线是这样的……越往上，级与级之间的级差越大。

飞狐：哦，知道了。就是……哪怕罗刹女们跟心月狐她们只差一级，那个

相差的能量也是巨大的？

杏子：对，也是巨大的。

飞狐：你说……上次九月十九，观音从我身体里引出来的人，是不是我的音魂啊？

S：那你就问观音……

飞狐：观音说，是个形。观音的意思……是不是那个人就是我的代表呢？

S：是不是让你得意忘形呢？

飞狐：是吗？

S：你再问观音……那意是什么？

飞狐：观音说意就是我（飞狐）。那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的一个代表了。

S：嗯。

飞狐：我练瑜伽的时候，总看见我的头顶上有个白衣小人也在练瑜伽，或者是打坐。心月狐则在天上打坐。我知道那个小人肯定就是我的音！

S：你问问心月狐？

飞狐：她说那是我的光？

S：对，那个小人就是你的摩尼珠，别总是自以为是。

飞狐：知道啦！我才是棵小葱呢，比不得那些大蒜！（这话脱口而出，但好像也不是我说的。这句话里面隐的意好像是……比不上那些猪鼻子插大蒜，充大象的。）

杏子：不是大象，是装蒜。

飞狐：那我的音魂呢？

S：今天来的那个上官婉儿就是你的音啊，还有什么李师师什么的……

飞狐：可是，我看到X书最后……不是有什么二小姐、本小姐吗？

S：二小姐是秋云的音魂，是她的音魂代表。

飞狐：我总没看见我的音魂代表的戏？我这样说的时侯，看到空中一位白衣飘花女，倏地一下飞过来，然后倏地一下飞过去……

S：那可能就是你的音魂代表吧，你还是问问心月狐？

飞狐：心月狐说……有了光还要音干什么？

S：就是啊，就是已经跳过那一段了。

飞狐：哦……原来是这样。心月狐说“有了光还要音干什么”这句话的同时还给了个意，就是说……主要就是天上的戏了。

S：嗯，不讲人世间的戏了。

飞狐：我是觉得奇怪，因为X书的最后说要三魂合一……心月狐跟我说——不用想什么三魂合一，我们就是一体。

S：嗯。

飞狐：我是从来没想过自己还会有摩尼珠，所以总往音魂上想……

S：大颠他们……就把这个（摩尼珠）叫自在菩萨，心经的第一句说的就是一——观自在菩萨。还有，给你显的那个很快地飘来飘去的音魂，就是说……你的音活得好得很呢，用不着你操心。

飞狐：哦……

2008-11-3 整理

青潭观月情-7

2008-10-24 记录

飞狐：昨晚又看见上官婉儿还有李师师……她们俩的美是不同的，李师师是典型的温婉柔美的绝色，婉儿则是英气中带着一股狐媚。她们的身段……都是非常美，婉儿非常纤细，玲珑有致。师师比她要丰满一些，白嫩一些。

杏子：也不知她俩串的是什么戏？

快中午的时候，小草给S搬来了一盆大理花，S说也叫西番莲……话音未落，就见一位黑甲女将土行单膝跪拜礼。她说她是波斯大罗刹女，系属波斯军。

飞狐：可这花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来的是波斯罗刹女？我请她上位了，来

的不只她一个，一串串黑影跟着她飘到佛台上去了。

中午吃饭，心想，为什么那么多学人热衷于天夫天妻，或者是谁跟自己有什么往世的情缘，然后对应到现在的人身上呢？

虚空中说：为自己的欲望找个借口。谁都想要更多的人喜欢自己，但女人怕别人说自己淫荡，男人怕别人说自己好色……找个理由说对方以前跟自己是夫妻或者情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放心大胆地外遇、追求，还可以辩解说，不是我自己想喜欢对方，而是过去的缘分让我不得不喜欢……

花仙说：如果那人这辈子是头猪呢？你也去不得不喜欢啊！

2008-11-3 整理

青潭观月情-8

杏子：一些学者提出“法入”与“情入”的差异问题？还有一个叫做“光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小草：小花仙说那个光光（还有几个-略）是懂装不懂，别理他！

杏子：另外就是蓝蓝了……

飞狐：碧霞多次说她要——敞开、敞开!!!

杏子：她的问题是自我封闭，与她本人有关，也与环境有关。

小草：她本人的问题是——那个我始终是放不下，就是把那个我看得过重，不然就不会受制于环境的压迫？

杏子：话说回来，又有哪个学者是真的放下了他的那个我呢？

小草：不能因为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而迁就自己，如果是真的虚空情的话，就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响鼓重锤！比如若是那个小和尚……锤他干什么，反正是跟着混的货。以往 S 照死了锤的

都是……

杏子：认为是可以依靠的？呵呵，我听过 S 给飞狐讲的那个故事——二大妈看见邻居的孩子在泥水里玩，大声道——哎呀，真会玩，要是在泥里打滚……那就更厉害啦！可是孩子妈出来一看——把孩子拉过去往死了锤!!!

小草：不能去要求环境如何，而要去适应环境，不能用封闭自我的方法处理环境。

杏子：S 为什么不锤蓝蓝呢？

小草：小花仙说——她的那个我是又重又脆弱，说轻了没用，说重了又受不了。

月湖女：不过可以说说所谓的法入与情入的问题。

小草：玄女头些天就说了，法与情是一字之差——法是求；情是舍。

月湖女：X 书是情、法并进的……内中的故事以及观记都是导向情入；理论等等导向法入。最初的那个玄女记……没有任何理论，但是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接受，所以只好写探索者法入了——人们方能接受。

小草：很多学者愿意要假法而不要真情。

杏子：S 讲的法都是真实的呀……

小草：法法无法，法无定法。目前无法即如来，方能名为观自在！所以呀，法就是再真——也是假。

杏子：不少学者是情、法并进的……道是无情却有情？

小草：这就是玄女说的啦……你的这个情是以求为背景呢，还是以舍为背景？道是有情却无情。不过，法入也好情入也好……关键是个我字与求字，而问题并不在于法不法或者是情不情？差异是情入来得快，但是能不能持久……就要看——世道门前假不假啦？

2008-10-25 记录

昨晚睡觉，想到我观中的心月狐，

除了去年八月十五入宫正位时戴过凤冠，平时都是极为朴素的白衣长裙和垂腰长发，没有任何装扮。这应该也是个图像语言——平凡、清静……接着就看见心月狐显出女皇相，那种高贵、美丽、平和——让我无法形容？

玄女说，灵玉之气。

心月狐戴的皇冠的形状有些像罗马教皇的帽子，但是她的帽子要小得多，非常精致。帽檐往两边分开薄纱，露出她平和的脸。她的皇冠和黄袍都是白底缀金的，显得十分雅致。之后又显出一个她戴中式凤冠的样子。我暗思，怎么心月狐这一身装扮像是中西合璧，可能是因为她与大日的相辅相生？

今天想到昨天来报名的波斯军，心想她们可能也是属于天花十二部中的一部？只听八妖道——重振梅花军，再现当日雄！

这两天心里想着什么事的时候，虚空中总是老太太来接我的话，而且不是同一个人。我跟 S 说了以后，S 说是好事……

晚上六点多钟，虚空中告诉我——玉青家的缘已经找上门了，但是还没能进门，S 让我联系玉青，跟她说说。

飞狐：最近怎样？

玉青：挺好的。

飞狐：一直在练瑜伽小九拜吗？

玉青：嗯，每天都在拜，上香，看书。

飞狐：有没有开始打哈欠呢？

玉青：有！我现在不仅是打哈欠，而且还打嗝，流泪，发冷！

飞狐：你看了书的，应该知道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上次观音告诉过你，加持给你们能量就是你的缘。刚才虚空告诉我说，你的缘都已经找上门了，但是在你家门外进不去。

玉青：是吗？那我该怎么办呢？

飞狐：你可以在自己打哈欠、打嗝、发冷或者伤心等等的时候，暗暗地在心里问，你是谁？是谁来了？请问你是哪里的？跟你一起的还有谁？能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吗？……然后把你得到的感觉记下来。

玉青：好好，我知道了，是不是还应该给她们上支香？

飞狐：对，那更好，要是你平时看书的时候，或者其他什么时候，觉得有感觉——可以上支香，然后在心里暗问。不要急，刚开始可能会比较模糊，只要有感觉就记下来。先不要去疑神疑鬼，等以后你慢慢地看清楚了再说……你每天给她们上香的时候打哈欠吗？

玉青：打，我现在是一上香就打哈欠！

飞狐：那就太好了！你的这些表现，就是说明虚空的她们找上门来了。她们给我的图像是，你的缘都在一扇黑门外等着。这扇门就是你的心门，就是你的后天意识——比如想要把书看好了再通灵等等，你应该放下这些，轻松一点儿，自然而然。（杏子评论：机不可失，若是能等的话——就不叫机了。）

玉青：嗯，对，我知道了。

飞狐：你这几天忙吗？有没有去面试？

玉青：没有，我现在连简历都没有投，没找工作了，不是说要放下吗？（杏子评论：大左大右!!! 如果是怕吃多了，难道就不吃了吗？）

飞狐：你要是在网上看到自己喜欢的，离家近的工作，投一份简历也行啊？

玉青：嗯，知道了，主要是我这两天感觉特别强！就是从昨天开始！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像昨天那样打哈欠，还流泪!!! 昨晚小九拜后全身发冷，还抽！

飞狐：那很好，我也是刚才接到虚空的信息，说你的缘去找你了。你就慢

慢地跟她们沟通吧，书上写过秋云报名的经历（杏子评论：书上有关秋云的一一都是经典案例！），你也可以看看，跟着学。关键就是要放松、主动，并且不要疑神疑鬼，总想着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玉青：嗯，知道了！那我要是练瑜伽的时候有感觉怎么办呢？

飞狐：你就赶紧把自己放松，问是谁来了，然后一有信息就记下来。瑜伽音乐可以就让它往后放，也可以先暂停，等跟虚空交流完了再接着练。（杏子评论：一切以谁为主的问题——是让虚空等你练瑜伽呢，还是放下我所？）

玉青：哦，好。

飞狐：你现在就可以自己开始记录了，像你昨天开始的那种跟以前不一样的反应，你就应该记下来，记到后来就是你自己走过的路。

玉青：哦，好的，我会记录的，谢谢了！

2008-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9

2008-10-25 记录

飞狐：你现在就可以自己开始记录了，像你昨天开始的那种跟以前不一样的反应，你就应该记下来，记到后来就是你自己走过的路。

玉青：哦，好的，我会记录的，谢谢了！

飞狐：我觉得像玉青她们赶上这个时候真好，直接就可以进五层。又能锻炼身体又能观，真是两全其美。哦，原来上次雪山夫人说的“两全其美”就是指的这个啊！

S：嗯。

飞狐：然后就是……先前整理十九渡的时候，整理到她们说玉青狡辩，想到不少学人都是有这个经历，突然有点

明白之前嫦娥唱的那句——一百口莫辩……

S：嗯，好，小顿悟。

晚上约十点半——

飞狐：刚才她们又说了一些话，就是我先整理记录的时候，整到九月十九那天，观音说给我开四重门；又想到杏子她们说何君去的那次跟我比观力……我就想这个所谓的观力，这个观的深浅……到底是指的什么？怎么去衡量它？

S：嗯。

飞狐：她们就说……关键就是个亲密。这个“蜜”就是波罗蜜的那个蜜的意思。

S：嗯。

飞狐：（她们）就是说——所谓的几重门、层次……其实都是个方便，是虚的。是为了给学人说明什么事情，或者是学人在这儿有了什么提高，用这么一个名词，其实主要就是亲密程度。

S：嗯。

飞狐：她们现在又说到之前心月狐说的——情根深种。这句话除了在当时那个环境中表达的意思外，其实也是一个法。所谓“情根深种”就是讲的……情的深。

S：嗯。

飞狐：她们说，其实这句话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要有种子，就是你找到你的缘，能够种在心里，把情能跟她们系上。系上之后……不断地深、不断地深，能够让它接受天雨的滋润。天雨就是天情，接受滋润，让这个小种子能够不断地长，生根、发芽，最后能够开花。

S：嗯。

飞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土，就是你的身体，你的中脉。土若是好，种子就越容易成长。她们说……比如说我（飞狐）如果是现在病了，身

体虚，她们来跟我讲话，我连话都没力气说……

S：嗯。

飞狐：就是这两个方面。然后又看见一个老太太，显得很豪爽，把腿往膝盖上一翘，随便一坐。她跟我说，其实要说开门（指虚空十二门），你这后面五重、六重、七重、八重，一下子就能开，就是九重门不好开。

S：嗯。

飞狐：我就问，所谓的这个九重门是个什么意思？她说，就是无门了，就是无情了，就是入空了。

S：嗯，对，最后就是情也没了。

飞狐：她跟我说，到那时候，你连他（S）都不想了——那就没意思了。

S：嗯。

飞狐：她说要是在人世间开了这道门，活着就没意思了。

S：嗯。

飞狐：然后看见雪山夫人看见我们这儿（虚空）有间隙，赶紧过来做了个万福，说是感谢我今天帮了玉青。

S：嗯。

飞狐：又看见大海龟在这儿，还有蛇。

S：嗯，龟蛇。

飞狐：反正觉得这段时间……观音、海祖、乌祖、妈祖……都特别活跃。

S：嗯。

飞狐：还有就是，天花十二部，一部一部的……慢慢都开始显现了。

S：嗯。

飞狐：像那天的波斯军，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

S：嗯。

飞狐：还有之前的梅花军，八妖先还说要重振梅花军。可能也是里面的一支。

S：嗯。

飞狐：刚才又看见一位长袖女子在

跳舞，她说——

嫦娥舞明月，待得几回合。清静，明月如镜，照得天光。无影、收花，一切是个无，影壁观……

S：嗯。

飞狐：她又接着对学人说——

把心收回来，都是一场戏。学人们比来比去，比的是自己。都不如——情根深种。

S：嗯。

飞狐：这些可能是心月狐说的。

S：嗯。

飞狐：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所谓法门什么的，还有学人们在形式下的各种功夫……都不如情根深种。

S：嗯。

飞狐：我刚才自己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想到问——那要深到什么程度呢？她说——无底洞。深深深到无底洞，深到没有尽头，深到没有我（心月狐）了，深到无所知，定。

S：嗯。

飞狐：她说，那个“定”就不像是七层次的入定了。

S：嗯。

飞狐：她对我说，那个时候就是一无我，无你，无大日，一切都是无影从（随）。

S：嗯，无影树，万法无，就连无影树亦是无影从。

飞狐：她说，现在的戏的力点就是在意上了。给的意思是……（杏子评论：意思是——以前秋云、飞狐等等观的内容是偏重于形，诸如诗词以及虚空“人物”等等，皆为“言”，此言即是形。）以前可能还是主要在形上，后面就主要是在意上。她说，在意上花架子就少了，后面就是深了，就是怎么入洞房了。

S：嗯。

飞狐：她说，入得千宵深。

S：嗯。

飞狐：她说，所以是……越看到后面就越没戏了。

S：嗯。

飞狐：她说的这个“越没戏”，又不是说没有戏。

S：嗯。

飞狐：就是……我表达不出来……

S：不花了，就是……从空不空到不空空了。

飞狐：你说的我也不懂……呵呵。给了个图，一只龟，开始是黑色的，然后变成白色的，然后又变成个……像是空心的，然后就……没有了。

S：空面人，明明白草头。

飞狐：哦。然后又看见一位女子……穿着一件乌黑色的披风，裙子也是乌黑色的，她的披风上面还有个帽子似的遮着。很高大……

S：嗯。

飞狐：我问她是不是碧霞元君，她好像是默认是的，也没有明确的回答。

S：嗯。

飞狐：她合目而立，我请她讲话。她说，我这就是话（画）。

S：嗯，就是她立在那儿，立定。

飞狐：她接着你的话说——立定江山中，才能见朝阳。就说了这么一句。

S：嗯。

飞狐：然后同时给的图画……朝霞升起，又有江水，又有青山。

S：嗯。

飞狐：然后她又说，一个一个都上来了。意思就是，比如像玉青啊，一个……后面的就慢慢地起来了。

S：嗯。

飞狐：碧霞又说，越心急的越在后面。她这话可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已经出现的这些，急着想成就的，说不定以后反而落在后面了。

S：嗯。

飞狐：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后面这

些还没出现的人，可能越是急涌而入，反而上得快。

S：嗯。

飞狐：她说，后面的就要抓住一个稳。给的感觉好像就是……江涛卷起来了！江涛一卷，可以把人带着往前卷。因为力度大，所以后面的这些人要稳住。要不然这个惊涛骇浪就把你给抛出去了，打散了。

S：嗯。

飞狐：她说……紧紧抓住浪花，浪浪回天。给的图像和感觉就好像是……江水一浪一浪往回走，越到后面江涛越大，往回一波一波地带。所以后面的人就得顺着这个劲儿，跟着江水往前走；另外就是，抓牢，稳住——她就说了这些。

2008-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0

飞狐：她说……紧紧抓住浪花，浪浪回天……（略）

S：嗯。

飞狐：盘古总是很高兴，这几次看到他都是乐呵呵的。

S：你让他说说话，我这边有点事，离开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S回来了。

S：怎么样，盘古说了什么？

飞狐：我都记着呢，就等你来跟你说话，因为她们现在讲的东西，有些讲深了我不懂，不会接戏。

S：嗯。

飞狐：刚才就是，盘古在那儿笑，我就请盘古讲讲话，怎么那么高兴。盘古说，看到子孙都回来了，我心欢。

S：嗯。

飞狐：然后就给了个图像……天上有一棵树，枝叶茂盛。树上结了一个葫芦，

葫芦从天上掉下来了，掉到地上摔破了，葫芦里面蹦出了很多籽，那些籽落在土里，慢慢地发芽、开花。

S：嗯。

飞狐：又给了图像，那些将士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就是那种准备好了上阵的感觉，就是没有疲态，都很有精神的样子。

S：嗯。

飞狐：我看见我们那个香台……很大！我们那个香台就像是在青潭那个地方……黑黑的，很多的将士，密密麻麻地站在潭边。每支战队都有她们的旗帜，有的还骑着马，非常有序。还有人在里面进行登记，排列队伍等等。

S：嗯。

飞狐：又看见空中飞来了一只孔雀，是那种底色是黑色的孔雀，也可能是黑凤凰，飞到了青潭那儿。孔雀上坐着的玄女从黑凤凰上下来了。

S：嗯。

飞狐：她在那儿看了看，然后给她们加持。

S：嗯。

飞狐：玄女飘升到半空中，她的双手一合十，然后往外一展，推开，就是一片光，下面的将士就跪在地上得照。

S：嗯。

飞狐：有时候只有一部分将士能得照，可能每次得到加持的战队不一样。有时候，比如九月十九这样的大节，整个天光都照在她们身上。

S：嗯。

飞狐：然后就看到那些得照的将士，一个个依次跳到黑龙潭里去了。

S：哦。

飞狐：跳进黑龙潭里以后，就好像到月台那儿了。

S：嗯，月台去了。

飞狐：月台那儿……上面正好跟黑龙潭相反，一片银白色，亮堂堂的。

S：嗯。

飞狐：是心月狐在上面管着，也是很多的战马。

S：嗯。

飞狐：然后虚空说，TW 那边那个通道，总是隔堵墙。就是……我记得以前好像说那儿有个日月潭，下面有人两边挖通道。

S：嗯。

飞狐：现在给的图像就是，两边人挖到中间隔了堵墙，都像是累了，就靠在墙角下休息。

S：嗯。

飞狐：这时观音摆摆手说，不急，不急，一捅就破。

S：嗯。

飞狐：观音说，再焖一焖。

S：嗯。

飞狐：她说，心眼死的，开了窍就上得快了。

S：嗯。

飞狐：她的意思是……这一路上，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人，快慢的表现都不尽相同，不能只看一时，其实这也是跟学人说的。

S：嗯。

飞狐：她接着跟学人说，不要总跟别人比，比如这一时别人能观了我不能观等等。不用比，各有各的路。

S：嗯。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现在慢的以后可能快，现在快的以后也可能慢，现在顺利的以后也可能曲折多。

S：嗯。

飞狐：然后观音说，核心就是个情。

S：嗯。

飞狐：她说，你（学人）只要把这个抓住，后面你就不用去操这个心。

S：嗯。

飞狐：她说，这个情呢，就是那个“故”。就是玄女说的，千里无故不开花。

S: 嗯, 对。

飞狐: 观音说, 既然是无故不开花, 你就把那个故抓在手里, 把那个情缘抓在手里, 后面就看造化了。

S: 嗯。

飞狐: 观音说我……她说这段时间不是总表扬我吗? 表扬的是什么呢, 就说我掌握到那个“稳”字了。

S: 嗯。

飞狐: 她就说……唉, 我怎么表达那个意思……就比如说, 我们就像那个破浪船, 乘风破浪。乘着她们的风来破浪, 往前开路, 往前走。

S: 嗯。

飞狐: 这个破浪船呢, 就是一定要稳。

S: 嗯。

飞狐: 唉, 我怎么表达呢……

S: 这个我知道了。

飞狐: 嗯, 还有些别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不稳的时候, 比如说我心里受环境的影响烦躁、焦虑的时候, 就会影响航行, 影响跟她们的沟通。

S: 嗯。

飞狐: 她们看我不好表达就打了个比方。比如说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谈恋爱。然后这个女子要找工作, 不太顺利。这位女子为这些事烦心了, 那他们这个恋爱……不是说没有恋爱了, 就是顾不上了。

S: 嗯, 就没情趣了。

飞狐: 嗯, 顾不上她们这边, 就相当于给她们把这个门给关上了。就这个意思。

S: 嗯。

飞狐: 如果说是都能放下, 环境怎么变都无所谓, 那就是非常稳定。我非常地稳定呢, 也就是通道也非常地稳定。

S: 嗯。

飞狐: 这个情呢, 就不受外面的干扰。

S: 嗯。

飞狐: 她(观音)说, 我现在转变, 之所以她们那么高兴, 表扬我, 就是我最大的转变就是体会到了, 并且开始做到当初大颠跟我说的那个“稳”字。

S: 嗯。

飞狐: 观音说, 就是天塌下来, 你(飞狐)也要能稳得住。

S: 嗯。

飞狐: 还给了个图像,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她刚才说的意思。就比如破浪船在海上或者是江涛上航行, 这个船稳, 船上的人就可以谈笑风生, 谈情说爱, 一派和乐(指与虚空中的交流)。这个船如果不稳, 颠簸, 受外界的比如八面来风的影响, 上面的人就顾不上谈情说爱了。

S: 嗯。

飞狐: 又看见小玉兔跑过来, 跑到我身上, 继续向上跑, 最后跑到我的头顶上蹲着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S: 就是稳了, 它能呆住了。

飞狐: 哦……我反正知道它这是有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S: 要是不稳呢, 那头老晃。

飞狐: 哦, 它就呆不住了。

S: 嗯, 这个稳就是情绪的问题。

飞狐: 还给了图, 也是帮助理解先前观音给的意。就是我看过的枪战片里面(黑鹰坠落), 一个士兵从直升机垂下的绳子往下降落时摔下去了。那个人为什么会摔下去呢, 因为绳子荡了, 那人就抓不住摔下去了。要是这绳子没有波动, 他也摔不下去。

S: 嗯。

飞狐: 所以观音说, 一个是航向, 航向是正确的, 风吹得是正确的, 再就是船还得要稳, 稳步地前进。

S: 嗯。

飞狐: 观音说我表现不错, 这段时间总体(来说)都很好。她说我要是再

把瑜珈功加上就更好了。

S: 嗯。

飞狐: 玄女在这儿嗑瓜子, 歪着。
她说, 说说闲话吧!

S: 嗯! 说点儿闲话。

飞狐: 她问你……想不想跑江湖啊?

S: 哦, 跑江湖啊, 怎么个跑法呢?

玄女: 天南地北跑个圈儿。

S: 随机缘吧……

玄女: 太阳就快升起来了。

S: 嗯, 好。

飞狐: 她说“太阳就快升起来了”
后面好像接着个意就是……就快启程了。

S: 嗯。

玄女: 身体是第一位的。

S: 对。

飞狐: 她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主要就是(身体)这一块不太行。

S: 嗯。

玄女: 又舍不得你累着……

S: 嗯。

玄女: 玉兔东升金鸡叫, 玉女峰上九娘开。一朵好花朝天笑(图像, 山峰上很大一朵火红的花朝天开着), 碧霞云天……

S: 嗯。

飞狐: 玄女又跟你说, 你都跑到了, 就好办了。

S: 嗯。

玄女: 其实也就是辛苦一下。

S: 嗯, 对。

飞狐: 意思就是说你跑那个时候辛苦, 后面其实也就轻松了。

S: 对。

玄女: 后面也就定下来了。

S: 嗯。

玄女: 四处走走是个调剂……以走带活, 以活去死。如鱼得水, 如凤升天。金莲花开, 一派喜庆祥和。长虹贯日,

八百罗汉震天响(图: 很多罗汉在天上打坐)。唤回归, 佛王加顶坐中堂。孔雀东来西虎跳, 一只猴子上孙山。兔子吃桃猴抓鸡, 成就一个金顶佛。佛王拖着小尾巴, 尾巴帚上一个洞。洞里藏着一只龟, 龟说它是王八蛋。滚个蛋到球里, 就是玉光天。

S: 嗯嗯, 呵呵, 滚个蛋到球里, 就是玉光天……临门一脚!

飞狐: 她说, 先跟你念到这儿, 呵呵。

S: 哦, 好好。

玄女: 闲话说得好不好?

S: 好。

玄女: 还是妙在心中……

S: 嗯。

飞狐: 就说你是妙在心中。

S: 嗯。

玄女: 不愧是我家郎。

S: 嗯。

玄女: 一点慧心永不灭, 总是档得天下……钦此。

S: 哦, 好好好。

飞狐: 呵呵, 她说“钦此”之后, 我心里想, 读皇上的东西才说钦此。她就给个图像, 她戴着个小黑王冠, 像是黑钻石, 很漂亮。

S: 嗯。

飞狐: 她问, 还想说什么?

S: 嗯……

飞狐: 又看见戴着皇冠的玄女脚上, 趴着只……像母狮子似的白色动物, 全白的, 有一双天使那样的羽毛翅膀, 可能是心月狐吧?

S: 嗯, 白虎。

飞狐: 这只白虎的头上也有个皇冠, 白金色的。玄女歪坐着, 她也是歪倚在玄女脚上。

S: 嗯。

飞狐: 我看见它嘴里叼着一条鱼, 黑鱼。然后它把嘴里的鱼吐出来, 舔了

舔嘴，并没吃它。那鱼可能是指玄龙。

S：嗯。

飞狐：那个意思好像是……（玄龙已经被）吃到嘴里了。

S：嗯。

飞狐：然后就看到一个很大的黑太阳！就像全日食似的那种。虽说是个黑太阳，但是又感觉到它在放乌黑色的亮光。

S：嗯。

飞狐：然后就是……一个一个不同颜色的太阳，往这个黑太阳上叠加、叠加、叠加……但是不管怎么往里面加，最后还是一个黑太阳，就像个无底洞似的。

S：嗯。

飞狐：然后我就好像进去那个洞里了，又是一番洞天。看见一个黑色的空间，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大黑床，床上全是裸女，中间就是玄龙。呵呵，一床的女人，可能是十二宫。

S：嗯。

飞狐：我看见我家种的花，心想……十二宫在那儿，那其他的那些花呢？

S：嗯。

飞狐：给的图像是，那些花都还在黑洞边上。一朵一朵的花，就像进不去似的。

S：哦。

飞狐：然后我就看见我上半个脑袋那儿开了一朵莲花，画外音说——花开现佛。

S：嗯。

飞狐：然后看见一个人，他说他是大黑天，显的是个男相，穿着一身黑袍，很高大！坐在那儿。

S：嗯，这个大黑天就是玄龙。

飞狐：他的头发没有扎着，全部往后梳。他说他是……大威大势我的天！一切归于我（图：刚才那些花都往他胸里飘进去了）。

S：嗯。

飞狐：他又说，吞没一切的神，启发一切的我，一点凝神。他的意思是，最后一切都归于这一点了。

S：嗯。

飞狐：然后他突然显出个没劲儿的样子，手一摊道——什么都没了……他的意思是，最后就什么都没了。

S：嗯。

飞狐：他说先说到这儿吧，让我们休息。

S：嗯，好。

飞狐：谢谢各位，我说得身上都冒汗了，也是太虚了……

2008-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1

飞狐：谢谢各位，我说得身上都冒汗了，也是太虚了……之后想到，心月狐叼的玄龙那条黑鱼怎么是像条死鱼，一动不动的……哦，是木鱼！那个图像就是……玄龙现在是十二宫的口中之物了，随时被心月狐看着，就像猫玩儿耗子？

S：嗯，呆若木鸡，装死……她们一不留神就开溜。

飞狐：准备睡觉时，虚空中一人说——其实修行者这个戏呢，就是从心月狐开始，又从心月狐完结。给的意是……修行者的开始，就是从阿森行观到秋云九六年的八月十五与心月狐连上时的正式天观；她强调说，“从”心月狐完结不是“到”心月狐完结，就是说从心月狐的戏开始就是收网了，边撒边收。

我想看看说话的人是谁，显的像是一位穿得很素雅的二三十岁的美女。

飞狐：你是……大日？

她道：大日是我孙女……我是天外天外婆。

飞狐：谢谢天外天外婆了。

她道：我们才是一直向着玄龙的，说的都是实话！

我联系 S，把这些告诉他……

S：说话的……可能是紫光夫人吧，你再问问她是谁？

飞狐：她说她是玉霞。

S：玉霞啊……那肯定也是紫光夫人她们七姐妹里的。

飞狐：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大日正好是她们孙女呢。主要是我书看得太少，记不住她们七姐妹的名字……可是，她们每个人都有好多名字吧？

S：对。

飞狐：啊，她们刚才跟我说——让学人看书里的故事主要是为了相应，而不是去背里面的名字和情节，也不是为了把里面所有人的辈分弄清楚。

S：对，重点、核心是相应，名字和情节有个基本认知就行了，是为了能跟她们更好地沟通。

2008-10-26 记录

早上八点，玉青发来信息，内容是一——早起来，试着报名。到现在感觉都报了，不知门外是不是还有，不放心。想麻烦你帮忙看看？

知道玉青通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一边给她回信息，一边赶紧联系 S，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飞狐：玉青那儿报名了！昨晚那个雪山夫人喜笑颜开地赶来道谢，我就知道玉青这次通应该没问题了！

S：嗯，她是看到的还是感觉到的？

飞狐：她也没说清楚，就说让我帮她看看还有没有没报名的，可能是感觉到的吧？

S：嗯，行，你告诉她，就是个感觉。

飞狐：嗯，昨天雪山夫人还给了我个感觉……要是玉青从我们第一次去就开始认真地按照跟她说的做，进行瑜伽

小九拜，那她应该在九月十九观音的日子那天通灵……

S：嗯，就是……原本十天可以通的，她用了十五天才通。

飞狐：她们给的感觉是……她这次能这么快通灵，也跟你去了她家有关。如果是她九月十九那天顺机而通的话，可能那天就能见到佛祖面了……现在则要扎扎实实地从报名开始。

S：嗯。

飞狐：我这边给玉青回信说……

2008-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2

杏子：昨晚鱼妈、樱樱、毛毛鹰的天姐飘过来说话……

月湖女：当时飞狐上网正好看见了鱼妈在 11 里的回应，然后就见鱼妈她们的天姐过来了……录音 40 几分钟。

杏子：还有一份是天狼星的回应，他说他总是有身体反应等等。

月湖女：也是个呆子!!! 那个我就是放不下……在观音十九渡的案例里，她们多次以动物相展现，就是告诫像天狼星那样的学者——一定要从低位做起，从动物相的报名、缘聚起步。他总是想一网捞个大的——使得他家的万缘进不去门，反落得犹如观音说玉青——佛在面前你也不识呀！

杏子：如果玉青那天通了，观音、佛祖可能有话要对她说……

月湖女：只好是以后了……那就不知是什么猴年马月了？

杏子：我上网给鱼妈回复时，又看见了樱樱的回应……当时已经是 11 月 3 日的半夜了。还是按时间顺序来，先研讨下面的观记把。

2008-10-26 记录

飞狐：我这边给玉青回信说……（我昨晚看到的那批仙）报得差不多了，我

看到还有一只小黄鸭子，在你门外没进去，你慢慢跟它说说话？就是个感觉……

过了片刻，玉青说：是不是还来只狐狸，不上位，说叫安。可能是雪山夫人的朋友？我现在誊写一遍名单放台上？

飞狐：不急，缘来得越多越好，陆续报名。可以把名单放在台上，缘不是一次就来完了，你有感觉就要记。那只小鸭子报名了吗？

玉青：嗯，报了。

飞狐：那只鸭子的图像还有个意思，就是说你笨……笨鸭。因为来的缘是越多越好。

玉青：哦，知道了。

飞狐：你说的那只狐狸，我这边看到它了，它的毛是偏红的颜色……

玉青：她刚才在我身边不停地转，又不上位，我以为她是来串门的……

飞狐：她们让我告诉你，你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轻松、自然，不要急，也不要自己去想。不要是你以为她是干什么的，你可以先问问她再说。比如她在我这儿，我就问她为什么不上位？她说在等她的一群孩子，是一群小狐狸。然后等小狐狸来了，她们就一起到你那儿去了，她还说她们是从衡山过来的。

玉青：哦哦哦，我记住了。

飞狐：还有呢，除了让她们报名外，要等报名暂停的时候多跟她们说说话，记录一下她们的特征，来源，跟你的关系，这样慢慢就熟了……

玉青：哦。我这边先还来了个什么火……？来了以后我就感觉挺热，你帮我看看？

飞狐：你别急，你还是自己慢慢看。我要是都帮你看了，对你自己（训练观力）反而不好，你遇到有困难的地方找我没问题。

玉青：嗯嗯，好的。

飞狐：还有就是……你的缘都借这个机来了，说不定还会有青霞家的缘要借你的光报名，一有感觉就要主动问，这几天你可能会比较辛苦呢。但是呢，一定不要急，慢慢来。雪山夫人还有我们还有妈祖她们，都为你能通灵感到非常高兴，加油！

玉青：雪山夫人一直在，我知道。我去躺床上去了，六点多就醒了，迪安说我神经了。

飞狐：那你休息吧……（飞狐：原本是玉青堂上的仙想让飞狐告诉玉青，跟她们说说话的。）

玉青：嗯，我是睡不着的，看看书。下午去看看你……

飞狐：你要是有精神，可以多跟位上的聊天，以后来了好讲戏啊！

玉青：噢，呵呵。试试吧……

2008-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3

• 花鹿（玉屏）于 2008/11/04 12:50 回应青潭观月情-11

【四处走走是个调剂……以走带活，以活去死。】这两年来，随机随缘在大陆各省到处走到处逛，是有点……“以走带活，以活去死”的心情，对无着的生活感作些调剂。自游返香格里拉后的这些日子，心情突然静下来了，一向不太贪懒贪睡的生活模式，突然变成每天都想睡，有点怪，有点不放心，但想想就算放松心情贪懒贪睡也没什么不好啊，让自己一向紧绷的身、心、脑放空、放松，放下所有一切知性的追寻，进入那有梦也好无梦也好的虚空世界；到那背风处静静独处，真切去感受体验那无价的生命。

慢慢能体会青潭观月情-9……【飞狐：所谓的这个九重门是个什么意思？她说，就是无门了，就是无情了，就是

入空了。S: 嗯, 对, 最后就是情也没了。飞狐: 她跟我说, 到那时候, 你连他(S)都不想了——那就没意思了。S: 嗯。飞狐: 她说要是在人世间开了这道门, 活着就没意思了。】

杏子评论: 花鹿的回应可以作为个人的感受, 但是原文的含意不是这个?

• 樱花于 2008/11/03 21:41 回应青潭观月情-6-读了此篇有一个体悟~~就是啊~~人只管好好修炼~~光与音~~活得很呢, 用不着操心~~呵呵呵~~樱樱

杏子评论: 典型的不懂装懂!!!

2008-10-27 记录

飞狐: 我昨晚看到一组图像, 她们说是玉青的潜意识, 或者说可能是以后会发生, 图像是……天凤要跟心月狐比试剑法。

S: 哦, 呵呵。

飞狐: 那个天凤手握利剑, 说要跟心月狐论剑。心月狐是剑都不拿, 转身就走……她淡淡地说, 你(天凤)要是能刺到我, 就算你赢。这边天凤一听, 飞起身来直刺过去, 往心月狐身上刺了好几下, 但是……刺到的像是空气? 心月狐的身体, 就像是空的。

S: 嗯, 你应该把这段记下来, 就像是荷叶上的一滴水说, 我是一滴水, 你荷叶下的也不过是一滴水。

飞狐: 然后就是, 这几天……只要是没有做事, 总会觉得周围全是佛, 就是……随便一看, 就是佛, 我好像是身在佛中……

S: 嗯, 这是好事。

飞狐: 哦, 对了! 昨天她们还给我个感觉……她们昨天反复跟玉青强调, 她入观以后要轻松、自然, 就是怕她过急, 或者是滋生攀比的思想……

S: 嗯。

飞狐: 她们还说, 以后让迪安看看

书, 可以做玉青的缓冲剂, 帮她调节调节, 她们说迪安比玉青稳得住。

S: 嗯, 只怕是迪安忙生意顾不上玉青。

飞狐: 我怎么听见有小花仙在悄悄议论? 小花仙隐隐约约说的好像是……那个迪安可能就是妈祖的儿子, 而且可能就是那个青云!

S: 哦……

飞狐: 一个小花仙说……要不然妈祖显得那么高兴, 总让跑到他(迪安)那儿去?! 因为按照以前说的, 他们(玉青、迪安)的直系应该是八妖。

S: 嗯。

飞狐: 我刚才在心里悄悄问……这个迪安如果是青云的话……不知道是妈祖跟谁的孩子? 小花仙说……天龙。

S: 天龙就是天公。

飞狐: 可是……如果是妈祖跟天公的孩子, 就不应该算是私生的啊? 哦, 一个小花仙说……那时候天公还没当皇上呢! 就是妈祖跟天公还没结婚前生的。

S: 嗯, 所以算私生。你怎么笑得那么开心?

飞狐: 呵呵呵呵, 我觉得像是挖到了一个小宝藏! 呵呵呵呵……

S: 呵呵, 那可是人家妈祖的隐私……

2008-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4

2008-10-28 记录

凌晨上床睡觉, 乏了, 却睡不着。想到那天小王母娘娘想在我们手里成戏, 暗思……要成戏得找到小王母的色身人才行啊? 只是不知小王母的色身人到底在哪里? 虚空答曰: 老城方向……青山是小王母的地盘。

起床后马上联系 S……问他有没有个地方叫“老城”? S 说是有这么个地

方，以前常去。

自26日清晨玉青通灵报名后，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总想着她有没有跟她家的万缘交流，有没有抓紧时间整理我们三次去她家的记录……玄女说，先不要联系她（玉青），静观其变……焖一阵子再说。雪山夫人倒是总想让我跟她多联系，但是众宫发了话，她也不好明说。

中午快十二点，收到了玉青的短信，信上说——昨天发完了最后的记录，我不在家让迪安发的，他不知道给你短信。

我回信说知道了，心想她还不错，起码整理记录没有忘。

下午三点，又收到了玉青的短信——刚才上香，有人让我整理这过往记录，叫玉缘梦曲。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对我说的？如果忙就不用回啦！

杏子：哈哈，还没上轿就想当娘啦？！原形毕露！——这是小花仙说的！

飞狐：我当时收到这短信不禁感叹，虚空的她们总是提前说……

杏子：你是怎么给她回复的？

飞狐：她们让我回复的是——你就照实记下你的行观记录，轻松，自然，情相系。只是不知道玉青看不看得懂她们的苦心？

杏子：估计很难，人的那个我一大，就总是跟她们反着来了。

飞狐：而且我觉得玉青说的话很奇怪，她说“有人让我整理这过往记录”，好像这才知道要整理记录。可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她整理记录啊？而且昨天我整理九月十九的记录时，虚空的她们还说，等玉青自己把这三次的记录整理好，她应该反复地细读这三次 S 在场的记录，作为她行路的指南。

杏子：不仅仅是她的指南，而且是她一辈子修行的本钱！她们给她的回信，到底是想告诉她什么呢？

飞狐：她们说“你就照实记下你的

行观记录”是告诉她，你就别先想着什么曲名了，还是踏踏实实地行你自己的路吧，这才是长征第一步呢！反复让她“轻松、自然”就是淡化求，淡化比，淡化我……最后说的“情相系”是告诫她千千万万要把相应放在第一位！别又为了那个我，把好不容易刚露头的灵光给压下去了……

杏子：唉，一个小花仙感叹说……众宫垂千绦万缕，吊不起一人啊……

飞狐：当时给玉青发了回信后，我这儿众宫说，很多学人也都是跟玉青一样，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曲，而不是她们的曲，这就是 S 这儿的曲和众学人的曲的根本区别——心的区别，情的区别，层次的区别，容的区别……所以 S 这儿总是戏不断，因为情不断。她们还说像玉青一类的学者是——无名不写曲，就跟无钱不办事一样。

晚上七点多，有点空闲，我把玉青短信里说的她昨天让迪安发的观音记录下载下来看，因为虽说是我们这边已经整理发布完了，但是要把好玉青记录的关，有问题及时跟她说，这样她以后才好行路。

杏子：记录整理得怎样，跟以前比有进步吗？

飞狐：我当时一看她的记录就觉得眼熟，再仔细一看则知……她是把你们在网上贴出去的已经整理好的记录复制粘贴，把名字什么的稍微改了改，就发给我交差了。

杏子：S 知道了怎么说呢？

飞狐：S 让我告诉她——S 说，要原始的录音记录、素材，不要别人已经整理过的资料。她回信说——知道。

2008-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5

2008-10-29 记录

下午五点——

飞狐：刚才吃晚饭，心想，我总是无心去做学院的那些学术性的事，恨不能天天就是记录她们的戏。然后看见空中飘来了好几位天尊……其他几位都是虚的，最前面的那位看起来像是位皇室贵妇，穿着红底金袍。

S：嗯。

飞狐：她对我说——无在脚下，泪在心中。脚在头上，手在眼里。一朵金莲盛开……图像是，我的头上是朵金莲花。

S：嗯。

飞狐：我问她是谁，她说是华山圣母？我请她……她们都坐。

S：嗯，对。

飞狐：我估计跟着她的可能就是她的那七姐妹。她们就像是华山圣母的影子似的，一串。她在喝茶……

S：嗯，那“脚在头上”是什么意思呢？“手在眼里”是什么意思呢？

飞狐：她说，“脚在头上”——要行才有明天。还给了个意，感觉，就是说……要靠什么行呢？要靠你修的这个光珠，来一步一步往前走。

S：嗯嗯。

飞狐：“手在眼里”……她给了图，一个人在推磨，就是农村用来磨黄豆的石磨。然后就看见一个人的手，点着一个人的天目，接着那只手就伸到那只眼睛里去了。给了个感觉，手就像是“动”，所有的动——应该在观中。

S：哦，动作的动。

飞狐：嗯，动静的动，应该在观中。另一层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就应该是静。比如心就应该是不动。

S：嗯，“无在脚下”呢？

飞狐：给了个图，一条大道，一个人在上面走，是我。那条道，很宽，白色，很光滑，一直往天上通。

S：嗯，那这个“无”就是天道。

飞狐：嗯，还说了一句什么？

S：无在脚下，泪在心中。

飞狐：哦，你说“泪在心中”的时候，给的图……就像是我，心中有很大一滴水，我就觉得非常的清凉、清净。

S：嗯。

飞狐：就给了这么个图和感觉。

S：嗯。

飞狐：现在的感觉……又表情。

S：嗯，泪又表情。

飞狐：好像就是这两重意思。

S：嗯，“脚在头上”就是说“观行”。

飞狐：哦，她说对。她又说——乌龟爬墙。

S：嗯，慢慢来。

飞狐：嗯……给的图是，一只乌龟往上爬，爬不了多少就掉下去了。

S：嗯。

飞狐：它掉下去以后就又从底下爬，那墙很高很高。

S：嗯。

飞狐：又掉下去了。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乌龟把壳脱了。

S：嗯，脱了。

飞狐：就像是那种全身是肉的粘虫。

S：哦。

飞狐：它就一拱一拱，吸在墙上往上爬上去了。

S：嗯，就是外壳太重了。

飞狐：又说，孔雀飞舞。她说的时候都同时有图像，刚才说这句的时候就是很多孔雀在天上飞。

S：嗯。

飞狐：然后那只小虫子，就是脱了壳的乌龟爬上了墙，孔雀就把它带走了。

S：哦，嗯。

飞狐：她说——长袖舞青春，情丝水底流。玉盘托香桂……然后给个图，一条龙从天上飞下来，把盘里的桂花吃

掉了。

S: 嗯。

飞狐: 说, 龙衔桂花情。

S: 嗯, 长袖舞青春, 情丝水底流。
玉盘托香桂, 龙衔桂花情。

飞狐: 然后小玉兔又跑到她(华山圣母)身上去了, 趴着。

S: 嗯。

飞狐: 华山圣母把小玉兔的脖子那儿一拎, 把小玉兔的头朝着我, 说——小小玉兔一只眼, 看遍天下事。心中一个情, 天上彩霞飞。

S: 嗯。

飞狐: 她说“天上彩霞飞”的时候给的图是, 小玉兔长了一双白羽毛翅膀, 在天河到处飞着玩儿。盘古来了……

S: 嗯。

飞狐: 他来了以后, 手里拿了一杯酒, 对我说——呵呵, 小丫头想不想喝陈酿?

S: 嗯, 你说来一杯吧。

飞狐: 呵呵呵……然后就看见心月狐做了个万福接过去喝了。

S: 嗯。

飞狐: 那个盘古……哎呀, 笑得嘴都合不拢, 高兴得不得了!

S: 嗯。

飞狐: 他说, 都回来啦, 都回来啦!

S: 嗯。

飞狐: 他说——爹娘盼儿归, 归到天尽头。龙凤相交无水升……给的图是龙凤交尾图。

S: 嗯。

飞狐: 他接着说——福泽子孙万世。叱咤风云已过, 云淡风轻在今。

S: 嗯。

飞狐: 然后他说自己——已经是老朽啦! 然后看见他的旁边站着桂花夫人……他搂着桂花夫人, 桂花夫人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S: 嗯。

飞狐: 盘古说他“已经是老朽了”, 隐的个意就是……他现在反正就是跟这些娘儿们——

S: 混了。

飞狐: 嗯, 对, 呵呵。紫光夫人也有些脸红……

S: 嗯, (盘古)还有一层意思就是, 那些娘儿们当家了。

飞狐: 哦, 呵呵。你这样说的时候, 就看见紫光夫人的一个头像, 专门显的她头上戴的那个……就是唱戏的里面给皇帝、皇后戴的那个大……

S: 大风帔。

飞狐: 嗯, 对对对, 凤冠霞帔。她这个显像的意思就是你说的是对的。

S: 嗯。

飞狐: 桂花夫人跟你说, 你小子解得还不错!

S: 嗯。

飞狐: 她说的是, 你上次解的她跟紫光夫人的对子。

S: 嗯。

桂花夫人: 到底是知心人。

S: 嗯。

飞狐: 然后看到走来一只小梅花鹿, 可能是……玉屏。

2008-11-4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6

飞狐: 然后看到走来一只小梅花鹿, 可能是……玉屏。

S: 嗯。

飞狐: 小梅花鹿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白色半透明的线, 我顺着线往它身后看, 一个人隐在雾中。我想看那人是谁, 他慢慢从雾里显出形来, 是太上老君。

S: 嗯。

飞狐: 小梅花鹿走在太上老君前面, 他们一起过来了。

S: 嗯, 有人牵就好。

飞狐：过来后，小梅花鹿的两只前腿就跪下去了。

S：嗯。

飞狐：我就请它起来，请太上老君坐。

S：嗯。

飞狐：太上老君在那儿呵呵地笑，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都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S：嗯。

飞狐：我说，这段时间好像没有玉屏的消息。

S：嗯。

飞狐：太上老君就说，都还是那个我从中作梗。老君的意思是，当初玉屏回复帖子的时候，虚空有人给她回复说——不知道找真龙，整天在假龙里混。（原话记不清了。）

S：嗯。

飞狐：玉屏当时看见了……好像是说她这是搞研究，也没错。就整天还是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太上老君说她这样是——踏遍山河无用处。

S：嗯嗯。

飞狐：他还给了个意，就是……你（玉屏）研究的这些东西，自然有专门学者去研究。别说你的这些皮毛根本比不上那些专业学者，而且对你修行没有实际的用处。

S：嗯，对。

飞狐：那只小梅花鹿就在地上趴着，埋着头……不过它倒不是在认真听，而是像没睡醒的样子。

S：嗯，还是处于沉迷中。

飞狐：老君说毛鹰、玉屏就是不会抓机。

S：嗯。

飞狐：老君说，（毛鹰、玉屏）一点名，我就膨胀，两个人都膨胀！

S：嗯。

飞狐：他说当时在雪狐里点了她们

的名以后，她们就应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起步。

S：嗯，就是从起步开始。

飞狐：对，她们总是就没有想到从起步开始，总是想着就一步登天了。

S：嗯，从起步，就是要从毛鹰帮助玉屏报名开始。

飞狐：对对，老君说，一步登天的有没有呢？有，比如你（飞狐）。但是这也是在 S 前面走过的这段路的基础之上才成就的。

S：嗯。

飞狐：他的意思是，S 前面走的这十几年的路，都是天道。而且一步一步，踏踏实实，从不偷工减料地走下来。

S：嗯，当时……在 92、93 年间，首先就是完成了 1000 多个报名，其中动物仙就占 800 个。

飞狐：他说，（S）顺天而行，才有这个机缘，同时也是我（飞狐）自己的机缘。他说学者们，哪怕是你有好的机缘，也应该把基础打好。就像飞狐，机缘再好，也要练瑜伽。

S：嗯。

飞狐：太上老君说，一场一场的戏，转眼即过。上面谁不牵着下面的人呢？都是想把自己的牵着好回去，凭什么就只牵着你（玉屏）一个呢？越到后面人越多，还顾得上你？！他这些是对那只小梅花鹿，也就是对玉屏说的。

S：嗯。

飞狐：他说，一个个都装老大，都是天上拼命地往下……给了个图，就是地上的各种动物到处乱跑，天上的那些人就跟着抓，累的不得了，下面的这些还在外面到处乱跳乱蹦。

S：嗯。

飞狐：我刚才一下想到，玉屏的妈……不知道怎样？

S：嗯。

飞狐：太上老君说，唉！她妈还不

是急!

S: 嗯。

飞狐: 但是也不知道她妈是谁。

S: 嗯。

飞狐: 太上老君说, 想知道她妈是谁, 还要看玉屏后面有没有戏?

S: 嗯。

飞狐: 然后我听见小花仙悄悄地说, 就是那个玉霞夫人。

S: 玉霞……不是头些天来了一个玉霞吗?

飞狐: 对对。

S: 嗯嗯, 也挺厉害的。

飞狐: 那个太上老君……应该是盘古下一辈的吧?

S: 嗯, 对。

飞狐: 上次你不是说那个玉霞是七姐妹里的吗?

S: 那是我猜是七姐妹里的, 到时候再说吧。另外她们也不分辈……

飞狐: 嗯, 是的。也不知道是哪世的事儿?

S: 嗯。

飞狐: (花仙) 说就是那个玉霞。

S: 哦。

飞狐: 是那个七姐妹里面的。

S: 嗯。

飞狐: 就可能不是一个时间段的事?

S: 嗯。

飞狐: 那个小花仙说, 天上都是乱了套!

S: 嗯。

飞狐: 就是说……

S: 时间给乱套了。

飞狐: 嗯, 就是说跟人的生活不一样。人不是讲什么乱伦啊什么的, 小花仙就说不是这个意思。

S: 嗯。

飞狐: 然后玉霞夫人就出来了……她坐在那儿擦眼泪, 走过去摸了摸小梅

花鹿。

S: 嗯。

飞狐: 那只小梅花鹿一直没反应, 像是睡着了。

S: 嗯, 请玉霞说两句。

飞狐: 玉霞说——慈母心, 清凉泪, 不知能否滋润子孙的心田?

S: 嗯。

飞狐: 她说的这个泪, 跟前面紫光夫人说的那个泪也有些关系。

S: 嗯, 就是泪在心里。

飞狐: 嗯, 她的意思就好像是说……慈母的情, 能不能流到你的心中去呢?

S: 嗯。

飞狐: 她说, 下去都是迷, 但要迷中悟。就说不能执迷不悟。

S: 嗯。

飞狐: 她说, 执迷不悟, 毁的是天机, 害的是自己。

S: 嗯。

飞狐: 她说, (执迷不悟) 对其他人其实没什么影响, 就这两点, 一个是机没有了, 一个是你把你自己害了。

S: 嗯。

飞狐: 她这里面还有个意思就是, 很多学人好像是为别人修行的, 比如我是为了 S 啊, 为了某某, 有的是为了那些看着他的人, 就是周围那些同修。

S: 嗯。

飞狐: 她说其实就两点, 一个是为你自己, 一个是天上为你操心的情、机没有了, 其他都是空的、虚的。

S: 嗯。

飞狐: 她跟玉屏说, 从书入手, 以观而行。给我的感觉是……如果玉屏以后能够观, 她自己还是应该观。

S: 嗯。

飞狐: 这个感觉从今天她们让显君入观时就隐隐地有一点, 现在玉霞夫人就讲得很明确。就是所有的学人, 不管你是探索者还是其他的什么……都是个

说法，就是学着 S 的一种说法而已。

S：嗯。

飞狐：她们给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拐杖是可以成就很多人。但拐杖也是人，拐杖有拐杖的生活，有她的寿命。她不可能一直管你一百年，一直到让你成就，那不可能。

S：嗯。

飞狐：所以说，（学者们）最终靠的还是要靠自己。有些人有些依靠拐杖，比如像那个叫天狼星的学者，自己心里有话不去问，还要同修到他家昆仑位上去看。

S：嗯。

飞狐：她们的意思是，自己要努力，然后请已经入观的人……大家一起搭把手，帮帮忙。

S：嗯。

飞狐：同样，入观的人，也不是说我就不看书了，我就不研究 X 书了，也要学习，这些都是一样，就是起步点不同，侧重点不同。

S：嗯嗯。

飞狐：然后给了个图和音，说青光团——就看见一个绿色的光团，又像是透明的，把玉霞、太上老君和小梅花鹿都围在里面。

S：嗯。

飞狐：这个图的意可能是，要修得这个青光团，要合家团圆。

S：嗯。

飞狐：就是说凡尘的人跟天要溶合。

S：嗯，要溶合。

飞狐：可能还有个意思就是，你要溶合，最主要的……就是天上的爸妈。当然这是指的九天这个天上。

S：嗯。

2008-11-4 整理-待续

飞狐：这个图的意可能是，要修得这个青光团，要合家团圆。就是说凡尘的人跟天要溶合。可能还有个意思就是，你要溶合，最主要的……就是天上的爸妈。当然这是指的九天这个天上。

S：嗯。

飞狐：而且地下的人，很多人的天上的爸妈就是九宫那一辈的。就是说还是要相应她们。

S：嗯。

飞狐：玉霞现在看起来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她跟我说——小丫头累不累啊？她的意思是说，她们讲了，我到时候又得打（录音记录）。

S：嗯。

飞狐：我说，人累心不累，呵呵……人肯定还是累。

S：嗯。

飞狐：玉霞又对我说，慢慢会好的。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了，路越走越宽，情越走越深，一直深到海底洞。

S：嗯。

飞狐：她说心月狐以前……大度得不得了！从来不跟人吵架，就是冷了点儿。她的意思是要我继续向她（心月狐）学习。

S：嗯。

飞狐：她说，要变回过去的自己。过去的自己是最美的，谁都是这样……除了小王母（那一派）。

S：哦，嗯。

飞狐：她说，小王母要成就未来的她。

S：嗯。

飞狐：她说，大家也都齐心协力。

S：嗯。

飞狐：她说，天上也是互相搭把手，所以都是一条心。

S：嗯。

飞狐：她说，也请你们给玉屏搭把手。

S: 嗯。

玉霞: 关键都是靠自己。

飞狐: 意思是, 有的学人总是想周围的伙伴是否好, 跟我搭档的人是否好……比如说有的人怨过去的伙伴, 心存怨恨。包括玉屏、毛鹰之间可能有些看对方不顺眼的地方……她就说, 关键是自己。

S: 嗯。

飞狐: 玉霞这句话还有个意思就是, 你认识到这点了呢, 对别人就没有什么要求, 或者说要求就减少了。这种怨恨、依赖就相对少了。

S: 嗯。

玉霞: 比如像显君, 整天弄一个拐杖在那儿有什么用呢? 唯一能证实的就是……有虚空。

S: 嗯。

玉霞: 就是给别人看, 我这儿有个通灵人, 她能说一些话。这说明有虚空存在, 不是我显君说的, 是通灵人说的。还有什么用呢?

飞狐: 她的意思是说, 这些拐杖自己也要成就, 不是一个物品, 摆在那儿让人看的, 也没有什么义务去帮助你那些道场的人。

S: 嗯。

飞狐: 她的意思就是, 现在他们的很多拐杖, 自己本身(在修行上)都还很脆弱, 都还很浅。她(拐杖)就被这些东西给耽误了。比如说道场来十个人, 十个人都认识了这个拐杖。那这十个人离开道场之后还可以找这个拐杖, 打个电话——你能不能帮我看下? 等等。那这个拐杖怎么办呢? 她不帮, 别人说你不搭把手, 马上就可以压她。

S: 嗯。

飞狐: 所以玉霞夫人的意思就是, 这些对这个拐杖也很不公平。所谓这个不公平就是阻碍了她的前进。

S: 嗯。

飞狐: 玉霞接着说——而显君这些人, 自己也害了自己。就不入观了, 就指望那个拐杖。

S: 嗯。

玉霞: 有拐杖又怎么样? 显君有蓝蓝多少年了? 他修行的进步在哪里?

S: 嗯。

飞狐: 所以今天西王母不是说他——你自己还没点儿成果, 你还到处跟别人分享成功经验。

S: 嗯。

玉霞: (TW)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也是希望宝岛心连心。

飞狐: 意思就是, 说这些还是希望TW的这些人能够跟天上, 跟大陆这边的主缘都连上。

S: 嗯。

玉霞: 天上一条心, 地下一条心, 就是人不是一条心。

S: 嗯。

玉霞: 心连心就是要连天地心, 结天地缘, 人道上的事顺其自然。

S: 嗯。

玉霞: 青潭观月月何成, 以空语空。

S: 嗯。

玉霞: 你们(S、飞狐)也是不易, 千千万万年一直随着, 随到地老天荒。也是到了举头飞的时候。互相有个伴也不落单, 正是龙嬉凤鸣乐九霄, 一步棋定江山。

飞狐: 给的图像就像是一盘围棋, 一个人下了一步棋。她刚才说的时候都有图像, 说那个“龙嬉凤鸣”的时候, 就看见龙凤一起很快乐地嬉戏着往上飞。她说的“一步棋定江山”有好几层意思。一层意思好像是说, 玄龙归天带他们回去的这件事可能是很早就下的一步棋;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 修行也是这样, 可能就跟大颠说的“佛魔一念间”有相通的意思。就是你这一步棋, 关键的地方, 你能不能走好, 就决定了你修

行的路。

S: 嗯。

飞狐: 然后紫光夫人站起身来一旋, 她这时显的相是穿着很薄的那种紫纱裙。

紫光: 依凤旋。

盘古: 依龙归, 归尽山河大地。一口吞, 重现白日佛。

飞狐: 给的图像是, 看到一个很大的佛像, 都是光, 看不清楚佛的样子。然后是一轮大白日。

S: 白草头。

飞狐: 哦……然后又看见来了一头白狼, 全身都是雪白的。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8

青潭观月月何成,
以空语空不空空。
地老天荒举头飞,
龙嬉凤鸣乐九霄。
一步妙棋定江山,
依凤旋,
依龙归,
归尽山河大地回。
一口吞,
重现白日佛……

飞狐: 哦……然后又看见来了一头白狼, 全身都是雪白的。

S: 嗯。

飞狐: 那头白狼来了就蹲在我脚前。然后一个我弯身伸手去抱它。它一下就立起来, 扑到我身上舔我, 亲得不得了! 它好像还是上次那个白狼星君?

S: 嗯。

飞狐: 它这次显的相是全白的毛, 很短, 就像是狮、豹身上的短毛, 不像上次是蓬松的毛。哎呀, 它真会粘人, 窝在我怀里……哎呀, 它又用爪子把我

脖子搂着, 头就放在我肩膀上, 贴着我的脸……

S: 嗯。

飞狐: 它给我看它的阳具!

S: 嗯, 呵呵, 是告诉你它是只公的。

飞狐: 哦……公的。唉, 我怎么觉得好累, 犯困……

S: 嗯, 好。

飞狐: 可是虚空那儿还没完呢。大海龟又来了, 龟蛇来了, 乌祖、海祖在这儿。

S: 哦。

飞狐: 乌祖、海祖来了以后, 虚空的她们都起身让位。乌祖、海祖非常高兴。她们说, 希望下面的一个个都通天, 我们也好去说说话!!!

S: 嗯。

飞狐: 她们的意思是说, 好亲好亲的这些亲孙子们, 做老的有时候想去说几句, 话话别情……人家又看不见她! 她就在那儿瞎忙。去了呢, 只能急得转圈。给的图像是, 那些学者眼前都是黑的, 乌祖、海祖她们在黑暗中急得直踱步, 但是又没办法。

S: 嗯, 那就是无明。

飞狐: 乌祖、海祖说, 现在老辈的也都出手了, 等不及了, 你们(今后的)的几十年, 我们看也就一瞬间。她们接着说, 所以都是……有牵的都想赶紧牵。

S: 嗯。

飞狐: 给的图是天上吊下来好多牵小梅花鹿的那种细白绳, 绳头是个圈, 就像是套马的那个套子, 她们一次次地往下扔, 想把地上的人套上吊回去。下面的人则是到处跑……

乌、海祖: 海里的, 还要靠你们啊, 不能把姥姥们忘了!

S: 嗯。

乌、海祖: 几个臭丫头倒好办。

飞狐: 指的是九宫那一辈。

乌、海祖: 越老越难牵。

飞狐：可能是说辈分越高隔得越远。

S：嗯。

飞狐：因为很多的戏都是九宫的，跟九宫她们可能容易相应上。

S：嗯。

乌海祖：一辈不如一辈啊！

S：嗯，她是往上数辈。

飞狐：意思就是，现在九宫她们当家啦，她们都……

S：靠边儿了。

飞狐：嗯。又来了个天外公，来了就跟乌祖、海祖挤着坐。那个天外公看起来好老好老，很长的白胡子，走路都发颤。

S：嗯。

飞狐：乌祖、海祖都白了他一眼。他可能就是她们的老头子。

S：嗯。

飞狐：他笑道，呵呵，天外公也从海里出来啦！

天外公：来看看你们，看看龟孙子们有没有点儿长进……我看进步还不

大。

S：嗯。

天外公：唉，不急不急，人生还有

百年。

飞狐：乌祖、海祖听他这样说就不

高兴了，她们说——说的什么话？！

S：嗯。

飞狐：乌祖、海祖不是刚刚才说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吗？他还在那儿……

S：嗯，唱反调。

天外公：上面也没什么好玩的，除了飘，就是修。

S：嗯，成天没事儿。

天外公：又不打仗了。

S：嗯嗯。

天外公：所以总是要开天河。

飞狐：他的意思是，静了一段时间后，就又开始往外旋，往外跑了。

S：嗯。

天外公：开天河是苦，修行也是苦。

飞狐：呵呵……乌祖、海祖都挥手赶他走。

天外公：唉呀，我说的是实话嘛！

S：嗯。

天外公：上来都得被婆娘们管着，一个都逃不掉！（她们）像是长了如来眼。

飞狐：就是说不管你逃到哪儿，最后总得落在她们手里。

S：嗯嗯。

天外公：这龟蛇锁大江，也不知道锁得怎么样？

S：唉，马马虎虎吧。

天外公：你（S）已经是不错啦！你要是回来，就没有龟蛇的份了，就是大江锁龟蛇了。

S：哦哦。

飞狐：他的意思就是，还是下面好，男人当家。

S：嗯。

飞狐：然后来了一位……无名花仙子，来了以后就行个万福。

S：嗯。

飞狐：她说，带无名花姐妹一千人报到。

S：哦，报名的。让她说说怎么个缘呢？

无名花：战天斗地缘。

S：哦。

飞狐：她穿的衣服跟以前看到的女将士的盔甲不一样，是那种裙装加盔甲，颜色比较素雅。

S：嗯。

飞狐：我说请她讲讲她的事，她说——巴蜀大战，长江横流断天河。武陵大塔镇万灵，守千山，正是龟蛇锁大江。

S：嗯。

无名花：已经没有人记得我们了……

S：嗯。

飞狐：然后她就行了个单膝跪拜礼，

到位上去了。

S: 嗯。

飞狐: 她的装扮就有些像电视剧里那种女扮男装的装扮。而且……她可能还很有点来头, 站在这儿说话时显得不卑不亢的挺气派。

S: 嗯, 二战时代的……武陵春、桃花女……可能是她们那一拨的。

飞狐: 她说武陵春是她的副帅。

S: 武陵春是她的副帅啊? 哦。

飞狐: 她说的时候还揽着武陵春的肩。

S: 那就是说, 她是武陵春的前任了。

飞狐: 哦……她揽着武陵春肩的那个图里, 她显得比武陵春高小半个头。

S: 嗯。

飞狐: 她们都上去吃饭去了。

S: 嗯。

飞狐: 她说——也不知龙君……还记不记得臣妾? 哎呀! 她这时显的很漂亮的裙装女相, 娇娇柔柔的, 做了个万福。哎呀! 真美! 她们真漂亮! 我都看呆了……

S: 嗯嗯。

飞狐: 她穿的是那种一层薄纱裙, 外面穿个齐胸肚兜……可是也不像是电视里演的那种服饰, 总之是不像地上人穿的衣服。她的头发都梳上去了, (记录时, 她说梳的是流云髻) 袒露着雪白的肩颈, 显得很有灵气! 比上次来的那个李师师还漂亮! 我实在无法形容她的美, 反正是人间绝无, 天上少有……

S: 嗯, 让她说说名吧?

飞狐: 她说——花无缺, 花无名, 花无戏……反正就是一朵花!

S: 哦。

飞狐: 她说——青花白花紫光花, 千花万花穿君心。然后给了个图像就是一条龙, 整个龙身子就是一朵朵花串起来, 一直串到尾巴根。

S: 嗯。

飞狐: 她会不会是五花上将里的啊?

S: 就是她们那一拨的。

飞狐: 哦。

S: 嗯……可能是比武陵春还早一些。

飞狐: 她给了个图, 她骑在马上上战场的时候, 武陵春看起来就像十岁的样子。

S: 哦, 还很小呢。

飞狐: 嗯, 那个无名花穿的是白底战甲, 骑在一匹高大的战马上, 武陵春就站在马旁, 看起来像个小姑娘。

S: 嗯。

飞狐: 她显得很威风! 戴的头盔也是白底的, 上面还有红缨。

S: 嗯。

飞狐: 她又说——二战天花军。

S: 嗯, 对, 就是二战时候的, 二战的天花。那她是不是也应该是天花十二部里的?

飞狐: 嗯, 她说是的, 她现在就是归部。

S: 嗯, 归部。

飞狐: 而且这个天花十二部里, 每一部下面可能还有十二个支部。因为上次来的那个青花儿香, 她说她属于青花十二部。

S: 嗯嗯。

飞狐: 无名花说她属于白花十二部。

S: 属于白花十二部的?

飞狐: 嗯。我心里就想, 也不知有多少花……

S: 嗨, 别嫌多。

飞狐: 我不嫌, 我就是想那些花部是怎么分的。

S: 嗯。

飞狐: 她说, 有多少宫就有多少花。好像就是现在归, 都归各自的宫。

S: 嗯。

飞狐: 她又抱了抱拳说——好了,

我去吃饭了。

S: 嗯, 好, 以后你再跟她聊, 慢慢再跟她对号。

飞狐: 好。

S: 这名还没问出来呢。

飞狐: 嗯……你刚才说名还没问出来, 她又说了个——花玉情。

S: 花玉情啊, 行, 先叫这个名字吧, 反正她们的名是张嘴就来。

飞狐: 呵呵, 是的, 我把录音关掉……但是她们还没有走, 我不敢关。

S: 你别关啊, 你先跟她们说着, 我去泡茶。

飞狐: 嗯。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19

飞狐: 呵呵, 是的, 我把录音关掉……但是她们还没有走, 我不敢关。

S: 你别关啊, 你先跟她们说着, 我去泡茶。

S 泡茶回来……

飞狐: 刚才花玉情不是去吃饭去了吗? 那个盘古大帝很高兴。

S: 嗯。

盘古: 好啊, 一朵朵花都回来了! 收花归。

S: 嗯。

飞狐: 然后就听见小花仙唱——花玉情, 龙蛇君, 乌鸦喜鹊叫吱吱。一个锅盖头, 一个喜鹊窝, 孵出小鸟满天飞。

S: 嗯, 你问问是哪个花仙?

飞狐: 小玉仙。

S: 小玉仙啊? 唉……

飞狐: 呵呵呵, 花仙还说, 这个人(花玉情)在武陵大战前面。

S: 嗯, 武陵大战前面, 对。

飞狐: 然后怎么又说——雪山女战团? 我看见一座大雪山, 从雪山里冲出

来好多骑马的将士。

S: 雪山女……也可能她就是雪山女的, 白花十二部。

飞狐: 又有一个花仙说——玄龙的小妾!

S: 哦, 嗯。

飞狐: 肯定也是跟他有一腿!

S: 嗯。

飞狐: 一个小花仙说, 玄龙的小妾数也数不完! 都是往日情啦! 我们将来也要做小妾, 不比她们差!

S: 嗯。

飞狐: 然后又看见一条飞着的龙, 它身上的龙鳍上都坐满了女子, 一个一个显得很小说, 隐隐约约的。

S: 嗯。

飞狐: 然后图像又变了, 龙身上的小女子全都成了虚像, 渐渐没有了, 归到最前面的一个骑在它身上的真人大小的女子身上了, 是心月狐。

S: 嗯。

飞狐: 隐中说——万花合一同归去, 百草床头梦语归。

S: 嗯。

飞狐: 又来了一头很大的黑熊, 把飞龙连心月狐都吞进嘴里了。

S: 嗯。

飞狐: 这头熊是谁啊?

S: 你问问?

飞狐: 怎么像是盘古啊?

盘古: 呵呵呵……还是老子厉害! 到时候你们回来, 我们还不是得出把力。

S: 嗯, 他也来个一口吞。

盘古: 我们都会一口吞, 主要是人不会。一层吞一层, 吞无止尽。

S: 嗯。

盘古: 你小子有闲工夫, 就把我们的话整一整。

S: 嗯。

盘古: 那些学人, 一个个都是石头心, 敲都敲不开。

S: 嗯。

飞狐: 我看见那个花玉情……靠在心月狐的怀里。

S: 嗯。

飞狐: 心月狐是歪倚在床上, 花玉情就很柔顺地靠在心月狐的怀里, 头发都放下来了, 心月狐一下一下摸着她乌黑的秀发。

S: 嗯。

飞狐: 她们以前可能关系很好, 图像显得两人都挺开心。心月狐在淡淡地笑, 她也在那儿闭着眼微笑, 享受心月狐摸她。

S: 嗯。

飞狐: 我怎么觉得这个花玉情就是那个小玉兔?!

S: 小玉兔啊?

飞狐: 嗯!

S: 那你好好问问她?

飞狐: 肯定是的! 是小花仙告诉我的……

S: 小花仙告诉你的?

飞狐: 嗯, 就是她跟心月狐在一起时的那个情……我怎么看怎么就像玉兔跟心月狐在一起时的感觉, 就是又像姐妹, 又像母女的那种情。花仙说她就是小玉兔。

S: 嗯。

飞狐: 她们说, 玉兔本来就是天花十二部里的, 可别小看了她, 她可厉害啦!

S: 嗯, 跑这儿唬我来了。

飞狐: 然后她又显了个像, 这次是穿着一身劲装, 也是白底的。昂首挺胸的一个女子。唉, 搞了半天是小玉兔!

S: 嗯, 这个小妖精!

飞狐: 呵呵呵呵……她说, 小玉兔说, 现在都在找花呢, 因为中间是主体。

S: 嗯。

玉兔: 花带人归。

飞狐: 中间是主体……就是上次九

月九说的阵型, 中间是天花十二部。

S: 哦, 对。

飞狐: 小玉兔得意的不得了……她在那儿显的个兔子样, 笑得肚子朝天, 几只小爪子在那儿乱蹬!

S: 嗯, 就是啊, 跑来蒙我了。

飞狐: 呵呵呵呵……她又显花玉情的样子飘来了, 我看到她的额上有一个红点, 她说她是飘花佛。

S: 七十二飞花妙音佛。

飞狐: 不过也是, 现在心月狐出头了, 玉兔也该出头了。佛又不养宠物, 西王母的青鸟, 西洋女王的白马……可能都是将士, 都是佛。佛才能跟着佛呀?

S: 物以类聚, 人以情分。

飞狐: 我突然想起上次……玉兔跟我说——我都快比得上你美啦!

S: 嗯, 对, 我也想起来了。她是提前打个招呼, 怕一下子出来把你惊吓了。

飞狐: 我怎么会惊吓呢?

S: 因为心月狐知道她是谁, 可是你不知道啊?

飞狐: 哦, 我今天倒是惊艳了一下, 她可真美!……我刚才听见虚空中说, 老城青城山——小王母娘娘的根据地。

S: 嗯, 把这个也记下来, 看来……以后的戏要在彭城了。你该去练瑜伽小九拜了吧?

飞狐: 嗯, 你说我练小九拜能不能跟着音乐做呢?

S: ……你要是听音乐, 那就全是图像了……

飞狐: ……那算了。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0

飞狐: 嗯, 你说我练小九拜能不能跟着音乐做呢?

S: ……你要是听音乐, 那就全是图像了……

飞狐：……那算了。

晚上做学院研究，累了，想她们，来了一位老者，是太上老君。他说——花儿开在墙上，水儿行在舟里。

S：为什么花儿是开在墙上呢？

飞狐：给的感觉……就跟之前心月狐说的“影壁观”类似。

S：哦，默。那水儿又怎么行在舟里呢？

飞狐：他说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人身为舟，水为情；还有一重意思是，龙舟，情系龙舟。

S：一船情。

2008-10-31 记录

昨晚上床不是很困，于是心念摩尼，虚空中的摩尼佛又开始围着我一圈圈地转着念诵。很快，图像变了——一尊尊金色的摩尼佛开始变成一片片白色的物体，接着我看见被围在摩尼佛中的我变成了一只黑白相间的小花猫。小花猫看着自己周围的变化，那一片片白色的物体变成了植物，不断地往上生长，开了花。镜头拉远了，就像是一个花盆里，种了一圈高高的花，中间围着一只小花猫。这时我明白了，摩尼佛的转动和念诵，就像是我的花药栏。

隐曰：护航。

2008-11-1 记录

杏子：昨天飞狐还感叹，不知道玉青那儿的观记怎么样了，为什么一直不把行观的情况告诉我们呢？飞狐说，如果是玉青能赶着这个时间把记录发过来，刚好能写进青潭观月情，正好玉青也是八妖的人。难怪雪山夫人说玉青的这次的机是千万难得，千万难得！也就是到了她们的的时候了……

月湖女：今天就是一场好戏……

背景是——10月22日飞狐专门帮玉青找了一套X书，发信告诉玉青。然

后玉青给飞狐发了回信，说她去医院检查，身体出了些问题。可是——飞狐是11月1号下午两点多才看到的信……

当时小花仙说玉青那病就是吃的。S就赶紧让飞狐发信告诉玉青，可是玄女一直不让飞狐给玉青发信息——这S是知道的。飞狐打信息的时候，玄女说，你们是想设法儿给她发信，发了人家也是不领情！

飞狐想着是S让发的，就还是把信息发了出去……之后又把玄女刚说的话告诉了S。S说——那就再不要发了。

然后就是S晚上写了篇青潭观月情-序（注：是对飞狐的不满），里面有几句提到了这事……玉青一看到——就马上发消息给飞狐……

玉青：……我好像不是这么回的。

飞狐：也可能是误会，这是你原信中的相关部分——“吃？长个包（隐去原病名）都是这个年令段很正常的吧？”

玉青：是啊，因为正常，原因就不明。说我是因为吃引起的——我只是惊讶，是吃什么引起的？还是以后都别吃了！不是拿你们的好心不当事。

【杏子评论：她这又是在向虚空证明、争辩。证明什么呢？就是她玉青不是不领情，玄女说她说不领情说错了。证明的前提是什么呢？她以为她弄懂了玄女说的她不领情的这句话。不懂装懂！争辩来，争辩去，还是争一个我！】

玉青：我跟你讲我的隐私，只是暗示你如果有这种情况不要着急。我完全一片好心，在你们看来可能也是俗心。（注：这几句可能是指的她10月22号给飞狐发的信。）我把你当同龄朋友，可我忘了……

飞狐：没关系，没事就好。

玉青：上次你说该做记录。不管叫什么，或有没有名。不都是记录？怎么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对了呢？你上次说无论真假先记下来，现在又都是造戏

了?

S 让飞狐给她回信说: S 说——你不要不懂装懂!(注:系指造戏一语。)

玉青: 我是不懂。可我没有装懂。我都是在疑问。不懂不问才能装懂。说了就狡辩。问了就是装懂, 我不知该怎么办。

S 让飞狐不用去信了。

过了一会儿, 玉青又发了一条短信——

玉青: 以后不说也不问了, 明天把我这两天的记录给你。

杏子: 然后呢?

月湖女: 然后就是玉青发了最后一条短信后——飞狐看见妈祖从玉青家的香台起驾回宫了, 天凤站在一边落泪, 雪山夫人跪在地上痛哭, 伸出手想挽留妈祖, 不过妈祖是头也不回。

飞狐: 你还没说全……我当时问妈祖, 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妈祖的表情, 非常冷漠, 她说——坐不住了! 之后就走了……

杏子: 然后呢?

月湖女: 然后是玄女在一边得意了, 她对飞狐他们说——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谁让你们不听我的, 要你们不发短信非要发! 不过被 S 这么一搅, 就又是一路戏了。

飞狐: 以后要是 S 说了什么与她们对我说的不相符的话, 我一定要问一问她们, 跟 S 说了她们的意见以后再行动!

杏子: 就是, 谁让你不说的, 鼻子插大蒜……

飞狐: 都是我的错……可我一直以为 S 跟她们是一体的, 所以 S 让我做我就做了。

玄女说: 当然是一体的! 只是立点不同……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1

飞狐: 都是我的错……可我一直以为 S 跟她们是一体的, 所以 S 让我做我就做了。

玄女说: 当然是一体的! 只是立点不同……

飞狐: 也是, 还是我的错, 毕竟 S 还是个人……

杏子: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然后呢?

飞狐: 没有然后了? 哦……然后我想起今天上午莫名其妙看到的几幅图, 图像是玉青跪在她家香台那儿, 情绪很激动, 撕扯着手写的记录, 然后妈祖就起驾回宫, 不在她家香台上呆了。

杏子: 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飞狐: 我忘了……因为就是一瞬间就看到那图像了, 我心想玉青没有一点征兆说不修了啊, 怎么会有这组图呢? 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月湖女: 其实玉青有什么好激动的呢? 还不就是没得到一个好的说法。要是说她好, 她就不会激动了, 多年来……很多学者都是这种心态。所谓的修——就是打叉, 只有不断的打叉——树才能冲天。

杏子: 说她好, 就算不激动, 她也会心动。但是我们又不是故意说她什么? 这里所说的皆为戏——真不知道她那个脑袋是怎么想的?

飞狐: 算了, 现在的……像我们这些 80 后——都是自尊心很强的。

杏子: 就是“我”很强……我们 90 后就不一样了。

飞狐: 总要慢慢地来, 想走什么路, 都是各人自己的选择……

杏子: 就是, 关我们什么事? 我们是在帮她!

飞狐: 你就少说两句? 很多学人都是有玉青的这个心理过程, 只是时间长短不同, 程度深浅不同罢了, 只要是

能帮忙，还是应该相互搭把手的。

杏子：只是妈祖那边……

飞狐：我也有请妈祖再去玉青那儿，不过她暂时可能不会过去了。我现在看见……妈祖在我们的香台上卸妆、宽衣？

S：行，就在这儿吧，自己家里不用化妆。

杏子：看看玉青和迪安有没有心来请妈祖了……

飞狐：看天地，情依旧，风雨飘花不知忧……管那些做什么？我倒是一直还想着她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好 S 三次去她那儿的录音记录？

杏子：也是，从上次她承认复制我们的记录后，就没有任何音讯了。她先说明天把她自己的观记整理发过来，提都没提 S 去那儿的观记，还是个我为先！

S：玉青可能是认为那些记录没什么用了……河已过，空余桥。

晚上十点多去做观音拜（简式瑜伽小九拜），因为释佛已经是督促了我一整天了。这是我第一次做观音拜，刚在床上一入雷电坐，就见释佛立于面前，他的手中发出光柱，直射进我额头的光珠中。那颗光珠就跟一般西洋女巫用的水晶球那么大，中间是黑的，外面一层像是水晶，缓缓地在我额头旋转。释佛说它是阴阳球……

瑜伽时，拜拜都是金光爆，能量一次次往上冲。光珠先是变成一串乒乓球大小的光珠，在我额头游走。之后又变得很大，大概有我头的两三个那么大，一圈圈地往外放光。再往后，每一拜拜完的时候，光珠化为了一只比我头还大的眼睛看着我，眼睛有时候是黑的，有时候是白的。

另外就是，朝天一拜时，腰很快就变得柔软了。释佛说观音拜的力度比瑜伽小九拜要大（注：所谓的观音拜就是

——拜 9 或 12 或 19 或 36 下，不做中间的三点头）。

拜的过程中分了一下神，心想 S 为什么总不强调让我边听磁带边练瑜伽呢？释佛说，听磁带是为了相应和加持，这两条你都有了，还要那个形干什么？

原本是打算做 20 分钟观音拜的，不过拜了 13 分钟我就拜完了。S 问我是不是觉得难度太大没坚持下来。我说是因为我觉得已经加持得够多了？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2

飞狐：我现在看见……妈祖在我们的香台上卸妆、宽衣？

S：自己家里不用化妆。

杏子：看看玉青和迪安有没有心来请妈祖了……

飞狐：看天地，情依旧，风雨飘花不知忧……

S：玉青可能是认为那些记录没什么用了……河已过，空余桥。也可能是玉青有她自己的想法，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是非等等的说法，顶多就是如同玄女说的戏路的变化。另外就是玉青没有经历过“我”的问题，仅仅是个身在我中不知我。以往众多学者入观以后，也都是栽在这个“我”上……

飞狐：下面就是在 2008-11-2 下午三点多收到的玉青发来的观记……

水滴石穿-1

10 月 25 日记录

接到飞狐的电话——告诉我有缘在门外想进来和我沟通并上位，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上了一支香，并在香台前盘腿静了静心，希望和她们沟通上。

先是感到一匹马，一匹小白马。

我（玉青）：你好，请问你是谁？

因为这是第一次经历——我感觉了

有一会，她告诉她叫灵儿。

我：你和我是什么缘分？

刚问完，就听见迪安在叫我，我心里一烦，就对她（灵儿）说：你先上位吧，咱们日后好好聊。

这时又感到来了个大家伙，想是蜥蜴……

我：你好，你是谁？

蜥蜴：大瓜。

好怪的名字。

我：你好，请先上位。【杏子评论：正是佛在面前不识佛!!!】

迪安一直在问我干嘛，问飞狐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这时我感到来了条蛇

我：你好，你叫什么？

蛇：五四。【杏子评论：兵河五四！厉害……】

五四？我的缘名字都好怪啊。

这时迪安过来看我坐在地上，要拉我起来，我一时没法解释，就对五四说，你先请上位。

【杏子评论：应该告诉迪安你在行观，而且迪安应该明白此时只能助道不能阻道。看来玉青有自己的主意，不告诉迪安、青霞他们……我想，玉青有玉青的道理吧？也许是——迪安与青霞、兴达等等就会追着问——看看我的财路如何？】

晚上，行小九拜的时候，感到右手很麻。感到有只虎对视着我，不知道是以前飞狐说的那只，还是刚来的？

我：你好，请问你是？

虎：曼宁。

我：你先请上位吧。

【杏子：报名不是应付差事，不过也是没有经验，就算是多年的老学者可能也是不过如此？小白马——玉琼是开道的，随后那个大瓜就是玄龙，那个五四可能就是八妖。曼宁，猴吃麻花——满拧，可能是玉青的天姐？】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3

水滴石穿-2

10月26日记录

早上6点，迪安出门，给朋友的婚礼帮忙去了。我很奇怪的手脚冰凉，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昨天报名时，有迪安捣乱，想着乘他不在家，好好报名一下，就赶紧起了。

给香台收拾干净，上了热茶，摆好供品，上了9支香。我来到书房，拉上窗帘，捧着热茶（因为一直感到冷），我铺开A4纸，在最左边竖着写了一行话“请上我家的昆仑位，请受香火和供品”。很快就打了哈欠，我赶紧问，你好你是谁？

给我显的第一个名字：真恩。然后又显个名，花荣。接着来了只能还是象，我不能确定，感觉是象？我问他姓名，说叫武泽。

陆续报到第五、六个的时候，我感到雪山夫人从门口进来，穿一身白色衣裙，笑说：“不错”。示意我继续……

在报到第十个左右的时候，我打了大哈欠，抹眼泪的时候，天凤摸着我的头，说：“继续吧”。

我知道她也在。我却接着打了更大的哈欠，感到书房里有人转悠，好像是玄龙，他说了句：“看一眼”。就走了。

这时，我心里又感到一个字——安。我马上问：“你好，你叫安？是安什么？”

正在我对这个名字还不确定的时候，忽然感到右肩越来越疼，感到一只鸛鹑站在我肩上……

我问：“你叫什么啊？”

鸛鹑：“波波”。

我：“你请上位吧，站我的好疼啊。”这时有人笑着捏我的脸，我赶紧问：

“你好，你是谁？”

她：“小谣”。

接着又报了两个名字……就感到有什么在脚边转来转去，好像很着急，我赶紧问：“你好，你叫什么？”，我又感到一个“安”，这时感到是只狐狸。

我：“你请上昆仑吧。”

来了只鸡，我问：“你好，你是谁？”

鸡说：“武司”

然后又报了几个……感到脚心发麻……感到一支穿着黄白色相间衣服的队伍，穿过书房走了……我还来不及问。

之后，又陆陆续续的报了十几个名，我都一一记下，并恭请她们上我家的昆仑位。我忙一阵燥热，这时感到有人给我扇扇子，我赶紧问：“谢谢，你是谁？”

她：“梦谣”。并示意我继续……

再又报了两个后，来了位老奶奶，青衣白发——这时我犯了个错误，我直觉想到了“土地奶奶。”

我：“土地奶奶？您也来了？上我家的昆仑位？”

她笑着摇头，就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笑着看着我，感觉特别可亲。

这时感到一位穿着古时战甲的高大男将士从门口走了进来，我问：“你好，你是谁？”他冲我抱拳：“光”。我请他上了昆仑位。

这时，感到玉伶走了进来，坐在沙发上陪“土地奶奶”聊着什么？我看她们——玉伶冲我扬扬手，示意我干我自己的。

有只小松树跳我身上，我问“你叫什么啊？”

她：“默默”。

我赶紧记下，刚写完，就感到她说：“大名叫花荣”。

花荣？不就是第两个报名的名字。我又问：“是不是小名叫默默啊？”她没有回答我。

那只去 S 家报信的蝴蝶飞来了，我问：“你叫什么啊，我给你报上”。

她说：“水姐”。

我低头记录的时候，感到一队小蚂蚁从纸上爬了过去，我问她们是谁的时候，没人理我。

又报了两个名字，一个叫美好，一个叫篷。接着，昨晚来报名的蛇来了。我问：“五四？”她白了我一眼：“我叫真玲，玲姐，不叫五四。昨晚我刚说‘吾是’，你就跑了。”……我赶紧赔罪，请她上位。

我感到那只叫“安”的狐狸还在。我就问：“安？你是雪山夫人的朋友嘛？她应该在吧？那我该叫你一声安姨。”

这时我感到一个名字“皮纹”。记录的时候，我感到兰香来了，看了看我，就把安接走了。

我感到周围没有人了，玉伶和土地奶奶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只觉得一下空了。我又闭上眼，感觉了一下。不放心，给飞狐发了短信，问她我是不是把这两天在门口的缘都报上名了？

她回信说，差不多了，还有只鸭子。

我放了电话，又感觉了一下，门口蹭进来一只小鸭子，好像很弱的样子，我赶紧问：“你叫什么啊？”她委屈的转过身，用屁股对着我，说到：“小雅”。我看她不想理我的样子，就请她上香台了。然后用了一张新纸，把这些名字，认真誊录了一遍，折好放在了香台上。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4

水滴石穿-3

我放了电话，又感觉了一下，门口蹭进来一只小鸭子，好像很弱的样子，我赶紧问：“你叫什么啊？”她委屈的转过身，用屁股对着我，说到：“小雅”。我看她不想理我的样子，就请她上香台

了。然后用了一张新纸,把这些名字,认真誊录了一遍,折好放在了香台上。

【杏子评论:虚空说——玉青看到的图像就是她心境的反映。又说,小雅为什么用屁股对着玉青呢?是因为玉青是先用屁股对着小鸭。】

我又回到床上,一看时间,快8点了,我报名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这时飞狐来了电话说,安不上位是在等一窝小狐狸,不是找雪山夫人来串门的,让我耐心等待。

放了电话,我又没法睡了,我想问问安:“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来串门的,你的小狐狸大概什么时候来,我好帮你接她们。”

安:真是急性子!她们晚上到……

我:哦,我晚上坐小九拜的时候一定念上她们,你先在我这随便坐啊。

小雅:哼!

那只最后来的小鸭子,跳我床上!!!

我:对不起,你大度些嘛。

小雅:我去吃东西,不理你了。

我想到飞狐让我多和她们聊聊,就说道:“要不——边吃边聊?”

小雅:……

我:你多大?

小雅:……

这时飞狐又来了电话……

放了电话,我问:“小雅还在嘛?”感到她一直坐在边上吃糕点,看着我。

小雅:你先忙,我去台上了。

我:行。

飞狐来短信让我多和她们交流。我感到有点累,心里想:“过会儿。”就感觉旁边有人气的一颤,好像是雪山夫人,手划了一个蛋形圈——说我笨蛋?好嘛,好嘛。我坐直了身闭上眼睛请她们和我说话……

一只小猫来了,说:“我叫安丫,我还没有报上呢。”

我又从床上爬起,上了只香,说道:

“请上位。”

她摇着尾巴去了,兰香去接了她,冲我一乐。早上她一直在帮我,感觉她穿明朝时衣裙,十几岁,白蓝对襟裳,水湖兰的裙子。头上简单——就一只珠钗。(记录时,感到她对我晃了一下脑袋,头上带着我放在香台上的水钻头饰,挺好看的,呵呵)

回到床上,真玲过来了,显出人形,坐在我床尾。她很纤细,脸也小小的,拿着水粉帕子在那儿摇啊摇……又忽然抹起泪来?

我:玲,你怎么哭了?

玲:不易。(说着就低了头)

我感觉她18、9岁的样子。我坐着拢了拢被子,感觉她也把脚伸了进来,我有些害怕的缩了缩脚。

玲指着我的鼻子:你还怕我!

我伸直了腿,碰了碰她的脚,感觉不是冷的……

我:你从哪儿来呀?

玲:五台山。

我:你在那儿多久了?

玲:记不清了,总有几千年了。

我:我们是什么缘分?

玲:姐妹。

我:战团的?

玲:不是。宋真宗时,我们俩是五台山下一村庄的邻里姐妹,从小在一起,感情好。我后来被人拐子拐卖了,投了水,转世为蛇,在五台山修行。你上次来五台山(几个月前),我感到你来了,去找你,看见你正和迪安吵架,我就走了……没想到还有今日的缘分?

我:哦,那时……后来呢?

2008-11-5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5

• 显君于 2008/11/05 23:16 回应青潭观月情-22

【就算是多年的老学者可能也是不过如此？小白马——玉琼是开道的，随后那个大瓜就是玄龙，那个五四可能就是八妖。曼宁，猴吃麻花——满拧，可能是玉青的天姐？】

＜别说玉青了，就算（我等）书看全了，也不见得悟得出来。小白马可以理解玉琼骏马，蜥蜴是玄龙，五四——兵河五四是八妖就有点难了，一般断后会理解为心月狐，曼宁是满拧……在没有引导者对话下、自观自答下——要在瞬间理解真的不容易。所以一定要飞狐您们搭把手，同修间要搭手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入观的都认为自己的观记是不容评说的。＞

※【杏子评论：虚空才刚说——如果只是瞬间理解，还要记录做什么？记录的作用之一，就是在现场交流结束后能让当事人重新认识、领悟、改过、前进；记录的作用之二，则是帮助当事人相应、续情，不管是天情、地情，起码是虚空情……】

• 櫻花於 2008/11/05 23:06 回應-當輪到自己行觀時~~可能也會很緊張吧~~~~櫻櫻

• 小阿姨於 2008/11/05 22:46 回應-看了曲以後，又多了解了一點什麼樣是"我"。而自己也犯過同樣毛病。謝謝提點。雲妹 2008.11.05

• 藍藍於 2008/11/05 22:46 回應-只要有感覺還是要問的...加油了大家

• 小小魚於 2008/11/05 22:45 回應-看了玉青的觀記...想到我們每次遇上仙家也總是緊張，接不上幾句話...藉著讀曲慢慢學習。看著媽祖在香臺上卸妝、寬衣的圖像~~~好輕鬆自在又親切.....

水滴石穿-4

玲：……没想到还有今日的缘分？

我：哦，那时……后来呢？

玲：你家境忽然发达了，全家搬到了京城，后来成了真宗的妃子。你有次回五台山省亲，捐了个观音庙，我当时就在庙的后山上，这个庙曾是香火不断，对我的修行也多有裨益，所以我一直感激你。

我们正说话的时候，感到那个叫光的武士就站门口，很严肃。一身铁白铠甲，很重的样子。我看他一眼，他行了军礼，称：“将军”。

我：我们也是一个战团的？

光：不是，明末，金明大战，将军是明朝辽沈的一个总兵，后调驻沈阳，封“平昌将军”。我曾是你的亲兵……后来城破，将军战死，我被俘虏。清军屠城后，最后才处死我们。

他后来表示，虽我这世是个女的，他会遵守当年护卫誓言。我请他上香台去，因为他挡着门口，有只小耗子想进来。他只侧了侧身没有走，那只小耗子一下子就溜了进来，在我被窝里转了个圈，又探出脑袋，冲门口和我“吱吱”叫。

来了只大耗子，她冲小耗子招手，说道：“别烦姑姑！”

我冲她点头：请问你是？

她显出人形，30多岁，普通妇人装，做一万福：“嫂嫂。”

我：我们是什么时代的缘分？

她：明朝时，一范姓大家族，我们是姑嫂关系。你是三嫂，但早年就守寡，得家父信任。家父去世——分家时，你分到了老宅和一些祖业。我中年丧夫，夫家也家道零落。是你把我接回娘家，要不然我就要在夫家受尽白眼。多谢嫂嫂。

说着又含泪做一万福。她旁边的两只小耗子也显出人形，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大一些。我招手让她们过来坐，她们反而往她们妈妈身后缩，怯怯的看着我。我指了指香台，她冲我点点

头，拉着两个孩子就要过去。我才想起来还没有问她的名字……她说叫她平儿就行了。

我困的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翻身间我好像闻到了檀香味(这时，应该早燃完了香)。在我正迷糊的时候，感到有什么在我头上，是那只叫“武司”的鸡。她说：“起来了，懒猪，大家都要和你说话呢”。

我装死不理她，感觉她抓了我一下。

我：你是谁啊？

鸡：我就是你。

我：是不是有世我就是你啊？

她从我脑袋上下来，小眼睛瞪我。一只公鸡，红毛黑尾巴，黄色的大爪子。

我：你能说说你的事？

他又变成一个穿肚兜的小童子，盘腿坐我头上。手指互对，在丹田前，闭着眼睛，肚兜上绣着金凤。他不说话，我也不好说什么，但彻底醒了。

小童子：你要睡就睡，我守着你。

我：我要睡，你不让，我现在醒了，你又让我睡？

他不理我，好像念着：“无明心，心无明，心净为明……”

这时檀香味又没有了，我感觉身边好像有很多人——又好像没有人？身上一直冷，脚也凉。刚要闭眼，感觉背后一阵暖……

我：你好，请问是谁？

2008-11-6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6

水滴石穿-5

他不理我，好像念着：“无明心，心无明，心净为明……”

这时檀香味又没有了，我感觉身边好像有很多人——又好像没有人？身上一直冷，脚也凉。刚要闭眼，感觉背后一阵暖……

我：你好，请问是谁？

答：梦谣。

感觉梦谣就躺我后面(我侧睡)……早上有个——樱桃树来报过名，叫花红，她显出人形，躺我前面。

因为梦谣总是出现，我竟感觉她就是雪山夫人，难道梦谣是她的小名？

梦谣：这下姐妹就多了些了。

我感到花红一直在睡，好像睡不够似的。我心里想：像挺尸一样！

刚想到这个，她就睁眼白了我一眼，有东西砸过来，是樱桃。我拿起来尝尝，嗯，酸酸甜甜好味道。身后的梦谣把腿放我身上，手支头，(记录到这，梦谣对我说，她不是雪山夫人，指着我说“小武人”)眼睛狭长，脸色红润，妩媚的样子，说道“姐妹们都帮你，你要知好歹。”我对她和花红说谢谢。

我：花红，你从哪儿来的？

花红翻了个身又睡了，梦谣也向我嘘了一下，也睡了。刚才那只小耗子，平儿的儿子，跑来给了我块饼干。我谢了他，就吃了，他吱吱的跑了。

武泽卧在床脚，冲我哈哈乐。

我：你笑什么？

她显出人形，一个穿黑甲很强悍的女子。我刚记到“悍”，她就换了裙子，还扭捏了一下，点着我的脑袋。

武：早先那么精明的蛋子，变成了呆头样。

我：你是谁？我们什么缘分？

先前打坐的童子，睁开眼睛，想说什么又忍了忍，闭眼打坐说着什么“无明”……

武：龟灵战团的，你是带头玩的人。脱那些秃头的衣服，把他们踢下天河。哈哈，那些秃头都是旱鸭子。你在旁边哈哈笑……后不备，被一秃头从后面砍倒而死。(说到这，她严肃起来)后八妖带着姐妹们找秃驴为你报仇，那些可恶的家伙，听说你死了，还大呼痛快……

说你虐待战俘。那一仗各有死伤，动静很大，天上都知道了。天后娘娘（妈祖）很生气，让那些佛兵退后五十里。（记录到这，好像有人说嘉兴那边，靠近上海的地方）还把杀你的人贬到苦海，成了海草。因为你不是战死的，天魂归不了英灵坛，天后娘娘把你收进一个水晶盒，放在她的宫。

我：我干嘛虐待那些战俘？

武：你逼问他们主力、将领都在哪儿？他们不说，好像还骂你是海里的夜叉……你就把他们踢下水。

我：那个人还在苦海？

武：嗯，海底一大片……释佛（对妈祖这个决定）敢怒不敢言。

我听着心惊，不想再听了，就装睡。后来就睡过去了。苦海——小时候就总梦到一片黑乎乎的海，有大鱼追我。

晚上1点多，来了只花斑豹。

我：请问是谁？

豹：玄武。

我：哦？天凤的天爸？

豹：还记恨？

我：不（敢）。

豹：好好把握机会。

我：哦……

10月27日忙了一天，看书、小九拜。

10月28日中午13点25分，来了只小刺猬。

我：你好，请问叫什么名？

答：小果儿。

我：请问什么关系？

果：姐姐

我：我是你姐姐？

果：永远的姐妹。【杏子评论：她们想续情，可你不领情？】

我：哦，请上位。

14点17分，兰香坐我边上，我正在看新闻。

兰：位上有人想和你聊天。

我：谁？

有人答：我，然后坐我边上。

我赶紧问：你是谁啊？

答：你的死对头。

我：啊？

答：开玩笑。

我：请问你叫什么？

答：草香。

我：新来的花仙？

草：是的。

我：哦，请上位。

草：好的，以后多聊聊，我昨天就来了。

我：……【杏子评论：有情人昨天来，无情人无语说？】

安也来了，我正在打记录，她没说话，就是看着。

19点10分来个只猪……

我：你好，你是谁？

答：你老爸。

我：哦，请看电视。

鼻子忽然痒痒，小花仙来了，兰草和香草。

电视上正在放一个白痴电视剧，她们都鄙视的看着我，说：“无聊”。

我：好姐妹，一起看呗。

这两天左手无名指一直疼，现在又麻又痛，我细看，没有任何伤口？

【杏子评论：是她们的心疼……】

魚媽於2008/11/06 00:12 回應-玉青開始聚緣了…真為她高興。就是和我們有緣，才會找到我們，如同親朋、好友、父母、兄弟、姐妹的情。他們都是修行幾千年幾百年，能量比我們還高。自己也要從報名做起，珍惜當下的緣，不要聚了散，散了聚。

2008-11-6 整理-待续

• 蓝蓝于 2008/11/06 00:34 回应-玉青进步的好快...相应的重要...

• 凤姐于 2008/11/06 00:25 回应-想想自己也是这样走来,玉青真幸运,有她们一路带着,正好我也跟着学习,谢谢你们!

• 杰哥于 2008/11/05 23:47 回应-【S: 另外就是玉青没有经历过“我”的问题, 仅仅是个身在我中不知我。以往众多学者入观以后, 也都是栽在这个“我”上……】旁观者是最好的搭手, 但也要我能放下, 才能从交流中了解自己的问题, 虽然说实话易伤人, 是因为不接受才会感到受伤, 有我呀! 杰哥只要能破我的话都接受, 谢谢爸爸、飞狐教导, 晚安-----杰哥和柳月位上众家人合十行万福。

水滴石穿-6

10月31日晚上行小九拜, 脊柱一直在动, 不动不舒服那种, 就是定不住。听 S 的声音后面好像总有个女声跟着说, 细听时又没有了。感觉有人扶我的腰, 让我塌腰。左手无名指的麻痛感没有了。快结束了的时候, 有股凉风吹来, 我吸了一口, 嗓子冰凉的好舒服。

做完, 躺着休息。感觉有个穿的破破烂烂的人翘着二郎腿坐半空, 我想到济公。他说送我一陣“斜”风(就是这个字, 不明白), 然后就走了。

对了, 昨晚练功的时候, 感到有人在在我后脑勺, 不知道动什么?

11月1日早上, 我还在迷糊, 听到“轰”的一声。

中午, 吃饭的时候, 迪安才告诉我——早上他先起了, 烧了热水沏了茶, 坐沙发上喝着, 想到还没有给香台上香供茶, 他就想, 过会儿再上。就这时, 本来好好靠墙上的砧板就“轰”的倒了! 他吓了一跳, 就赶紧去上茶了。我听完就赶紧问了问——是谁? 好像是兰香,

呵呵。

晚上刚要做小九拜, 来了只小刺猬。

我: 你好, 请问叫什么?

答: 丰一。(刚记录的时候, 有人说小果儿和丰一就是同一个。她说: “你以后问一次, 我就编一个。呵呵”。她总在我做小九拜的时候来, 嗯, 是个勤奋的好宝宝。)

现在练小九拜时, 中脉不停的动,

【杏子评论: 小花仙说, 你还没有中脉呢!】不是我想动的, 它自己动。昨晚收功时, 我忽然做了个鬼脸——不知道是谁和我开玩笑(记录时, 我听到有人在笑……又是丰一)。

• 显君于 2008/11/05 22:28 回应青潭观月情-20-【玉青: 我是不懂。可我没有装懂。我都是在疑问。不懂不问才能装懂。说了就狡辩。问了就是装懂, 我不知该怎么办。】<这还真是一般学人的问题, 罗地爷曾开示过一段话: 还有的学人说, 我是怎么看修书的, 我看了多少遍, 做了多少笔记; 我生活得多么困难, 我有几个孩子要抚养还在坚持修行……这些都是你们的事, 你们的道心是否坚定, 有多大的缘分, 有没有这个机会与我们沟通, 都是顺其自然的。到了这个机缘, 我们自然就会……该跟你讲的就讲, 该跟你接触的就接触。你在天道行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到时也会告诉你, 但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去说呢? 我们只能通过你们人道的这种表象去跟你解释。不然的话, 怎样解释你才能懂呢?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人道的表象, 说的是天道。你们说佛是最智慧的人, 通达一切, 了知过去未来……难道还需要你们去解释, 我们才明白吗? 你们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

【飞狐: 虚空的她们说——作为初入观的学人, 玉青算是比较敏感的, 已

经是不错。但玉青最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不容；二是我大；三是不真。不容也就无法亲密，报个名就了事，她还是她，你还是你。不容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我大，就是人还放不下，放不开。放不下、放不开，对她们就不真，再加上问话从我入手，就会形成音的变幻。

她们说：玉青不仅是对她们不真，对自己、对他人也不真。对自己不真——要知道记录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自己的积累，自己走的路，要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想法……这一点 25 号的记录最好；对他人不真——不告诉迪安、青霞、飞狐等人自己 25 号已经通灵，人为地去阻道，不帮助青霞，并不许他人助道，此为恶因，也必将自食恶果。

她们说：不真，还是因为“我”的自私、自大。九月十九是她的见佛机缘，已过；10 月 25 日飞狐通知她有仙报名，她若是及时告诉飞狐报名的情况，则是她的第二次见佛机缘，但她因为那个我，再次耽误了。

杏子：她可能是以为自己能把握，报个名还不简单，还要飞狐做什么？另外，她不告诉周围的人，比如迪安；也不把观记给飞狐、S 看，可能是想等自己能跟佛对话了再说？

飞狐：她们还说，入观最差的是 26 号。

她们最后说：你（玉青）若是有心行路，好好地整理 S 在场的记录，用心地去读……把我放下，诚请妈祖，会有大长进。若还执着于以上三点……机缘一失，不可再来，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杏子：我刚刚想到 S 说——有人牵着就好。牵着玉屏的是太上老君，牵着玉青的不知道是谁？

飞狐：我看到图像了，玉青脖子上的线连着妈祖，不过线已经断了……

杏子：难怪是天、地、S 都不停地跟玉青说要她相应妈祖。

飞狐：她们说，水滴石穿……没有水又如何穿石呢？】

2008-11-6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8

• 蓝蓝于 2008/11/06 01:25 回应青潭观月情-26-真的是对镜理红妆【有东西砸过来，是樱桃。我拿起来尝尝，嗯，酸酸甜甜好味道。】这...这...这里怪怪的，虚空给的图像会有味道吗？？（还是显态给的,记录不清楚耶）【刚才那只小耗子，平儿的儿子，跑来给了我块饼干。我谢了他，就吃了】...怎么吃阿？？

• 显君于 2008/11/06 16:20 回应青潭观月情-24-【玲指着我的鼻子：你还怕我！我伸直了腿，碰了碰她的脚，感觉不是冷的……】<玉青不是在作梦，可以碰到她的脚，感觉不是冷的，请教杏子这是什么现象呀！在 1999 年和数字习昆仑瑜珈通灵者交流时，有一位也活灵活现的描述，他可以在行观中实实在在的摸道仙女的臀部，另一位说观到金发美女靠在肩膀，他都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还有一位说他每晚都可以请美女来温存，书上有一段说女巫和虚空男人的相处比真的还好，但详细过程没说，也有提到男的入观后可能会下班后就想和天妻叙旧，因为天妻漂亮又什么都懂，书上没说可以真实碰到呀！显君当时认为是他们在蒙我的，可现在玉青也可以碰到虚空。拜托讲讲这是什么情况！>

• 拉娜于 2008/11/06 11:53 回应青潭观月情-26-小武人，稍微起了后天意识，心动了，把虚空(樱桃)当物质(她总爱吃，经不住吃的诱惑，如耗子给她饼干，她也吃了，呵呵。)其实，这是通病，虚空总是切入自身要害，行观要不心动，确实很难，这还是眼前的欲望，若再加上过往争战的残酷，那真不知要躲到哪里去了，难怪看电影时，遇到恐怖或恶

心画面，总是跳过，不去看它也不去想它，甚至拒绝接受，干脆就不看了。现在慢慢能体会风雨破坚冰的含意。

杏子：S 以前讲过上述的问题，X 书上可能也有……不过在玄女记里这种案例较多。

飞狐：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月湖女：S 说，人的各种感觉是通过神经传导的，包括脑神经。虚空是否可以作用人的右脑神经呢？从理论上讲——虚空作用于人并使人产生“物质”性的感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杏子：在玄女记里，S 遇到的一些女巫……其中有一些就有非常明显的“物质”感觉。比如，虚空低能量组织的一些——可以让女巫痛苦的病倒，如果女巫不服从的话。这种超敏感性就会使通灵人受制于虚空，在玄女记里西王母也讲过这个问题……越是自身能量不足的人就越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月湖女：九阳瑜伽可以防止这种超敏感性，在玄女记里玄女对 S 讲过。不过 S 认为——这里无所谓好不好的问题，心善并接触善类——问题不大；但是求心过重的人容易发生问题，尤其是向虚空较低能量组织祈求的人——求因必有果报，只是不知会是个什么果了？

杏子：在 X 书里——把通灵安排在 5 层，实际上通灵可以在 1 层进行，而且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 S 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后果不可想象？因为学人的我与求——既大又多!!! 可能就会是一塌糊涂……

月湖女：S 认为超敏感性的通灵者只要是能够放下我与求，那么在与虚空的交流中将会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因为这样的通灵者便于更细腻的了解虚空。

杏子：凌晨 2 点……那个小和尚的天飘来了，今天中午那个叫做天狼星的学者的天也跑过来了……他们的录音都

有 40 多分钟，真是累死人了!!! 不如把录音传过去让他们自己去整理记录？烦死了……

月湖女：还是按时序排队整理吧。

2008-11-6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29

杏子：虚空为什么说……观仅仅是个手段呢？

月湖女：目的是觅心，因为心不可得，惟观可觅。

杏子：当初的二祖与三祖的修行就是觅心，他们的结论是不可得。他们为什么要觅心？

月湖女：所谓的修心就是觅心，觅心以外的所谓的修心都是人道的货。觅心就是觅佛，因为是心是佛……所谓的学佛、修佛——如果连佛都不觅的话，修个狗屁。

杏子：入观以后的差异是很大的，有人得的是感觉，有人是图像，有人是诗词等等，是不是观——也有层次之说呢？

月湖女：图像、诗词等等的戏……都是助道行，在我们昆仑观里都归类于初级观——行观，亦即形观。图像、诗词、戏等等都是“形”，所谓的形就是“音色”二相，所以说形观（行观）是最迷人的、最诱惑人的、最有意思的。所谓的有“意思”就是在所观之形里有意可思，并要得意忘形。

杏子：初级观的实质就是音色二相，可是金刚经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小草：所以说初级观也叫做“魔观”。

月湖女：若见如来，得意忘形。初级观之后就是般若观——意在目前，飞狐的观……正在由形观向意观转向升级。最后就是终极观——如意观。初级观也叫色空观。

杏子：昆仑大观——色空观、般若观、如意观。

月湖女：在色空观里又分为——色观与空观。图像、诗词、戏……亦即可以直接“看见”的——色观；看不见，但是可以用心感觉到语言、文字、图像、戏等等——空观。色观（形观）向意观转向较难一些，空观（形观）向意观转向稍易。

小草：才刚虚空说——现在众学者所观皆色。六层从意开始——没有那么多花架子了——不空空。观只是个手段，是个途径，所以不应沉迷于音色二相观。观的衡量方法就只是个亲蜜（情），最终是白面佛……

飞狐：小草的话音未落——显示的图像是九天诸宫在上面讲着（这个问题）……然后让一位女仙拿了一面镜子过来，对着我的额头一照，镜中显出一幅阴阳太极图。众宫说，以前不是说镜观吗？音色二观皆为动，此即为静。镜静不二。

杏子：这个问题太深了，太费神了。目前玉青的观——是什么？

月湖女：我看……类似于空观？不过，空观与色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的也是并存的，因人而异。

2008-11-6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0

杏子：这个问题太深了，太费神了。目前玉青的观——是什么？

月湖女：我看……类似于空观？不过，空观与色观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的也是并存的，因人而异。

杏子：这个问题是显君提出来的，老毛病又犯了!!! 总是开发左脑……最重要的是入观！管他是什么观呢？入观才能亲见，不入观——大颠说什么？免谈!!! 这个就叫不懂装懂——不懂入观

装懂观。

月湖女：以前、以后以及现在……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观记，如何鉴定自己的观记呢？玉青……就是镜子。

杏子：S 说，观音十九渡至此——可以作为一个观记的经典，作为入观与初观的案例。这个就是基础……学者应该把自己的观记与之对照，对照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只有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你才能提高。

月湖女：很多学者发函要求回复……比如——

• 醉卧中原学者说——今天中午梦中有声音问我想不想通灵，我说想……请开示谢谢!【杏子：想通灵那就好好的阅读 S 说的——观音十九渡至此——可以作为一个观记的经典，作为入观与初观的案例。】

• 天狼星学者——黑鹰：相隔千万里，情字越千年，有情灵犀通，无情不相见。天狼星学者：是黑鹰说的吗？还是自己想的？心里说：相信是黑鹰!【杏子：回复如上!!!】

月湖女：也许这个天狼星学者可以仿效玉青的空观？

杏子：何君、秋云等等是什么观？

月湖女：何君是色观，与玉青可能是两门子。秋云是色观，但是在昆仑曲的中后期，虚空为了讲解的需要，也让她体验过意观和如意观，并记录在昆仑曲。

杏子：虚空为什么没有让秋云由色观转化为意观呢？

月湖女：意观……有个语言表述能力问题？研讨记录吧……

2008-11-3 记录

打记录时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同时也请虚空的她们听。那些小花仙有的说不好听，有的说好听。然后虚空中的

一位……不知是谁说——无心听曲才好听。

晚上 23:16——

飞狐：她们上次说如果我不稳，会影响跟她们的沟通。她们刚才说，只有我稳，保持跟她们的持续、稳定的沟通，这样才能有玉青的戏和其他学人的戏。比如我刚才看到鱼妈的天过来了。

S：嗯。

飞狐：她们说，如果我不稳，被凡尘中的环境干扰太多，那么这些学人就得失机。

S：嗯。

飞狐：失机……就像她们上次给的图像——从直升飞机上垂下来的绳子，绳子一晃动，抓着绳子的战士就掉下去了。所以她们说，我这个稳非常重要。

S：嗯，她们说的不稳，以及影响跟她们的沟通，并不是指的像其他学人那样的音魂的渗入。

飞狐：对，她们说，你讲明这点，可以避免学人误解。刚才我是怎么看见鱼妈的天来了呢？就是我刚才上网，看到杏子发的青潭观月情-11，鱼妈刚好第一个回复，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她说给 S 泡一杯观音茶，然后我就看见一位小女子穿着裙子捧着一杯茶过来了，感觉她是鱼妈的天。

S：嗯，让她说说话。

飞狐：她说她叫樱魂。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请她讲话。

樱魂：千万的求，千万的苦，千万的心，千万的情。情丝长长到海峡……

飞狐：给的图是……一根透明的像蚕丝似的线飘啊飘啊，飘到 TW 那儿连着。

樱魂：顺着情丝而来，玉兔引路……

飞狐：玉兔把她引过来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前雪狐曲里，你说让玉兔经常到他们香台上去玩玩儿。

樱魂：今天能见到你的面，也是因

为鱼妈的情。

飞狐：就是鱼妈这段时间不断地瑜伽小九拜，上心上情。

樱魂：鱼无水则不能活。

飞狐：她是在说鱼妈，这个水表情。意思是要鱼妈坚持下去。

樱魂：放下我才能开。

飞狐：这个开就是开门，观。

樱魂：天观在上，音观在中，人观在下。

飞狐：她有个意思就是，不管什么观，你先入观再说！

S：嗯，先入观再说。不管是人观、鬼观、神观，先入观再说。

飞狐：对。她的意思是，入了观才有可能跟虚空沟通，不入观你就连这个可能都没有了，你弄来弄去就只能在你的这个思维里走了。

S：嗯，对，人道里转。

飞狐：她说得还很不错啊。然后我看见她在把太师椅上坐着，在喝茶。她先捧茶过来的时候就像个小婢女似的，现在看她还很有点样子。

S：嗯。

樱魂：我以前是……

2008-11-6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1

飞狐：我觉得还是秋云的色观过瘾……意观都是理解以后的白话了，要是到了如意观那就更没意思了。

S：这个……你可以问问心月狐，让她帮你退回色观？

飞狐：我有点不敢问她……

S：那你就找个好说话的……问问释佛？

释佛：那帮娘们的事——我管不了。

飞狐：你家的小花仙都在我的肚子上坐着玩……下午吃河间驴肉火烧——她们一个个就像关西大汉——躺在沙发

上叉着腿，一手拿着火烧一手拿着一瓶饮料，一口火烧一口饮料……

S：你问问小花仙？

飞狐：她们一个个凶得不得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挨骂！

S：她们一个个是好的不得了……你可以问问她们？

小花仙：当然是意观好，色空观都是给人看的！因为学人喜欢那些东西，就像是当初《探索者》比较容易让学人接受——他们一看，觉得好深奥啊，把法理说得这么透彻，真有水平！要是直接把《玄女记》抛出来，别人就不买帐了，认为是巫婆编的小说，没有水平，天尊怎么可能那样呢？

飞狐：花仙又说，等这一波通灵行观过后，S可以写个小结。那些学人热衷于色空观，修了多少年，书看了多少遍，背了多少诗词，还是不能入观……可是飞狐的意观把意一解，不少学人就能够跨过门槛。所以，沉迷于形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懂意。

飞狐：她们又说，入了意观上得快！因为观者不明白的问题瞬间就明白了，没有不明了，渐渐就空了，就是明明白草头。

S：我怎么觉得不像是小花仙呢？

杏子：接着研讨记录……

飞狐：她说得还很不错啊。然后我看见她在把太师椅上坐着，在喝茶。她先捧茶过来的时候就像个小婢女似的，现在看她还很有点样子。

S：嗯。

樱魂：我以前是……青花的部下。

S：嗯，那是青花十二部里的。

樱魂：天娘军。

S：哦，她是天娘军的——王牌战团。

飞狐：我看见她给的图像，全是头上扎着不知是头巾还是带子，穿着裙装，手上的袖子是武打的劲装的那种紧袖，

威风凛凛的一群娘子军。可能是给的当时的图像。

S：哦哦哦，她们属于天娘军的。

樱魂：花开现佛，情开现佛。

飞狐：也就是无情花不开。

S：嗯。

飞狐：然后又给了个图像，一片翠绿的叶子，叶子上有一滴露珠。露珠在叶子上不停地滚啊滚。那个意思可能就是以前你说的那个……荷叶上的一滴水的那个意思。

S：嗯。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她也只是这一滴小露珠。也是告诉鱼妈，要记住自己是滴小水珠。

S：嗯。

飞狐：她显得很高兴，同时又有一些……忧伤，就像那种乡愁似的，就好像有诉不尽的情怀。

S：嗯。

樱魂：也不急，等着鱼妈慢慢能观到我的时候，再跟她慢慢细说。

S：嗯。

飞狐：然后看到一棵小草，从土里钻出来，钻出来后就长成了一棵一般的青草那么高。可能是指鱼妈现在就像这棵小草，已经开始发芽，长起来了。

S：嗯，活了。

飞狐：又看见天上飞过来一只鹰……猫头鹰，可能是毛鹰的天。

S：嗯。

猫头鹰：我也赶着来连线！

S：哦，呵呵……让她先显个人身，说说话。

飞狐：嗯，她显了个女子相……

2008-11-7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2

• 小西洋女于 2008/11/07 00:16 回应青潭观月情-30-【月湖女：以前、以后

以及现在……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观记，如何鉴定自己的观记呢？玉青……就是镜子。

杏子：S 说，观音十九渡至此——可以作为一个观记的经典，作为入观与初观的案例。这个就是基础……学者应该把自己的观记与之对照，对照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只有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你才能提高。】

想想行观近二年，也曾跌跤也曾意气用事，这一段路总是茫然不知所措，又是担心受怕自己成了神坛女巫，直到现在有了十九渡玉青的案例及 S，飞狐，杏子，月湖女，天妈姥姥们教导，镜射出自己的不安及我大，太多的问题需要自己去修正，但是也没有像先前那么多的罪恶感了，慢慢体会出九天她们要的不是你的完美与拜忏，这一切不管是对与错是与非的戏码，只有牵出一丝丝的情丝…希望系得紧…这几年没有白费到什么……得到了是现在难以言喻的情与缘……小西洋女

飞狐：小花仙说——不愧是西洋的人，有西洋女王的大情大意，能看出戏中情……可是我觉得这不像是小花仙说的？

S：你问问是谁说的？

飞狐：看见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侧后身对着我，头上有个用白纱扎的发髻，垂在身后，但是又不像观音？

S：接着问问她是谁？

飞狐：她说她是——雪山飞狐……可是雪山飞狐是谁呢？

S：接着问。

飞狐：她说是月女……

S：嗯，昨天小花仙说意观的最后哪几句不像是她们……到底是谁说的呢，再问问？

飞狐：释佛……

S：那还差不多……小花仙一般是不出这么一本正经的话。TW 的那个小

龙女怎么没见露面……

【杏子评论：对镜理红妆——最好是从九九金秋凤回天至此，这样比较完整一些。所谓的红妆就是你自己的观记，或者是其它的观记。但是也不能疑神疑鬼……我与求以及疑神疑鬼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心不平。】

• 台兄于 2008/11/07 00:01 回应青潭观月情-30-【入了观才有可能跟虚空沟通，不入观你就连这个可能都没有了，你弄来弄去就只能在人（道）的这个思维里走了。】

所以我们在茶馆交流来交流去都是在开发左脑，勉强说叫习禅。没入观去评论行观人的观记还真是我大，如果不是曲中一再提点，仍然自以为是，感觉自己悟性有进步，不对了，是我不知何时又大了。

【杏子评论：大左大右！不是说未入观的人不能学习、交流别人的观记——只是要注意两点——一是，应以有 S 在场的观记（各书、各曲中）及学人曲中 S 这边的点评为参照；二是，应立点于帮助自己入观，而不是陷入人道的理论漩涡——整天放狗屁（小花仙说）！】

• 小马于 2008/11/07 00:30 回应青潭观月情-22-小马看到玉青观记，自己一直都是有问题，常常不懂天语，不懂图像语言之意？也不知如何问讯才好？有时问两句就无法接续下去，草草结束。其实很希望能多跟隐中对话多聊聊，有问题请教杏子——若观到小白马叫灵儿，那这时候修者该如何接下问讯才能接上戏？【杏子评论：不是人为，情到浓时自然成。】另外感觉到是蜥蜴叫大瓜，又要如何问讯？才能明白是玄龙爷？蛇叫五四，如果是我观到五四可能只想到西洋女王与罗地干布的那个兵河五四吧！【杏子：五四出现在玉青处可能

是八妖女，但是出现在你那里……不能刻舟求剑？别忘了她们说的——无心为串有心幻。】对于图像与书中曾出现过的内容，观后去查看 x 书理解这样可以吗？例如刚刚查了 x 书有好几段提到兵河五四？其中一解 A：师说这是太古时代天人象棋棋谱上的一招，是罗地干布惯用的兵法。用在修行上，是指要先通中脉。

可是书中同样文字或图像又有不同背景与其不同含意，也不知是何意？还有如此一查是不是会会错意？啊问题还真多，不知该如何是好？看来自己书真的看太少，天语、图像都搞不懂，还请您多多提点各项盲点 小马感谢您。2008/11/07【杏子评论：缺情……从情入手，万法归情（心）。因为心不可得，无处觅——虚空情是心的感。】

杏子：昨天你想色观……你为什么不问问心月狐呢？

飞狐：我不想找麻烦……她一旦发起火……我有点怕她。

杏子：接着研讨记录吧……

飞狐：又看见天上飞过来一只鹰……猫头鹰，可能是毛鹰的天。

S：嗯。

猫头鹰：我也赶着来连线！

S：哦，呵呵……让她先显个人身，说说话。

飞狐：嗯，她显了个女子相……身上穿的裙子下摆的花纹很像猫头鹰的羽毛。她做了个万福。

S：哦哦。

猫头鹰：毛鹰在这上面就比不上鱼妈，还是个花花心。不过这也是年轻人的通病，大千世界还没看够呢。

2008-11-7 整理-待续

飞狐：嗯，她显了个女子相……身上穿的裙子下摆的花纹很像猫头鹰的羽毛。她做了个万福。

S：哦哦。

猫头鹰：毛鹰在这上面就比不上鱼妈，还是个花花心。不过这也是年轻人的通病，大千世界还没看够呢。

S：嗯。

猫头鹰：可是，病不能就这样病啊，病入膏肓了怎么治呢？

S：嗯。

猫头鹰：机一失就没了，玉青就是个很好的案例。

S：嗯。

飞狐：就是当时雪山夫人不总是说她（玉青）失机、失机吗？后来才明白雪山夫人说的是九月十九这个机，失了就没办法了。

猫头鹰：毛鹰其实也是这样。

S：嗯，毛鹰就是……她可能害怕？

猫头鹰：她怕的是什么呢？还是个我。

S：嗯。

猫头鹰：她受史芬芬的毒太深了！

S：哦，呵呵。

猫头鹰：受的是个什么毒呢？就是个我毒。

S：嗯嗯。

猫头鹰：她（毛鹰）当初跟史芬芬在一起，又是什么观音妈妈，什么天魂是女的，满足那个我满足得太快乐了。所以当后面说的跟她说的不一样，她首先无法接受的就是我无法接受。

S：嗯。

猫头鹰：有两层我无法接受。一个无法接受是，观错了。但是如果 S 这边观的她的地位比以前要高，或者说是跟以前持平，那么她还可以退一步接受——管他的！反正也没差，无非就是换了个妈？

S：嗯。

猫头鹰：第二个我就是，比以前低，那就更不能接受。

飞狐：这个可能指的就是史芬芬。这个低好像是说他过去犯过事儿，没把事情办好。

猫头鹰：你看青娘……说都不说？

飞狐：当时好像是说史芬芬是青娘的孩子？她就说，你看青娘说都不来说。意思就是，你看西王母啊……都赶紧着打、骂，碧霞还到这儿来哭，可是青娘面都不露。我就说……（也不知道是我说还是心月狐说）也可能是机还没到？

S：一个是机还没到，再一个……青娘有青娘的特点，就是青娘不管是什么事她都不争，就是忍着……那要是落在白娘那儿，那可不行，那一寸也不让！青娘是不争，顶多就是生气了一扭头。

猫头鹰：要争也得要有戏。

S：嗯，对。

猫头鹰：青娘为什么不来争呢？就是……

S：还没有戏。

猫头鹰：嗯，就是有戏才能来说。

飞狐：这个猫头鹰可能有点儿气——当初毛鹰受史芬芬影响。

S：嗯嗯，就是说耽误她的事儿了。

飞狐：对。然后看到幅图……一位女子和一位男子跑到一块儿，就像是小情人，两人都还穿着军装。他们跑到一块儿拉着手——图像是……你给我一个树枝，我给你一片树叶——像是在说情话？可能说的是毛鹰和史芬芬以前有过这种缘分。

S：哦，嗯……无缘不聚。

飞狐：镜头拉近了……他们手里还各自拿着……长着绿叶的小树枝？就像是……你摘一点儿给我，我摘一点儿给你。

猫头鹰：是情枝，就知道玩儿！

S：哦。

猫头鹰：要不是我来给她跑，谁管

她（毛鹰）？！

S：嗯。

猫头鹰：她还在那儿整天怕怕怕！怕到最后连我都没有了。

飞狐：就是连这个猫头鹰都没有了，她也不管了。

猫头鹰：人多得是，还非要找你，也不想你是哪根葱？！

S：嗯，呵呵。

飞狐：她气得不得了！她可能看见别人都长进了。

S：嗯嗯，可能是受到鱼妈天的刺激。

飞狐：我就跟她说，毛鹰好像也在长进，我上次听杏子说，毛鹰回复说跟玉屏谈了九个小时，也没吵架，说还学到了很多。

猫头鹰：她今天学明天就忘，今天爱明天就恨，今天上心明天就下地！

2008-11-7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4

飞狐：我就跟她说，毛鹰好像也在长进，我上次听杏子说，毛鹰回复说跟玉屏谈了九个小时，也没吵架，说还学到了很多。

猫头鹰：她今天学明天就忘，今天爱明天就恨，今天上心明天就下地！

S：嗯，呵呵呵呵，有特点，我喜欢，可就是难缠。

飞狐：她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毛鹰今天说我上心，可能很用心，第二天就走人道的事去了，或者是去看那些人道的通灵资料，比如那些探索频道什么的。她的天姐说，那些都是属于鬼神道、地道的东西。

S：哦。

飞狐：她现在也坐下来了，她刚才一直站着发火。她也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叹好大的气——唉！

S：来，喝点儿茶。

飞狐：她喝了，她跟樱魂一起坐在这儿。刚刚给了一个隐隐的感觉，这个樱魂名字的意思……可能说那个樱樱跟那个鱼妈的天魂是一个？

S：一个呀？哦……一脚踏双船。那或者是她们之间有联系？

飞狐：没有说。

S：你再让这个樱魂慢慢说说清楚，不然下面的人就会暗着争了？人道的戏就会掺忽进来了……

飞狐：就看见地上……一个樱樱，一个鱼妈两个人的魂魄都收在她身上了。

S：哦，都收到她身上了？

飞狐：嗯，她也是一旋，把她俩的魂魄都收到身上了。

S：哦，把她俩都兜走了，那就是说她一衣带水，一管二。

樱魂：现在鱼妈比樱樱强一些。

S：嗯，樱樱就是那个框子太多了。

飞狐：对，就是法重。可能因为现在鱼妈上心上情到了这一步，包括练瑜伽，所以她就以鱼妈的天魂来了，但是她并没有放弃樱樱，所以她又叫樱魂。

S：嗯嗯。

飞狐：然后那个猫头鹰就在那儿跟樱魂说话……

猫头鹰：你倒是好，起码有个能开始往道上走的。我这个连道都还没上，不仅不上，她还要下道。

S：嗯，呵呵呵呵。

猫头鹰：改明儿我也去再找一个！

S：哦，她也去再找一个？呵呵。

樱魂（对猫头鹰说）：要是你走了，离开毛鹰的话，那玉屏就得靠自己了。

飞狐：就是玉屏得自己入观。

S：嗯。

猫头鹰：玉屏有她自己的戏。

飞狐：她的意思是，那是玉屏的事，不关她的事，她不管。

S：哦哦。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她得先成就她自己！

S：嗯嗯，她得先找个她自己的立点。

猫头鹰：玉屏也是跟樱樱有一样的问题，都是重于那个色。

S：嗯，重于法，重于色。

猫头鹰：这些重于法、重于色的，都是认为自己在往情上走。比如我看书、曲看了好多遍，我都背得下来了。但是他们得了形，不知道意，没有用。他们应该借形悟意、续情，而不是以形换形。

S：嗯，说得好。

飞狐：“以形换形”就是……比如说单纯摘录诗词、语段，熟悉、背诵，然后自己好像也能吟诗作曲，音魂、仙再来给他变幻一些诗曲……就是以得到了这个为满足。

S：嗯。

飞狐：或者是以自己观到的音魂的变化，仙的变化为满足——这些都是形。

S：嗯，那个鱼妈，她占了个先，是因为什么呢？她在文化上可能要比樱樱和玉屏要稍微低一些，这个不利反而变成了有利，就是她理论少，法障就少。

猫头鹰：那些年轻人都应该向鱼妈学习。

飞狐：她给了个感觉就是……年纪大的一些人，有时候在这方面虽然可能不太会表情，窝着、藏着，但是他一旦明白了、懂了，他比年轻人要懂得深一些。年轻人世界还没玩够，他往外的心很强。而年纪大一些的，快退休的那些，他毕竟是开始收心了。

S：嗯，年轻的还是想我想得多一些。

飞狐：对，就是这个意思，往外——就是去成就那个我。

S：嗯，岁数大一些的，那个我多少淡化了。

飞狐：嗯，就是他毕竟经历了……

S：磨练了。一磨练，他那个我就淡化了。就怕是——老骥伏枥依然是志在

千里。如果是那样……虚空就会满足他的梦幻了。所以——各有利弊，有所长有所短。

猫头鹰：TW 的那一批年轻人，比如丽娜、蓝蓝……包括玉屏在内，都是有跟毛鹰相同的问题。不过玉屏跟她们还是有区别，她追求的东西跟她们还是不太一样，玉屏走的是又一路。上次玉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多说玉屏的事了。

S：嗯。

猫头鹰：西洋的那两个不错。

飞狐：就是那个小马和小西洋女。她的意思是，比起她提的那些人，还不错。

2008-11-7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5

猫头鹰：西洋的那两个不错。

飞狐：就是那个小马和小西洋女。她的意思是，比起她提的那些人，还不错。

S：就是要单纯一些。

飞狐：单纯一些，对对对！唉，我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还没找到词。就是想得没那么多。

S：嗯嗯。

飞狐：可能是因为孤单，没有那么多人去捧她们……所以她们反而单纯一些，想得少。

S：嗯。

猫头鹰：那个玉青……还得磨。

S：嗯。

猫头鹰：那个玉青的我……时不时还压着的，她没太敢显。暂时放下的时候，听话的时候就挺好。因为 S 去过她那儿，有这条线连着，又正好是她的时机，她的缘分。所以她每次放下的时候，进步就相当快。

S：嗯。

猫头鹰：但是……

S：一端起来……

猫头鹰：对，她那个我常常不是放下，而是潜伏，只要一觉察到与那个我有关的东西，就开始波动、波动……然后就开始烧火。

S：嗯。

猫头鹰：但是（玉青）总比毛鹰她们强啊，她们天高地远没人管？

S：哦。

猫头鹰：就说这么多吧……

S：嗯，行。

飞狐：接着看见飞来一只喜鹊，喜鹊在枝头停着。我问她是谁，她说是九娘。

S：哦，那肯定有喜事儿喽。

九娘：先不告诉你！

S：哈哈，下来坐吧。

飞狐：呵呵呵呵……她已经下来了。她搂着你的脖子，歪在你身上。

S：哦。

飞狐：我说，你光在他身上歪，不在我身上歪？然后就看见她整个人睡到我身上了。

S：哦，嗯。

飞狐：她在那儿笑，就是那种藏着诡计的笑……

S：嗯嗯。

飞狐：搞不清楚打的又是什么算盘？

S：嗯。

九娘：要把青娘的戏牵出来……

S：哦，把青娘的戏牵出来……嗨，那就请青娘也来吧。

飞狐：你说话的时候青娘就走来了。

S：嗯。

飞狐：她显得比较……

S：绷着个劲儿。

飞狐：嗯嗯嗯，呵呵……对对。

S：从 92 年、93 年玄女记那个时候，青娘她就老绷着个劲儿。

飞狐：反正看起来就不像玄女她们那么热络。

S：嗯。

青娘：我不绷着劲儿怎么办呢？无情可施啊！

飞狐：意思好像是，她的情没办法流啊，底下没人接她的情。

S：哦。

飞狐：青花是不是属于青娘底下的？

S：可能都有关系吧。

飞狐：青娘刚才给的意是，底下都有她的人。

S：嗯，青娘没事就过来坐，慢慢戏就来了。

青娘：天人共谱一首曲，天地共唱一台戏。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地上这些学人也得上心上情。

S：嗯嗯。

青娘：那么多学人说找不到主缘，到处求主缘。我们天上这十二个，那都是摆着的啊？

S：哦，呵呵……

飞狐：她的意思是，X 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相应九天。

青娘：都是我们从那儿出来的，还在问怎么找主缘，怎么找主缘……

S：对，都是从她们手里面出来的。

青娘：现在十二宫一体，管你是谁的部下，只要你能相应到，能往上走，大家都会搭手帮忙。

S：嗯，实际上这个天花十二部，上面也对应十二宫。

飞狐：对对，我记得以前她们说过，有多少宫就有多少部。

S：对。

青娘：还都想着什么李师师、上官婉儿！

S：嗯，呵呵。

青娘：她们串的就是这个戏！

飞狐：她指的是，那天杏子问，不知道李师师和婉儿串的是什么戏。就是串的这个戏，就是把学人的那些……暴露出来。

S：嗯，就是放两个漂儿出去，这一大群都追那个漂儿去了。

青娘：你（飞狐）那儿漂儿又多。

S：嗯嗯。

飞狐：可能是说心月狐转世，转的一些人物，一个个转下来戏又多，到时候一个个放出去，都去追漂了……

S：嗯，就像钓鱼用的那个鱼漂儿吗？都去追那个漂儿去了，全都上钩了。

飞狐：然后看见青娘的胸膛里一个大光团。那个光……就像盈盈的水波似的，就在她胸里不停地慢慢流动。青娘也不说话，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又像是在闭目打坐。

S：嗯，就是她在那儿耐心地等啊。

飞狐：唉……

青娘：我心里都是情，想洒遍天下，看谁愿意仰头接水。

S：嗯。

青娘：那些没相应到自己主缘的……

飞狐：就是还不知道自己主缘的。

青娘：就应该念着九天十二宫，都应该念到。不应该先就个人自入。

飞狐：就是先入为主地自己去猜我是哪一宫的。

青娘：所以为什么 X 书不停地强调要全方位地相应，就是因为这个。而且那时候很多学人没有这个机缘，还没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没走到这一步，无法告诉他们谁的主缘是谁，所以他们必须全方位地相应。如果先入为主地相应，而且认为他那个主很对很对，后面就不好办。就像那个毛鹰跟史芬芬一样，他们就是先入为主地相应我是天上谁的，然后后面就放不下了。要是学人自己想的那个主越高，后面就越难放下面子。

S: 嗯, 就变成法障了。

青娘: 显君他们强一点儿的, 就是信这一条, 有个信维持着, 放下以前的, 马上跟着西王母走了, 就能往上吊。

S: 嗯嗯。

青娘: 他要是不跟西王母走, 也就没戏了。

S: 嗯。

青娘: 只能是谁的缘, 谁再去吊, 再去收。这是因果缘。不是别人(佛)在这上面不帮忙, 其他人只能穿线……但真真地往上拉, 还是得自己的人自己往上带。

S: 嗯。

飞狐: 她给了个意, 比如你一开始说我是碧霞的人, 你只想碧霞, 其他诸宫你都不念。但碧霞没有办法去吊你……你的(念)力也上不去。

S: 就是因果没在她那儿。

飞狐: 嗯, 对对对, 就是应不到。到时候跟你一说, 你是观音的, 你还无法接受! 我念碧霞念了几十年, 怎么一下成了观音的? 那这个机, 可能就又失了……

S: 嗯。

青娘: 一个个都端着, 看看是你们活得久, 还是我们活得久?!

S: 哦, 呵呵呵呵……

飞狐: 青娘就是跟那些学人说, 你能端多久?

S: 嗯。

飞狐: 唉, 我看青娘也是一肚子的……唉! 青娘教训人也厉害呢。

S: 嗯。

飞狐: 青娘先是单独坐在一边跟我们讲, 然后……她刚才走到猫头鹰跟樱魂坐的那儿了, 她一走过去, 那两个赶紧起来给她行万福, 然后又显出穿戎装的样子, 给她行跪拜军礼。

S: 嗯。

飞狐: 然后青娘就跟她们坐一块儿

了。青娘跟她们说——人走上修行之路也不容易, 你们还是要好好地观照你们自己的缘, 能带着的不要轻易松手。青娘说什么, 那两个就赶紧应着, 连连称是。

S: 嗯。

飞狐: 青娘的意思可能也是让那个猫头鹰先别慌走, 实在不行了再说。

S: 嗯, 挺好。

飞狐: 然后我看见九娘和心月狐都坐到青娘她们那儿去了。心月狐就跟青娘说, 不管怎么说, 总算还是一个一个都在往前走。玄女就说——就怕失机。

S: 嗯。

飞狐: 意思是, 别的都不怕, 往前走得慢等等都不要紧, 只要你别失机。

S: 嗯。

飞狐: 青娘捉着心月狐的手, 在那儿叹气。唉……唉! 叹了两声。然后她就看着心月狐, 就像是那种很深的凝视。

S: 嗯。

飞狐: 然后我怎么看见她们两个额头上的眼睛都睁开了, 中间通着一道白光。

S: 哦, 就是说她们相通的。

青娘: 天上的人都是顺机、顺势而行。

飞狐: 意思是不像地上的, 总是端着。

S: 嗯。

飞狐: 然后就看见, 她们不是坐在一个大堂里吗? 从厅堂下面飘出来好多花、好多花……就飘到我们屋子里, 飘的各种颜色的花……

心月狐说, 好了, 休息。

2008-11-7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6

• 小毛鹰于 2008/11/07 17:56 回应-天姐, 真是对不起~最近, 常常心情很难

受,也知道天姐一定是很不开心的!

毛鹰过去二个多月,自以为是的觉得害怕观错,也不晓得方向,一个任性之下就逃避行观,偶而才记录一下,又是大左大右~~现在知道要相应天姐,然后基础报名,练瑜珈,又有近日这三部曲子作为依准,方向是清楚多了!请天姐不要弃我而去><~~~

毛鹰知道自己这个怕的问题来自于"我",上回天妈说了以后,几乎就没再去接触那些鬼道的东西了!干嘛没事自己吓自己!

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说,与探索者配合交流的时候,毛鹰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对方想跟谁聊天,或是着重甚么样的主题,或是哪一类型的议题(先前跟史分配合也是,其实后来跟玉屏也多少有这样的课题),很快的这些东西也都入到观记里,拉也拉不住.....想想这里面也是个我,隐着不说也是个我~~但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还请天姐多费点心,这段时间,毛鹰已经离职,除了准备考试,和收尾一两个室内设计,是有时间的,只要是天姐交待的,还有 S 与飞狐,杏子给的提点,毛鹰一定会去做的!

【杏子评论:是人随天走还是天随人愿?这是行观时是否出现幻象的关键之一。所谓的随机就是物来则映.....而不是人为地去设计、计划、安排。用心去看 S 在场的观记——S 从来不事先安排什么、计划什么,都是随机的,都是行观人看到什么就来什么——此即是人随天走。】

杏子:今天是 11 月 8 日了,飞狐又收到了玉青发来的几份观记急着想让 S 给看看.....另外就是昨晚后半夜双鱼的天来了,一直待到今天中午,而后那个史分的天也来了。

月湖女:让飞狐给玉青回个信——按时序来。还是接着研讨记录吧.....

杏子:我觉得毛鹰说的那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一些主持行观的人(名之为探索者)事先准备行观内容(计划).....

月湖女:在林花曲里,那个于君也是多次建议事先搞个问题提纲。但是 S 从 92 年以来都是随其自然.....物来则映——有什么就来什么,不去刻意求什么。现在看来.....如果有求(计划之类)就会极易发生幻象——天随人愿。研讨记录吧?

2008-11-4 记录

晚上六点多,录入 10 月 29 日的记录时,记录到乌祖、海祖说很少有人想到她们,她们都没什么戏时,突然很想出去吃饭.....我赶紧告诉 S, S 说好,请乌祖、海祖她们都一块儿去吃。

我心想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想出去吃饭了呢?只见一群小花仙笑翻了天,乐开了怀,得意得不得了。她们还说要点三个菜,第一个是跟凤有关,第二个是跟龙有关,因为在收拾东西准备出门,记不清具体名字了,第三个是叫——十八罗汉拜罗刹!

飞狐:出门的时候,海祖、乌祖、观音.....十二宫都过来了。妈祖还是坐在大凤銮上,她这几天(妈祖从玉青那儿回来后)一直不太高兴,这次也跟着出来乐一乐,散散心。

S: 嗯,把老的.....老通天啊,太上老君啊,释佛啊,大颠啊.....

飞狐:来了,来了,都在这儿,她们说——合天齐欢。

S: 嗯,好好好。

飞狐:然后她们就都自己找桌子围着坐,她们说——吃在嘴里,香在心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到底是乖儿娇女,不让老的操心。

S: 嗯。

飞狐:这好像是盘古说的。

S: 哦哦,盘古。把天姥姥、天外公都请请。

飞狐：都来了！老通天还说，以后多吃点儿，他好多带点儿回去！

S：嗯嗯，行。

（餐厅里流行音乐声音挺大，有些影响录音……）

众宫：有点儿音乐也行，也不是很难听。

S：嗯，好。

众宫：请的学人倒是不少……

飞狐：就是供她们的，请她们的学者。

S：哦。

众宫：但是吃到嘴的少。

飞狐：就是她们能够吃到嘴的少。

S：嗯。

飞狐：我现在就弄不清都是谁说的了，除非她们告诉我。

S：嗯嗯。

观音道：静在物色中，从嘴流到心。合家欢，满堂辉，净得三千。水流不离天，月落不离海，枝头翘。紫凤归天，白（百）马回。狮子一张嘴，全都吞。

飞狐：给的图像是，一只大狮子把嘴一张，所有的东西……好像整个宇宙都被她吞进去了。

S：嗯。

飞狐：然后就是大日来了，就是那只狮子走过来了，她是最后到。

S：嗯。

飞狐：狮子走来以后就蹲在那儿，环视了一下周围……

S：就像那个狮身人面像。

飞狐：嗯，对对，像是睥睨天下。然后它就吼了一声……

S：嗯，狮子吼。

飞狐：吼得整个天廷都在震动。

S：哦。

飞狐：我们不是点了个鸡的菜吗？不知是谁说——吃个鸡，飞上天。

S：哦哦。

大日道：我今天也来尝尝鲜！

S：嗯，好好。

飞狐：然后她们就自己坐着谈笑风生，好多的花仙在忙着给她们端茶倒水。我看见她们已经在吃了，一桌子菜！

S：嗯，呵呵，那是她们自己摆的。咱们这儿还没有（菜）呢，她们有了。

飞狐：那些菜看上去好漂亮！她们还给我看，刚刚端上去一盘，两只……也不知是鸡还是鸽子，对着的。

S：不是小花仙点个菜——要吃十八罗汉拜罗刹吗，这哪儿有那个菜？

飞狐：嗯，呵呵……

S：那可能就是中间是个什么东西，旁边有十八条什么东西，她们上面可能有。

飞狐：给了个图，中间一个罗刹女打坐，旁边围了一圈罗汉磕头。

S：哦哦哦。

飞狐：然后又看到横着飘过来一些飞天仙女，好漂亮啊。她们的衣服很轻、很薄，飘拂着。她们在那儿跳舞……

S：哦。

飞狐：小玉兔也在上面，它还单独坐一把椅子。

S：它也在吃吧？

飞狐：嗯，她吃的时候……有时候显的人相，有时候显的兔子相——跳上桌子吃。

S：嗯。

飞狐：跟玉兔坐在一块儿的，就是武陵春、青花那些……

S：嗯，再开一桌让那些动物仙……大宝、二妞它们去吃。

飞狐：对对对对，你说了以后它们才有桌子吃。现在看到它们之前就规规矩矩地在一旁蹲着，也不敢出声。

S：嗯嗯。

飞狐：大宝它们都开始吃了。它们也是一桌子菜，不过跟天仙和天尊吃的菜好像不太一样。

S：嗯。

飞狐：她们好像都是一层开一层的，动物仙里端菜的就是动物仙。

S：嗯。

飞狐：她们让我们先吃。

S：好。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7

飞狐：她们让我们先吃。

S：好。

吃完饭后——

飞狐：刚才吃饭的时候还看到一些图像——那些女将士们关系都特别好，还在饭桌上打打闹闹的。

S：嗯。

飞狐：还看见那些天尊们吃得高兴了，都像起哄似的，说要嫦娥跳支舞。她们说，嫦娥舞明月。

S：嗯。

飞狐：嫦娥有些不好意思，她刚站起身来……玄女就不高兴了，她说——我才是舞王，怎么不要我跳呢？然后她就自己开始跳了。

S：嗯，对，这才叫玄女风格，不请我我自己跳！

飞狐：呵呵……她跳的就是像那种印度波斯的舞，身上穿的舞服也是那种印度、波斯风格的衣服。哎呀！很迷人！她的脸上带着面纱，露着一双莲花眼。哎呀，哎呀，迷死人了！动作也都很漂亮！

嫦娥看她开始跳了，就坐回去了。她先也是刚刚站起来，还没开始跳。

S：嗯，她俩的舞……虽然都是东方型，但是一个是西域型一个是宫廷型。

飞狐：然后我心里想，人家说嫦娥舞明月，那玄女舞什么呢？玄女就说——玄女舞天心！

S：嗯嗯，月在天心。

飞狐：呵呵……这就是先吃饭的时候看到的。

S：嗯。

飞狐：然后刚才，我心里想，她们昨天不是说要牵青娘的戏吗？那应该就是说学人当中有青娘的缘要出来，才能够牵青娘的戏。

S：嗯。

飞狐：然后就给我一个感觉……你猜谁是青娘底下的人？就是网上这帮。

S：网上这帮啊……那太广泛了。

飞狐：呵呵……光光。

S：光光啊？

飞狐：嗯，他是青娘的儿子呢。

S：青娘的儿子啊？唉呀，这光光可算是找着妈了，唉。

飞狐：青娘……怎么像有些灰心似的。唉，她叹了口气，摆了摆右手。她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说……

S：都不给她争光。

飞狐：嗯，对对对。所以她说没什么好争的。

S：嗯。

飞狐：然后看见光光的天魂来了，像个儒生，穿着长大褂，拿着一把扇子。

S：哦哦哦。

飞狐：他走上前给青娘作揖。

S：哦，还是文才。

飞狐：他去作揖，玄女就说——光这样就行啦？！然后光光的天魂赶紧就跪下了。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8

飞狐：他去作揖，玄女就说——光这样就行啦？！然后光光的天魂赶紧就跪下了。

S：哦哦。

飞狐：他先是站着作揖，然后就赶紧给青娘跪着磕头。

S：嗯嗯。

飞狐：青娘……还没认他。

S: 嗯。

飞狐: 就是没理他, 头偏到一边。

S: 嗯嗯。

飞狐: 青娘可能也是憋着一口气, 就是觉得他不争气……怎么办啊? 现在僵局了。

S: 唉, 不管争气不争气, 慢慢来就是了。

青娘道: 他(光光)还没找到他的心呢。

S: 哦, 他的心还在野呢。

飞狐: 就说他还没有入戏呢。

S: 嗯嗯嗯。

飞狐: 就是他还没有到那种……就是有的学人看到哪儿很感动啊, 或者是很很有感觉啊……说他连这个普通的戏……

S: 普通的感觉还没有。

飞狐: 嗯, 对, 还没有。

青娘: 要不是大家帮忙, 哪有他的戏。

飞狐: 大家——指的就是其他的宫。

S: 嗯, 各宫, 各宫帮忙。

(飞狐: 记录到这儿, 心想, 青娘的戏一直也是很少。然后看见青娘跟白娘手拉手, 显得很亲蜜。小花仙唱道: 青白娘, 变天地, 一变三千迷死人!)

玄女道: 还不都是大家的孩子。

S: 嗯。

飞狐: 哎哟, 玄女一下子变得……跳了一场舞是不一样了。

S: 嗯, 高兴了。

飞狐: 对, 呵呵呵……她(玄女)现在穿的是接近黑色的衣裙, 在那儿歪着坐着。

S: 嗯。

飞狐: 青娘还是没理那个光光的天, 他还跪着。

S: 哦。

飞狐: 青娘跟他说——有没有你的戏还得看你的表现, 你要是实在不争气

那也没办法?

S: 嗯。

飞狐: 然后那个光光天就说——谨遵娘亲教诲。

S: 嗯, 呵呵呵……还有酸味儿。

飞狐: 然后我看见青娘抬起一脚把光光天给踢出去了!

S: 哦, 一脚给踹出去了, 嫌他太酸了, 呵呵。

青娘: 没有真情。

飞狐: 那个小玉兔就跑上去欺负他, 爬到他身上咬光光天。

S: 哦。

飞狐: 光光那个天就站在青娘她们那个厅堂外面, 显得有些丧气, 垂着肩, 低着头。小玉兔咬他, 他也不敢得罪小玉兔, 就在那儿站着。

S: 嗯。

飞狐: 然后看见飘过去一位仙女, 拿着香手绢给他擦脸上的……也不知是汗还是泪。

S: 哦。

飞狐: 不知道这个女子是谁。

S: 哦, 小玉兔问问这女子是谁?

飞狐: 说是个飘花女……

S: 飘花女啊, 哦。

玉兔: 那光光不总想着那个李师师吗?

S: 哦哦, 玉兔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让那个飘花女说说话, 她是哪部的。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39

玉兔: 那光光不总想着那个李师师吗?

S: 哦哦, 玉兔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让那个飘花女说说话, 她是哪部的。

飘花女: 青娘部的。

S: 青娘部的, 哦。

飞狐: 她以前可能跟光光天好, 给了个图, 他们两人在树林子里面玩儿。

S: 哦。

飞狐: 光光的天说他没打过仗。

S: 哦。

(飞狐: 整理记录到此时, 飘过来一位老者, 他说叫滕白?)

S: 哦, 那是蚩尤的军师。

飞狐: 他说光光天以前曾经跟着他学, 也跟着他下过战场。

S: 哦, 那你给写上。

飞狐: 嗯, 我请滕白再多说说话。他说让我先忙记录, 慢慢来, 戏在后面。我就请他上位休息休息, 聊聊天, 吃点东西。

S: 嗯, 好。

飞狐: 然后就看见他跟蚩尤坐着边喝边聊。

S: 哦。

飞狐: 这戏是越来越多了, 看来后面还有蚩尤、滕白他们的专场……

S: 对。——11月8日)

飞狐: 可能就是……文职。

S: 嗯。

飞狐: 刚才还给个图, 他(光光)拿着一本书, 就像我们那种古书似的, 摇头晃脑地在那儿背书……

S: 哦, 你问问他背什么书呢, 念什么经呢?

光天: 易经。

S: 易经啊, 哦, 他是专门攻读易经的。

飞狐: 青娘就骂他——光背有什么用啊? 到现在一个字都不懂!

S: 哦, 呵呵呵呵……

青娘: 我教训出来那么多人, 就是教不好一个儿子!

S: 嗯。

飞狐: 就是她不是教官吗? 她底下教出来很多人, 就是儿子教不好……我

看见释佛……坐在一朵云上, 打坐。

S: 嗯。

飞狐: 他跟我说——小姑娘, 别忘了瑜伽啊!

S: 嗯, 对, 光顾吃了。

飞狐: 哼! 她们还不是一起吃了的。然后我看见释佛敲那个光光天的脑袋说——不争气的东西!

S: 哦, 呵呵呵呵……释佛也给踹一脚。

释佛道: 唉, 看踹不踹得上山?

S: 哦。

飞狐: 给了个图, 就像是一颗小石子爬山, 你就是踹的劲儿最大啊, 就是往上一脚, 看能不能踹上山。

S: 嗯。

飞狐: 然后看见一个花园里面一座小木屋……那个花园就是用栅栏围着一圈花, 里面有个小平房。有个白衣姑娘在屋子那儿进进出出的, 给花浇水啊什么的……

S: 哦。

飞狐: 说那个姑娘是我。

S: 嗯。

飞狐: 她穿着白衣裙, 看起来十几岁。

S: 嗯。

飞狐: 现在看到还有只小玉兔呢。

S: 嗯。

飞狐: 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吾家有女初长成。这意思好像是说, 把花药栏给建起来了。

S: 哦。

飞狐: 然后又给个图, 就是光光那个天……站在一堆废墟里。他也像是无可奈何的样子, 而且背景色都是黑乎乎的。

S: 嗯, 你问问是什么废墟呢。

飞狐: 说——“我”的废墟。

S: 哦, “我”的废墟。

飞狐: 可能意思就是说, 他要能有

自己的天地，就得把这个我的废墟给收拾好。

S：嗯。

光光天：我只是一个图像，是为了说明一件事，但并不代表光光自己就有他的天地了。

S：嗯嗯嗯。

飞狐：这个意思就是……这些学人的光好不好，音好不好，并不一定就是说……他的光飘过来了，就说明他的光能量足，或者他的音能量足，并不是这样。这就是天上九天——为了说明一件事给打的图像，但这个图像不一定代表他自身的能量。

S：嗯嗯。

飞狐：比如说像有的人大灵还没活的，九天想告诉我们这件事，她就能打图像，但是并不代表说他的大灵就活了。

S：嗯嗯。

飞狐：然后看见玉青家的那只小黄鸭子过来了，就是我说它最开始没报上名的。

S：嗯，我知道。

飞狐：它一摇一摆地过来了。它还叹口气！然后就蹲坐在你面前的茶几上了。

S：嗯，让它说说话。

小鸭：没救啊！人心太重，天心不足，我心太沉，情心不够。还小看我这只鸭子！

S：嗯。

飞狐：玉兔走到小鸭那儿，趴在它旁边，两个人看起来还挺好的。

S：哦。

小鸭：也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干什么的！

S：嗯。

飞狐：它这话什么意思啊？

S：它这意思就是，玉青可能……也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可能玉青没有这个万缘的概念。

小鸭：玉青有时候也知道跟我们交流，但是交流的核心总是在她的那个我的戏，而不是在我们的戏。

飞狐：就是，不是在它们万缘的戏，就是力点不同。

小鸭：不是为了了知我们而了知我们，是为了了知她自己而了知我们。

S：嗯。

小鸭：那我们有时候就……不得不演戏。

S：嗯嗯。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0

• 江歌回应-看到此有股感伤的情结出来，试问情归何处啊！会警惕自己。谢谢小鸭的提点。

小鸭：玉青有时候也知道跟我们交流，但是交流的核心总是在她的那个我的戏，而不是在我们的戏。

小鸭：不是为了了知我们而了知我们，是为了了知她自己而了知我们。

小鸭：那我们有时候就……不得不演戏。

• 谦妹于 2008/11/08 18:25 回应-辛苦了~小鸭~

小鸭：那我们有时候就……不得不演戏。

飞狐：然后就看见玉青家跑来了一只黄鼠狼，它说——我也是这样！

S：嗯。

飞狐：它们好像都是来诉苦、申冤似的。

S：哦哦，告状的。

黄鼠狼：我们有好多还没进去（玉青家）呢，青霞那边儿也还有好多没开始（报名）呢。

S：就是万缘吧？

飞狐：对。

S: 就是还没进门呢。

黄鼠狼: 我心一涨就容不下我们了。

飞狐: 给了个图像, 是个心脏, 里面都充着水, 都是充的“我”的水, 那万缘的水就流不进去, 就是那个情就进不去。

黄鼠狼: 那她(玉青)以后上层次都上假的。

飞狐: 它的意思就是, 你的万缘都还不合, 你再看到来天姐、青花那一辈的……不是一层一层地往上吗? 它说那可能有些就是假的了。

S: 哦。

飞狐: 不过玉青 2 号发来的记录我只看了开头一两页, 后面的我都还没看呢。那只小黄鼠狼说, 说的是现在的情况。

S: 哦。

飞狐: 它说的这个现在就是从玉青入观到现在整个的情况。

黄鼠狼: 怎么办呢? 我们都不想演戏, 我们都希望她好。

飞狐: 小鸭子就在一边点头附和。

S: 嗯。

飞狐: 哎呀……我看见玉青家动物仙一排, 从小鸭和小黄鼠狼后面一直站到了你的门外。

S: 嗯, 让大宝、二姐去跟它们玩玩儿。

飞狐: 嗯, 它们从位上下来去跟它们打招呼去了。

S: 嗯。

黄鼠狼: 还请 S 想想办法……

S: 哦, 唉, 这她得慢慢磨啊。

黄鼠狼: 她就是放不下那个我, 放不下那个面子!

S: 嗯。

黄鼠狼: 她底子都没有, 又哪儿来什么面子?!

S: 嗯, 对, 有底才有面子。没有底, 哪儿来的面子。

飞狐: 她(玉青)家还来了只小花猫, 身上有好几种颜色, 它也是来诉苦。

S: 嗯。

花猫: 我还没说过话呢!

S: 嗯。

花猫: 也没报上名!

S: 哦。

花猫: 我是花大姐, 我后面还有一群猫。

S: 嗯。

花猫: 我们是从丽江过来的。

S: 哦。

花猫: 好不容易过来了, 门都进不去。

S: 嗯。

花猫: 现在妈祖又走了, 大家都……

飞狐: 就是都很灰心似的, 一个个都没劲儿的样子。

S: 哦。

飞狐: 因为玉青那儿的主缘就是妈祖, 八妖还不是妈祖下面的。

它们说: 那个玉青以为她能够把我们聚过来吗? 要不是因为 S 过去, 妈祖在那儿坐镇……没有妈祖的光, 我们怎么能聚得过来?

飞狐: 意思就是, 妈祖这一走……就像散了架似的。

S: 嗯。

飞狐: 然后我就看妈祖, 看她愿不愿意过去?

妈祖道: 如果她诚心来请……再说。

S: 嗯, 再看机缘吧。

飞狐: 有个人……是八妖。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1

飞狐: 有个人……是八妖。

八妖道: 她(玉青)以为妈祖是那么好请的?! 她以为摆了尊像, 妈祖就去了? 都是不争气的货! 也不知道当年

的风采到哪儿去了？

S：嗯。

八妖：她（玉青）以前也是傲得不得了！不过也还不敢在我面前逞能！

飞狐：说她以前那个天姐可能也就是八九级的能量。

S：哦，但凡是个飘花女，少说也是八九级。九级就是佛位了……按当年释佛的承诺——飘花女皆为妙音佛！——须是回去才是……

飞狐：就说比八妖还差一大截呢。

八妖：她其实还是沾着迪安的光。

S：嗯。

八妖：再来请就没那么容易了。

S：嗯。

八妖：正是一机难过万重山。

飞狐：她的意思好像是，有个机缘非常非常难！

S：嗯。

飞狐：有了这个机缘，就好像你过了万重山一样——要是你把握住这个机缘。

S：嗯。

飞狐：机缘要是一过去，你就又得爬这万重山。

八妖：她（玉青）太没有天地了！不知好歹！她以为她是个什么人物？！连我脚下的蚂蚁都不是！

飞狐：八妖显得很生气！她给了个图，她用脚踩死一只蚂蚁，还狠狠地用脚碾。

S：哦。

（飞狐：11月8日晚上六点多，记录整理到这儿时杏子打岔说——那个史芬芬回复了！跟以前不一样耶！他说愿意情系青娘了！

月湖女：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史芬芬的天是今天中午左右来的，可是杏子天黑了才看到史芬芬的跟以前不同的回复……可能是个巧合？

杏子：这种巧合已经是不只一次出

现了……可能是天知人变？11-8)

八妖：她那个我蹦得比天还高！谁都要依着她？

S：嗯。

八妖：她要是有心，她自己认真地把S三次过去的记录整理好，自己多看几遍，她再来请（妈祖）。没有整理好，自己没看，自己没有觉悟，不用来！拒之门外！

飞狐：就是她要到你这儿来请妈祖也不让她进门。

S：嗯。

八妖：那都没用，来也是白来，妈祖不会去的。连这个基本的心都没有，基本的放下都没有，谁还会去帮她？

飞狐：妈祖一直是很严肃的样子，坐在一边，一言不发，有时候喝口茶。就是八妖在那儿训……

S：嗯。

飞狐：我刚才心里想，八妖训玉青，怎么没看到那个天凤？

S：嗯。

飞狐：给的个图像是，妈祖、八妖在一个大厅堂里，那个天凤站得很远远，在厅堂外面。但是她站的厅堂门外隔妈祖、八妖那儿的距离显得很远远。

S：哦。

飞狐：天凤在那儿擦眼泪。

S：哦。

飞狐：她今天穿的便装，就是衣裙。八妖在厅里一边气得踱步，一边背着手在那儿训。

八妖：我青潭女里，也不知怎么会出这样的货色！丢我雀儿飞的脸！也是太便宜她了！

飞狐：意思就是这个机缘……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所以她也就不太去珍惜它。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2

飞狐：意思就是这个机缘……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所以她也就不太去珍惜它。

S：嗯。

飞狐：八妖还跟我们两个说——你们两个不用挂心她，有她的戏时，我们会来提醒，用不着管她！

S：嗯，让她自己先慢慢缓劲。

八妖：所以说心和情是最基础的，就算之前你有个天大的机缘碰上了——挺好，你最后还是要过这一关。

S：嗯。

八妖：如果是一开始在这一关上，哪怕是你走了很多年，有进步了，后面有机缘，你就上得很快。

飞狐：八妖骂完了，坐下来喝茶了。

S：嗯，八妖歇歇。

飞狐：八妖穿的是戎装，头上戴着两根长翎子。

S：嗯，八妖歇歇吧，歇歇喝喝茶。

飞狐：然后观音又来了。

S：嗯。

飞狐：观音也走过去坐着喝茶。

S：嗯。

飞狐：观音就跟八妖说——这还不是你教的好人？我观音还没见过这么凶的。

S：嗯嗯。

八妖：唉！大姐……

飞狐：八妖可能是觉得很过意不去。她的意思是，那么多的佛……大家都搭把手，去拉这个关系，想把她（玉青）往上吊。八妖就觉得很对不起释佛啊、观音啊……

S：嗯。

八妖对观音道：都是我管教不力，将士不好怪主帅！

飞狐：八妖显得很大气！

观音道：我当天跟她讲的几点，都

是她的最核心的问题。

飞狐：当时玉青不是狡辩吗？玄女不是说了她的吗？

观音道：她不去整理那个时候的记录，就是说……她心中无佛，心中无S，心中无情，心中只有一个我。

S：嗯。

观音道：没有理由。

飞狐：就是说玉青随便再找什么理由，没有用，没有理由，她观音就给她定论了，就是这样。

观音：她心中不知机缘贵！

S：嗯。

观音：看她以后如何过……千难万难难不过人心，千苦万苦苦不过我。

飞狐：意思就是说，她最难的，人……不仅是玉青，最难、最苦的，让他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个。别的你让他，物质上……给你修座庙他都愿意修。

观音说：地上的人——愿意给我修庙，但听不进我一句真言！

飞狐：就是……不能说他不好——我可以给你修一百座庙，但是你得说我好。哪怕我只是听着高兴，我也愿意。要是给人说真言，一不好就翻脸了。

观音：要面子的在修行上都没有出路。因为对绝大部分的学人来说，修行不去我难以有成。但是要去我，又必须棒打。

飞狐：所以要面子的就接受不了，没有出路。

S：嗯。

飞狐：我看见大日又来了……就是只金狮走过来，又是一吼！

S：嗯。

飞狐：吼完了就又是一番景象了，就是老通天啊她们全都在这儿，高高兴兴的，老通天说——今天吃得好啊！他高兴得不得了，衣服里兜了一堆东西。

S：哦，好。

飞狐：释佛、天公、妈祖……都在

那儿，这就是接着我们先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很快乐的气氛。

S: 哦，嗯嗯。

飞狐：有个人说——佛王狮子吼，变三千！

S: 嗯。

飞狐：我看见狮子尾巴上有只小老鼠，小白老鼠，叼着狮子的尾巴。

S: 嗯。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3

飞狐：我看见狮子尾巴上有只小老鼠，小白老鼠，叼着狮子的尾巴。

【杏子评论：这是个典型的图像语言。首先是“我”要小；其次就是要紧紧地咬住不放！】

• 小园丁于 2008/11/08 19:47 响应-2008-11.08 今天中午吃过饭准备休息，突然哈欠连天……眼前闪过一只绿头鸭…脖子有一圈白色的环，肚子是白色的。喔…绿头鸭屁股还着火…。

小园丁：呵呵…火烧屁股。请问您叫甚么名字？

绿头鸭：吉吉。

小园丁：请问咱们是甚么关系？

「图像」吉吉旁边显出了一群鸭子。

小园丁：喔…是一窝的。

小园丁：请问今天只有吉吉一位来报名吗？还是有同伴前来？

「图像」吉吉的后面站着一排长长队伍的鸭子。

小园丁：嗯…与同伴们一起来的，欢迎大家一起回家！

小园丁：请问吉吉有甚么话要告诉小园丁的？

「图像」吉吉两只鸭掌站在计算机的键盘上踩来踩去，又用他的鸭嘴点着计算机屏幕…。

小园丁：是不是要小园丁要看观记、

要回应…。

吉吉：系情…。

小园丁：吉吉喜欢吃甚么，小园丁给您供上。

「图像」出现一颗红咚咚的苹果…上面出现一个洞…动里爬出一只虫…

小园丁：喜欢吃虫吗？

………结束。

后记：

以上是小园丁中午自己给报的名，真有趣！

小园丁在 TW 教功四年也曾与行观人配合了年余，原本心里想要行观但是又怕会有相当难度，因为过去的观念是后天意识、色能量高的人无法入观。但是最近自己尝试着放松心情不去想那么多，也不要存着对错的想法，当哈欠连天时自然而然图像就会一一现在眼前，然后抓住看到图像的那一刹那，尽可能把图像描述清楚，不要怀疑大胆的说出来…。

其实过去很在乎对错，脚步一直跨不出来，现在经过观记一再的教导洗礼，小园丁更明白了许多，小园丁会牢牢抓紧这条线，绝不断线！

【mars 于 2008/11/08 20:41 回复-一直向前走，什么也不要怕！轻松地观，认真地记。】

• 花鹿于 2008/11/08 21:00 回应-刚行完小九拜，静观了一会儿，一上网看到这则交流，很谢谢小园丁的行观心得与实例…。玉屏过去的观念也是认为后天意识高的人无法入观。今起将朝这个方向开始起步。

飞狐：我看见大日又来了……就是只金狮走过来，又是一吼！吼完了就又是一番景象了……有个人说——佛王狮子吼，变三千！

飞狐：我看见狮子尾巴上有只小老鼠，小白老鼠，叼着狮子的尾巴。

S: 嗯。

飞狐: 狮子的尾巴甩啊甩……那只小老鼠反正叼着不放。那只小老鼠好像是玄龙。

玄女道: 说是他跟大日闹得最凶, 其实……粘得不知道有多紧! 他就是个大日心!

S: 嗯。

玄女道: 没有大日就没有我们……钦此。

S: 嗯, 呵呵。

飞狐: 然后玄女就显了个大黑天的样子。她就突然一下变得好大好大, 把双臂一展, 就好像没有身体了, 全是黑的。然后就把我们好像都包进去了。

S: 嗯。

飞狐: 她把我们包进去以后, 仰头, 嘴一张, 就是一道光柱射出去。之后光柱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她的整个身体还有我们都在这个光里面。我们就跟着玄女顺着光升上去了, 就好像隐没在这个光里了, 渐渐就看不见了。

S: 嗯, 一切圣贤如电拂, 就是一道光, 全没了。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4

S: 嗯, 一切圣贤如电拂, 就是一道光, 全没了。

飞狐: 哦……释佛还在这儿, 我还正准备说完了结束呢。

S: 嗯。

飞狐: 释佛也坐在那儿喝茶水。

释佛道: 念三遍(天)经, 得无量天。一个定字圈万物, 修持观中脉……

飞狐: 给的图是一个人打坐, 瑜伽坐。打坐的时候, 他的中脉就是光柱, 然后就观这个中脉。

释佛: 顶上莲花开。

飞狐: 同时这个打坐的人头顶就显

出一朵莲花。

释佛: 莲花中有自来佛。

飞狐: 图像就是……很多很小的五颜六色的佛, 就在这个莲花、中脉里进进出出。

释佛: 无光生色。

S: 嗯。

释佛: 绵羊踏底。

飞狐: 给的图是, 站着一只绵羊, 有很多毛, 站在地上。

释佛: 无狼冲天。

飞狐: 图像就是一只大灰狼……倏地往上冲, 冲过的地方就像一个通道似的。

(飞狐: 记录整理到这儿, 玉青来短信, 问我们明天有没有时间, 她和迪安等想过来。事后我心想, 现在我的时间可是紧张得不得了! 过去还觉得闲……是不是过去没做好, 没给她们尽心尽力呢?)

她们说: 你哪儿会没做好啊? 现在我们都得把你护着, 让你好好地给我们卖命!!!

飞狐: 通灵的人多啦, 也不是就我一个。比如那个玉青啊……

她们说: 她呀, 她还要反反复复好多次呢!

飞狐: 意思就是, 她是上得也快, 下得也快。

S: 嗯, 也不知何时能借上玉青的劲? ——11月8日夜)

释佛: 日月星辰在眼中, 天顶开。一个水晶球, 一个无底洞, 球洞连天。摩尼佛中如来坐, 观音在天。修持毗达蛇……

飞狐: 给的图像就是一条小蛇从海底往上冲、钻……

释佛: 火光现面前, 礼花四散。

飞狐: 他说的时候, 我的海底就一跳一跳的。

释佛：光珠显明合为欢，翠竹声里黄鹂叫。喜鹊飞鸣百鸟情，都困于一个我。

飞狐：就是……他刚才说的喜鹊、黄鹂等等，就困于一个我。就是如果是我重的话，就没有这个情，没有这个叫。

释佛：困于我则天光不显，雨露不降，情种不生，土干水涸，无处可流——龟裂。

飞狐：然后给的图像就是，土地都龟裂了，成了一块一块的。

释佛：无生无死无自由，无明无我无天地——水蛇升天……

飞狐：他说“水蛇升天”的时候，就看到一条蛇，在水里游得很欢快，意思就是有情了才能这样。

释佛：包公开席，牛头坐中，八百板上架。

飞狐：就看见一个人趴在公堂上，开打，打得皮开肉绽的。

释佛：皮开肉绽才有成。

飞狐：意思好像就是，把那个我敞开了。

S：嗯。

飞狐：我觉得我下面都流水了……

S：嗯，打得好。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5

释佛：包公开席，牛头坐中，八百板上架。

S：嗯，打得好。

飞狐：然后就看到那个白狼星君，它就腾云驾雾而来。

S：嗯。

飞狐：它的头上有个五芒星，金光闪闪的。

S：嗯。

飞狐：它说，我也来说两句，跟着师父（释佛）混！

S：嗯。

飞狐：我等着它说话，它还坐在那儿，先点根烟，喝口茶，不紧不慢的……一直显的狼相。

白狼星君：天地有情人无情，一个情字难倒世间人。

飞狐：因为学人觉得情很难，它对那些学人说——先不谈情先去我。

S：嗯。

飞狐：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学人，你摸不到情，怎么说你也是不懂什么是情，那你就先去我吧！

S：嗯，那去我比情还难，呵呵。

白狼星君：情我不二。

S：嗯，以情去我。

白狼星君：以情去我，去我生情。

S：嗯，对。

飞狐：哎呀，它还伸出狼爪子来调戏我，摸我的脸！

S：嗯。

飞狐：它跟我说——你个小丫头得意啦？让你掌握了个法宝！

S：嗯，你问它什么法宝。

飞狐：就是那个情啊。

S：哦哦。

白狼星君：还不是我调教出来的！

飞狐：哼！

白狼星君：以前冷冰冰的，要不是我……谁撩得起你的情？

S：嗯。

白狼星君：我下面的儿女也不少。如子念母，如子念父。如夫念妻，如妻念夫……怎么念都是个情。

S：嗯。

飞狐：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局限于这些……

S：关系。

飞狐：对，关系，那个名词。

S：那是个形式。

飞狐：对对对。

白狼星君：如花美眷易逝，壮年男子易衰，不可长久。梦易醒，情易碎，

不可依靠。

飞狐：他是跟底下那些学人讲，就是……他们做的那些美梦啊，他们说的那些情啊……不可依靠。

白狼星君：还是天长地久。

S：嗯。

白狼星君：好了，说到这儿了。

飞狐：说完它就一跃，不见了。

S：嗯，好。

飞狐：观音还在这儿……她们都还没走。观音站起来，拿着净瓶水，给我们这儿玉青家来的仙撒净瓶水。她对那些仙说——稍安勿躁，慢慢来。喜中含悲，悲中含喜，未可知。也是看在S的面子……

飞狐：就是说S下那么大功夫去玉青那儿。

观音：都还是先留下来。

飞狐：她是跟那些缘说，就是先留在玉青那儿别散、别走。

S：嗯。

飞狐：然后给了个图就是……S在她那儿走过，就留下来好大一个金脚印。

S：嗯。

飞狐：观音的意思就是跟那些万缘说，妈祖虽然走了，但还有这个光，也就是看你的面子，先不要走。

S：嗯。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5

释佛：包公开席，牛头坐中，八百板上架。

S：嗯，打得好。

飞狐：然后就看到那个白狼星君，它就腾云驾雾而来。

S：嗯。

飞狐：它的头上有个五芒星，金光闪闪的。

S：嗯。

飞狐：它说，我也来说两句，跟着师父（释佛）混！

S：嗯。

飞狐：我等着它说话，它还坐在那儿，先点根烟，喝口茶，不紧不慢的……一直显的狼相。

白狼星君：天地有情人无情，一个情字难倒世间人。

飞狐：因为学人觉得情很难，它对那些学人说——先不谈情先去我。

S：嗯。

飞狐：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学人，你摸不到情，怎么说你也是不懂什么是情，那你就先去我吧！

S：嗯，那去我比情还难，呵呵。

白狼星君：情我不二。

S：嗯，以情去我。

白狼星君：以情去我，去我生情。

S：嗯，对。

飞狐：哎呀，它还伸出狼爪子来调戏我，摸我的脸！

S：嗯。

飞狐：它跟我说——你个小丫头得意啦？让你掌握了个法宝！

S：嗯，你问它什么法宝。

飞狐：就是那个情啊。

S：哦哦。

白狼星君：还不是我调教出来的！

飞狐：哼！

白狼星君：以前冷冰冰的，要不是我……谁撩得起你的情？

S：嗯。

白狼星君：我下面的儿女也不少。如子念母，如子念父。如夫念妻，如妻念夫……怎么念都是个情。

S：嗯。

飞狐：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局限于这些……

S：关系。

飞狐：对，关系，那个名词。

S：那是个形式。

飞狐：对对对。

白狼星君：如花美眷易逝，壮年男子易衰，不可长久。梦易醒，情易碎，不可依靠。

飞狐：他是跟底下那些学人讲，就是……他们做的那些美梦啊，他们说的那些情啊……不可依靠。

白狼星君：还是天长地久。

S：嗯。

白狼星君：好了，说到这儿了。

飞狐：说完它就一跃，不见了。

S：嗯，好。

飞狐：观音还在这儿……她们都还没走。观音站起来，拿着净瓶水，给我们这儿玉青家来的仙撒净瓶水。她对那些仙说——稍安勿躁，慢慢来。喜中含悲，悲中含喜，未可知。也是看在 S 的面子……

飞狐：就是说 S 下那么大功夫去玉青那儿。

观音：都还是先留下来。

飞狐：她是跟那些缘说，就是先留在玉青那儿别散、别走。

S：嗯。

飞狐：然后给了个图就是……S 在她那儿走过，就留下来好大一个金脚印。

S：嗯。

飞狐：观音的意思就是跟那些万缘说，妈祖虽然走了，但还有这个光，也就是看你的面子，先不要走。

S：嗯。

2008-11-8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46

飞狐：观音的意思就是跟那些万缘说，妈祖虽然走了，但还有这个光，也就是看你的面子，先不要走。

S：嗯。

飞狐：然后她不断地撒净瓶水，就好像给先前释佛说的龟裂的土地……一

些滋润，让它慢慢地不那么干了。

S：嗯嗯。

飞狐：然后不知道是谁，也可能是玉青家的仙的一个代表，就说——观音慈悲水，广化天下。观音慈悲心，广渡万缘。然后就在底下磕头，拜长拜。

S：嗯嗯。

飞狐：然后观音也飘走了，她们都陆续地回去了……妈祖还没走。

S：嗯，妈祖就留在这儿吧。

飞狐：妈祖就跟你说了有一句——你看着办！

S：嗯嗯嗯嗯。

飞狐：她就回香台去了。

S：嗯。

飞狐：行，谢谢大家，关机。

飞狐：跟她们交流完后，想到先前吃饭的时候自己没请动物仙坐，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自己觉得是顾不过来。因为入观的时候，我就像没有自己的思想了？除了观图像，表述，顾不得其它。于是想到现在许多学人单独入观，他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现象呢？

虚空中说：前面说过，学人中所谓的探索者、拐杖，都只是学着 S 的名号，自己都应该看书。这样既可以独自行路，也可以随机地互为主持者。

S：而且他们刚入观的，观的速度也没这么快，自己可以顾得过来。

晚上 10：55 分——

飞狐：刚才那个雪山夫人过来了。

S：哦。

飞狐：她就趴在我肩头哭，然后说——请主帅帮帮忙，说说情，给您跪下。之后她就跪在我这儿了。

S：唉，你说没事儿。这种事儿，反复的事儿是常有的，慢慢来。

雪山夫人：就是怕失机。

S：嗯。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平常没有你的机缘的时候，你在那儿反复地磨，慢慢地来……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是她（玉青）的机缘，这一抓上就可能省了她不少事儿，就是一大步。

S：这就是“一机难过万重山”。什么叫一机难过万重山呢？就是……你要过万重山是很艰难的，而这个获得这一机呢，要比那个还要难，就是难得。

飞狐：对，我看见天凤这时显了个戎装的样子，在一边双臂抱在胸前，还……

S：歪着脖子。

飞狐：对，还歪着脖子梗着个劲。

S：嗯嗯。

飞狐：还有个劲儿使不过来，还有点儿不服气的样子。

S：嗯嗯，慢慢的，不着急，跟那个雪山夫人说着急……

飞狐：嗯。

S：等她那个梗脖子那个劲儿慢慢过去了，那时候再说吧？

飞狐：唉……她（雪山夫人）还跪在这儿没起来，她反复地说，就是怕她（玉青）梗脖子的劲儿过去，她这个机也过了。

S：嗯。

雪山夫人：你们以后还要顾天下的学者，不可能总顾着她。

S：嗯。

雪山夫人：缘分也就是一时。

S：嗯。

雪山夫人：青潭观月情过去了，要是玉青那个劲儿还没过的话，就没这个机了。

2008-11-9 整理-待续

青潭觀月情-47

雪山夫人：青潭观月情过去了，要是玉青那个劲儿还没过的话，就没这个

机了。

S：哦，慢慢来，那就把青潭观月情多写几个段子……

飞狐：她赶紧给你做万福！唉……还不停地谢谢。

S：嗯。

飞狐：唉，当妈的真是……唉！

S：嗯，喝口茶吧。

飞狐：她坐在这儿喝茶了。

S：好，让玉兔陪着，让雪山夫人说说话。

雪山夫人：当儿的不知做娘苦啊……娘心中有儿，儿心中无娘。他日她（玉青）一旦为娘，又不知是何种心态？

S：嗯。

雪山夫人：要是没有你们这层关系，就她（玉青）自己去请，请谁都请不过去，更别说请妈祖，就是八妖她都请不过去。不管她以前跟八妖是什么关系，她现在跟八妖没有那个情，没有那个念力，她请不过去的。

S：嗯。

雪山夫人：她（玉青）是一开眼就败，一闭眼又哭，一睁眼就火……连观音都不服！

S：嗯，这个也跟人有关，因为这个玉青没有修行的底子。

飞狐：对。

雪山夫人：已经是给她书看了。

飞狐：雪山夫人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她底子确实是差，就是没接触过这些。但是如果是她真的听天尊的话，赶紧抓紧着看X书，用心用情去看，多看一点。她起码故事看了一些，她应该知道这些人是天尊、天祖，是佛，是智慧者。就算是个平民百姓，观音……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也都应该服小。

S：嗯。

飞狐：雪山夫人就是说她连观音都

不服，别的先不说，你可以说你不知道。观音谁都知道，而且你还看过一些书，看过故事，起码自己应该有一个诚心。

S：嗯。

雪山夫人：她（玉青）再看这一段，肯定会觉得自己的可笑和无知，甚至会悔恨。但是就是不知道……她以后的这个（明白过来的）时间，什么时候到？以后的悔恨不一定能弥补现在的损失……

S：嗯，玉青还跟这些老学人不一样。那些老学人呢，虽然他那个我大，但是他有了这一段修行经历，就是他这个我再大，他也不敢明着对这个天尊不敬。玉青呢，她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雪山夫人：她还是个社会上的混子！

S：嗯，对对对对，她属于社会上的这种人，就是还不属于修行路上的人。

雪山夫人：可是……这是她的命。

飞狐：她的意思是说，她（玉青）这辈子修行可能是她的命，她不修的话，生活上也不会过得好。

S：嗯，唉，慢慢来吧，顺其自然。

飞狐：唉，她（雪山夫人）又给你跪下了，又在哭，又还在给你磕头。

S：嗯，转机还会有的，青霞和迪安……他们在这方面要比玉青要通路得多。

雪山夫人：反正是……请龙爷不计前嫌，尽量搭把手，感恩不尽……不敢多扰，就告辞了。

S：好。

飞狐：唉……我让她有空常来。

S：嗯，让小玉兔送送。

飞狐：嗯，去送了，还有大宝、二妞，都在送。那个飞虎神将一直在门口守着。

S：嗯。

2008-11-9 整理-待续

青潭觀月情-48

• 显君于 2008/11/09 01:29 回应青潭观月情-43-显君记住了。一直向前走，什么也不要怕！轻松地观，认真地记。行九阴至第五式龙跃于渊时哈欠连天，眼泪口水直淌，下腹部收缩眼前一片金光旋转，遂打坐问讯，谁来呀！你是谁呀！让我看看你呀！持续问讯，哈欠依旧直到……第六式——

第六式彩云追月眼前一片亮中隐约出现一棵修剪十分整齐约一米高圆型的榕树，直觉是路树，问讯你是谁呀！没收到响应，现在整理纪录理解图像的意是，沿着这条追月的路一直向前走。

第七式海底捞月也是眼前一片亮中出现一条自行脚踏车带动前后轮的链子，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卡筭，问讯你是谁呀！也没收到响应，现在整理纪录理解图像的意是，一定要锁得紧才能千里走单骑。

第八式三渡还魂右额头的斜前方射来一道光，亮光中清楚的出现一个肩膀以上白领子留短发左侧面脸庞，接着出现正面较年长的脸部表情是严肃的，很清楚的看见他的左眼连双眼皮的皱纹及带有血丝的左眼，都是男性。问讯你是谁呀！也没收到响应，现在整理纪录理解图像的意是，别怀疑，少用左脑，要一只眼观。

第九式昆仑灌顶也是眼前一片亮中隐约出现一位肩膀以下穿着花纹套装的女孩，裙子到大腿一半，很清楚的看见双腿很细。问讯你是谁呀！也没收到响应，现在整理纪录理解图像的意是，不知何意耶！拜托杏子评点，谢谢啦！

接着行小九拜，第一拜起长跪就一片金光，伏身下拜头点地眼前就一颗比拳头小一点闪亮的光星。一直到口令词结束，雷电式坐听音乐时出现女孩左跨部大腿根部着雷丝边内裤，忙问讯你

是谁呀！瞬间左手臂被用力推了一下，也不知是何意耶！先认真纪录了，顺其自然的观，今日起日日行小九拜。

【杏子评论：哈哈，路边花不要采！】

<http://blog.ifeng.com/1182147.html>

• 小紅花於 2008/11/09 07:03 回應-飛狐：雪山夫人的意思就是說，一個是她底子確實是差，就是沒接觸過這些……大概是因為人對不是親見親耳聽到的不信吧，但是不信怎麼能跨入這個門檻，不信又沒有情，白白就這麼錯過了真的很可惜，在 TW 的學人可能一輩子都沒這個那麼好的機會，可以讓 S 來家裡走走，唉……心裡老是想有機會想去中土走走，就算能見上 S 一面也好，不過話說回來，在夢中已經多次見過 S 了，這樣又是個求，唉…難..

• 娟兒於 2008/11/09 02:19 回應-不知為何看觀記時那個情總是無法溶入，娟兒是無情之人還是我字太重？

【mars 於 2008/11/09 01:47 回覆光光-不錯，長大了……有情我就能小；我小才能有情。】

• 曉賓於 2008/11/09 01:40 回應-~而那位有著香手捐的飄花女，你的手帕我會記在心中，挫折時，就想起你的香手帕，陪著我度過難關。光光

• 小毛鷹於 2008/11/09 02:38 回應-虛空中說：前面說過，學人中所謂的探索者、拐杖，都只是學著 S 的名號，自己都應該看書。這樣既可以獨自行路，也可以隨機地互為主持者。

剛才看了青娘的戲，哭了好一陣子，又看到狗妹在 msn 上面打算跟她哈啦！並恭喜她天姐出來，莫名其妙打了幾個冷顫，狗妹就順著幫我問話，報名！卡住的時候，或是緊張的時候，狗妹都很剛好的幫了我一把，真的很感謝她！接著換我幫他

問話報名~收穫很多~~本來以為怪，看到這段就安心了~

• 勾眉於 2008/11/09 05:20 回應-今個兒，真像是快班車。這頭兒也是姐妹們一起交流個起勁，另一頭也隨機（哈欠連天的時候）問訊。正當在線上聽錄音整理觀記時，遇到了毛鷹，兩個人聊了起來，我說今天美菊說家中有緣未報上，一個圖像是拿著號碼牌排隊要抗議的。聊著聊著，結果毛鷹協助勾眉在線上完成報名，也是一次挺新鮮的經驗，多有收穫。其中一個叫做花枝的小雞挺有趣，但勾眉怎看也不懂：

勾眉：後面有人說下一個。

毛鷹：好！請下一位報名。

勾眉：美菊推上來了另一隻。

毛鷹：嗯，請問叫什麼名字？

勾眉：這一隻有點...她歪著頭...有點抗拒的樣子...

毛鷹：請先喝杯茶。

勾眉：不好意思，勾眉怠慢了。奇怪....我面前出現花枝的圖。

毛鷹：來，請先喝杯茶，讓狗妹報個名吧...花枝？？動物嗎？？還是他的名字是花枝呢？

勾眉：她說她就叫做花枝。我還以為她喜歡吃花枝...

毛鷹：~小雞吃花枝還第一次聽說...那花枝喜歡吃什麼呢？

勾眉：因為是特寫嘛！！

毛鷹：來，多與花枝聊聊。

勾眉：她說雨露。

毛鷹：喔~~喜歡吃雨露呀？！

勾眉：就看到一個圖像，她站在一片綠色的葉子下面。

毛鷹：這有些像是要教導們仰頭接受天情？

勾眉：仰著頭...張著嘴接著那葉子上面滴下來的雨露。

毛鷹：嗯嗯！謝謝教導。請多說說。

勾眉：她回頭說妳靈光。說你(毛鷹)。

毛鷹：謝謝～因為剛被訓過。也是天媽的情。請花枝多說說…

勾眉：說什麼天將降水，斯人受矣…搞不明白(勾眉搞不明白這是在說什麼)

毛鷹：來～請慢慢的再給狗妹說一次。

勾眉：我點根菸請花枝抽。

毛鷹：嗯！

勾眉：她說雨露逢春…

毛鷹：哇～真是詩意。

勾眉：耶～她現在是展一個少女的像耶。

毛鷹：請多說說。嗯嗯！

勾眉：十幾歲的模樣。

毛鷹：嗯，都一樣，沒有分別心喔！

勾眉：又說春風化雨…

毛鷹：嗯。

勾眉：後面沒有接著。

毛鷹：不好意思，是毛鷹有分別心，請再說。請再多說一次。

勾眉：情結天…

毛鷹：嗯。

勾眉：過與時人…終將盡。沒了。勾眉最怕這種話…有聽沒有懂。

毛鷹：雨露逢春，春風化雨情結天，過與時人，終將盡。不會呀！

勾眉：我不懂。

毛鷹：說得真好～

勾眉：先記錄下來吧。喜歡天長地久這四個字。

• 人生如夢於 2008/11/09 03:40 回應-白狼星君：天地有情人無情，一個情字難倒世間人。飛狐：因為學人覺得情很難，它對那些學人說——先不談情先去我。飛狐：他的意思是說那些學人，你摸不到情，怎麼說你也是不懂什麼是情，那你就先去我吧！S：嗯，那去我比情還難，呵呵。白狼星君：情我不二。S：嗯，以情去我。白狼星君：以情去我，

去我生情。S：嗯，對。

一直以為，自己的情不足，是因為個性而已，認為這是很難改變。

看了這段，回想出社會前的自己，對家人朋友之情也是倚賴頗深，一切的轉變開始於工作之故，名利權過多的追逐，喪失了最原始的情懷，自以為唯我獨尊的面具僅僅是因為當時工作之需而帶上，一旦遠離了工作之後就已放下，看來已經深入骨髓卻不自知，忘了人生最重要的東西。紫瑄常說我很無情，人總是喜歡給自己找台階下，把錯都推給了個性，呵呵，這個潛藏著的我還真是大如山。S：嗯，以情去我。白狼星君：以情去我，去我生情。多謝 師與白狼星君，感恩！ 丫豪敬上

• 小小魚於 2008/11/09 01:18 回應-天地有情人無情，一個情字難倒世間人。

說的對啊～這情路真難走～以後不再問情囉！學著慢慢讀曲，從曲中體悟…那個我也藉著讀曲慢慢去轉化淡化～～順著

• 妙妙於 2008/11/09 00:29 回應-真是難倒人了……有情似無情。無情似有情。也不知多情好或是無情好。哎呀！頭昏昏。心慌慌。亂了！

• 藍藍於 2008/11/09 01:07 回應-S：嗯，也不知何時能借上玉青的勁？

玉青把握機會吧！我們是很想幫著賣命可是沒那機會？一切都是天成是自然。真是佩服飛狐～無怨無悔的幫著學人～還要接受許多攻擊

2008-11-9 整理-待續

青潭观月情-49

2008-11-6 记录

凌晨 02:06 分——玉青的那段虐俘观记整理完了，罗刹女说——她以为我们是美国兵啊？！

飞狐：我刚才看见个小和尚站在我面前，双手合十，眼睛闭着。给的感觉他就是地上那个小和尚的天。看来小和尚还真是个小和尚？他现在站在你的茶几前。

S：嗯。

飞狐：和尚头上可能都有一个小包吧？就是额头那儿，他也有一个，就像个红点儿似的。

S：嗯，凡人和尚是没有的。

飞狐：他看起来就十二三岁的样子。之后就看见横着飘过来一位仙女，显得很有灵气。

S：嗯。

飞狐：感觉她也是非常的漂亮……她飘到小和尚天面前，用右手食指给小和尚天的额头的红点之上，点了一朵花，红色的。然后她又在花上给他亲了一下……走了。

S：嗯。

飞狐：然后我问那位仙女是谁？她说她是飘花女。

S：飘花女，嗯。

飞狐：然后我就请那个小和尚天说话。

S：嗯。

小和尚天：无声入流，忆语归——佛门弟子别忘了打坐。

飞狐：是跟小和尚说的。

S：嗯。

小和尚天：没有明珠见不到我——情的展现。

飞狐：他说这个情的展现的时候，一个意思好像就是说，观的内容。另一个意思好像就是解释刚才飘花女去他那儿的那组图像。

S：嗯嗯。

飞狐：他对小和尚说——小绵羊才能回家，你现在还是个小石头。

S：嗯。

飞狐：给的图是，一个小石子，滚

过来，滚过去，滚过来，滚过去……就在地面上像不安分似的。

S：嗯。

小和尚天：喜怒嗔痴都放下，莫管他人人事，先带自己走。情欲如水流，无光不成空。

飞狐：他的意思是小和尚以前说他有性感，他就说人间的这些情欲要化成光才有用。

S：嗯。

小和尚天：不如来个三昧真火——顶上开，我心则安。

S：嗯。

飞狐：然后看见小和尚天的背后是释佛在打坐，好大一个释佛！那个小和尚天显得很小说。

S：嗯。

飞狐：好像有个意思是告诉小和尚，他背靠的是释佛。就让小和尚要多念着释佛。

S：嗯。

飞狐：释佛是个打坐的样子，这个小和尚天是站着静立的样子。他说，就说这么多。

S：嗯，好。

飞狐：小和尚天还说那个小和尚现在是在乌鸦满天飞。可能是说他脑子里，一个是乱；另一个是说黑，看不见。

S：哦，就是无明。

飞狐：然后看见释佛手里拿着根小光棒，点了一下那个小和尚天的梵天穴，这时候那个小和尚天是在打坐，释佛站起来了。

S：嗯。

飞狐：然后就看见那个跟释佛手里的小光棒一样粗的一道光，就顺着小和尚天的身体往下贯，贯到地上的凡人小和尚那儿了。就是把他们像是连起来了一样。

S：嗯，连起来了。

飞狐：释佛说这个意思就是……想

牵他。

S: 嗯, 牵他。就是, 别人都有人牵了, 这个小和尚还没人牵呢。

飞狐: 然后观音也来了。

S: 嗯, 请观音说话。

飞狐: 嗯, 我请她说话了。

观音道: 观之一字是无上之法, 无有他求。末世之人沉迷于心, 不得灵光, 不见天日。唯光方有灵, 唯观方得光。

S: 嗯。

观音又道: 赶鸭子上架。

飞狐: 就看见一群鸭子被赶到架子上去。

S: 嗯。

观音: 总算是上龙船的机。

飞狐: 就说这个赶鸭子上架, 让学人起码有个机会能上龙船。

S: 嗯, 有个机会。

观音: 门门归一, 法法归一, 都归到一个观字, 都入到一个情字。

S: 嗯。

飞狐: 观音说的“门门归一, 法法归一”, 就比如说我是佛门的啊, 或者是罗刹女啊……总是困在这些上面。观音就说不管你是谁, 是道也好, 是巫也好, 现在这个时段就是这个……

S: 就是观。

飞狐: 对。

观音: 天语(雨)散花无水流, 八月桂香飘香(湘)江。一树梅花落玉池, 鸳鸯戏水把天归。

飞狐: 她说的这些都有相应的图像, 比如说梅花那句的时候, 就是一片雪景, 红梅盛开, 然后一朵朵飘落到树下的玉池里。

S: 嗯。

观音: 香江流水到天边, 梅花入地深入海。玉琼骏马把门开, 青龙白虎断日回。一家儿女喜团圆, 无上老祖笑开怀——情真意长……

S: 嗯。

观音: 月上桂花树, 玉兔把月宫。蟾蜍在月中, 又是一个玉。

飞狐: 最后那句说的是玉蟾。

S: 嗯。

观音: 黄狗叫门猪把院, 鸡飞狗跳满城喧。日上枝头青阳山, 无语泪先流。十字观月, 阴阳观心。罗刹观海, 玉龙锁江。龟蛇闹天地, 玉兔把家还。佛王落得两手空, 急得直跳脚。龙凤相携归, 紫衣遍天地。大好河山一片光, 都归尽虚空。佛王日日语, 青娘夜夜思。玄女天天骂, 观音把关中。儿孙闹天下, 何日归宇空。

飞狐: 说完了。

S: 嗯, 好, 谢谢观音。

飞狐: 小玉兔看她说得嘴干了, 给她端茶请她喝。

S: 嗯。

飞狐: 她还是显的个兔子相把茶端去的。

S: 嗯。

飞狐: 观音就坐在那儿……我又看见龙王来了, 还是东海龙王。

S: 嗯, 那又说他的事。请龙王喝茶。

飞狐: 小玉兔给他端去了, 现在显的是小丫头的样子。

S: 嗯。

龙王道: 来商量个事儿。

2008-11-9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0

阿萧于 2008/11/09 18:40 回应青潭观月情-30

2008-11-09, 我在上周六 or 日能入观了, 看到的图像有时很清洁、很亮, 有时不清楚, 淡淡的一溜而过, 背景有时很亮, 但大多暗暗的, 图像出现有时是定格, 有时是连续渐变的动作, 有时没有图像确有声音、有意、有字、有感觉像是……等, 但还有点不稳定。尝到

初入观很是喜悦、快乐，但相伴而来的是无休止的作业，这让我有点怕怕。现在，在这里跟自己说声加油！

入观前所发生事情的前后过程是这样的。看到观记上《金秋歌》后接着是《九九金秋凤回天》上演了一场玉青寻道的开始，我让自己慢慢跟着剧情走，就是所谓的入戏，当入了戏时确不能自己爬出来。上面教的相应、看书、行拜，一步一步跟着来(有时会偷懒一下)，虽然常常还是搅不清洁状况，渐渐的发现我常常跟虚空对话，是自己对虚空发出很多想法与问题，慢慢的自己在无形中跟飞狐说话，当时除了睡觉与上课外，只要是自己一个人时，我就是不能停止脑中的思绪，一直想、一直想，越想越快就像磁盘驱动器一样越转越快，渐渐达到高速旋转的情况，想停下，却不能。开始没来由的跟飞狐比，当下回过神时会对自己说：「不对，不对她们在帮我，我要感谢。」下一秒又出现恶劣的批评，类似这样的话，这样的思维一直不断的重复，它一直困扰我，感觉到自己有点神智不是很清楚，情绪起伏很大、很可怕，是越来越可怕，怕什么？是怕自己，我的思维怎么会那么可恶，在虚空面前完全展露了我不想让人看到的一面。这时对自己的身体也很敏感，这样的情况让我好累，可是脑子里的东西就是不能停下，自己强迫脑子停下，没多久它又开始，有时越演越烈。开始出现了一恨我自己，也恨起了飞狐，用思想用言语去恨自己、去攻击自己。好累～好累～好累～我脑子好累身体也好累。在路上骑着车时，总想一头去撞车，这样…我的脑子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了(写到这里时，手发起抖来)。恶心的思想一直重演似的，它攻击虚空中的飞狐，再转为攻击自己，当我在赞美感谢虚空中的飞狐时，它就会出现在，我知道自己已走到了方迪教授那时常常发飙的阶段，只差要

什么时候崩溃，想要借住隐中家人的叨念来减缓并平息这没来由的波动，～很可惜，这样的方式我失败了，我只能放任自己疯狂的想着飞狐，不断的跟她说话，吃饭的时候这样、上课的时候这样、很多时间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上上个星期六晚上回到家，去洗澡时，头里的天使与恶魔再度开战，越演越烈，想要压制下来确不能，我开始比手画脚，挥着手向虚空说：「不是，不是，不是，不要想这坏的事情，要想好的事，不对，不对，不对，要静下来，要空，要静下来，对就是清下来，清下来，清下来(类似这样的话一次，一次对自己说。我好累喔！我的心我的脑子好累喔！)。出了洗手间，坐在昆仑位下，感觉人像是在发呆，呆滞着，但脑中的思绪确没见它停下，不断的攻击隐中，不断的压制攻击……无声的眼泪流了出来，手双抱头对自己说：「我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类似的话)…」…想着该怎么办(眼泪是一点、一点的流)：「对了！要包容，人不是完美的，我要包容自己，…失败了再爬起来，重头来过，回头再看看观记，到底那里出错了(这期间～我很怕看在线的观记，但还是会逼自己看，在看观记时脑子会暂时休息一下，这构成了自己不能离开它，但又害怕它，没有它会没有安全感)。

早上起来开始学着包容自己(后来天尊说：「要化」，非包容)，这期间我还是没能控制的，不断的与虚空中的飞狐说话(用脑子说的)，借着与她说话的同时，我会想到位上的家人(这种模式是一直重复着，脑中总会自主的与飞狐说话)，说来想去，我第一位对象总是她一飞狐。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是师呢？…我只能说她太吸引我了，我非常的依恋她，无时无刻，只要人醒着。就这样相应、看书、行拜。相应常常是先想到飞狐再借由她才忆起自己的家人，…难道我爱上飞狐了吗？(可能是

借由飞狐而相应到心月狐吧?)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做事的重心就是相应，看书，行拜。相应—相应她、她们。看书—我把在线当时最前线的观记印下来当书看。行拜—在思绪最乱的时候后行大行，一天一次，有时二、三次不等，思绪很乱之时，拜完了再拜。这段时间吃的比较清点(当时身上没什么钱，不能吃好料的)。

常常在昆仑位下看书，基本上呢是只要一人在家时，就都在昆仑位下做事情，除了外出。看书看一看想到了就上香拜一拜(小九拜那种，就是师说的那种)，吃饭时，上香拜一拜。睡前上香拜一拜。起床时上香拜一拜。出门前上香拜一拜。回家时上香拜一拜。没事时，想到就上香拜一拜。跟家人说话，不管在家在外，想到了就跟家人聊聊 or 报告情况，不管情况是好是坏。情绪糟时讲讲，情绪好时说说，做坏事 or 想偷懒时也报告一下…等。

情绪崩溃后，我常需要听音乐来转移注意力，到现在仍然如是，很怕没有背景音乐。

就这样到了上周六 or 日时就看到图像，之后也不再怀疑了，通了就是通了。

在这段“强烈求”观的过程前，发生一些事，这些事情总是跟自己预先想的不一样。快乐期待的去道场，确总是带着落寞暗淡与不解的心情回家，为什么呢?(心中有所“求”)在台北的道场尤甚(这是真心话，希望看到的人请见谅)，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台北道场给人的感觉，它太学术了、太严肃了(这是相较之下的感觉，请务必见谅)，我离开了台北道场(这是来自于自己的固执与偏见，请见谅)，在台北道场那段时间，我总想跟隐中家人讲讲话，其实是想听家人讲话，可惜的是要跟家人讲话却要借助行观人，总觉得不好打搅到别人，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厚着脸皮求行观人帮我一下

(在这里注明一下，行观者是有权拒绝的)，这样的情况让我感到可悲，知道家人在旁边，但不能听他们讲话，就像人在牢里，家人来了，你要隔着玻璃借对讲机讲话才能听到是一样的。它还有时间的限制，旁边还有他人监视(还让人拿来当笑话讲～这都过去了，有时想来会很谢谢同修。)，是很不自在的，如果对讲机坏了还是拿去修，那～只能干瞪眼了。所以抱着这样的求心，这样的我值做下去…才会发生走火入魔的情况吧。

在隐中的面前，人人都是公平的、人人都是可以入观的，人人都是可以当行观者为自己的修行作导航的准备，要件是要想信自己的昆仑，跟着师跟着飞狐大姊头，才能与虚空接上，要注意最前线最新的观记。

在这与同修们分享，共勉之。

另外，在《金秋歌》前的观记，有时看过正文，自己有响应，就会顺便看一下其它同的响应，但后来发现响应栏内的念力很强，有点可怕，就再也没什么注意同修们在回应栏留的响应了，只看正文，做好自己对正文的响应。

以上所写的，带了很多我所我慢，在这里承认，～还在摸索如何把“我”修到小小的路，总是不得其门而入，似乎不说不讲，会比较好点吧!(不说不讲～这样可能也是错)

青潭观月情-51

• 勾眉於 2008/11/09 23:22 回應-仔細看完阿蕭的心得後，勾眉的想法是：

在那段時間裡，相信阿蕭的狀況並不是唯一。勾眉光是要入觀前後就搞了幾年的時光飛去，或許只能說在那個時候，即便是已經能入觀的人，也很難深刻的告訴你該怎做才對，那是一段懵懂的路程。

但看在未能入觀人的眼裡，內心是多麼渴望得到隱中給自己的一句話...就算是在那當時能入觀的，就勾眉所認識的人裡，多少對於觀力也是相當沒有把握的，只是多數人是趕鴨子上架的前提之下，那份內心的衝突也是難以言喻，更何況在沒有任何經驗之下，那麼多眼睛望著你的時候，以及那麼多眼睛裡的期待之下，要說他們是輕鬆的，那是騙人的。

在台北道場最盛之時，能想像一個空間裡有多少人嗎？當時的行觀人才有多少位？當每一個人都是那麼期待自己的緣能跟自己講上話而死瞪著行觀人的時候，是否能想像行觀人的各種壓力？

記憶猶新的是，在那段分組行觀的時候，大多數人期待的是一樣的，同時大多數人總是被動而不願意跨出一步與人交流分享，總是得要人問你，你才肯說話，就好比在哪都會發生的一種現象，上面的人講得口沫橫飛，花盡心思想要傳達的訊息，最後問台下的人有沒有問題時，台下總是鴉雀無聲面面相覷，再不然就是頭低低沒吭聲，但卻總在事過境遷一個個問題跑出來...這不禁讓人想問，不是都說沒問題嗎？然後相繼產生不少的怨懟...(何錯之有？不都是我的立場在對立？不都是因為沒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再者，X 書的案例沒人敢說理解得透徹，如果不是近期的觀記如此白話的教導，入觀的那一步的確是相當令人猶豫的。

還記得，當台北道場開出了通靈行觀訓練的時段，有不少人，應該是說大部分的人都是想參予的，當然最後在那個時候因故而有了名額的限定，最後卻也希望讓更多的人能夠也有機會進行行觀訓練，而開始有了第一波參予通靈行觀訓練的人員被以分組的方式與更多其他的人員進行行觀分組，但是這裡出現

了行觀人與帶領者之間的衝突以及是否合適的問題，私底下是，有多少人是希望能由顯君來帶領？我猜這應該是大多數人，包括當時的勾眉。

以現在看那個時候，當然現在已經明白，沒有誰帶領誰的問題，彼此之間存在的只有互搭手的關係。那個時期，在一個似乎人人都知道卻各個沒把握的時候，還能怎做？現在說得好聽是方法不對，說難聽一點是手段不優。

勾眉相當認同阿蕭提到的學術性問題，我也一直這樣認為過，但勾眉生性就是喜歡直接說，也因此衝突不斷，從不會因為壓力而屈服。相信每個人都有過一段不同的歷程在同樣一個地方，回想起來，簡直是可以寫八點檔的連續劇了！

不經一事又如何能長一智？

今天在H家看觀記 49 的時候，有種感嘆...在台北道場的那段時間，以行觀人的角度看去，最該感謝的是藍藍。從某個角度看去，藍藍是將她的某部份給了許多同修的。剩下的僅僅是個人的修持問題，誰也管不了誰，也無法對任何人負責。只能說，誰要你走上這條路？

雖然最近也常看曲時會竊笑，甚至有種想要看好戲的心態，在想顯君的觀記如果出現了，應該會很有趣吧？！心裡雖然知道這種心態要不得，但的確存在。畢竟在這條行觀的過程中，彼此有所互動的那個過程是蠻顛簸的...也因此印象特別深刻。

在看完阿蕭的體悟，我覺得這是令人振奮的！尤其是你自己個人是有所收穫的，我最記得的一句話，還是老君（還是S...忘記是哪一位了）曾對毛鷹以及玉屏的話：是越鬧越清，有經過才知道。（寫到此...心跳得真是快...呵呵）

勾眉不記得阿蕭是哪一位，但跟你問好！

• 小園丁於 2008/11/10 00:41 回應-感謝阿蕭的分享，過去也曾聽行觀人說過類似的經驗~歇斯底里…抓狂…

當然小園丁現在才學著行觀，不知道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還是過去聽多了這方面的事，已經有免疫力了，心中倒是老神在在，不會去想那麼多的問題。

其實小園丁早在 1990 年前後，因為工作、經濟、生活壓力常歇斯底里亂發脾氣，甚至到達抓狂臨界點，以後只要情緒一來，家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廚房的菜刀，剪刀…先收好，免得傷人傷自己！後來是看了精神科，醫生鑑定是患了憂鬱症，靠吃藥「百憂解」渡過那段日子。看到阿蕭寫的經歷，不禁又想起那段往事。其實憂鬱症是不會好的，必須經過長期的心理治療。小園丁長久以來累積了不少的各種壓力，雖然有吃藥、有諮商…卻也還是會偶而歇斯底里…抓狂…撞牆…最常想的一件事就是~自殺！自殺！自殺！

後來與阿華、旺旺一起練氣功養生（其實是求功能），結果經過阿華的介紹接上了“昆仑瑜伽”，經過了四、五年的練功及薰陶…她們改變了我的一生。人有各種不同情緒，有喜、怒、哀、樂…樣樣不同，但是在學 NSG-（杏子注：昆仑瑜伽。因为 nsg 目前仍是属于违忌文字）的過程中體會到一點，就是自己漸漸的會把「情緒」轉變為所謂的「情」轉移到虛空，也就是她們身上。久而久之那種凡塵俗事的喜怒哀樂的「情緒」已經顯的不再那麼重要了，往往情緒一來，很快的就被心中所想念的虛空的那一塊「情」所替代。漸漸的情緒較穩定了，歇斯底里發神經也不復發了…。

是誰有這麼強大的力量？是虛空…是虛空的她們。

當然除了這虛空作用力之外，要感激 S 寫下四十萬餘字的 x 書及前人的鋪路石經驗，還有現在 S 及飛狐的帶領…，

小園丁很希望能一步步的、穩健的跟著向前走，絕不掉隊。現在不會再想自殺了，現在只想好好跟著 S 及飛狐，不能讓天媽擔心、傷心，媽…孩兒會乖乖的，您伸手…孩兒會緊抓著！

• 雪花於 2008/11/10 02:24 回應-看到每位都急著上龍船——一望怎麼沒有濟英姊姐那的人？一通電話从纽约去台灣——崔著她那的人快上船！濟英師姐說：有想上船、昨天就寫了函要回但又跳出來——原來她沒有註冊 Yahoo 部落格、所以無法上貼。她家位上仙也急了……原本不想去電話的，想上星期才聊過也沒事——但一念要我 call 給她——去了電才知沒買門票(註冊 Yahoo)。我倆聊著聊著、濟英位上仙家要我塔把手——先為他們報個名，他們後面隨到——有濟英、冠中、阿標、劉師兄、廖師兄、梁薇、秀玲、卓老師、丁媽媽、心湄、美鳳、品瑄……請九宮、先尊、觀音、老十八輩、S、飛狐眾師姐別忘了他們，他們也在努力中。還請天尊們幫一把，道場才能順利開放。這情要從西方拉到東方、再拉回西方傳向東方——情牽大海、日月相輝、照大地。

• 勾眉於 2008/11/09 23:51 回應-看完這篇…從 H 那邊離開的時候，我同 H 說，當踏出你家的們的時候，怎感覺我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似的？

H：可能是因為這兩天你都門有跟外界聯繫吧？又妳整個人是黏在電腦前跟行觀…

我想想也是，有多久沒這樣過了，我把自己完全放進一個只有虛空的世界 x 裡，就算交流討論，也全是在觀記上面…但是這兩天隱隱地有感覺到心態上的不一樣，感覺像是有點像是失去平衡的那種感覺，說不上來…

我同 H 說，就過往的經驗，似乎入

觀後很容易我大，如果發現勾眉我大，可要特別點我一下...

會這樣說，是因為，之前的行觀比較是有一搭沒一搭，縱然勾眉幾乎是天天哈欠連天，但是在行觀記錄上面，卻沒像這兩天的狀況一樣，就是一直行觀不斷，然後記錄不斷，然後一心就是想趕緊整好記錄趕緊上傳，心裡很想趕緊給 S 他們看到，很期待他們看到勾眉的觀記，很想藉由觀記趕搭上青潭月情，這樣的迫切心情...是過去所沒有的，以前行觀是短短地，許多觀記也是在勾眉回家的途中所產生的，這兩天則是，我一坐下來就開始哈欠，一直聽見他們來說話，然後圖像一個接著一個，我以為這是相當好的一個學習時機，但為什麼心裡卻有點不知所措的興奮?? 是的! 心情是亢奮的! 但另一面卻是慌的，有一種一發不可收拾的那股勁，踩不住煞車...

心裡有兩種聲音：一個聲音是妳趕快記錄，繼續記錄，趕緊丟出去；另一個聲音是抗拒的聲音，又不是在討糖吃，你在拼命給誰看啊?

踏出 H 家後，我深深感覺到我進入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種不習慣的感覺，心想，明天要上班了，天哪～真難適應...似乎我得硬深深的將自己拉回現實才行...有誰也有這樣的感覺呢????

• 勾眉於 2008/11/09 20:13 回應-昨天跟今天都窩在 H 家，大家交流行觀也別有意思，重要是透過這一篇篇的觀記，似乎大家對於行觀這個門都有了個方向踏進去，因此行起來格外輕鬆...若要說對話不對，誰也沒個準則，但很清楚努力的記錄，畢竟這是自個的行路。傍晚在教鳳姐如何用 MSN 的時候，遇見了小西洋女、小馬以及葛媽，大夥聊著，先是小西洋女跟小馬要出門用餐，剩下葛媽、鳳姐以及勾眉，當聊到大家想要約著一

起去泡湯這件事情的時候，隱中的插話便開始我們即時的行觀記錄，在紀錄完之後，也覺有趣，在看到這篇：觀音就說不管你是誰，是道也好，是巫也好，現在這個時段就是這個……S：就是觀。

勾眉是莫名的興奮，這兩天勾眉就跟毛鷹、葛媽、鳳姐就觀了三篇，老實說...很累。光整理記錄就整理到快發昏，眼睛疲累不堪，一邊打字一邊瞌睡到天明，醒來後再看看，真夭壽，錯字連篇，也不知在觀什麼，在打什麼...打字到這，不禁想到，S 所主導的這一篇篇觀記，真得是辛苦萬分，若不是這一篇篇的燈（觀記），我想勾眉今天應該還在浮游中吧...真得很感謝大家...泣...>_<...下边是记录。

振华：轻松行不是散慢行！

葛妈：喔！可是两参每天都很认真在读观记啊...

振华：看到哪里去？

葛妈：只是没上网络响应...老大，还是要他响应老爷子的观记吗？

振华：光看，不行，只会越离越远。

勾眉：这句是振华说的！

葛妈：喔～我会转告两参的。

勾眉：我请振华跟美菊再继续说说。又是台语...后(抗议的语助词)

振华：日头赤焰焰，随人顾性命(台语：世风日下，人人自危)

葛妈：老大...人若是没上响应，就是没牵到这条线？

勾眉：美菊插话：回不回应看你心。

葛妈：真心回应。

美菊：如若是硬着来，也是个形。

葛妈：若是没真心也是白搭，没有情。

美菊：行影不离，月落不离天。

葛妈：美菊，行影不离是什么意思？

美菊：夜归的人，月的庇护。

葛妈：喔！懂。谢谢美菊喔～

勾眉：整句是：行影不离，月落不

离天。夜归的人，月的庇护。

葛妈：行影不离…

勾眉：美菊给的意思是：这里的行也是形。我猜就像是鱼妈教案…

葛妈：那影是什么意思啊？

勾眉：听说过如影随形？

葛妈：有。

勾眉：这句不知道是谁说的…

葛妈：我咳了一下…

勾眉：有人偷偷小声说的…

葛妈：是哪位？出聊聊嘛…

勾眉：就从葛妈你身后冒出来的话…

葛妈：呵呵，如影随行。

勾眉：妳家可有洋洋的仙？

葛妈：没，叫洋洋吗？

勾眉：他给了个字：草。说是草仙。

葛妈：草仙。喔～

勾眉：他叫洋洋。

葛妈：耶～洋洋啊，什么时候来的？

勾眉：记得给他报上喔，是个小男生。

葛妈：好，等会就写上！

勾眉：他说来报名的！

葛妈：欢迎欢迎！

勾眉：我问她是谁的缘？然后图像是他靠你很近。

葛妈：喔～是葛姐的缘！我最近在种盆栽！是这样的吗？

勾眉：他说跟你是如影随形（行）。

葛妈：呵呵，真贴心！

勾眉：我再问他那个形是行吗？然后再给一次是行这个字。

葛妈：这句有没特别含意？再次强调？

勾眉：我说请他多给葛妈感觉，让葛妈跟你对话亲近！

葛妈：如影随行！呵呵。感觉麻电了。

勾眉：那妳葛妈要跟他洋洋说说话啰。

葛妈：那昨天那个鸡拔毛是洋洋说的吗？

勾眉：他说炉上屑。

葛妈：呵呵又不懂了。

勾眉：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

勾眉：我刚想到X书上有提到的案例红炉上的雪…

葛妈：嗯。

勾眉：我刚问H，她点出那个典故

葛妈：是什么意思？

勾眉：凤姐要我问问洋洋是不是心态上的问题的意思？洋洋说对！

葛妈：喔～

勾眉：妳知道修书那段吗？

葛妈：知道，但是不很清础内容…

勾眉：刚H的意思是：就是不要去在意太多事情！

葛妈：喔。

勾眉：刚看到一个图像。

葛妈：什么图像？

勾眉：洋洋趴在地上翻书，是屁股翘得高高的那种姿势。

葛妈：呵呵～看书。

勾眉：他的表情是很轻松的在看书那样。

葛妈：了解。

勾眉：他（洋洋）说X书是基础，行观是入门，观记（S主导的）是灯。然后又说，还特别给一个括号（妳的观记是自个的行路）

葛妈：是。

勾眉：他（洋洋）又问你说：大妈这样懂了吗？

葛妈：呵呵～懂懂！！谢谢洋洋！！等会一起出去吃饭喔～

勾眉：H问洋洋为何叫葛妈是大妈？

洋洋：管事情的。

葛妈：喔！呵呵～少管事！然后就变葛姐！

洋洋：哎呀！灵光了！

葛妈：呵呵～开心喔！洋洋等会请管带验碟上位喔！狗妹他们还有在吗？

勾眉：刚刚洋洋跟你说的自己的观记是自己的行路时…H家的管带给了一个图像：踢正步。没说了，他（洋洋）一溜烟不见了。

葛妈：谢谢林灵（H家的管带）

勾眉：刚那段是H在一旁说的。

葛妈：喔～

勾眉：那是她看到的图像！

葛妈：谢谢林灵管带！踢正步是不是起行啊？

勾眉：H说：给的意是目标明确，踏步前行。

葛妈：谢谢两位！

勾眉：我们是练习。葛妈再加把劲，妳可以的。

【杏子评论：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的学者不知道文中的美菊等等是虚空里的，20年以后的人如果把你们的文字当经典阅读时——找不到北？】

2008-11-10

青潭观月情-52

• hihi 回复-我现在重複看 19 渡,感觉又不一样了.我好傷感,看到里面的角色,真的很幸福.真的很想他们,不知到等到那一天才能相見,可能緣份還未到,我會一直等他門,一直想他門.不退轉的心……

想到以前看修書,看到通天這麼痛他的女兒,真的很....如果有一天我的天媽來啦....我真的不敢想象……

人生只不過是一場夢,沒完沒了的戲.我真正的家不在這兒啊!!!

希望玉青能夠沖上去,你知到有很多人也在等你這個机啊!!

我應該不知道是等了多少世了……
九玄娘:千里无故不開花——楚梦:心系九宮成金蓮——楚梦学者回复

• 青潭观月情 43,44,静心看到这里,杏子评论首先是“我”小,其次是咬住不放!就是抓住机,咬住情,静心明白啦,牢牢的抓住,抓紧这条天线,不管风浪有多大多险,也要紧抓不松手,随上天心,天情系紧系着,决不断线。

玉青就是自己一面镜子,同样照到了我的心,有“我”心就动,“我大”回不了家,去掉一个我,把心应好,把情系牢。在顺着天感应天情,让天情在心中无限扩大,大到无我时,把握好自己,再把握住一个“情”字,顺天就无我……

在修行路上……有“我”无“我”交替磨合,也是剥芭蕉的过程。破“我”去“我”磨去这个“我”一路行。心明白啦情也深了,心也就放平了,心也不急了,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情再向前大步行,自然行,轻轻松松天上行紧记天尊教导。静心学者会牢记心上!

• 这段时间看了观记很受启发,心情沉重的很,感觉到那个我始终放不下,修学的极少相应的太差,好长时间以来老是梦中出现一些图像,很多时候弄不明白,中午和夜里休息就出现梦境,有的多少领会一点,有的领悟不透,老是感觉到她们的存在,好像就在我身边,心像系在这个地方一样,什么也做不上来,有时出现电话的声音,耳音,心音,还有就是看到她们讲故事,然后我在旁边听,还有一次出现一棵大树,长满青绿色的个特别大的苹果,一次出现粗壮的大树杆杏红色的,支杆上边长出来绿色新的树支和树叶,一次出现一棵大杏树,长满了橘红色的杏,昨天中午出现一个灰色的动物,还有一个大青蛇,我问她报名事情她让我自己问,我说没有反应,她让我问青娘菩萨,然后眉心这里出现一个亮光球飞走了,有时候感觉

院子里和室内金光一片，有很多隐态的在漂来漂去……百会穴和眉心压涨麻凉转动特别明显，平时小腹部，眉心，百会穴，麻酥酥涨的感觉，向旋转一样，有时候出现遥远地方的图像，看到一些事情和现实相吻合，看了观记的指点和开示，很感激也很受启发，千言万语想说出来的感觉涌上心头……学者醉卧中原

杏子：接着研究观记吧，要不然飞狐又要罢工了！

月湖女：飞狐前几天罢工是因为 S 不理她，飞狐说——听录音打字耳朵、眼睛都疼的要死！杏子成天的不务正业……

杏子：能者多劳嘛，再说我得上学呀？我都没时间写评论呢……哼，研讨观记！

飞狐：观音就坐在那儿……我又看见龙王来了，还是东海龙王。

龙王道：来商量个事儿。

S：嗯，说吧。

龙王：还是我家闺女的事。

S：嗯。

龙王：你看是不是早点办？

S：呵呵，早点办啊？早点办……只要有机会就行啊。

龙王：机会总会有的。

S：对。

龙王：就是机不可失，所以先来提个醒。

S：嗯，忘不了。

龙王：那就多谢了。

S：嗯。

飞狐：他就抱拳给我们行礼，给观音她们作了个揖就走了。他可能是比较放心了。你说……那个总是与蚩尤在一起的藤白将军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呢？

S：藤就是龙——白龙王。虚空的他们与现实的人不一样，虚空的她们总

是把自己往小了说；人呢——总是把自己往大了夸张，比如什么大魔龙神呀、天狼星呀等等，都是不得了的大！

飞狐：我看见八妖来了……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3

飞狐：我看见八妖来了，图像是一条黑蛇游过来，过来后就变成了八妖，坐在椅子上了，跟观音坐在一块喝茶。

S：嗯，那蛇就是龙，就是龙女。

飞狐：哦……哦，原来如此!!!

S：蛇不是叫小龙吗？

飞狐：对。她来的时候，就是先是一条小蛇，然后变粗、变粗，就变成像人形似的。然后它变粗的时候，能看到背脊上有透明的鳍。

S：嗯。

飞狐：她穿的戎装。

S：嗯，让八妖喝茶。

飞狐：她在喝茶，两条腿往前一翘，说——唉，到这儿来歇息歇息啊。

S：对，到这儿来享享清福。

八妖：这堂是心月狐的，也算是我的堂啊！

飞狐：她的意思是，她跟心月狐不分你我。

S：嗯，对，没错……记得在《鹰自行》里，当时是在那个“梅花”家行观的——那时虚空的她们就说我这里将是心月狐的大堂。

飞狐：我不认识那个梅花，我与外面没有接触……

S：守是最难的……

飞狐：八妖对你说——还是得靠你啊！你也是辛苦……我们一句话，你要累半生。然后我就看见她……摸着你的脸，跟你亲了亲！

S：嗯。

飞狐：哎呀，她跟我也亲了一个！

S: 嗯, 那八妖, 跟我没说的。

八妖: 当年天下没有她们的时候……过得可爽快了!

飞狐: 就是没有九宫她们的时候。

S: 嗯, 她们还没下来的时候。

飞狐: 她说的时候又有图像, 就是很宽广的水域, 里面有龙蛇啊, 鱼虾啊……很欢快地在里面游, 有时候还跃出海面。还看到天上有鸟。没有别的什么了?

S: 嗯。

飞狐: 给的那个图像就是……水域像没有边界一样!

S: 嗯, 一望无边, 汪洋大海。

飞狐: 我看那些鸟也都是黑色的鸟, 有时候就停在……像是龙角上面。

S: 嗯。

飞狐: 是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它在海里睡觉时就浮在海面上, 然后那些鸟就停在它的很高的、巨大的龙角上。

S: 嗯。

飞狐: 那个龙角也不像人画的龙的那种像鹿角的龙角。

八妖: 我们就是在这儿坐坐, 叙叙家常。你们可以休息, 没关系。

S: 嗯, 好。

飞狐: 那个小和尚的天总算是来了, 可是他妈怎么没来呢?

S: 那个飘花女就是他妈……

(飞狐: 整理记录到这儿时——我心想, 那我要问问那个飘花女到底是谁?)

一个小花仙答曰: 青娘……另一个小花仙说: 才不是青娘!

飞狐: 唉, 那到底是谁呢? 第一个小花仙, 你的话还没说完?

第一个花仙: 青娘……下的。

飞狐: 哦, 就是说小和尚他妈是青娘底下的人。)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4

八妖: 我们就是在这儿坐坐, 叙叙家常。你们可以休息, 没关系。

S: 嗯, 好。

中午 12:08 分, 正准备出去吃饭——

飞狐: 我刚才想到 TW 的天魂来了那么多, 然后就想到几个大陆的学人, 想到那个天狼星的时候, 看见飘来一位很高的武士。

S: 嗯。

飞狐: 他的特点是, 他头上的头盔是很大的牛角形, 身上的盔甲是铜黄色的盔甲。

S: 嗯。

飞狐: 他来了以后就右拳放在左胸站着低头行了个礼。给的感觉他好像跟过蚩尤打仗?

天狼星天: 千寻万苦找到自己家。

飞狐: 他说的自己家好像是指你这儿。

S: 嗯。

天狼星天: 学人还是我太大。

飞狐: 他也可能是指那个天狼星学者?

天狼星天: 不能容。

飞狐: 给的感觉是, 学人心里的潜意识总是……我相应九天, 那我一看(观)就应该是看到九天。

天狼星天: 都还是迷于色。

飞狐: 就是迷于这些图像。他给了个感觉就是, 你就是看到九天又怎么样呢? 又不是你的能量! 你还是你这个人, 你要把你自己的能量聚起来就得从万缘开始。

S: 嗯, 图像是她们让你看时你才能看见, 并不是你自己的本事。

飞狐: 他说这是那个天狼星的一个症结。

S: 嗯。

飞狐：说是他身上长的个毒瘤！

天狼星天：书上写的都是佛祖真言，见书犹如亲见佛祖。而不是执着于一个我能不能看到一幅图!!!

S：嗯。

天狼星天：这幅图谁都可以给你，但是这些真言不是谁都可以给你。

S：嗯。

天狼星天：是心念，不是图念。不是我见到一个像，见到一个图，我才念到她们。就好像是我非得摆个像我才能供一样。

S：嗯。

天狼星天：心念九宫则处处有九宫，图念九宫则时有幻影。

S：嗯。

天狼星天：像天狼星这类的学者就是被这个东西害了，所以这么多年总是就在这儿打转，始终进不去。就是自己人为地给自己强加意识，人为地去想。

S：嗯。

飞狐：给的感觉是，人本来就有一个屏障，那些缘来了以后，他不断地把自己想看到九天的这个意识（也就是潜意识不想看到非九天）强加到这些缘身上，这样就把万缘这个信息给阻断了。所以一些学人总说……那些缘不说话，它不跟我说话？

S：嗯。

天狼星天：那人家（万缘）万世寻人寻到你那儿，干什么的？

飞狐：就好像一个人翻千山涉万水来找你，找到你……理都不理你？那个天狼星天接着就说——这不是仙的本意，不是万缘的本意，而有时是人的意识强加的。

天狼星天：因为万缘知道人的本心！

飞狐：意思是，有的人害怕，或者是抗拒，但他还是会跟仙说——你说几句吧。其实那个仙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它有的就只有给你演戏，说你心里喜欢

听的。有的就不说了。还有的一些小仙，比较弱的，信息就传不过来了。

S：嗯。

飞狐：给的图就是，它们给的信息像水波似的，一波一波想往人的心里面波，但是人有个无形的罩子给罩着，波不进去。

S：对，屏蔽住了。

天狼星天：那些学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跟自己说——不是我不问她们，我都问了，是她们不说。

S：嗯。

飞狐：他跪下来了，他说——还请多搭把手，多打一打。这是初入观的学人的通病，玉青那个案例在这上面也很典型。她们跟玉青讲的……轻松、自然、情相系，很多学者都应该努力去做到。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5

飞狐：……他说还请多搭把手，多打一打。这是初入观的学人的通病，玉青那个案例在这上面也很典型。她们跟玉青讲的……轻松、自然、情相系，很多学者都应该努力去做到。

天狼星天：都是看别人的戏看得过瘾，一落到自己身上……

飞狐：他给了个图，一个人在原地不停地转啊转，像找东西似的。转啊转，就像找不着北似的，周围也都是黑的。就好像是说，那种事在各学人自己身上也会发生，而且发生在自己身上……哎呀怎么表达呢？一个是不自知吧，就是不明，瞎忙乎。比如说自己忙得不得了，记了多少页的记录等等。他说另一个意思就是一点儿光都没有。

S：嗯。

飞狐：他最后这句的意思好像就是说，要聚拢……不容易。就像是之前说过的，聚了散，散了聚。就说你要聚拢，

把这个光炼上去，不容易。

天狼星天：这个光还不是你的。

飞狐：意思就是，万缘来报名了，但她这个光还不是你的。

天狼星天：还可能有重复报名的现象——来了走，走了来。

S：嗯。

天狼星天：甚至于在这个重复报名中，有的怕人不接纳她，可能还会变幻名字，变幻图像。

S：嗯，请他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说。

飞狐：嗯，他坐在床上喝茶。

S：嗯，对，请他接着说。

天狼星天：那些学人都是闭门塞听。

飞狐：就是总是把她们拦在外面。

天狼星天：其实行功的时候，就会有缘来报名。

飞狐：就是行功的时候，有的人说会产生哈欠啊，身上冷啊什么的。

天狼星天：那些学人只是当时不能观，能入观的话，其实都是缘聚。

(飞狐：行观到这儿时，手机响了，是玉青发来的短信，她说刚出去了两天，原来有个大学的朋友混的不错，请她们去外省市洗汤池。回来看了如梦上的观记，想下午过来，问我们有没有时间。我回信让她过来。)

S：嗯。

天狼星天：能看到X书……

飞狐：就是能连上这条线的。

天狼星天：都是有缘人，何苦自己断缘呢？

飞狐：他说的“自己断缘”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像玉青发火，就是那个我来断缘，我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不让别人来说我……我修行干什么？我工作的话，别人处处是表扬，干什么要专门让别人看笑话呢？——这是一种我断。

S：嗯。

飞狐：他的话里还有一种断缘……其实也是我，都是那个我。就是像天狼

星，缘来了也不知道问，总是心里想着是神，最低也得是个花仙。那你那些缘就没意思了。而且还有很多学人有一种贪功的心理，就是练功时会想要多来几个光爆，多给我摔出去几次，我的能量就上去了，他根本就不想观。比如上次玉青问，练瑜伽的时候要是仙来怎么办，当时杏子给了小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的学人练功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好像打扰了他的功，就让他减少了聚能量的机会。他就说这也是一种自断缘。

S：嗯。

天狼星天：这些学人其实是自己折腾自己，因为他又想上层次，又想回去，他这样就不停地把自己弄在这个圈子里，怎么都上不去。

S：嗯。

天狼星天：虽然上不去，但这些学人却是这辈子都要往上走的，那他一直就会是白费劲。

飞狐：那个天狼星学者不是说他身体总是抖动吗？

S：嗯。

飞狐：天狼星的天就说——那你就抖一辈子？你也急，我们也急。

S：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找不到买家。其实——哈欠连天就是广告，就是告诉你卖家来了!!!

飞狐：唉……然后我看见蚩尤来了。

S：哦。

飞狐：看起来像个大莽汉似的。

S：嗯。

飞狐：他很豪爽地大笑着走过来，坐在天狼星天的旁边，搂着他的肩拍了两下。

S：嗯。

飞狐：天狼星天抱拳准备下跪，蚩尤没让他跪，把他扶起来坐着了。

蚩尤道：都是兄弟一场，走南闯北。找回家也就好办了。

S: 嗯。

蚩尤: 我还不是……打打闹闹过一生, 如今方有清净心。南山怀海头一扭, 管他世道与沧桑。还是兄弟好, 打不散、心连心。人间忘的都是情, 无情则是个空壳。有情花草皆成仙, 无情人儿入地狱。三声大笑响云霄, 敞开胸怀看天地。

蚩尤又道: 是情为先还是我为先, 是修为先还是物为先……都要看自己。虚空永不灭, 人生寿命短。一机蹉跎数十年, 后悔无处寻……

飞狐: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为了一个机没抓住, 在那儿我啊我啊我啊……几十年一晃就过了, 到时候(人死时)你再后悔, 想再找个什么人身, 或者想再找个什么机, 那就无处寻了。

蚩尤: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飞狐: 蚩尤说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S: 好!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6

• 楚梦学者回复——我在 10 月 14 日发了一梦, 梦到我家的昆仑位的灯坏了。我马上到香店找灯, 但怎么找都没合心意。

想问一下这个灯是否是 19 渡讲的意思呢? 我是不是应该想为什么会坏呢。是否我再不努力就没灯呢?

【杏子评论: 怎么说好呢?】

记录

11 月 6 号下午 2: 44 分, 玉青到了 S 那儿。S 跟飞狐为了在路上接她, 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杏子注: 后来听说是玉青坐车过了站了, 又往回坐……】

飞狐: 你今天回去(玉青早上出去回来上网看到相关记录)把这段时间发的(观记)都已经看了, 发到网上的,

是吧?

玉青: 嗯嗯。

飞狐: 你先说一说你的这个……你这段时间的想法?

S: 最后一篇是那个水穿什么滴?

飞狐: 水穿石滴。

S: 那个(观记)全发光了?

玉青: 嗯。

飞狐: 嗯, 就是你给我们传的(行观记录)都发出去了, 水滴石穿。

玉青: 就是我那个信的最后一点, 署名来着。

飞狐: 嗯嗯, 就是你属的名, 水滴石穿, 后来就给你用的标题。

玉青: 嗯嗯。

飞狐: 都看完了吧?

玉青: 嗯, 都看完了。

飞狐: (我们)不清楚的就是你从开始通灵到后来……一直也没跟我们联系, 就是你自己心里的想法是怎么想的?

玉青: 说这个, 我……怎么说呢? 因为我从小就是我奶奶她们信佛教嘛, 在我印象中, 这是很愉快的事情。就是说……我不管吃斋念素还是敬佛拜佛都觉得是一种很愉快的事。然后, 一开始跟 S 接触的时候, 就是今年——我也觉得挺愉快的。从 S 这儿走后, 我都是觉得挺高兴的。然后, 后来, 突然就说是有这个缘分, 接上这个关系了(九月十九), 我也很高兴。所以说, 看书啊, 拜功啊, 都……除了前几天啊, 不知道那个拜是要那个九拜(杏子注: 原来是站着, 名之为拜), 然后都是坚持着, 一直坚持着修炼。然后, 后来呢……因为以前也浅, 对这方面, 书看的也少, 可以说就是不太懂这一路子, 不太懂, 然后突然就, 觉得好像……嗯, 你们所说的“我”呀……?

【杏子评论: 玉青是个新手, S 他们不好往深说。若是像显君他们这些老

手，那就往死了打!!!当时小花仙她们一直在飞狐身边叫嚷——狡辩狡辩狡辩狡辩!!!】

飞狐：嗯……不，还不到这儿，就是说从开始，就是25号，我给你打电话。

玉青：对对对，就是我的心理历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很高兴，很愉快，很愿意走这条路……

飞狐：嗯……

S：让她先慢慢说。

飞狐：好好。

玉青：走这条路……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很偶然的，就是通灵就是25号还是……

飞狐：25号。

玉青：就是给你们发的那个……最后一篇的记录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从网上）誊录的吗那个，就是那两天才看见那个梦幻博客。

飞狐：嗯嗯。

玉青：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嗯……怎么说呢？很多事情我理解不了。但是呢，我……如果我一问呢，又说我狡辩啊，或者说我不懂装懂啊，或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其实就是这句话，不知道该怎么问。因为你告诉我嘛，就是说，只要是轻松、自然、情相系就行了，所以我就是说把这些都放下，我也不问，也不去做什么，反正就是……也不是不做什么，就是我该看看书，该打记录打记录。然后呢，就是说也没特别往心里去，或者是怎么着……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感觉，应该是很轻松很自然的事情，我也尽量往轻松和自然这路发展。

飞狐：就是你说的这个问是问什么？还不太懂，你说不知道怎么问。

S：网上的写的那个文章不是给你看的，你听着啊，你是干什么的呢？你就是一路往前走。就是不要管说什么，你就是一路往前走，就是保持跟我们联系

就行了。网上的文章是给什么呢，给那几百人看的。就是他们都存在很严重的“我”的问题，那么他们那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就要通过你这个案例，通过你这个案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玉青：那我自身的问题……就不管？就是完全暴露出来……

S：你不管，你就往前走。

【杏子评论：为什么说不管呢？是因为一管，体现的就是她那个我，就是更加强化她自己的那个我。所谓的不管就是让她不要管她的那个我。】

玉青：嗯。

S：你就是一直往前走，跟她们联系，跟她们沟通，报名……一直往前走。那么，另外呢，经常保持和我们之间，和飞狐之间……

玉青：对，说到那个25号那天，因为一直我都是按你（飞狐）说的做的，然后你突然告诉我，25号那天说通灵。因为我以前没敢想这个，照我的意识里，就是看见了才叫通灵。

飞狐：哦哦。

玉青：我是以这个为界限的。所以打哈欠啊或者什么的，我也一直以为是很正常的行功的反应，我不知道那是通灵，可能这就是心里的这种心闻啊什么的。反正你告诉我了（有缘来），然后我就去试着去做了（报名）。

飞狐：嗯，对。

玉青：试着去做呢，然后……那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舒服，身上。然后也没跟你们……然后反正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就说，我总觉得心里那个什么，我准备观了一个星期，就是你不告诉我我也肯定是一个星期，一两个星期之后，把我这个观的……因为我只是25号那天写的比较多嘛。

飞狐：不不，26号。你写得最多的是26号。25号就到那个五四报名……就到曼宁报名，就没了。

玉青：哦哦，那就是 26 号，反正那天报得较多，写得比较多嘛。

飞狐：嗯。就是不清楚的有一点，就是……唉，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你报了名以后……比如说我告诉你，我说她们等在门外了，要你试着跟她们沟通。

玉青：嗯。

飞狐：你能沟通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声？你是什么心理？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7

飞狐：你能沟通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声？你是什么心理？

玉青：我觉得你们已经知道啦。

飞狐：不知道。我只是跟你说，要你去试着报，对不对？我说你家门外有仙等着，要报名，我说你试着跟她们沟通……

玉青：嗯。因为在我看来，我的所有情况，就是修行的情况，你们应该都知道。然后甚至于是你告诉我让我去观的嘛，我以为你知道我已经能观了，所以才告诉我。

飞狐：不，不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虚空给我们的信息……

玉青：哦，那我理解错了。

飞狐：但是……比如说虚空跟我说，说你们家有仙，这个我知道了，有仙找你报。但是如果你不报呢？对不对？就是说你报不报，你跟不跟她们沟通是你的事。就是我知道虚空的，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玉青：哦，哦，是这个事儿。嗯嗯。

飞狐：所以她们就说这个“我”是什么，就是人的思想。按照道理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不停地教你啊，马上沟通啊什么……你应该沟通了，马上跟我们联系。比如你马上说，我刚才已经上香了，跟她们报上了，报了这么几

个……你一说，可能我这边就知道，哦，这是玄龙来了，那是八妖来了。那你就可以马上就着这个机，就可以跟她们讲话。

S：就是当天的 25 号，就应该抓住，跟八妖直接沟通。但是你不知道是八妖。

飞狐：对，你不知道。就是你必须得通过我们，我甚至得通过 S 才知道。

玉青：哦哦，是这样。

飞狐：所以为什么那些……你看了 TW 人回复了，你可能也看了一些，他们很多人羡慕你。

玉青：嗯嗯。

S：他们都羡慕的不得了。

玉青：哦。

S：因为他们都吭哧了多少年了，就是突破不了你这步。

飞狐：止步不前，突破不了。

玉青：那我误会了。我以为你们知道我能观了，那我就老老实实做笔录。

飞狐：不不不，所以我一直在这儿等！

玉青：哦……

飞狐：今天为什么你短信一来，我就知道了呢？我跟 S 说了的，我说从杏子她们发出那个妈祖从你那儿走了的信息，我们知道你会在上面看，我就一直在等你的短信！短信一响我就爬起来看，哪怕睡在床上，我都爬起来看……我就看是不是玉青发过来的短信。

S：嗯。

玉青：我是怕打扰你看书，我真是这样……

飞狐：我看书都是人道上的事情，这些是天道上的事情，这是第一位的，你懂吗？

玉青：行，我明白了。

飞狐：所以她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机啊……要是过去了，这一步就永远过去了。等下一个机的话，那又是下一个。而且不一定一个人有那么多的机，

你懂吗？就是这个意思。

玉青：嗯。

飞狐：所以就是说，你一个……包括 S 刚才跟你说的，就说你看这些网上贴的这些（文章），一个是针对的目标不同，针对的是其他的那些人，那么针对其他那些人呢，就必须把你这个案例里面出现的问题，得让他们清楚。但是并不是说，他们身上现在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现在遇到的问题了。你就一直要往前走，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交流，然后不断地自己成长，不能停下来。

玉青：嗯。

飞狐：就是这个意思。前几天那个雪山夫人还跑到这儿来跪着哭，因为没有你的信嘛。

玉青：哦。

飞狐：因为早就说妈祖已经走了，也没有你们那边任何的消息。我们也只知道你没跟迪安讲，就从你记录里知道……因为你也跟我们没有联系。

玉青：他知道，他看过。

飞狐：就是 25 号，你没跟迪安讲，然后青霞那边……

玉青：我跟他（迪安）讲了，他不信!!!

S：唉，他也是个呆子。他不信，他是觉得你……不可能！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8

玉青：我跟他（迪安）讲了，他不信!!!

S：唉，他也是个呆子。他不信，他是觉得你……不可能！

玉青：在我们的观念中，以前没跟您沟通过，认为看见了才是通灵。

飞狐：这个你得慢慢来。

玉青：是，我是不着急。

飞狐：嗯，对。

玉青：就是我说了，他不相信。

飞狐：同样的，如果你跟我们沟通了，他们不懂的可以问我们呀，我们可以来跟他们讲。

玉青：哦……

飞狐：她们为什么反复地说，你应该跟迪安和青霞说呢？因为你们之间几乎是一家子。甚至于，如果是你瞒着他们的话，不仅是对你们不好，对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会造成一些误解。知道吧？所以你就让他们知道，或者他们有不清楚的，你就说你们问 S 去。你不信我，你去问 S 和飞狐去，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

玉青：嗯，对对对。

飞狐：他们是你的一种助力。当然不一定完全是助力，就比如像杏子在上面说的，有可能他们让你去观那些能不能发财啊，能不能赚钱啊……但是这把握在你手里，你可以说……我不想看那些。或者是你看见有人来了，比如他们问的时候，你看到赵公明来了……

S：那就可以问。

飞狐：你就可以问。你可以说我感觉到好像他来了，那你就请他说。懂这个意思吧？所以他们是你们的一种助力，因为他们跟你们太亲了。他们（如果不知道你的现状）就无形中形成一种阻碍，就阻碍你跟她们沟通，对你们就不好。这就是因。比如你这个 25 号的因，你没跟迪安讲，也没跟我们说，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恶果呢？就是你第二次跟她们见面的这个机就没有了……

玉青：这个见到底是看见还是感觉啊？

S：就是感觉。

飞狐：总体都是感觉，就是感觉。

S：嗯，慢慢的……就是你随着这个九拜是吧，你天目这个地方的光能量足了，就是亮了，你才能看见真正的图像，

彩色图像才能够很清楚。

玉青：嗯嗯。

S：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光能量还不足。你比方说，晚上为什么看不清东西呢？因为没有光。

玉青：哦，看不见。

S：为什么白天你都能看到东西呢？因为亮，你有光。等到你自己练到光足的时候，自然就看见了。现在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是无明。你记得你有一个报名的仙老说你无明无明无明？

玉青：哦，小童子，鸡，叫武司。

S：嗯，对，他不是老说你无明？

玉青：无明心，心无明。

S：所谓无明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还没亮呢。

玉青：哦。

S：那一亮了，就是彩色的图像就清清楚楚的。黑夜里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床啊什么的，都看不见。那真正一亮，哗，哦，都在这儿呢。

玉青：哦。

S：它都在你身边，仅仅就是你因为无明所以你看不见它。一旦有明了，有灯了，有明了，你就一下子都看见了。那个小童子跟你说的，就是你目前的这个现状。就是无明，心无明。

飞狐：她们最后跟你说的这段话——就是你整个观记，她们给了你一个总结。

玉青：哦哦，看了。

飞狐：那个（总结）你得看明白……比如她们说三个问题，一个不容，一个我大，还有一个不真。这三个问题就是专门跟你说的。像这样的专门针对你说的，你就得……嗯……而且还附上了一段 TW 学者发的回应，就是显君发的那个回应。

玉青：哦，对，显君写的。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59

玉青：哦，对，显君写的。

飞狐：他那个回应就是以前玄龙在我们这儿说的。

玉青：哦。

飞狐：就是你这些情况，他们以前都有过。一说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我是怎么，我都修了多少年了，我整天拜，我带两个孩子，我天天都钻进去修，为什么佛还说我修得不好，等等。她们就讲，这些不用拿去跟她们解释。

就是我们可能不了解你，但是虚空说的这些，不用去跟她们解释。她们说的是天道上的事，她们是用你人道上的事去讲天道上的事。而我们人首先想的就是我们人的事，就想到我没有那么坏啊，我没有我大啊，等等，她们站的立点不一样。而且她们讲的有时候是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是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甚至于现在都不知道。比如说那天，我说我有个图像忘了跟杏子她们讲——就是那天早上，我看见你在家香台上，发好大的火，把记录撕了，妈祖走了。那个我都完全忘了说，因为我觉得没有一点征兆，我就完全忘了说。结果后来就是发生这种事情，（等你那天发完火）后来又看见妈祖确实就从你那儿走了。所以这就是……跟虚空，不用讲这些。我们也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不明白，她们明白。

S：你（玉青）今天来，妈祖可高兴啦，跟着我们就走了这一路两个小时去接你。

飞狐：对，就是啊。

S：呵呵，跟着我们到天桥上去了。（杏子注：玉青回去后整理这段记录时，自己加小批说——天情啊，又是一层理解了。哎，心里好酸啊，对不起。整理记录时，我看见妈祖娘娘又换回粉色宫装，摸我的头，我流泪了。她说：“爱之

深，责之切”。)

飞狐：嗯，跟到天桥去了，这几天妈祖一直都不高兴。

S：嗯，就今天高兴了。

飞狐：嗯，就是从你家走了以后（一直不高兴）。

玉青：我不知道她生气了。

飞狐：那个我们好像几天前就写了，可能就是出去玩了的那两天吧。

玉青：嗯，我没有看。

飞狐：几天前一看到这个（图像）就赶紧写出去，写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们家有人能看到，看了以后能过来请。

玉青：迪安（跟我）说，你就别看了，S不是说有法障啊什么的。

飞狐：嗯嗯。

玉青：他那个时候也看了，他说既然S这么说，那么咱们就别看了。

飞狐：他看怕什么，他又不通灵……呵呵。

S：他应该看。

飞狐：对，他应该看。

S：他看完以后，好让他指导你。

玉青：哦，这样。

S：今后就是迪安负责给你把关。

玉青：哦。

S：你呢，就是只管一路往前走。你不管什么，反正你就一路往前走。

玉青：行，那我明白了，这下明白了。

S：他在旁边干什么呢？就是给你护道的，给你把关的——这个文章这么说了，怎么怎么样……给你把个关，提醒你修正。

飞狐：不懂的就联系我们。

S：因为必须得这么配合。因为什么呢，你一顾及那些，就等于分心了。就像棵树似的，一会儿你又到这儿去了，一会儿又叉到那儿去了，你的主航道就乱了。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管，就是往前

走。他就是在你旁边，给你左右护着。

飞狐：嗯，省得你又太远了，比如你往左一叉他给你挡一下——S说了，文章上面写了什么什么……

玉青：他是不让我看。

飞狐：所以她们为什么让你跟迪安他们说，就是一个互相的补充。那天雪山夫人在这儿哭，唉，反正是哭得挺惨的，又在我那儿跪着哭，又在他那儿跪着哭。因为你们家一直没行动，（你们）没行动，就是要（我们）搭把手拉你啊。因为这个青潭观月情完了，你们要是还不知道回心转意，这个机就没有了。所以当时S就说那多写几集，就省得你这个机给完了。然后她们当时也说过，就是因为你……对这方面没有接触，很浅。

玉青：嗯，很浅。

飞狐：那个……青霞啊，她可能……

S：她应该有经验。

玉青听了又是摆手，又是摇头，意思是青霞也不行。

飞狐：她这个经验不是说修行的经验，是为人处世的一些经验。

玉青：哦。

飞狐：就是对佛的敬重……她们比年轻人那个些。比如你妈（雪山夫人）那天就在这儿说，她说你连观音都敢……怎么说的？比观音都大！就说你。

玉青：就是这些（比观音大）啊，呵呵，我觉得自己没有。只要我一觉得没有，又说我大，所以我都不敢说话了。

飞狐：你不要这样，就是你应该把心敞开。她们不是说了吗？要把我放下，放开，是心门没开。就是指这个。要把自己放下，放开，不要怕别人说你什么，不要怕。

玉青：我不是怕（被说），我是怕我没做好，是这个。我是怕……

【杏子评论：虚空的她们说——（玉青说的）整篇都是我、我、我！我怕、我怕、我怕……是我在怕，怕的是我。】

飞狐：唉，你也不要怕你自己没做好。这修行一路上，如果做得好了就不用修了。

玉青：对，对对对。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0

飞狐：唉，你也不要怕你自己没做好。这修行一路上，如果做得好了就不用修了。

玉青：对，对对对。

飞狐：如果你一步就做得好了，那还修什么呢？那一天就成佛了。之所以要修，就是有不少做不好的事情，要慢慢地把它做好。所以那次她们就讲，她们说，别的佛，别的神，你说不认识吧，这观音菩萨，这全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礼敬她。说——她（玉青）连观音都不服，比观音都大。

玉青：为什么这么说啊？

飞狐：就是那天九月十九。

玉青：哦，九月十九。

飞狐：后来 S 就说，青霞这方面可能就比你强一些，包括迪安这方面可能比你稳一些。就是说知道要礼敬，礼敬这方面可能强一些。所以你们互相之间有个互补，有个润滑剂。所以呢，你把你的情况，或者在网上看的，包括我们跟你说的，就最好……起码对迪安不保密，就跟他说一下。

玉青：迪安一直都知道，我的行观记录发给你之前他都看了的。

飞狐：嗯，对对。他找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说——我现在正在行观，你别找我说话，别的事儿你先帮我做着，我现在没时间做。

玉青：我一说在行观，他就问——你看见啦？他就这样。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别这样了（做记录）。

飞狐：出现这种问题，你就应该跟

他说清楚，或者让他跟我们打电话，我们跟他说，因为他是不懂。

玉青：对。

S：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在跟她们沟通的时候，你不管是坐着看见也好，还是没看见也好，还是心里在跟她们沟通……另外的人绝对不要打扰。就是（他）干活去，所有的活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一切给这个行观让路。比方说——她（飞狐）正在跟她们沟通呢，那我就干什么呢，我就该扫地的扫地啊，该做饭啊，该收拾屋子啊……我干这些事。就是不能干扰，不能说你把这个停下来，你把那个水给我烧了去，那绝对不行。所以一切要以行观为主。迪安干什么呢，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你在行观的时候，剩下的那些事——他干。也就是说周边的人要服务于行观，以保障行观不受干扰，这个就叫护道、护场等等等等。

玉青：行，哈哈，有这句话太好了!!!

S：就是必须让他明白这个事。

玉青：那 S 您跟他说吧。

飞狐：对，他到时候（从外地）回来，什么时候有空，比如说他不清楚的，你先把我们这儿说的话跟他们讲，他还不清楚的，你说你去问 S 去。

S：他这个就叫什么呢？就叫护场，或者叫护道。护什么呢？就是护这个行观人保持这个像蚕丝那么细的那点沟通。一干扰，断了。断了以后你再想接，那个游丝，就不知道风飘哪儿去了。

飞狐：对。

玉青：25 号那天，我坐在那儿，我感觉特别强。

S：嗯嗯嗯。

飞狐：就是啊。

玉青：他（迪安）老是拉我起来。我坐在地上，就是蒲团上，他老是拉我起来，说地上凉……

飞狐：就是啊，所以我们当时一看，

这怎么这样？这就不好。这你应该跟他讲。

S：所以一看就知道……

玉青：我跟他说了，我说飞狐说让我看……他说看什么看，赶紧起来，地上多凉啊。

飞狐：你坐地上，那他是应该拉你起来，你地上应该垫个东西坐。

玉青：垫了那个……

S：嗯，蒲团。

飞狐：哦哦，垫了。你再就可以跟他说，就说你行观的时候，要他不要插嘴。你发现没有，就是那天何君在那儿，他(S)也在那儿。她们说话的时候，他

(S)讲话我都给他拦住了。你注意到没有？就是别的情况下我从来不拦S，但是西王母一说话，我就把他说的话拦住了，我说西王母刚才说什么了。就是她们是第一大的，虽然现在跟你沟通的可能不是西王母她们，但是同样，虚空就是第一大的。修行人就是虚空第一，我第二，这样才行。

玉青：嗯。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1

飞狐：修行人就是虚空第一，我第二，这样才行。

S：不光是这个大小问题。因为你一有外来干扰……这个丝断掉了，你再接的话，有时候就碰不上了。就像镜头似的，他这个镜头过去了，你再看的时候是另外的镜头了，你再追原来那个镜头有时候就追不到了。那个兴达和青霞都好打岔，他们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飞狐：他们可能不知道。

玉青：嗯，不知道，是不知道。

S：所以你(玉青)首先你得跟迪安讲清楚，就是你只要在那儿坐着跟她们沟通呢，家里边干什么事，让他别问，

你就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让他不要干扰。

玉青：嗯。

S：这次为什么观音、妈祖，包括释佛她们在你这个问题上那么上劲，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观这个事情啊，已经卡了很多年了。就是大量的人，就这一步就进不去，就是突破不了。另外好容易有些人突破进去以后呢，一入观，一看到这些东西，基本上全砸锅了，全乱套了。所以你的这个入观呢，就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所以他们后边儿，包括大陆的、TW的现在都盯着这份观记看。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他们都遇到这些问题了，都卡在这个问题上去了，有的一卡卡了就是七、八年，四、五年，就在那儿原地转悠，过不去这个观。

玉青：您指的卡，是卡在……？

S：就是他那个我字。

玉青：哦哦。

S：他总把他那个我给搅进去，我一搅进去就乱套。你应该什么呢，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是你，是吧？但是你心里什么呢，这不是我。就是把你摘出来、跳出去，就是把你跳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这个玉青在行观，在跟她们交流，她在那么想，那么说……

玉青：嗯嗯。

S：就是在观记里，哪怕你以后看这些观记，就是网上的这些材料的时候，这个玉青也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你必须得跳出去——有一个人叫玉青，她在行观，她遇到什么事，她怎么怎么样……什么叫把我放下，就是你先把我弄掉，就是你别一掺和——唉哟，这是说我呢，这个又是我的……这就不叫放下了，你就等于把我非要贴上去。入观如果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全是一塌糊涂。

玉青：嗯。这个还是在于一个人还是想去修行，他就会这么在乎，但是越

是在乎，越是放不下，反而……

S: 这相当于什么呢？写小说。你呢，用第一人称写。要相当于什么呢？你在用第三人称写。

玉青：嗯。

S: 比方说，你用第一人称写呢，比方你是玉青，你说——我今天到哪儿哪儿哪儿去了。你要如果用第三人称写呢，你说——那个玉青今天吃完饭，她到哪儿哪儿哪儿去了，然后她又去见到了一个叫兴达的，一个叫迪安的，她又是怎样怎样。就是说行观的过程，你必须要用第三人称。你要一用第一人称，那你的潜意识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搅和进去了。但这个很难，得慢慢适应。

玉青：是，对。

S: 得经过……这个叫什么？叫若即若离。

玉青：今天说得比较具体了，以前呢抽象。以前我悟的就是……不回应、不说，就干自己的，反而把自己给耽误了。

S: 嗯。

飞狐：比如说要跟你讲这个问题，你出现这个问题再跟你讲这个问题，你就有切实的感受，这就叫经验。

玉青：嗯。

飞狐：你不出现这个问题，跟你讲一讲，你好像都是别人的。自己感受了，再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看你的那个记录，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记录，后来被我们整出来的那个记录，你有没有跟你自己看不一样的感觉？

玉青：就是说所有的行观记录？

飞狐：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水滴石穿。

玉青：水滴石穿？什么叫不一样的感觉？

飞狐：就是……

S: 你没说明白，她也没听明白。

飞狐：你跟她再说吧？

S: 嗯，你再说，你用你那语言表达。

飞狐：好，就我来表达。就是说你有没有新的收获？就是你看我们发出去的水滴石穿……

玉青：哦哦，嗯，有。

2008-11-10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2

•阿萧于 2008/11/11 18:10 回应-……

没有什么可说，只有深深的对不起，不敢求原谅，只求家人有个归处，对不起…阿萧会好好再看书，去多了解阿萧的无知……阿萧知错了，对不起，嗯，请原谅，愿重头看书，再好好的认识，~请原谅，会再学着低位求道，对不起，学着用情化我大。阿萧对不起…

【杏子评论：这个阿萧为什么说了那么多的对不起？

月湖女：S 说这个现象不正常，是不是有人说她什么了？

杏子：可能是她或者是其他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收录她的记录吧？

月湖女：收录任何人的记录都是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都是我们大家分别随机抽样的。但是阿萧的这篇是 S 随机敲定的……

杏子：这个我知道，S 说这个阿萧的经历对很多人都是有用的，也是一份难得的资料。这个经历是提醒入观的学者必须警惕与注意的问题——一旦把我掺入入观——是非常危险的!!! 阿萧的记录可以提醒很多人避免这个危险。S 说，阿萧的这份记录最可贵的就是在无助的环境中，她闯过来了!!! 她终于放下了我，哪怕是暂时的……这个就叫做——闯关。】

• 追月于 2008/11/11 18:09 回应-以往阅观记，也没特别羡慕过什么人，知道各有各的戏，若能看戏又能从其体悟出什么，往前行比较重要，急也没用。

每天可以阅观记，已经很幸福了。但这回是真心羡慕玉青，因为--迪安有个什么不明的，可以直接让 S 和他说…

这些天和 Min 闹得挺僵，甚至有最坏的打算了。前几天他终于说了：妳(追月)一直都没有进步，知道他指的是眼功。一直没有观香，是不想见她们吗？当然不是，其实很想，但不可否认潜意识似乎隐含着抗拒的心态，这中间很矛盾，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10-26 Min 的妈妈(HS)过来，那时正在做饭，于是边煮边聊，三个人之间这么一段对话：

HS：前几天有一只松鼠从皮包跳了出来 (HS 之前就偶尔可以见到，大部份都是梦里来的)，可不确定是松鼠？还是果子狸？

Min：獾子狸和松鼠体积差那么多，是大只还是小只？

HS：小小的。

Min：那应该是松鼠。由皮包里跳出来，表示自己的皮包有宝。

追月：是啊，妈妈您就别和大姐老往庙里跑。

HS：现在没有了，姐姐现在没车，没得到处跑了。

HS：松鼠的毛是金黄色的，好漂亮！

Min：金黄色的毛，好啊，表示有修炼。

(追月心里嘀咕，分别心啊！金黄色就是有修炼，黑色就不修炼呀。但没说出口。)

HS：最近有练小九，眼前常出现的那只小黑龙变大了，眼睛总对是我看。

追月：您就先叫他龙哥好了，她是妳的守护神。

Min：妳怎么知道？(是质疑的口吻)

追月：(有点生气)要怎么说明呢，他就就就…就这样说。不是…就是…就是先记录下来，往后有新的说法再补上去。(而且，说是守护神说很久了。记得两年

前就听 HS 说过眼前总有一只龙跟着，她停了很久没练功，快两年了，最近重拾功法，每天练小九，那只小龙变大了。)

11-07 誊写记录，回忆当时隐中有大概说一下：守护神的定义很广，累世的万缘，都可以是守护神，有可能是某一世缘份特别深的，早早就找少门来了，跟在身边。

可是，当时真的觉得生气，以前心沉不住，身承受不了，生活一团乱的时候，Min 把我往回拉是好的。可是，现在每每向前走了个小步，经常在恍惚中又被拉了回来，有时是家事没做好，有时是…不然就说我虚空和现实不分。说计划的没有一件事是做到的，必须承认自从店收了之后，在现实面经常计划这计划那，但没一件是象样的。Min 是个死眼，对他的执行力经常感到佩服，看到他那么辛苦工作，也会心疼。但这些日子又闹，围绕的就是一个我，好像在争一个对错，就是…好累。

早上将观记打印出来让 Min 阅了……出门前他说：那报名簿上好多仙名字都没写上？妳问问吧。

• 拉娜于 2008/11/11 09:00 回应-玉青得有 S 和飞狐的指导，我们有玉青的案例，都是很难得，很珍惜的。以前走的路，也是个磨，当初和玉青一样，对修行的概念很浅，对神佛更是…没当回事，但就喜欢看 X 书，书里的故事总是让人哭得半死，呵呵，还好，有故事的牵引，总还在路上，经历过了，才知道珍惜，珍惜与虚空的这份情怀，没有“我”的问题，虚空就不会棒打，虽说棒打虚空不知疼，但虚空打起人来，何止手脚发软，简直是把人去一层皮……(说起过去的故事，又是一箩筐，当时 S 不在，所以很感激蓝蓝和显君，是他们二人把我带上道的，人要知恩，不能过河拆桥。)

所以能去皮，真的很幸福，因为自

己改不了自己的那个“我”，真的，很难，对个人来说，很难，因为周遭的人都捧着(不是指同修或是修行这个环境)，就如毛鹰优渥的环境一样。毛鹰的天，说得没错，往外——就是去成就那个我。在外讲求形象，讲求美感，讲求供与需的问题，就会去包装，去文饰，越包装我就越重，越文饰思想就越多，而人道的东西往往与天道相反，若没有虚空的教学，人往往陷在其中，总以为理所当然，甚至自鸣得意而不自知。

人也希望把好的一面呈现，把所谓的那个“我”藏着，越藏我就越重，虚空想打也无处可打，不打就无法去一层皮(剥)，呵呵，我总是被打之后才看得到图像，那时候“我”最小。

谢谢玉青，大家都“盯”着这份记录，但别把 S 这句话往“我”上摆，不然就轻松不起来了，会把 S 和飞狐在旁的指导，多读几遍，以做为自己行路的指南。

• 小毛鹰于 2008/11/11 02:50 回应-看了 S 与飞狐在帮助玉青的这几篇,心里挺难过的,想想自己被护的那么好,却对虚空不尊敬,心中也没把天妈天姐万缘放在第一位,阿凯一听我在忙行观,便自动闪去做家务事~练瑜珈时也不打扰,知道我要看曲,打字,把计算机也都让给毛鹰了(我的送修了),前一阵子躲避不记录,阿凯也一直提醒,怎么都没观呀?吃饭时还会提醒要请大家一块吃,……

边哭边写到这,感觉有个女子一边跺脚一边骂:看看你还有甚么借口~去练瑜珈~毛鹰:好!

• 阿萧于 2008/11/11 02:03 回应-心里很快乐,我长大了... 目前与日后,明星总喜欢目前光明无比,但是龟壳里还是比较安全,……请问,行拜时有哈欠 or 上香时有哈欠,是不是就要问谁来了,还是头重重想睡觉及行拜时看到图像时

呢?

【mars 於 2008/11/11 09:26 回覆-这个就叫抓鸡(机)——没完没了的问:是谁呀,你们来啦,说说话呀,让我看看你呀等等等等!!!!】

• 蓝蓝于 2008/11/11 01:44 回应-小龙女你还在私密回?? 什么时候敞开心,老同修了谁不认识你呢?

唉!说实在的到今晚行观时才发现才明白的...就是这观记上贴的时候正在行观,真他妈的绕了多久。

修行人就是虚空第一,我第二,这样才行。

了解了...那上班时怎么办?可不可以跟虚空说对不起正上班呢?还是要马上停下工作记录呢?这问题常发生呢?

【mars 於 2008/11/11 09:34 回覆-又是大左大右,走极端!!!】

• 花鹿于 2008/11/11 00:31 回应-玉青:这个见到底是看见还是感觉啊? S:就是感觉。飞狐:总体都是感觉,就是感觉。

想起前天晚上小九拜后躺卧静观,瞬间出现类似历史故事里的两个画面:

1. 十指被刺的刑法
2. 五马分尸

回神时吓一跳,心想怎么回事?想了一下..这两个画面好像是历史故事上商殃的下场?可是意识、潜意识并没有强烈烙印过这样的讯息呀!告诉自己别多想,而且没头没尾的,不知该打从那儿说起,又再一想..图像又不是动物仙,跟观大概扯不上关系,大概是自己恍神了。又多想了一下,搞不好是累世有过的烙印呢!怎么会这样?还挺可怕的。再一想..两个画面瞬间出现,说不定根本没过,何必多想。以上补述了“这个见也不知是看见还是感觉”?

【mars 於 2008/11/11 00:48 回覆-想

的理论那么多，就是让你大死!!!】

• 小阿姨于 2008/11/10 23:42 回应
-S: 网上的文章是给那几百人看的。就是他们都存在很严重的“我”的问题，那么他们那些问题怎么解决呢，就要通过你这个案例，通过你这个案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嗯!了解，保持和 S 的连系。此外，也明白这些文章并不是要打压特定的人物，而是要让学人揽镜自照的。

不要说是新手，云妹练瑜珈也有几年了，要不是因为有最近这些曲，也察觉不出自己的问题原来还真不少，就和曲中所描述如出一辙。

也要说声:玉青，谢谢你。

云妹 2008.11.10

2008-11-11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3

飞狐：好，就我来表达。就是说你有没有新的收获？就是你看我们发出去的水滴石穿……

玉青：哦哦，嗯，有。

飞狐：为什么她们跟你说记录不是给别人看的？就是她们给你上次发来的记录总评里讲的，记录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写的。记录有什么用？在她们给显君的回答中说了。显君说杏子真厉害，瞬间就能理解。还记得吗？你得仔细地看看那个回复。记录干什么？记录下来，就是你（行观）当场可能顾不了那么多，你就得接讯息，然后赶紧写……

玉青：嗯，对对。

飞狐：你得认认真真地如实记录你的心理状况，不要想到我这个会给别人看，别人一看我的心这么贪，或者我这个我这么大……这些都不要去管它。

玉青：呵呵呵呵。

S：就是你都不管它。

飞狐：你就像自己写日记，写私密日记一样。你把行观的过程如实地记录下来，然后你再回过头，再自己去看，再从中去琢磨、去分析、去学习，或者是给 S 看，或者是什么……比如说，你发现你的记录中的一个问题没有？包括那个小鸭屁股对你啊等等。这个问题就是，虚空的她们没说跟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你们的对话就非常简单的。

玉青：嗯嗯嗯嗯。

飞狐：你的整个记录，我们分析的，非常简单。一句话——你叫什么，或者你从哪儿来，或者请上位吧，就完了。只有是她们说的跟你有关的事情的时候，说得长，说得多。但是说跟你有关的事情，26 号说得最多，可是虚空她们说，那天的记录最差。你自己有没有分析呢？这为什么呢？所以你也知道这个记录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写完了就放在那儿了。

玉青：那我请教一下，为什么呢？

飞狐：你（S）说不说一下？

S：她这个角度不一样。她虚空的角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修行来说，你应该关心她们。

玉青：哦。

S：但是你呢，在跟她们接触的过程中，你关心的是你的那个我。我那世怎么回事，我那世怎么回事……差距在这儿。差距在这儿的话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动物仙给你演戏了，她给你编戏了。编戏呢，就是她给你打出很多的幻象。因为她能知道你的潜意识，她就是……她觉得你潜意识里怎么想，她就给你往那儿怎么说。那样的戏就不真了。你呢，（就应该）完全是我根本就不关心我，我关心的是她们。让她们说她们的那个时候，因为她们的那个时候正好是跟你在一起的，说她们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些内容自然就出来了，那里面就没有虚像了。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最后容

易什么呢，让那些动物仙给你糊弄了。它不是有意糊弄你，它也想讨好你。因为她们能直接联系到你的潜意识，就是你还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她就提前给你意识到了，她就照着那个来了。很多那个老的学人，这多少年的，都在这上面栽跟头。

飞狐：比如说你看了一部分我们这儿的观记，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观记我们从来不问——我那个时候是干什么的，你给我讲讲我那个时候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问。但是她们有的时候自己飘过来，她在讲她的时候，因为跟我们都有缘，她就顺便把跟我们的讲了。有的（讲的事）甚至跟我們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讲她那时候的事。

玉青：嗯。

飞狐：那一天，我们的记录还没有整理出来，就是前几天，你们家的仙都过来了，仙就说了这个事。就说你的这个力点……她们给的是力量的力，就是着力点，应该放在她们身上，而不是放在你的身上。当时第一个来的是什麼，好像就是那个小雅第一个来，那个小鸭子。

S：呵呵，那个小鸭子……鬼精灵鬼精灵的，你以后很难对付她，哈哈。

飞狐：第二个来了个小黄鼠狼，好像是。

玉青：对对，有一个黄鼠狼，叫平霸。

S：嗯。

飞狐：哦。它就说——我们不想给她演戏，但是呢，她的力点在她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演。它就在我们这儿说，然后就说还有好多没有进你家門。我当时看到一串，就都在这儿，她们都在这儿委屈。

S：嗯，都跑这儿来了。

飞狐：因为你现在知道你的主缘是妈祖，一早就跟你说了，你的主缘是妈

祖。因为妈祖走了，她们都担心的不得了，就全部都过来了。因为妈祖到那儿……后面的观记你可以看到，会发出来。还有就说，S到你那儿去，就像一个光一样，就给你聚这些缘。如果她们（妈祖、S的光）不在你那儿，她们说，就是靠你自己……聚不了她们。所以那天，八妖也骂了一大顿，八妖就在这儿骂，急。然后雪山夫人在这儿求了半天，就是说要给你搭把手，就是怕你这个机缘过去了。

玉青：嗯。

飞狐：就是这个地方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她们就说为什么你那个观记里面总是写——她不说话。就是虚空的那个和你交流的那个……你说她没说话。

玉青：哦哦。

2008-11-11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4

飞狐：……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她们就说为什么你那个观记里面总是写——她不说话。就是虚空的那个和你交流的那个……你说她没说话。

玉青：哦哦。

飞狐：（你写道）她好像不想说话，她说我就上位上去，是吧？好多地方有这个，看到好几次。

玉青：嗯嗯。

飞狐：她们说其实就是……观呢，就像是对镜自照一样，就是对镜理红妆。她们就是镜子，她们往往反映你的潜意识，就是她们觉得你的心門没有完全打开，当时最开始那个图像不就……

玉青：她们觉得我还……其实不想说话？

飞狐：还不真诚。对，她们觉得你不真。

玉青：嗯嗯。

飞狐：觉得你不真呢，就不需要你说了，就不需要你明说——我不想跟你说，或者我有点怕你，或者我觉得还有点抗拒……你都不需要说，她自己就给你表现出来，她就用她的行动告诉你了。所以记录非常有用。

玉青：嗯。

飞狐：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你的）这个（问题）？你也没跟我们联系，我们只有通过你的记录去分析。

玉青：嗯。

飞狐：她们说了这三点。她们说，你把这三点自己注意解决好，自己把妈祖能够请过去，不断的往前走，就有大进步。

玉青：嗯，行。

飞狐：这三点你解决不好……她们说——我们无话可说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机就没有了。没有机了她们就不讲了，她们只要还在骂、还在讲，就说明你有机。

玉青：嗯，行，好。

飞狐：TW 有个女孩叫毛鹰的。

玉青：嗯嗯。

飞狐：她担心得不得了。她以前蛮不得了，她以前观的谁是哪个的女儿……等等。后来我们这儿，她天魂跑过来说，说了以后她当时心里也不舒服。她觉得……我好像观错了哦等等……她也是属于八妖那儿的，她整天就是八妖跟我说什么，八妖跟我说什么……写了好多记录。后来（她们）就跟她说，不应该这样，应该从聚缘开始，从动物仙开始。她这次担心得不得了，专门在底下发个回信，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缘，去重新观动物仙。后来杏子给她回，就说——没机她们就不说了。就是既然这个曲里还在说你，就说明你有这个机。她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我从头开始。因为她们能得到这边的一句话，就像宝贝似的，因为难得。所以他们就

觉得你幸运得不得了，你自己就要把握住，如果是你整天一个人就在那儿记记记，埋头跟他们一样，就在那儿记记记，也不跟我们说，我们还在这儿急。

玉青：呵呵，我是怕耽误你，呵呵。

飞狐：这个不要紧。

玉青：行行。

飞狐：你随时可以跟我们讲。我电话里，短信里，都跟你说有困难你找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怕你不跟我们联系。

玉青：唉，我从来都独惯了，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上自习室一个人，一个人复习，独惯了，呵呵。

飞狐：嗯，我就是跟 S 说，你肯定（是这种性格的人）。

S：嗯，就像今天接你（玉青）似的。我说你（飞狐）得给她打电话，我说她那个一肚子主意，不知道哪儿去了。

玉青：呵呵。

S：她（飞狐）说不用，我说不行，你得给她打。她按照时间该到了，怎么还没有到。结果一打电话，你坐过站了，呵呵。

玉青：真是，呵呵，不知道怎么回事，坐过车了，第一次，不知道想什么呢。

飞狐：我当时就是说，她肯定在车上分神了。

S：嗯嗯嗯。

飞狐：我说她肯定分神坐过了。

S：嗯。

飞狐：其实这些小现象都反应出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的特性。我就跟他（S）说，她（玉青）肯定喜欢独自干什么，总想自己一个人把它干好。

S：就是不想让我们麻烦。

玉青：我是。

飞狐：嗯，对。我就跟他说你肯定是这样的人。

玉青：嗯。

S：后来你（玉青）说……坐过站了，

你打出租车过来。我说坏了，我说她打车比咱们快，结果她再一到家，咱们还没到，我们赶紧往回跑。后来我说不对你（飞狐）还得给她打（电话），问她到底上没上出租车。结果一打，你没上出租，你说打不着车，又上了公车往回坐。我说我们赶紧再跑回去接她去……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5

S: 后来你（玉青）说……坐过站了，你打出租车过来。我说坏了，我说她打车比咱们快，结果她再一到家，咱们还没到，我们赶紧往回跑。后来我说不对你（飞狐）还得给她打（电话），问她到底上没上车。结果一打，你没上出租，你说打不着车，又上了公车往回坐。我说我们赶紧再跑回去接她去……

飞狐：嗯。包括你在车上分神也是，都是自我意识比较重，就是别人（玉青说车上有个人总是看她）看着你啊，你就很那个，你就注意别人去了。其实这都是一样的，就是文章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写到你，你的心就到那儿去了，就看写的是什么是好的是坏的啊。

玉青：到不是好坏，就是怕自己没做好，就这样。

【杏子：小花仙说，那没做好——是不是好坏呢？】

飞狐：不用想……

S: 你这个，你以后这样，就是……

玉青：我已经明白了，就是当时是这样的。

S: 嗯，不要想做好没做好，都不要想，就是一心一意，就记住这条。

玉青：就是做自己的。

S: 嗯，做自己的，一心一意。

玉青：然后你们常联系。

S: 嗯，另外保持沟通。

飞狐：嗯，对。

S: 保持沟通的话，因为有时候你们家的动物仙什么的，有时候就蹦来了。

飞狐：嗯，她在咱们这儿就说实话。

S: 她蹦来……意思就是像告状似的，呵呵。

飞狐：嗯嗯嗯，她们那天委屈得不得了，你们家的那些仙，都像跑过来诉冤情似的，一个个……

玉青：什么时候啊？

S: 前天吧？

飞狐：前两天吧，我们最后都会把记录给整出来的。还没有整出来，（你家的仙）都跑过来了。

玉青：嗯嗯。

S: 她们的意思就说，好容易跟你碰上面了，想跟你亲热，想跟你聊，想跟你说……她们的意思就说好像跟你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玉青：嗯。

飞狐：所谓这个不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她还是她，你还是你。

S: 她们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能够容她们。

玉青：嗯。还有啊，就是这妈祖娘娘生气了，怎么能请回去？

飞狐：呵呵。

S: 唉，今天一会儿你就请吧，请她跟你回去。她挺高兴的，跟着我们跑了两个多小时在天桥接你。

飞狐：她这几天，从你那儿回来就不高兴。

S: 嗯，就今天，12 点半左右，跟我们一起出去。

玉青：我是 11 点半刚到家，刚到家，在食堂买了饭，我就上楼一边吃一边看（网文）。我就说，不能……不能再那个什么了，赶紧得过去（S 那儿）了。

S: 嗯。

飞狐：是的。还有呢，就是你有时候知道自己脾气比较那个，你有时候自己控制一下。你告诉迪安以后，他可

能……你就把你心里怎么想的跟他说，你就找他发泄，呵呵，你先把你心里的想法，你跟他在那儿吼一顿。

玉青：嗯，那天晚上发短信，他是不让我跟你发的。他说你别给她发了，他说不要给你们再发这些，他说你说不清楚有时候反而那个什么了，你别发。

飞狐：是，短信有时候是说不清楚。

玉青：嗯，呵呵，但我没有听他的。

飞狐：这也没什么，这就是一个过程。

玉青：对。

飞狐：你经过这个过程，你下一次可能就会好一些了。她们说的话呀，你如果看了观音十九渡后记，你会发现……就是她们说的话是很多种意思，而且有时候很深。就是……别说是你，就说我，我很多我都不懂，都是靠他(S)去解。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装懂呢？就因为你首先是认为你懂了她们说的话，你才会发火，你才会来写这个东西，就是你认为你懂了。虽然说你是在问——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实际上，你已经自己先入为主地去理解了她一部分话的意思。

玉青：跟自己不同的想法……

飞狐：嗯，你就已经先入为主地去理解了一部分。而你理解的这个部分，正好跟你这个我呀是对着的，一下子火就冒起来了。就是说不领情嘛，你就一下子火冒起来了。其实她们有时候说的话，过好久才验证。

玉青：哦……对。

飞狐：其实玄女说那个（你不领情的）话，就等着你发短信呢。就是你发短信以后，玄女才说——怎么样，我说的是对的吧。

玉青：呵呵。

飞狐：并不是说当时说你是吃的那个，并不是这个。

玉青：后来我也知道，她的意思就

是说，你怎么不跟她们联系了，怎么不把这个情系上了，是这个意思。

飞狐：嗯嗯。那你跟青霞也说了这个（通灵的）事？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6

飞狐：嗯嗯。那你跟青霞也说了这个（通灵的）事？

玉青：没有，昨天晚上我做鸡，红烧鸡，喊她过来了。她就问有没有做功啊，什么什么的。没跟她说，因为她根本理解不了。因为她总是跟我说何君能看见什么的，所以说她的主观意识还是说观就是能看见。所以我就没有跟她多说，不好解释，因为我没有你们这种水平，就是说话这种……就是跟她们接触这种水平，所以解释不清楚。解释不清楚呢，我就跟她们说，哦，我就感觉到了，然后青霞就会怕我误入歧途，或者是什么，就是不要她担心。

飞狐：也行，也可以，反正就是说不是有意地去阻断他们……就是他们知道你的事啊就行。

玉青：我所有的事情，迪安都知道，包括25号那天，他都知道。

飞狐：那就行。

玉青：他那天拉我回来之后，正好电视放乱七八糟的，然后又吃饭什么的，晚上小九拜，不是说看见那个老虎嘛。那是吃完饭。你给打电话是五点多吧？

飞狐：我给你电话是六七点。

玉青：嗯，六七点吧。打完电话，我就是在那儿。我们晚上订了餐外卖啊什么的。我正在那儿坐，他把我拉起来回客厅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说飞狐跟我说了什么什么了，我在那儿行观呢，我在感觉呢。他说你看到了啊？呵呵。

飞狐：你就说我们说你通灵了，就

行了。

玉青：我不知道那叫通灵，我也不知道。我说她让我试试，我就试试呗，赶紧试试。放了电话就赶紧上香了。正好说话的时候，外卖又过来了，然后我就吃……这都不是理由啦！就是说我当时以为你们知道我能看到了，就没想到……

飞狐：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你自己人身要配合。

玉青：对对。

飞狐：我们只能接到虚空的信息，但是你自己这块儿，你自己得联系、得配合。你那个整理好了没有？他(S)去你们那儿的三次的记录？

玉青：哦，嗯，整理好了。

飞狐：你都自己听录音整理好了？

玉青：嗯嗯，整理好了。

飞狐：上次八妖她们来这儿是说，你没有把你这三份整理好，没有多看几遍，不让你进S这个门。

玉青：我自己整理好了，就是那个……

飞狐：整理好了你也不告诉我们，你看，这么多人……这个就是你自己看见我们文章上面写了，不停地写要你整理这三次的记录，你就应该知道这个重要性。

玉青：哦，嗯嗯。

飞狐：这是你一辈子修行的指南和你的财富。

玉青：嗯。

飞狐：你得反复地去看，包括说常联系，是那次……我记得是八仙的吕洞宾，第一次到你们那儿就跟你们说，联系不要断。然后青霞还问，我们能不能跟S这儿联系？我当时就跟青霞说了，刚才吕洞宾说了，联系不要断。

玉青：嗯。

飞狐：那三次，你应该反复看，她们跟你讲了很多的东西了，教了很多的

东西。你要是听不清楚的，就对着那个我们整理的记录自己看，或者你给我，我帮你再理一遍也行。

S：就是对着那个记录，就是对着那个发出去的记录看就行。

玉青：嗯，唉，我呢是怕麻烦，现在弄巧成拙，呵呵。

飞狐：嗯，就是弄巧成拙。为什么会弄巧成拙？还是你自己想的，你自己认为我怕麻烦他们，或者是什么什么，对不对？

玉青：嗯。

飞狐：其实你哪怕是发一条短信问——我能不能把记录发给你看看呀？或者说是我今天报名了，你有没有时间，我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呀……你现在就要知道这是第一位的。

玉青：好。

飞狐：你随时可以……你别窝着。

玉青：好好。

飞狐：别跟那个何君学，别窝着。你什么事弄不清的，或者有什么新的状况，或者遇到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说，没关系的。

玉青：好。

飞狐：如果我们这儿解决不了，或者没空，我们会告诉你的。再记着那三次记录你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看。

玉青：嗯嗯。还要再给你看吗？

飞狐：你就对照着那个杏子她们发出去的网文看一看就行。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7

• 学者玉儿回复-关于通灵和家人间的问题——我有问题问你。我现在跟玉青一样的通灵，但是我的家人不信这个的，所以现在都是瞒着，我在想应不应该把通灵的事告诉家人。

因为我现在整天跟做贼一样，她们

一进来我房间，行观就得停止。而且她们都以为我在复习，……撒谎的滋味也是不好受……他们对我的未来太大力支持，这样背着他们我也不太好受。学者玉儿

【杏子评论：如果是不能够理解，当然就不能说啦，除非是傻子！】

•学者寂照-请教-我是今年六月份偶尔在一个聊天室听到“昆仑瑜伽”。从83年开始，我先后修了很多法，大多都是自修。自修过程中对生命的存在及来去的奥秘积累了不少的疑问，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看到探书时，很多疑问得到解答，我原本就猜想隐界肯定有生命体系及修行真谛，在书中S通过观记真实生动，有形有色地把他们呈现在我的眼前，比我能想得到的要深邃并具体得多。看完探书后，我又向朋友要了X书，并从网上下了些资料。目前X书基本看完。

从九月底十月初开始，我对照录相录音资料摸索着自修法。观香观了一二十天，开始几天还能坚持观完一柱香，也曾观到香火晃动不停。后来越观越困，往往没观一会就坐那睡着了，我想这样也没什么效果，最近也就停止了观香。小九拜一直在做，最近这几天也开始犯困，昨晚做到第八拜时，后来的就不知道了，直到音乐放到静坐时才醒来。九阴也坚持打了一个来月了，开始时用的是标准型音乐，打了二十来天，在打第八式时出现了几次光暴，有一次较厉害，踉跄着坐到后面的沙发上。最近为了统一用一种软件播放器，就改用简式音乐，因标准式的这种播放器放不了。因简式的录相我没有，我就按标准式的动作和着简式音乐来做。开始几天在做第八式时还有轻微光暴，这两天反而没有了，也不知方法对与不对？还有在所有的法中吸气呼气时，不一定非是都得吸气用

鼻，呼气用口吧？恳请指点！拜谢！

【杏子：悠着点……】

•天狼星学者回复-2008.11.11 晚20.48分读到玉青这个见——到底是看见还是感觉啊。S：就是感觉。飞狐：总体都是感觉，就是感觉。

天狼理解感觉就是心看到了，可以理解为心通吗？

【杏子：心里的感觉与心通是两个概念。

小花仙说：这个天狼星跟那个玉青是一个毛病，都是还没入门呢，就想着这个通、那个通……自己的观力到了哪个层次了？反正是越想层次越低！

S：还在敲门就梦幻着五眼六神通！】

看到这里时哈欠连天的，就赶紧着抄这段文字，还没有抄完，就不哈欠了，马上意识到，一哈欠，立马就应该问讯的，自己没有立马问询，而是去抄文字，这就是我为先了，不是虚空为先了，又犯了我大的错误！

天狼：“对不起！又犯了【我大】的错误了，你来了，就应该招呼你的。

“亲爱的你好！你是谁啊？报个名吧！”

感觉是一只刚出壳的小黄鸭子，步履阑珊，【杏子评论：应该是“灯火阑珊”、“步履蹒跚”，怎么跟那个小和尚是一个水平？】路都走不稳，对着天狼拍拍翅膀，做了个欲飞的姿势，那意思就像是，等长大了就会飞了，它把脖子一伸一伸的，感觉是在模仿天鹅的姿势飞翔。

天狼：“呵呵，丑小鸭变成天鹅就飞上天了，感觉它热切的看着天狼，心里感觉它叫“美琪”，小黄鸭子拍打着翅膀跳跳的，很高兴的样子。

“美琪，天狼好喜欢你呀，到天狼的手上来吧，握握手。”

天狼的左手用力的握了三次，手心向上展开放到了左大腿上，好像那小黄

鸭子就在手上一样，手上有种微微的清凉感。

心里感觉着美琪在拍打着翅膀，哦，像是在召唤着什麼。

天狼：“哈哈。来了一群鸡鸭鹅。”

美琪：“这是和我同来的姐妹们，来了好长时间了，你理都不理，好伤心啊！看着你转来转去的好着急啊！要不是你心诚，我们早走了。”

天狼：“还请美琪和姐妹们多批评，多提点才是。”美琪这时显了个人形十二三岁的美少女，极漂亮，一身鹅黄色的衣衫，凹凸有致，婀娜多姿，她对姐妹们说：“都报个名吧，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唉，真不容易!!!”

那个白鹅说：“俺叫白翎，来了十个姐妹”

那只鸡说：“我叫芦锦绣“感觉她是只芦花鸡，母鸡。带着一窝孩子，那孩子们都躲在母鸡的身后，不时的露个头。

天狼：“姐妹们，你们都是天狼的亲人，团聚了，请姐妹们吃苹果吧，还有大柿子，很甜的。

又没感觉了，“美琪，天狼又做错了吗？怎没感觉了呢？”感觉美琪在昆仑位上露出了笑脸。呵呵，他们已经上位了。

又感觉飞来一只蜻蜓和一只大黄蜂。

大黄蜂说：“我先到的，该先写我。”

天狼：“呵呵，是感觉这你先到了，随后来的是蜻蜓。”

大黄蜂说：“我叫玉美，来了一窝蜂呢，等了万千年，终于等到天门开，有出头之日了。”

玉美显出人形，哎呀，太标致了，亭亭玉立。腰极细，胸及丰满，大眼睛，水灵灵的仿佛会说话，一眨一眨的看着天狼，有些羞涩，欲言又止，唉，来日方长，千言万语细细诉。一扭身带着他那一窝蜂上位去了。

美玉上位后，那蜻蜓飞来落在天狼的左肩上，轻轻的耳语：“还记得我吗？

天狼：“嗯”……

蜻蜓：“狠心的东西，一别千万载也不来找我，我好不容易找到你，找的好辛苦啊，你还拒我千里之外，想亲近你都不行，接近你就被你弹回来，真是又气又恨又伤心，没良心的东西!”

天狼：“他不是不知道你来了吗？总觉得自已很心诚，对虚空深信不疑，就是不知道还有个肿瘤长在身上，要不是天哥给做了一个大手术，把肿瘤给切除了，还不知道会长多大呢。那个该死的我，真的好可怕呀，差一点误了生死大事，唉，你看看他那个我又出来了，光让你听他说话了，虚空第一，这麼会就忘了。”

蜻蜓：“真是冤家。”

天狼：“怎末感觉和你这麼亲啊，听你说话好像是一个被窝的。”

蜻蜓：“妾身玉花，给郎君请安了。”她做了一个万福的动作。

天狼：“哦，是玉花啊。千载别离今相逢，昆仑位下诉别情，千头万绪无从说，相拥玉花胜万语。

一个紧紧的拥抱以后，玉花带着与她同来的姐妹上位去了。

【杏子评论：悠着点劲，不要一见美女就麻爪儿！虚空就是一迷接一迷……不要痴迷不悟。虚空本是梦一场，任你东南西北到处闯……】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8

飞狐：你就对照着那个杏子她们发出去的网文看一看就行。

玉青：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反复听录音不是也挺好的？我虽然整理好了，我就想问一下。更真实吧？当时的场景。

飞狐：一个是，看文快，而且可以反复。录音呢，往回倒啊什么的，或者听不清楚，而且里面还有些废话什么的，包括那个兴达说的还有青霞说的一些。

玉青：嗯，这样，下次让青霞、兴达和迪安一块儿过来，把这个事情……

飞狐：嗯，说一下也行，可以，那都没事儿。

玉青：而且青霞也老问，问我有没有看书啊，呵呵，解释不清楚。

S：嗯，她也不好说。

飞狐：行，可以。你要是早把你的这个困境啊，或者你不清楚的跟我们说，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玉青：嗯。

飞狐：你就别窝着，你就少自己拿主意！

玉青：好。

飞狐：你这个时候你就是想着能跟她们，能跟虚空联系，包括能跟这边，跟 S 联系，你就不要总想自己一个人撑着干什么。

玉青：好。

飞狐：这是大伙的一起的一个事，就是互相搭把手。

玉青：嗯。

S：因为这种事情啊，一个人撑不起来。

玉青：好。

飞狐：我……我刚才就没敢说（S）这个话，我怕说这话刺激你。

玉青：呵呵。

S：她（飞狐）现在一步也离不开我。

飞狐：对。

S：就是她一个人是挑不起来的。

玉青：嗯嗯。

S：因为虚空呢，它这个象……太复杂，它的领域也太大。

玉青：嗯。

S：因为她们看你清清楚楚，但是你看她们就不行了。

玉青：嗯，还无明呢，呵呵。

S：嗯嗯。就是她想让你看见，你才能看见。她不想让你看见，你根本……她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是吧？

玉青：嗯。今天来把所有……大部分心结给打开了。

S：嗯。

玉青：自己想是想不明白的。

飞狐：就是啊，你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玉青：还是从自己的那个角度去想，怕麻烦你啊，怕她们那个什么……（其实）没必要。

S：你就把你那个“我”给扔了，放下，这些事儿就不想了。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69

S：你就把你那个“我”给扔了，放下，这些事儿就不想了。

玉青：对。拿主意拿惯了，一个人在外上学十多年……

飞狐：嗯，是的。我就跟他说，你肯定是……属于这样的，就是自己总是做事啊，自己挑担子啊，自己拿主意啊……我行观，我从来什么都不想，我反正都丢给他（S），其他都是他去分析去什么……我写不出来，我怎么想我也分析不出来……没到那个层次，我写不出来那个东西。他们那些……好多学人，不停地都想把观记发过来，让我们看看，就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已经走过好多次这样的弯道，就是里面会出现一些问题，他那个“我”总是掺进去，但他自己分辨不了，他怎么分也分辨不了，所以他只好求助于这边来帮他指点一下。所以，他们就……羡慕你。为什么羡慕你？就是你这么方便。结果（我们）怎么等等不来你的那个信息。

S：我们那个邮箱里面好几千封信，

都是他们发的观记。因为我们都没有时间看好几千封。那么这样呢，就说你的这个观记呢，就是每一步细节都加了批注、解说，问题在哪儿。就是比较详细地进行剖析，那么剩下的他们那个几千份的观记，让他们以后干什么呢？就是要对照你这个观记，去自己看就行了。为什么你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呢？就说你这一个观记可以解决他们那个几千份观记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他们所有的问题，都在你这个观记里面都体现出来了。那么他们自己对着这个，自己去处理就可以了。所以呢，你不要把你那个“我”搅合到这里去。

玉青：嗯。

S：因为你那个观记，它是面对着好几百人呢，就是好几百人的问题。另外呢，你今后上网什么的，你最好再编个名。你现在已经是“明星人物”了。不论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那都把你当明星了，现在是死盯着你了，呵呵。

玉青：嗯，呵呵。

S：对了，那个小玉兔怎么叫玉青呢？

飞狐：玉情，她叫花玉情。

S：哦哦，我说小玉兔怎么叫花玉青，怎么跟玉青叫一个名呢？

玉青：呵呵，她是感情的情。

S：嗯，她们在天上，比方说是叫玉青，她们的天名，前面都加个花字。

玉青：哦，我说怎么这两天总是花什么的。

飞狐：我都不知道，他(S)刚才说了我才知道。

S：哦，以前没跟你说过啊？

飞狐：没有。

玉青：对了，现在反正也就在这儿说吧，就是那天……11月2号的晚上，给你(飞狐)发短信之后，我做功的时候感觉到天凤……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女神吧，我好像觉得她是碧霞元君吧。

天凤好像跪在那儿拉着她衣角在那儿哭。反正我觉得当时那个女神挺酷的，反正也没说什么，就像是拉她起来，反正像是安慰她还是怎么的，好像说她又使什么性子……然后当时我还在做功呢，我就不知道她哭什么，也没好问，反正当时心里也觉得挺酸的。后来还有个什么……我忘了，后来第二天晚上做功的时候，突然感觉好像看到那个……好像海边上吧，还有玫瑰花，好大一片儿，但是灰色的，都是灰色的玫瑰，呵呵。

飞狐：呵呵，就是没彩色是吧？

玉青：对对。

飞狐：没事儿，你都记了吗？

玉青：都记了。

飞狐：嗯，都记下来。然后你不管练不练瑜伽，你看见图像什么的，你就可以去问她们。

S：嗯，你(玉青)像你正练瑜伽的时候，那个天凤和一个黑衣女神在那儿，你应该当时就……哪怕把你的功停下来，你得盯住，问这个天凤，这女神是谁，然后你马上想办法跟这个女神进行交流。

玉青：嗯。

S：这个就是机。

玉青：又是机？

S：嗯，又是机。你说不行，我得练功，又是你那个我，这个机又完了。

玉青：呵呵，又错了。

S：就是你必须得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是广义的，就包括你练功的时候她们来了，你这个机你也得抓住。因为你那个功可以呆会儿再练，但是她们这个机一闪过去了，你再捕捉就很难了。

飞狐：我们这儿也是，只要有虚空的人来，不管干什么，都是放下。

S：嗯，都放下。

飞狐：首先是把虚空的给办完。

S：嗯。

玉青：因为你（飞狐）能看见啊，我总觉得我的那个想法……抓不住。

S：不，你只要有这个感觉，越是模糊，你越得去捕捉，捕捉到手了，图像就会渐渐地清晰了。

玉青：哦。

S：因为要是图像很清楚的话，你用不着捕捉了。就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我放下。只要有感觉，我这就马上放下，我得盯她去，捕捉这个去——捕风捉影。

玉青：哦哦。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0

• 梦中的和弦学者回复-2008.11.6.晚 9 时多-九拜时感觉很多报名的。（想起九月九拜时，心里阵阵难过，哭了。头前一黑衣老太拄着拐杖，一手拿一串小铜铃，对我说，给你铜铃，给你铜铃。当时这个机呀，还没看到玉青的事呢。以后就是梦里）

来了一只骆驼叫大漠，他说：“大漠飞风沙，血雨映红霞，我今重昂首，凌云惊破天。”

一只蚂蚁名佳佳，她说：“去年桃花落，今年梨花开，落花虽有意，未见今人来。”（她在批评我，期望我呢吧）

蚕宝宝来了，说：“春蚕吐丝尽，缠缠又绵绵，不解东风语，缘系一线牵，唱罢东风曲，欲乘晚风去。”我都请她们上位了。

接着小凤仙来了，她说：“彩云故国里，戎君情相系。拨我知音曲，君知琴中意。情海风波里，一轮红日旭。月下归月下，与君勿别离。”我请她上位。

花木兰来了，她说：“木兰从军万里行，黑山黄河月下鸣。莫愁一路无知己，巾帼蛾眉遍天地。咚咚战鼓声，一路未曾停。旌旗又招摇，看我华中女。”

接下来，穆桂英来了，她说：“英娘军阵里，拨云遥见日。天门阵中阵，刀下无顽敌。浴血烽烟里，百战永无敌。愿今震翅飞，戎装归故里。”（注：以上都是感觉）

8 日考试回家打开电脑，看到青娘那段，潸然泪下。

11 日九拜时，感觉一只大黑蜜蜂，一直在我左右飞来飞去，肚子是黑白相间的。她吟了首诗：“鸡司晨，蜂酿蜜，春发生，秋结籽。万物自归万物去，冬日雪花飘满地。今抱娇儿归去，遥望青山，默默两无语。两行清泪落地，化玄湖，归大海，滔滔东去。碧云天，朗朗月，枝枝叶叶，如影随形，映天映地，海阔烟波里。小船儿，儿踏浪来，唤儿归去。风口浪尖，潮涨潮落，牵手牵手，汽笛声声唤儿返航急。娘在云海里，满目是归期。华发生，泪痕残，望月西沉，日出东海，娘的儿，快归故国里。”学者梦中的和弦

【杏子评论：那个飞狐才刚想到，今天（11 月 12 日）下午吃饭的时候，太上老君说，心月狐以前在道家谓之大火，没人敢惹。他还说，大火就是司鸡，又叫司晨……】

• 小西洋女於 2008/11/12 13:16 回应-玉青：……解释不清楚呢，我就跟她们说，哦，我就感觉到了，然后青霞就会怕我误入歧途，或者是什么，就是不要她担心。

玉青的例子让西洋女想起以前行观时，曾遇过有人告诉我说：你观的是这样，可是 xx 帮我观的不是这样...我只能笑说：我功力差....，因为....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也懒得解释....，因为摸不到的东西...如何断分明？再者，隐中来讯，给的是情不是理吧？

也曾碰过集体讨论某个行观人的行观纪录，看是不是行观人是不是心态上

有出偏，要不然就是比较二位行观人的记录...是否能给行观人予以棒喝...这样的情况下来造就了自己的压力...也发现很多同修相当害怕入观，因为怕自己的一切暴露在观记中反任人评说...也有同修直接了当的告诉我她没这种勇气....

其实之后经过雪山曲直至现在的教导，慢慢地修正一下自己入观的观念及对她们的态度及想法...认清行观是个漫长的过程，行观记录就像自己跟隐中接触的日记，一篇篇写下来，里面有我的意识或虚空的讯息或纷乱的情绪，也说不准那个是对或不对，(写到这儿，自家管带李漾在旁说声：渣渣呼，毛小驴，何时成材上路行？她要我再继续写...)或许这也是和虚空接触的机，是在磨炼小西洋女看何时明白纪录不是给人看，而是虚空给的契机，一种感情培养的契机，而不是只会建立在上香摆供报名，(管带李漾这时说：你在乎「对」就没情，「不对」也没情，似是而非才是穿透...我说：不懂耶...李漾说：你写你的吧)，跟虚空接触其实有时会有一种喜悦...或淡淡愁，但是这种情丝往往被评论而斩断，小西洋女有一阵子是很讨厌行观喔，因为一直被抨击...粉累...不过现在不会排斥了，在乎了评价就忘了她们来续情，行观的路还很漫长呢~只是庆幸自己有了镜子可以理理自己的纪录。

S、飞狐、杏子、月湖女、玉青.....谢谢你们...当然还有虚空的她们.....天、天妈、姥姥及天外公们、位上的管带及家人们...

杏子：下边接着研讨记录.....

S：因为要是图像很清楚的话，你用不着捕捉了。就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我放下。只要有感觉，我这就马上放下，我得盯她去，捕捉这个去——捕风捉影。

玉青：哦哦。

S：你要不捕风捉影的话，这个影一闪就过，一闪就过，你再找，找不着这个镜头了。那个黑衣女神肯定是要有话跟你讲，而且肯定是跟你有很深的渊源。

玉青：哦.....我觉得她是碧霞元君，呵呵，我觉得。

飞狐：但是.....管她是谁，已经过了。

S：嗯。以后就记住这一条，不管什么时候，碰到了，你把你手上这个赶紧扔下，我现在顾这个。其实这个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完了以后你自己再该干什么干什么。

玉青：当时，迪安在旁边坐着呢，我就怕我一停，他就会问又干什么！

S：所以说必须得跟迪安交流清楚。

玉青：对对。

S：你得把他训练好，就是他能帮你，不能阻碍你。你要跟他交流不清楚，他老认为你怎么老不正经、发神经.....是吧？他还会这么认为。

飞狐：这样就不好了。

玉青：嗯.....几点钟了？

飞狐：不着急。

S：嗯，请妈祖过来喝喝茶，说说话。

玉青：我？

S：嗯，请妈祖。

飞狐：妈祖过来了，在这儿。她喝了口茶，叹了口气，她问玉青——你还怒不怒啊？

玉青：呵呵.....不怒了，不敢了。

飞狐：妈祖对玉青说——你还是个人，又不是花仙，别学她们无法无天的！

【杏子：后来才明白妈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玉青.....修成了回去了才是花仙，现在你还是个人呢，别把自己看得比天还大！】

飞狐：妈祖对玉青说——你还是个人，又不是花仙，别学她们无法无天的！

玉青：好。

飞狐：妈祖接着对她说——要不是

(你)有(跟S的)这个机缘,那(我)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玉青:哦。

飞狐:另外我们这边也讲了,迪安过去是妈祖的儿子,你看了那篇记录的吗?

玉青:嗯嗯。

飞狐:所以虚空就说,你是沾他(迪安)的光,他是搭你的船。你们两个的修行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你得跟他把修行的情况敞开了,说清楚。

玉青:嗯嗯。

飞狐:妈祖跟你说——要么就(跟迪安)一起上,要么就是一起沉。就是你们俩现在是捆在一块儿的。

玉青:嗯。

飞狐:她问你——是想上呢,还是想沉呢?

S: 嗯,那当然想上啦!

玉青:那当然了,呵呵。

S: 唉,这妈祖也是……唉,呵呵。

玉青:估计还在生气呢。

2008-11-12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1

S: 唉,这妈祖也是……唉,呵呵。

玉青:估计还在生气呢。

飞狐:妈祖就说——我看好的丫头不会错的!就说她看好你(玉青),把你跟她儿子配在一块儿,哈哈。

S: 哈哈哈哈哈……

飞狐:她就是要你(玉青)按照S先跟你说的,一路往前走。给你打这些叉,你走得更顺利。就是把你那些分枝给弄掉,你更好长,不要怕这些,不要怕给你把问题指出来,问题越少越好。

玉青:嗯。

飞狐:然后她跟你说,要你抓住机缘。

玉青:嗯。

妈祖:天随势(时)走。

飞狐:就是她们都是跟着自然规律、天道的规律去走,现在该是你的缘,所以她们所有的这些佛,包括我们都来助你。你自己就得把握好这个机缘。这个势一过,就是你的缘过了,那她们就……在你的力度上就小了。所以你自己得把握住,就是这个意思。

玉青:嗯。

妈祖:神灵在天不在心。

飞狐:可能是说你现在的状况,不是说佛在心中吗?你就是……从你发火等的表现,就是神灵都在天上,不在你的心中。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心又像是你的光,就说你现在还没有这个光,还没有能够跟她们交流。

妈祖:水流入海不需等。

飞狐:就是最后回归是归性海,水又表情,你得有情。另外就是你修行的机缘不能等,一步一步要赶紧走。

玉青:嗯。

飞狐:她要你看看她。

S: 嗯。

(玉青感觉了一会儿,总是无助地看着飞狐。)

飞狐:你就感觉一下。

S: 嗯,你把你的感觉说出来。

玉青:妈祖娘娘是不是坐在那边?坐在那个床尾吧?然后好像穿着一件红色还是橘色的一件披风似的。头发好像就是简单地扎了一下,也没有那个什么,稍微挽了一个髻吧,轻松地挽了一个。然后看着我,看着我们这块儿。

飞狐:赶快跟她说话啊。

玉青:嗯……

S: 请妈祖跟你回家!

玉青:妈祖娘娘对不起,别生气了,跟我回家吧?呵呵,以后不再那个什么了,尽量地把自己的我放下,然后跟S常联系,把这条路走好。

飞狐：你感觉一下，就是你跟她……沟通。

玉青：她好像笑着点头了。

飞狐：能不能请她跟你说点话呢？

玉青：嗯，请妈祖娘娘……我要说出来吗？

飞狐：不用说，你自己想也行。

(玉青感觉了一会儿……)

玉青：没感觉……

飞狐：没讲？

玉青：不知道想什么呢，现在。当时我就是说，想问问她我现在这情况、机缘。

飞狐：你先别想你问她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请她跟你说几句话吗。

玉青：嗯。

飞狐：然后呢？你请了没？

玉青：哦。

飞狐：嗯，你先……不一定你要有问题。

(玉青又感觉了一会儿。)

飞狐：别慌。

玉青：沉静如流……从善自小。嗯，说了两句。

S：嗯，沉静入流，从善自小。

玉青：她说，还得打一顿。呵呵。

S：打一顿好事。

玉青：嗯，打一顿好。

飞狐：嗯，接着，你只要感觉还没说完你就接着。

S：嗯，打一顿好，就怕不打。

玉青：请我回去得有决心。就是这个意思。

S：嗯。

玉青：她好像梳头发了……在那儿。

S：梳头呢，那好。梳妆呢，准备要跟你走了。

玉青：哦，好，谢谢妈祖娘娘。

S：嗯，她出门得打扮呢，她就是在我们这儿不打扮。

玉青：在家。

S：嗯，在这儿她就随随便便的，她就不打扮。

玉青：好像她穿着一件青色的袍子，上面好像绣着菊花。

S：嗯。

玉青：然后就去(香台)那边儿了。

S：哦，对，去打扮去了。

飞狐：行。她问你说——你现在知道跟S这儿常联系的意义了吗？

玉青：哦，对。

飞狐：什么意义啊？

玉青：这样就能跟她们直接能沟通上了。

飞狐：对。这就是雪山夫人不停地对你的机缘是千万难得，这就是别人求都求不到的。

玉青：哦。

飞狐：别人盘道修行一辈子磕头要见佛，都见不到。她们以前说了一句话，我还忘了记，就是以前说你，她们说——别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玉青)是近水楼台不要月。

玉青：呵呵。

飞狐：就是想给你，你不要。

玉青：嗯。

飞狐：你在这儿就可以跟她们对上话，沟通，而且还有人帮你解，说的什么意思。所以你就保持常联系。

玉青：好。

飞狐：你自己在家里跟虚空沟通的时候也要注意刚才那点，就是刚才是要你问她们说什么，可你马上自己就开始想——我现在修行的什么情况……你先不想。

玉青：对，跟何君一个毛病了，呵呵。

飞狐：就是啊！所以她们小花仙在文章里不是说你跟何君是一家的吗？记得吗？

玉青：嗯嗯。

飞狐：你不要看那些小花仙说话很

厉害，她们都是护道的，都是助道的。

玉青：嗯。

S：就是专门打叉。

玉青：嗯嗯。

飞狐：就是把你那些不好的东西都给你打掉，让你好长。你得好好体会她们说的一些话。你看现在证明是一样的，你跟何君问话都一样。你再就知道，回家以后，你那些仙，你得跟她们好好沟通一下，另外妈祖跟你回去……

玉青：嗯，我今天来之前给她们上香，我看了下，好像（我家香台）上面空空的，我感觉是，呵呵。

飞狐：上次你那儿的仙就说，妈祖一走你那儿就散了，幸亏还有 S 在你那儿的脚印。就是 S 在你那儿踏过，她们还能呆。你呢就随聚随散了。当时是观音还是谁，就跟你们家仙说，先别走，人修行不容易，先还是暂时留着……怎么说的我也记不准了，记录以后整出来你自己可以看。

玉青：哦……

S：就是妈祖如果你那儿堂上坐着的话，她能帮你聚缘。如果妈祖不在的话，你这个缘聚不过来。

玉青：哦。

S：她们觉得自己一个比一个大，呵呵，那都厉害得不得了，谁也不服谁，所以你镇不住她们。妈祖在那儿，能把她们规规矩矩地都聚到那儿。要不然她们一个比一个凶。

飞狐：因为她们有的能量比人还大，她们是仙啊。

玉青：嗯。

S：嗯。另外她们说，一机难过万重山。

飞狐：八妖说的。

S：嗯，八妖说的。她说修行就像过这个万重山似的，很艰难。但是要获得这个一机呢，它比这个过这个万重山的难度还要大，就说机是非常难得的。

玉青：是不是来了好多人？我感觉。

【杏子：小花仙说——玉青很难聚精会神。她在 S 这儿的时候，常常处在自己的神游状态，根本没去听 S 在说什么，所以虚空总是让她多看记录。】

飞狐：你继续感觉。

S：嗯，你继续问，你说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青潭观月情-72

飞狐：你继续感觉。

S：嗯，你继续问——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玉青：我感觉好像第一个来的是不是释佛啊？

S：嗯，释佛来了。

玉青：还是大颠？好像是一个和尚。后面好像……玄女还是哪个女神？好像都在。

S：嗯，请她们说话。

玉青：嗯，请释佛说话。释佛好像坐在那个床头，没……在念佛好像，没理我好像。

S：呵呵，你将来好好跟释佛缓过这个劲儿，缓过这个过节。你以前老跟他们对着干，慢慢缓。她们可能是一块儿来，也表示祝贺的，也表示送妈祖她们。

玉青：嗯，我说我怎么突然感觉到来了好多人。

S：嗯。

玉青：玄女好像……想说什么……

S：嗯。

玉青：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S：哦，呵呵。

玉青：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好像是。

S：嗯。

玉青：反正还是好自为之的意思。

S：嗯。

玉青：都去（香台）那边了，好像。

S：嗯，都去那边了。

玉青：好像从那儿过来，还是从这儿过来。在那儿呆了一会儿，然后就去那边了。【杏子评论：谁看得懂这说的是什么？果然是跟何君一家的……】

S：嗯。

玉青：我还是不敢说话。

飞狐：不敢什么？不敢说话？

玉青：嗯，没敢问她们。

S：没事儿，可以问。

飞狐：不要紧，不要紧。

玉青：好像上面都走了。

S：只要让你看见的，你就可以问。

玉青：嗯。

S：她们可能都是送妈祖的，就是给送到你那儿去。

玉青：心月狐她们过来了吧？从那儿刚走过来？

飞狐：呵呵，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是不是刚过来，你现在就是自己感觉，感觉到就说。

S：嗯，你感觉到什么你就说。感觉到你就说，可以请她说话。

玉青：嗯。心月狐好像坐在 S 边上……

S：嗯。

玉青：好像……手好像放在我背上。

S：嗯。

玉青：嗯……说……沉一路，浮一起，自明……自在心。路漫漫……修行在个人。她就最后……她就起身坐到床尾去了，好像跟飞狐坐一块儿去了。

S：哦，嗯。

(玉青接着感觉……)

玉青：来了一只……蛤蟆还是……？蛤蟆？就蹲在这儿呢，好像是。

S：问它是谁，是不是那个金蝉聚宝啊？

玉青：你一说金蝉聚宝我就感觉不到了，呵呵。

飞狐：你再慢慢地感觉一下。

玉青：嗯。小鸭子是不是又在这儿？

S：嗯，就你那小鸭是吧？

玉青：嗯。在这儿呢，好像。

S：嗯。

玉青：好像……在啄我的脚那种感觉吧。

S：嗯。

飞狐：那你跟它讲话，你为什么啄我的脚啊？

玉青：哦。脚大量路。

S：脚大量路啊？

玉青：嗯，它说——我脚小，跟着你走。说它这两天好像一直在您(S)这儿呢。它说跟我回去好像这个意思。

S：嗯，跟你回去。

玉青：我说挺好，一块儿回去。

S：嗯，你招呼一下，凡是你家的仙，这些日子跑过来的，这次跟你都一块儿回去。

玉青：嗯。好像来的都是以前没怎么聊过的，好像不太熟……好像安还在我们那儿呢，没过来。

S：嗯，可能好些没报名的是吧。

玉青：就是说上次报了大概有四五十个，但是我给你发记录就是发的我觉得有异样感觉的时候这些，中间……还有聊过一些的，没有聊的那些……好像……都在这儿呢。

S：嗯。

玉青：反正我现在就请她们回去。

S：嗯。

玉青：好像都不太理我，好像就都站在那边门外。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3

玉青：好像都不太理我，好像就都站在那边门外。

S：呵呵，你跟她们都说说好话，哄哄她们。

玉青：小鸭子还挺好的，跟着我。

S: 嗯。

飞狐: 就是, 你看你记录里面, 那小鸭子总是屁股对你, 不跟你说话……我看你写的。

玉青: 嗯。

S: 那小鸭子带着她们, 都给带回去!

玉青: 嗯。

S: 一个都别拉下, 都给带回去。

玉青: 她们现在都过来了, 在这儿了。

S: 嗯。

玉青: 我说要不然就跟着我的包吧, 进我包里一块儿回去。

飞狐: 嗯。

玉青: 头好疼啊, 我感觉。

S: 那没事儿。

飞狐: 你(玉青)跟她们说进你包里一块儿回去, 她们……?

玉青: 就进去了。

飞狐: 哦, 就是, 你得讲啊。

玉青: 哦哦, 这也得讲。

飞狐: 嗯, 也得讲, 要不然我们就知道了。

玉青: 哦。

S: 嗯。那个……万缘来的有的时候量太大的时候呢, 会有那种感冒的感觉。

玉青: 哦。

S: 就是难受, 身上没劲儿, 有时候想睡觉……就是这种平常没有的这种感觉。主要是你不适应, 慢慢适应了以后就没事了。

玉青: 嗯。

S: 另外有的时候, 还会觉得身上发冷、发凉, 尤其是后腰, 觉得好像老有凉风在那儿串。

玉青: 我做功的时候老是觉得有风吹我。

S: 嗯嗯。

玉青: 因为我做功的是个密室, 窗户、门都关着的。开始是上个星期是斜着吹, 吹我这边儿。

S: 嗯。

玉青: 这两天做的时候是直着吹的。

S: 嗯。

玉青: 那天……是昨天还是前天做功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那个风吹过那个山谷的那种啸声。

S: 嗯。

玉青: 然后就感觉……我到最后一拜拜下去的时候, 感觉那风就罩着我那种的,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昨天晚上打字的时候, 我好像听到有那种鸟叫的声音。

S: 嗯。

玉青: 就反正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图像, 但是经常出现幻听, 呵呵。

S: 嗯, 你也可以把何君他们所谓的看到的叫做幻象、幻视、幻觉……那没事儿, 你不要管它幻听, 鸟叫什么的, 不管什么东西, 你要跟它打招呼。

玉青: 哦!

飞狐: 要沟通。

S: 嗯, 你说你是谁, 你叫什么……你跟她打招呼。风呢, 吹过来了, 你就问风你是什么风, 你报个名……打招呼。

玉青: 风也要报名?

S: 嗯, 那当然啦。

玉青: 哦。

飞狐: 有时候那就是让你感觉到……她们过来了。

玉青: 哦哦哦。

飞狐: 实际上可能是个仙, 或者是一群仙。

S: 嗯。

玉青: 哦……这样。

S: 嗯嗯嗯。

玉青: 我不是做完功躺在地上休息吗? 看见……就是感觉有一个……半空中有一个好像济公一样的, 穿得破破烂烂的和尚。

S: 嗯。

玉青: 我就看见那个和尚在扇扇子,

我就问他那风是不是你扇的，他说是的，他说送你一阵斜风。

S：你应该抓着他不放，你说你是谁……把他扣住不让他走。

玉青：哦，这样。我都没扣。

S：呵呵，只要沾上边了，就想办法给她扣住让她说话。

玉青：哦。他可能看我没说话，因为当时我也懒，真累，他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扇了就走了……

S：嗯，他扇风就是与你打招呼，他看你不理他啊，他就走了，不要看他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个不一定就是你以为的什么济公？

玉青：哦。

S：只要沾着你边儿，你就得记住一条，就是沾上你，你就别想走，我就非得给你缠住交流。

飞狐：让她（虚空）多说点儿。

S：嗯，你（玉青）得缠住她们，耳边鸟一叫什么的……你就马上就缠住，就捕捉住，你不能走，你得跟我说清楚，你们怎么回事儿，报个名，叫什么名……

玉青：嗯。

S：这样，慢慢慢慢地，你的各种感觉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

玉青：嗯。前天晚上青霞来吃饭，我好像看见我们家的蛇好像缠到她的腿上，当时我没跟她说，因为……呵呵。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4

玉青：前天晚上青霞来吃饭，我好像看见我们家的蛇好像缠到她的腿上，当时我没跟她说，因为……呵呵。

S：嗯，没事儿。那时候你就应该问，问你们家的蛇，你为什么缠着她，你跟她是有什么缘没有？

玉青：嗯。

S：还是说，它给你这个图像是表示

一个什么意义，比如缠住她，让她把心放在你这儿，还是怎么的……

玉青：嗯。

S：她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给你一个图像，或者是说什么话。

飞狐：这个问题也在我们三次去你那儿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S：嗯嗯。

飞狐：我整理记录的时候，我记得他（S）反复地说，她们没有一句废话，不会给你一个废的图像……

玉青：嗯嗯。

飞狐：所以你没事儿最好就把那三次观记缕一缕，看一看。那就是针对你自己的问题来说的，那三篇就是属于你的。

玉青：嗯。

飞狐：所以你家仙在这儿抱怨，就说你跟它们交流太少了，心门没给她们敞开，然后就说还有仙没报上名。就是从你 26 号告诉我们你行观开始，我当时就跟你讲了，就是虚空说你家有扇黑门，她们在外面进不去。

玉青：嗯嗯。

飞狐：她们就说你这扇门后来也没完全打开，就是打开了一些，她们可以进来说个名啊什么的，但没完全打开。

玉青：嗯。

飞狐：你要知道是人求仙，人抓仙，抓机。仙呢……机就是顺势就过了。是我们求她们，求虚空。所以她们来了，我们得把所有的她们当佛给供着，请她们说，赶紧抓着。

【杏子评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玉青：嗯。

S：你看那个小雅，不是跟你关系好吗？你就给她盯上。你说要是门外有仙，让它赶紧给你报个信儿。你说你给我领进来，你盯上它。

玉青：呵呵，是啊，听你说完，它

好像叫了两声——冲你叫了两声。可能是答应你了。

S: 哦, 嗯, 对。

飞狐: 你慢慢跟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

S: 嗯, 就你身边这几个小仙呢, 你就给它摊派任务, 你呢给我照看什么, 你给我照看什么, 怎么跟我联系……它们会高兴死了。

玉青: 嗯。

S: 就是它们愿意帮你。

飞狐: 还有那个什么“果”, 就是跟你说“永远的姐妹”。

玉青: 哦哦哦哦。小果……不是, 她是个花仙, 来了个花仙叫香草, 开始是说跟我是死对头, 我说啊? 我还挺吃惊的。然后她又喊我姐姐。我说我是你姐姐吗? 然后她说永远的姐妹。

飞狐: 我看到你的记录里写的是“果”说的。

玉青: 哦, 那我记不清了, 果儿是吧。

飞狐: 你再看看你的记录, 像她们跟你说永远的姐妹啊, 就是跟你情非常深。

玉青: 哦……

飞狐: 因为她们看的你就是原来的……

S: 原来的你。

飞狐: 对, 就是你们一起打过仗, 一起可能互相救过命……就是那样的。但是你现在就是因为变成人了, 你没有以前的那个记忆, 没有以前那个光了, 所以你都不记得她们了。像这样你就跟她们常交流, 把以前那个情给拾回来。

玉青: 嗯, 估计那个……不是估计, 我想, 恐怕以前一块儿关系比较好的……她不说是死对头吗? 不是冤家不聚头嘛。

S: 她这个死对头, 她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说……好像是好得不得了, 无话不

说的这么个意思。

玉青: 嗯嗯, 对, 死党。

S: 所以你以后, 你可以跟她多交流。

玉青: 嗯。

S: 那就准备收拾……

玉青: 我刚才是看见妈祖出来看, 我们说话, 然后又进去了。

S: 嗯, 走走走, 穿衣服。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5

• 火凤学者回复说-前两天练瑜伽天地大拜时心里老想哭, 练完后席地打坐, 一会儿悲从心中来嚎啕大哭, 哭一阵儿后火凤问是谁, 怎么回事, 答曰: 游魂, 火凤问: 是天姐? 答曰: 二小姐, 火凤这时悲情止住, 问二小姐: 有什么要对火凤说的吗? 答曰: 好好练功, 具足能量, 天魂合一, 瑜伽常在定无有不定, 快马加鞭, 广聚万缘, 缘缘相托, 日出东海, 大浪淘沙, 阴魂九世, 具足上飘, 光明照顶, 一派吉祥, 莲花花开, 相托之上, 瑜伽入定, 回我故乡, 练吧练吧。

二小姐图像: 十五六岁一女子, 梳着两个辫子, 身穿古代女孩子衣裤, 比较陈旧, 样子很普通。火凤不知这个观记对否, 昆仑位报名火凤已经能报。请给点评 火凤敬上

• 清晨, 似睡非睡, 感觉眼前出现两条二寸多长、红色的虫子, 哦, 原来是蜈蚣。记得在很早以前, 有一蜈蚣要上位, 就让它上了。事后有人提醒说, X书上说了, 精怪类不能上位, 蜈蚣就属于精怪类, 不应该上位。应月虽然读了X书, 但对书中的这段话没太留意, 回家查看X书, 的确是这样说的, 可是已经让它上了, 还能把它请下来吗? 又如何将它请下来呢? 至今在心里是个结。

可是眼下又来了两条要报名上位的

蜈蚣，是让它们上还是不让它们上？拿不定主意，但不管怎样，先问清楚了再说。于是就问它们叫什么名字？其中一条显了个“田”字。耳边又隐隐约约听到“红霞”二字，这是另一条蜈蚣的名字。还说它们是属于天锋战团的……

应月请教 S、飞狐、湖女、杏子等，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属精怪类，有没有个划分界限？

2008-11-13 应月

【杏子评论：可以灵活，因为时间在前进……】

11月12日下午5点，在看x书时，哈欠连天，泪落不断。感觉昨夜那只大黑峰又来了。披一身黑纱，秀美的脸庞，玲珑的腰身。摘下头上的黑丝带，一甩头，一头乌亮的长发飘飘。我说：“欢迎你，坐下喝杯茶吧，能告诉我名字吗？”她说：“妙玉”我说：“说说话吧。”她说：“满目苍山里，朝朝误妾期，明知潮有信，郎却无归期。感时花溅落，遥遥泪无语。”然后一旋，飘至佛台打坐。学者梦中的和弦记录

•2008-11-6 晚上八点左右玉青发来观记——《水滴石穿-7》

11月2日晚上行小九拜时，不是偶尔感到风，只要抬头吸气就能感到凉风吹面，吸了之后，都感到嗓子凉凉的，比吃薄荷糖还舒服啦。所以呼气的时候，就感觉呼出了热热的燥气。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又换右手无名指麻了一下，做完功就OK了。

到四五拜的时候，感到一位穿黑衣的女神站在我边上，天凤拉着她的衣角痛哭，那位好像是碧霞元君。（我是这么觉得，当时做功没有问，只觉得这位娘娘很COOL.我喜欢碧霞姑妈。）

我动来动去做我的功。虽然心里有点酸……碧霞娘娘叹气，扶着天凤肩膀，说：“又使什么性子？”

做最后一拜，我好像听到风吹过山谷的声音，有一阵冷风罩在我身上。我是关着门做的，真的有风吹过山坳的声音，又是幻听？

做完功，我拉着迪安语重心长的说：“你也做功到现在，也有哈欠啊什么的，你试着观一观。”

迪安：“你看天上的星星。”

我的青筋爆了一下，我忍：“你把眼睛闭上，有没有想到什么名字啊”。

迪安想了想：“我编不出来。”

我：……(放弃，对牛弹琴)

11月3日22点47分记录——打了个哈欠——黑夜，沙滩上一大片玫瑰花，月亮大的仿佛要掉下来。渐渐的，月亮越来越高，海从花后面铺展开。水面没有一丝波纹。玫瑰花不见，一片整齐的方队，黑色卷发从翅形战帽下散出，深紫色战衣，月光下泛着青光，看到正面，大眼高鼻，黑色的瞳孔印着月光。

11月4日——今日做小九拜，收功时，有风直扑面上，以前都是斜着吹。收后休息，感到这句话“福满天，天临心，心一和顺”芙蓉面小花仙。

淡粉衣裙小仙子，留着长长的鬓角。

她：姐姐……

我：你好，你叫什么？

她：安丫

我：是前段时间来上位的小猫？

她：是也不是。

电视上放枪战片很吵。

我：请上位，位上有好吃的苹果，希望你常驻。

她：自然不走，安平意如，贝贝亲丫，来日方长。

我：好，有空找我聊天哦。（枪战片继续……）

11月6日——我今天去S那儿了。妈祖娘娘也再回到我家的香台上，

我在S家出门前感到妈祖娘娘是穿着青蓝金菊绣长袍，梳着高高的发髻，我刚才感觉到是说叫“凤翼盘青”。现在她坐在香台上，我家的仙都匍匐着（长跪），天凤也在里面，还有雪山夫人一边打坐。妈祖娘娘向我一挥广袖，有蓝色波纹漾过来。我有点困……

她招手让天凤过去，摸摸她的头发。天凤是披散着头发，青色对襟长袍。妈祖娘娘让雪山夫人过来，给她挽了个髻。

妈祖娘娘挥手让大家都散了。

小雅冲我“嘎嘎”叫了两声——有个穿着黄色长裙的，十多岁的小姑娘走过来，哦，就是小雅。

雅：姐姐（有一对酒窝，很可爱）。

我：不好意思，前两天慢待你和大家了，多多原谅。

雅：姐姐，喜欢你。（坐我边上，靠我肩头）

我：你是从哪儿来啊？

雅：南边（无锡）。

我：我们曾在一起？

雅：长天漫地不老情，有心花渡海山关。

我：好的。你曾是哪个战团的？

雅：无名花，敢死队，右翼军。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姐姐爱串门，现在是冷情的一个人儿。

我：面冷心热，处长了就知道，不会变本质的。

雅：有温度。

我：还有我的缘来了，告知我一声好吧？

兰香过来了，依旧是蓝色长裙，不过披了我的一件湖蓝色薄袄，是我这两天常穿的。

雅：姐姐好。（对兰香）

兰：小赤豆。

我：什么意思？

兰：闪闪红星啊，乱蹦达。记你一功。

雅：哼，正主还没有表扬我呢。

我：哈哈，谢谢乘以1万遍。

雅：哎，这下好了。

兰一直不说话，站一边。

我：坐啊，兰香姐姐。我知道一直在。

兰：照看你的花草，天寒物冻。

我：谢谢姐姐啦。

兰：你呀……长记情，勿小心。

我：一起吃饭吧，吃完了再聊。

吃饭的时候，我感到有个穿白衣服的人在门口转来转去的……

我静心问了一下：你是谁呢？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6

吃饭的时候，我感到有个穿白衣服的人在门口转来转去的……

我静心问了一下：你是谁呢？

白衣人：雪山夫人

我：天妈好。

雪：心魔生，白棋走。心静缘回。条条坦途，道道艰辛。成半月，明镜升。爱你恨你，瞒你愿你。何知？

我：我知道啦，谢谢妈妈。

雪：不讲谢字，好好休习。

小雅一直在边上打坐，兰香坐一边，单手护心。

我：姐姐，是从哪儿来？

兰：麻花生。

我：不明白，请解释一下。

兰：麻烦。

我：那你有多大了？能让我看看你？

兰：比你（那个我）大一些，同花顺。

我：你以前是哪个战团的？

兰：麻花生。

我：我糊涂了……有麻花军团嘛？

兰：雪山青莲下，青潭龙地深。还

分彼此？

我：哦，知道了。你也是八妖娘娘旗下的？

雅：我也是。

兰：姐姐，千难万险，一起回家。

我：好。（一起回家，心里酸酸的）以后有什么，请多指教。

小雅又变成小鸭子，摇摇尾巴，向门口走去。兰香盘腿打坐。

一条蛇蜿蜒地上，黑色，越变越粗。到碗口粗就不再变大了。鳞片泛着蓝光。

我：你好，请问你是？

蛇：舍我其谁。

我：多谢，请问你是？

蛇：花前右。

我：哦，你是谁？能告诉我嘛？

蛇：义光团。

我：你好，义兄，从哪儿来？

义：从上而来，慢慢走。

我：多谢指教。

义：呵呵，小子，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太明白。你是在指教我修行要慢慢走，是吧？

义：聪明。

我：（她们都说反话）我知道了。

蛇不见了……穿的破破烂烂的和尚、青衣老婆婆都来了。看见天凤去接他们。

我：前辈，以前都有怠慢。对不起。天凤做一万福，青衣婆婆只微微笑。

和尚摇着蒲扇：好说好说。

我：请问婆婆叫什么？

婆婆：土地婆婆

我：真的？

婆婆：何为真，何为假？

我：天情真。

婆婆：假呢？

我：嗯……地情假。（刚有点想流泪的冲动）

婆婆变成黑衣的年轻女子，黑长裙，细窄口，对襟上衣，领口绣蔓枝莲。想

不出长相，还在雾里。

我：你好，请问你是？

黑衣女子冷冷站着不说话，很COOL。我有点不敢说话……想感觉一下破衣和尚。

我：你好，请问你是？

破衣和尚：和尚。

我：和尚不都不理我的嘛？我怎么总能感觉到你，你是谁？

破衣和尚：孽缘孽债。

我：哦，你能告诉我你是谁？

和尚摇摇扇子：无名。

我：公鸡武司？

和尚：无名。

我：哦，无名和尚好。

他摇着扇子跑了。

黑衣女子还站着。

我：你是谁？

黑衣女子：悍女。

我：晕。武泽。一个两个都来闹我……

一只大黑熊哈哈大笑。

我：谢谢，我不是笨熊。

一只鸡在下蛋。

我：兰香……

兰香打坐不理我啦。

来了个蜘蛛，我打哈欠呢。

我：你好，你叫什么？

蜘蛛：丝丝。

我：丝丝好，你从哪儿来？

丝丝：春城。

我：好地方。

丝丝：丫头。

我：你是个小丫头。你多大啦，能让我看看你？

丝丝变成10岁左右的小姑娘，微欠身，就坐在茶几上（半空）。

我：长途而来，桌上有面包，请用。又一哈欠。

我：你好，请问是？（耳朵嗡嗡，打哈欠流眼泪）

一只大蜥蜴，头扁扁的。(哈欠不停)

我：大瓜？

大瓜面对着我，蹲着不说话，看着我。

我一直打哈欠，还打嗝，我感觉它一直在，还越变越大。我眼睛疼。

我：你好，你是谁？请讲讲话。

大瓜：前心缺，缺月明，明则通，通达成，成四有，有乾坤，坤干邑。

他眼睛瞪的好大，有桌子那么大。

我：多谢指教。

大瓜又忽然变小，一蹦一蹦的走了。我抹了把汗。又打一哈欠，手好酸哦，又不敢休息。

我：你好，是谁来了嘛？

啊，一只可爱的小浣熊，淡黄的毛，白鼻子，黑嘴巴。

我：你好，你叫什么啊？

浣熊，扒在茶几上。

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报上，要不先喝点水？

浣熊：熊一。

我：熊二在哪儿？

小雅冲我嘎嘎叫。

我：熊一，你请上台，先休息一下吧。

我感觉不到了。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7

•《水滴石穿-8》11月6日20点39分——好想哭啊！

我：是谁来了？能让我看看你？

来了一队黑衣战甲的女战士。

我：你们好……

她们：死二泉。

我：是说我嘛？你们是？

她们：千里（战）鼓，万城遥，灵军两队。

我：你们也是雀儿飞？

她们都把手按在剑柄上，站的很……英姿飒爽。

我：好，都来了，就请上我家的昆仑台吧。

领头的，黑色盔帽上有朵青蓝色绒花。她扶着剑柄微笑点头。我想到我昨晚听到雀鸟叫。

领头的：正是我们。

我：姐姐如何称呼？

领头的：如意。

我：姐姐有什么想对我说？

如意：心系昆仑，我自安。长虹贯，永绝意。

我：好的。以后请多指教。

她们变成一队大雁飞上台，台上有对大雁来接她们。

我问台上原来的大雁：你们来了多日，还不知姓名，请告知？

她们：纤意、平意。

我：看你们名字都有一个意字，都是一起的嘛？

她们：对，橙花灵队。

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她们：二战，辽东突击队，敢死队。

我：哦，知道了。请接待好她们，以后要是橙花队的来，麻烦姐姐们多照顾。

纤意：省的。

昨晚做梦，黑天沉沉，茫茫的大沙漠，一面黄土墙，不高，但绵延很远，怎么也看不到两头……我衣衫单薄跪倚在墙边。远处，一座废弃的死城，原本城边有条奔腾的大河，后来大河变成三条分叉的小溪，后来都干了……城空了，人都走了，年老体弱的没走成的，还有牛羊都死了……就剩我一个靠墙而立，其实也死了……记下了一个地名“乾克土木敦”。

晚上行小九拜，和迪安一起。开始的时候哈欠连天，连着四五个大哈欠。

我感到妈祖娘娘盘坐在一边的沙发上，头发很整齐，换了个对襟披风。垂帘合目。感觉家里所有的仙都在一起做，没有人出来开玩笑。做到第7拜的时候，感觉一个穿黑衣女神，很高，从我身体里走过去了，脑子里有点蒙。妈祖娘娘就渐渐升高了，离开了。那个穿黑衣的女神双腿交叠，膝盖上下对着，有些歪着身子，一手竖立在胸前，另一只手下垂，双手都是食指和拇指相交。(记录中，暗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姿势，有人说是歪莲坐。不明白)。今天做功身子不动了，但最后收功时，脊柱由下而上似波浪状动。做完后，女神一直在，我就盘腿坐她面前，低着头，心里平静，她抛出一根黑色绸缎似的东西，钻进我的脊柱，又被抽出来。她始终不说话，但我觉得和她莫名的亲近，暗暗的问了一句，请问是谁。我感觉是玄女娘娘，她很快就走了。

我上网看到青潭观月29后，打了个哈欠，我感觉到心月狐娘娘过来了，她舞着剑，左右挽了2个剑花，用剑写了四个字，意流平顺。然后就感觉不到什么了。又打了个哈欠，她好像在香台上和妈祖说着话，两个人都笑着说什么。妈祖挥挥长广袖，意思让我甭管？我暗暗告诉小雅，帮我多招待着些。

又一个哈欠，一朵大黄花从天掉下，砸我脑袋上。

我：谁呀？请问是谁？

好像一抹黄色影子从天空笑着掠过去了。

【杏子评论：玉青的观记已经渐渐地步入独立行观，本文就不再继续收录了。两种处理办法——1、以后可能再适当摘录一些收入本文；2、玉青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话也可以发表在博客等等。】

• 水滴石穿-摘录

11月7日

虚空：平流低，气沉海，明月前。

15点32分——舌头感觉怪怪的，好咸哦。看到一个纤细的如柳枝的女子，拿着团扇，斜依墙上。

我：姐姐是谁？

答：清照。

我：姐姐好，看你这么纤细，我还以为是台上的柳姐。

又闻到化工似的橡胶味，又一股尘土味。好像昨天那只叫熊一的小浣熊朝我又刨土又放P。

我又看见她一直依墙站着，摇着团扇笑看我们。我这时感到左边肋骨疼了一下。熊一钻我怀里，蜷着。(我好喜欢它啊，这是心动嘛？)

我：姐姐过来坐，咱们说说话？没有别的，只有清水。

她：妙极，清水甘回，情意绵长。

我看她长的很清秀，单眼皮，脸上两团红。呀，我看见天凤忽然冲过来，有些气鼓鼓的看着我和她。

天凤：时不待我，快整记录。

雪山夫人过来了，扭着天凤的耳朵就把她扯走了。我旁边的女子一直拿扇掩口而笑。她悄悄告诉我，雪山夫人昨天把她(天凤)又一顿臭骂。

哎，家门不幸。人家的天妈天姐都高贵典雅，我的怎么这么暴力呢。

我：我喜欢像姐姐这样的温柔的人，也喜欢你的词，怎得一个愁字了得。

清：变卖万贯家财，洗净女儿红妆。一卷青竹帘，两边风景。三两杯小酌，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最后一句好像唱戏的声调)。

我：难怪你的脸，有两团红。

清：呼儿换酒五花马。

我：姐姐，酒多伤身啊。

清：无妨，你是否爱那青山远黛，低眉浓妆？

我：不爱浓妆，最近流行透视妆。就是我画了妆，你也看不出。

清：有意思有意思，何苦多此一举？

我想说时尚，不过忍住了，说：姐姐，台上有波尔多红酒哦。

我看了看台上，看见妈祖娘娘睁眼看了我一眼，哗的朝我挥了挥袖子，（我总感觉她冲我挥袖子，就是长广袖，哇，今天穿的是绣着对莲的粉色宫装，好漂亮哦）。

我：妈祖娘娘，今天好漂亮啊。（我还想说，显年轻，不过没敢）

妈祖：小丫头，稳心求进。刚才又想到哪儿去了？

忽然又变成黑色，就是暗暗的宫服，长长的珠帘挡着脸，看不见表情。不过，我看见她嘴角还是有丝微笑的。

清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台下的，向妈祖做一深深的宫礼，就上台去了。哇，我家台上的仙都在一本正经的打坐呢。

我：我知道，我现在继续打记录啊。

看见一个图象，一只鸭子两脚朝天，直蹬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8

杏子：玉青的观记一批批的上来了。

月湖女：她的观记已经多少有了点头绪，上路仍需自行曲，只是要切忌下道采花，而应曲曲不离天。

杏子：采花是人之常情，飞狐都是深憾没能够过上色空观的瘾就跳入了意观……其实多少有些色空的内容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就是别执迷不悟，了知一下就行了。比如玉青与李清照的那段戏……

月湖女：以往的众多学者也有类似的戏，都是喜出望外，甚至是欣喜若狂。不少的学者都是沉迷于此而不能自拔……殊不知那些个菜花都是来串戏的，可是众学者却是迷于戏串而忘了主角的戏。

杏子：比如在上一篇里的——“鸭子两脚朝天，直蹬腿；都在一本正经的打坐；忽然又变成黑色，就是暗暗的宫服；妈祖娘娘睁眼看了我一眼，哗的朝我挥了挥袖子，我总感觉她冲我挥袖子；有意思有意思，何苦多此一举；小丫头，稳心求进，刚才又想到哪儿去了；你是否爱那青山远黛，低眉浓妆；雪山夫人过来了，扭着天凤的耳朵就把她扯走了；天凤忽然冲过来，有些气鼓鼓的看着我和她；又闻到化工似的橡胶味，又一股尘土味。好像昨天那只叫熊一的小浣熊朝我又刨土又放P……”

月湖女：这些都是图像语言，就是告诫玉青在观中不要着相，因为着相是色空观的通病，众多通灵学者都是深陷其中而津津乐道。

杏子：如何应对呢？

小草：物来则映，物去则空。

杏子：那就先把玉青的记录放下……继续研讨记录。

2008-11-7 记录——今天上午 11:44 分——

飞狐：今天凌晨睡觉之前看到网上蓝蓝发了个回复——蓝蓝于 2008/11/07 00:22 回应青潭观月情-31-唉！天姊怎么不去连个线呢？当时看了没时间想，刚才我在心里念了一下，我就想，蓝蓝也是这么久了，她的天……飘过来看看吧？然后就看见一位古装女子飘过来了。飘来以后，我问她是谁，她说是云默。心月狐就说，叫个什么云默？就叫兰儿多好。

S：嗯。

飞狐：然后她边做万福边道——是。我本不叫云默，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是蓝蓝的天，本名兰儿。

S：嗯。

飞狐：她的意思是，因为蓝蓝她自己观的她的天叫云默，她为了让我们知

道她是蓝蓝的天，所以这样说。

S：嗯。

飞狐：我就请她说说话。

兰儿：幽谷一枝兰，独开无人赏，
静夜月心……

飞狐：这就是刚才她说的。然后——现在看见碧霞元君过来了，还是穿着深色的衣裙，来了以后两母女就在那儿抱着哭。

S：嗯。

飞狐：兰儿哭得最凶，碧霞……毕竟是妈，哭得比较文雅一点儿。那个兰儿就趴在她肩头，就像嚎啕大哭似的，兰儿穿的衣服颜色比较浅一些。

S：嗯。

飞狐：唉……碧霞就一下下摸着兰儿的头。

碧霞：总算有见天之日了。

飞狐：她们说，今天才算是蓝蓝第一次见天。

众宫：她（蓝蓝）见了那么久的天魂，今天才是第一次知道她的天魂是谁。

碧霞：这就是人心的贪与求，造成无尽的恶果。

飞狐：这个“恶果”呢，也是接着解释上次给玉青观记的评价，就是恶因造恶果。就是说，TW的这些……如果是没有互相之间的这种攀比、争斗、宗教强制性……就是玄女以前说他们是一——打着贞节牌坊卖娼！也就是打着女神的牌子去成就自己的那一套。

S：嗯嗯。

飞狐：如果是没有这些话，如果是顺其自然，让学人自己看书，自己慢慢琢磨，然后互相之间帮个忙，那可能这些通灵人……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S：嗯。

飞狐：就是始终放不下自己观的那些——说是自己的妈，说是自己的天魂……怎么都放不下。

碧霞：那几个道场吵吵闹闹这么多

年，哪个道场放下了？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互相）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比如说，史芬芬跟显君敌对，但是都一样，本质一样，史芬芬也是……就去搞谁是他的天，谁是他的妈……跟毛鹰一起，还不就是这个。其他几个道场，包括丫豪那些人……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思想，被道场思想所影响。

碧霞：到头来就是一场空，死了就明白了！

S：嗯。

碧霞：死了就明白了……死了去找天，不知道在哪儿呢！

S：嗯。

碧霞：一团黑，不停地沉！

飞狐：唉……这都是碧霞说的。那个兰儿……显得特别乖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看起来就像古时候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双腿紧闭，双手放在腿上，低着头。

S：嗯。

飞狐：我请她说说话，她说——先听娘教诲。声音柔柔的。

S：嗯。

飞狐：我就请碧霞接着说。

碧霞：也不知道我这个种子，怎么就飘到TW去了？

飞狐：她说的她的种子，就是指的她的女儿。

碧霞：唉，这可不太好办……

S：嗯。

碧霞：就看她（蓝蓝）自己的决心了。

S：嗯。

碧霞：就看她（蓝蓝）服不服小。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79

碧霞：就看她（蓝蓝）服不服小。

S: 嗯。

碧霞: 蓝蓝要在迷中找出路。

飞狐: 她的意思是, 蓝蓝可能一看又急了, 心想……完了, 观的天也是错的, 那怎么办呢? 现在到底谁是我的天我都不清楚了, 如果说是我的妈, 我也分不清了。碧霞就是说, 一个要服小, 也就是从基础开始; 一个要在迷中找出路, 就是在把那个我放下的同时, 不要怕, 还是仔细地记录。然后再渐渐从这个记录当中去对比, 去慢慢鉴别……

S: 嗯。

碧霞: 这天魂能来, 也算是连上一根线。

飞狐: 就是说……蓝蓝她自己能放下的话, 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能走好的。

碧霞: 蓝蓝管闲事管得太多了。

飞狐: 意思是, 周围很多人都受这些主力……他们那些道场的主力修行者的影响。就总想着爹是谁、妈是谁, 然后就去找这些通灵人——你帮我看看我爹是谁, 我妈是谁。然后所谓的人家的爹妈又来找我这些通灵人说话, 让她帮着管教那些人。

碧霞: 这也是一种沉迷, 沉迷于她这种任务感中。

飞狐: 就是觉得自己对别人是有用的, 别人需要自己。

碧霞: 到时候不仅害自己, 还害别人。

飞狐: 碧霞的意思就是说, 她连自己的天都还没弄对, 她又怎么去弄对别人的天, 别人的爹娘呢?

碧霞: 一开始就急着去找自己天、自己爹娘的, 也不是什么修行的好货色。

飞狐: 碧霞要蓝蓝自己静下心来, 默默行路。

碧霞: (蓝蓝) 别又把这个默当成了让她不说话。

S: 嗯。

飞狐: 然后碧霞让我用手照一照她

(蓝蓝) 家原来的那个天魂。

S: 嗯。

飞狐: 一照呢就是一个动物, 立着的, 像头熊似的。

S: 嗯, 就是原来那个蓝蓝观到的她自己的天魂。

飞狐: 嗯。但是它像是躲在一块毛玻璃后面, 不想让我看清楚, 它可能是怕让我看清它是谁, 蓝蓝那边心里……会排斥它。

S: 嗯, 把它也叫来, 它可能也是蓝蓝的缘。

飞狐: 嗯, 那肯定是的, 是一头大棕熊, 偏黑色, 它就一步步走过来了。走到我们面前, 蹲坐下了。

S: 嗯。

飞狐: 然后它又趴下了……像犯了错误似的, 呵呵。

S: 嗯, 不, 它也是想帮蓝蓝。

飞狐: 对。它说它有六级的能量呢。

S: 嗯。

飞狐: 然后又给我看它头上的珠子, 很亮的。

S: 嗯。

棕熊: 蓝蓝的动物缘重。

S: 嗯。

棕熊: 可是她又不喜欢我们。

S: 嗯。

棕熊: 就是热衷于那些天上的事。

S: 嗯。

棕熊: 我们也没办法, 就只有去演天上的戏, 学着去说天上的话。

S: 嗯嗯。

飞狐: 哎呀, 我在这儿看着那头熊很乖, 那小玉兔还跑到它头上去趴着玩儿。

S: 嗯。

飞狐: 小玉兔还用前爪拍它的头, 呵呵。

S: 嗯, 这个棕熊, 它也是战团的。

飞狐: 嗯, 它说是熊虎战团。

S: 熊虎战团的? 嗯。

飞狐: 它以前是冲锋的。

S: 嗯。

飞狐: 我看到他拿着好大的手斧, 在队伍的最前面一排。

S: 嗯, 就是打头阵的。

飞狐: 嗯, 哎呀! 他穿着一身灰黑色的, 玄铁似的盔甲。他那种是硬盔甲, 不像女战士穿的那种软的。

S: 嗯。

飞狐: 然后就是他们那一大群……

S: 都是棕熊。

飞狐: 嗯, 全都在前面冲! 都特别高大! 就像那个铜墙铁壁一样!

S: 嗯。

飞狐: 非常快的速度! 哎呀, 那场面真大! 就像那个黄土地、黄沙地……就是她们以前唱的什么? 碧血黄天吧? 就是那种。

S: 嗯。

飞狐: 然后还有那种很大的喊声, 就像是喊号子似的, 我学不会? 像是发的“哈依”音? 我不会喊……呵呵。

S: 嗯, 那个声音就是“汉”。

飞狐: 哦, 那喊声响彻云霄。

S: 嗯。

飞狐: 我看了他们这场面, 觉得那电视上演的简直都是小儿科。

S: 嗯。

飞狐: 哎呀, 他们熊虎战团的上空就是雀儿飞!

S: 嗯。

飞狐: 全是黑衣罗刹女! 铺天盖地地跟着他们, 就在他们头上。

S: 嗯, 那是鹰雀战团, 痴羞女的。

飞狐: 哦, 都蒙着那个面纱呢。

S: 嗯, 痴羞女的。

(飞狐: 现在整理这段征战记录的时候, 当时的震撼还未消除, 觉得色空观实在是太过瘾了!!! 真想她们多给我来点儿色空观! 从我入观到现在……觉

得所观最迷人的, 一次是李师师来报名显的像, 一次是玉兔那次显像, 一次是心月狐显女皇像, 都是太美了! 再就是这次大征战……可是她们一般都不给我特别显像?

S: 嗯, 因为色空观容易着相。)

飞狐: 我看到对阵的那边都是穿白色的。

S: 嗯, 可能是藤白战团的……

飞狐: 唉! 它说它救过蓝蓝的命。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80

飞狐: 我看到对阵的那边都是穿白色的。

S: 嗯, 可能是藤白战团的……

飞狐: 唉! 它说它救过蓝蓝的命。我看见……也不知道是哪一战, 都穿着战甲呢, 反正蓝蓝已经是没什么知觉了, 然后那个棕熊(显的人像)用左臂把她夹着。他自己也受伤了, 一瘸一拐地从战场上往下退。

棕熊: 情长久呀……当日生死情, 如今无人理。

飞狐: 唉……他说着自己都要哭了。唉! 我觉得他好可怜啊。

棕熊: 你们这儿的动物仙都好。

飞狐: 然后图像是, 我们这儿动物仙都精精神神、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地蹲坐着。首先就看见佛台两边蹲坐着大宝和二妞, 呵呵, 挺精神的样子, 规规矩矩地, 一边坐一个。

S: 嗯, 呵呵。

飞狐: 我看那个兰儿跟那个棕熊就挺好。兰儿先不是坐着吗? 那只棕熊就趴在她的座椅旁边, 兰儿就总伸手去摸它。

S: 嗯。

飞狐: 它刚才又把头枕在兰儿的脚背上, 很享受的样子, 闭着眼睛。

棕熊：都是自己害自己。

飞狐：它是说那些学人，特别是那些总想求自己天的，总想弄几句诗词的。

棕熊：那些音魂都能给他幻，那些仙也可以给他幻，因为他们自己分辨不出来那个味。到后来他们就完全给迷在里面了。再后来就是真佛来了，他也弄不清了。

S：嗯，对。

棕熊：很麻烦！

S：嗯。

棕熊：一群一群地麻烦。

飞狐：他说的是 TW 那边，当然也包括大陆这边，给的图像是，一个个线团，搅得乱七八糟的。

S：嗯。

棕熊：所以说人不用跟人比呀。这次初入观的，说不定比这些人进步得还快，进步得还稳、还好。

棕熊：因为前面这些人已经有（他们自己形成的）法障了，有自己那个我的惯性思维。

S：嗯。

飞狐：然后我怎么一下看到蓝蓝家里了。我看到她家的仙，包括那个灵龟……怎么都垂着头……可能就是说蓝蓝她没有完全放下来，要她完全正常地行观，它们总觉得难度大。

S：嗯，这个……其实放下很容易，就是说从头来，这个很简单。

飞狐：先前碧霞其实也说到了这个，她就说一个是要蓝蓝放下，从头来。但是另外呢，蓝蓝有一点，就是她总想着她那些天妈呀，天姐呀，要是又飘一个碧霞来，或者又飘一个她的天来，蓝蓝就又搞不清楚了，就会心里发愁，我到底是记还是不记呢？这又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S：嗯嗯。

飞狐：所以碧霞就说，来了她还是得记。

S：嗯，对，如实记。

飞狐：嗯，还是得记，然后再慢慢地自己放下、敞开，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她的记录跟玉青的进行对比，或者跟自己以前的记录进行对比……慢慢地自己找出路。

S：嗯，迷中悟。

飞狐：先前碧霞就是这个意思。

S：嗯。

飞狐：所以我刚才就跟那些动物仙说，别灰心。我说先前碧霞说了，还是有希望。

S：嗯，就是让那些动物仙帮着找出路，总能闯出来的。

飞狐：嗯。

S：让那个大棕熊，回去也好好帮着找出路。

飞狐：嗯，它说它会的。

棕熊：但是人不放下的话，就是我不对她变幻了，别人也会跟她变幻；前边儿的不给她变，后边儿的也会给她变。

S：嗯。

棕熊：因为不满足她的这种求的话……她就不能行路了，她就不走了。

S：嗯。

棕熊：所以首要的是……放下求，放下我。

S：对。

棕熊：S 以前安排最开始的修行是正确的，就是把观放在五，不放在一。

飞狐：它的意思就是人的求太重了，如果当时不这样，当时如果从一开始，那些人就掌控不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全乱了，那这个传书就传不出去了。

S：嗯。

飞狐：然后它还跟蓝蓝说，要她还是听着音乐行功。

S：嗯。

飞狐：它说是有个护场作用。

S：嗯。

飞狐：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图像，就是棕熊回去以后，穿着以前熊虎战团的

战甲，手拿长柄斧，站在那儿像守卫似的。 S：嗯。

飞狐：就是护卫蓝蓝。

S：嗯，那挺好，说明白了，反而应该好办。就是不要怕周围的人说什么，不要管周围的人说什么，自己走自己的路。

棕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如果是能把我放下，她知道真相，知道自已的问题，她应该高兴。

S：嗯。

棕熊：因为总算是有明师指点。指点迷津，才能找到出路。

S：嗯。

棕熊：应该是高兴的事，但是如果把我掺进去呢，就会不高兴。

S：嗯。

碧霞：今天就说这么多，今天兰儿就来照个面。 S：行。

飞狐：她把兰儿带着一起走了。

S：好。

飞狐：她们走的时候，棕熊就在一边行礼，显的战士相，站着行的军礼。

S：嗯。 飞狐：然后它就回去了。

S：嗯。

飞狐：又看见观音在这儿，我请她说话。

观音：一个个都是筏子。

飞狐：同时给的图像是水上漂的那种竹筏。 S：嗯，筏子。

观音：踩着它们过河。

飞狐：她是跟其他学人讲。就是要他们吸取前人的这些经验，不要不踩筏子，那你就沉下去了。踩到河里，你就淹到底下去了，所以要踩着筏子过河。

观音：不可能一一细说。

飞狐：就是所有这些学人。

观音：要对镜自照。

S：嗯。

观音：功夫都花在自己身上，少去管别人的闲事。 S：嗯。

观音：助道不等于管闲事。

飞狐：意思就是，她们说的那个搭把手，是指的助道，但是不等于去管别人的闲事。

观音：要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不要害己害人。 S：嗯。

观音：这是通病。

飞狐：就是只要这个学人说……哎呀，我看见佛了，九天玄女飘来跟我说，释佛飘来跟我说，天姥姥飘来跟我说……到时候他给别人看也是，天姥姥飘来跟你说什么，那把别人都带坏了。

观音：修行之路无止尽，漫漫长途独自走。踩着脚印步步归……莫被路旁野花迷，莫被路边狗吠扰。骆驼队朝着朝阳，徐徐前进……

飞狐：一直都有相配的图像，每句话都有图像。最后就是前面一轮红日，骆驼在往前面走。

飞狐：说完了，谢谢观音。

S：好。

2008-11-13 整理-待续

青潭观月情-81

飞狐：一直都有相配的图像，每句话都有图像。最后就是前面一轮红日，骆驼在往前面走。说完了，谢谢观音。

S：好。

飞狐：下午 15:25，想到勾眉的天——那个可爱的小丫头，也是好久不见了……然后就看见她蹦蹦跳跳地跑来了，她也是穿着青潭女的战甲，拉着我的衣角拖着嗓子对我说，姨——怎么还没我的戏？

S：我昨天还在想呢，勾眉也该有戏了。

飞狐：哦，然后就看见图像一变，成了勾眉的天拉着心月狐的裙角了，心月狐笑着搂着勾眉天。

S：嗯。

飞狐：可是心月狐没接她的问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S：那就让她说呀，戏得她自己演啊。

飞狐：呵呵，她正准备说话……我就看见一幅图把她盖住了。就是一座很高的山，有树有草，山上垂下来一根麻绳，勾眉天在顺着那根绳子往上爬，就像登山运动员似的。

S：嗯，你缕着绳往上看，是谁在上面牵着她。

飞狐：我正准备往上看呢，还没看到人，就有人告诉了我——是青娘。

S：哦。

飞狐：然后看见山顶上站着的女子了……光是看的话我还认不出来是谁，就是一位穿着长裙的女子。我又问了一次，也说是青娘。

S：青娘啊，嗯，你让她……

飞狐：已经给我感觉了，勾眉天是青娘的女儿，参的是八妖的军。

S：哦，就是勾眉是青娘的女儿，从军从的八妖。哦，青娘把她那些好样的都送到八妖那儿去了。

飞狐：呵呵呵……我看见勾眉拉着往上爬的绳子还是那种粗棕绳呢。

S：嗯嗯嗯。

飞狐：现在看见她抱着山顶上青娘的腰，喊她妈！

S：嗯。

飞狐：就抱着哭。

S：嗯。

飞狐：唉！不容易啊，青娘。

S：嗯，不错，青娘的戏现在都开始上了。

飞狐：青娘就摸着她的头，也在那儿流泪。

青娘：还是小的好，听话。

S：嗯。

青娘：大的都不由娘了。

S：嗯。

青娘：也是没想到有今天。

S：嗯嗯。

青娘：这网也是撒得远。

飞狐：她的意思就是说，网都抛过海去了，呵呵。

青娘：当初从天上撒下来……

飞狐：她这个撒是撒种子的意思，就是那些缘当初下界，到处飘，也都不知道……

S：飘哪儿去了。

飞狐：嗯，飘落到何方，飘落到何处了。

青娘：也都是顺着机缘慢慢找。

S：嗯。

青娘：找回来的小女儿也不错。

S：嗯。

青娘：好好培养着。

S：嗯。

青娘：别又跟哥哥姐姐学坏了。

S：嗯，哈哈哈哈哈，让那个小丫头说说她自己的事儿。

勾眉天：我就听我妈的！

S：嗯嗯。

勾眉天：我就打过一点儿小仗。

S：嗯，打过小仗，也好——就牛不起来。

勾眉天：不是我不够英勇，主要是……能力不足。

S：哦。

飞狐：呵呵，她说她还小，看起来就像个初中生似的，可能十二三岁的样子。

S：哦。

勾眉天：一个能力不足，一个经验不足，才会被人暗算！

S：哦哦哦。

飞狐：上次说她好像是背后中了一箭吧。

S：嗯嗯，那这回有经验了。

勾眉天：这回又不打仗了。

S：嗯。

勾眉天：不过冲锋陷阵，我还是敢为先！

S：嗯，那就不错啦。

飞狐：青娘在一边听了高兴，她说——好女儿。 S：嗯。

飞狐：青娘微笑着，我还一直没看见青娘笑过。 S：嗯，行。

飞狐：然后看见勾眉天蹲着在摸小玉兔。 S：嗯。

飞狐：她们就像是站在山上，旁边有树有草。 S：嗯。

青娘：话是说得不错，行也要行得对才行。

飞狐：她是跟勾眉天说。

勾眉天：没问题！

飞狐：然后我看到梅花鹿又走过来了，在那儿吃草。 S：嗯。

飞狐：先是小玉兔在那儿吃草，然后是它走过来吃草。

S：嗯，这个玉屏的天挺活跃的。

飞狐：然后青娘就摸了摸那只小鹿，就说——你们都还是不错的，要跟上，其他的都先放下。

飞狐：意思就是说，抓着这个天机、天缘为第一，这个不能放手。

S：嗯。

飞狐：又走过来一头象。

S：嗯，你问问它是谁的缘。

飞狐：我问了，它说是——豪哥，丫豪。

S：哦，就那个丫豪，是有这么一个，让它显个人形。

飞狐：它先把鼻子往上一伸，发出了一声啸声。然后你让它显个人形，它就显了个男相。 S：嗯。

飞狐：他可能也是青娘底下的呢。

S：哦哦。

飞狐：他就对着青娘行跪拜礼。

S：哦哦。

飞狐：青娘就把他扶起来了。

2008-11-13 整理-待续

飞狐：他就对着青娘行跪拜礼，青娘就把他扶起来了。说他以前打仗还很不错，也是青娘底下的一位将士。

S：嗯。

丫豪天：千军万马不在话下！

S：嗯嗯，那他可能也是一个战团的头头。

丫豪天：以前在青花将军下面。

S：哦，在青花下面。

飞狐：他是跟着副统领的。就是青花是正统领，他跟副统领可能关系特别好。 S：嗯。

飞狐：也就是好像他的地位就比那个副统领低一些，经常一起商量事情啊什么的。

S：哦哦，就是副统领经常找他商量事情。 飞狐：嗯嗯。

丫豪天：青娘的心，孩儿愧对！

飞狐：意思可能是他们有些上心爱情的都没怎么想着青娘。

S：嗯。

飞狐：他说愧对的时候又拜下去了，青娘又微笑着把他扶起来了。

S：哦。

青娘：能见朝阳总是喜事，过去的就不提了，还要看以后的路怎么走。

S：嗯。

青娘：天魂的情总是在的，只看找到没找到。

飞狐：意思就是……从天上下来的魂不是都不知飘到哪儿去了吗？如果找到了，天魂以前的这些情他都是有的，关键是地上那个人怎么做。

S：嗯，就是怎么能跟自己的天相应、相容。

飞狐：对对对。

青娘：相容了，那个情自然就有了。

S：嗯。

青娘：如果这个情还要刻意去找，刻意去求……那还叫什么真情呢？

飞狐：就是那些学人总在那儿问，

怎么样才是有情？是不是我这样做就有情了？

S：嗯嗯。

飞狐：又看见飞过来一只大雁。

S：嗯嗯嗯，那它是谁的天呢？

飞狐：它说它是那个泽金。

S：泽金啊？

飞狐：嗯，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回复过。

S：嗯。

飞狐：都是青娘那一脉的。

S：哦，让它显个形。

飞狐：它是个女的。

S：哦哦哦。

飞狐：姑娘，穿的裙子就是那种像大雁的羽毛那种……白、棕、灰相间的，在给青娘做万福，她说——参见主帅。

S：嗯。

飞狐：青娘很高兴，笑道——你也回来了，好好！

S：嗯。

飞狐：她以前是那个豪哥下面的。

S：哦哦。

飞狐：她就又走到豪哥那儿去给他做万福。

S：嗯嗯。

泽金天：顶上还无明。

飞狐：可能是说泽金。

S：哦哦。

泽金天：只要有心也不急。

S：嗯。

飞狐：又走过来一只猫，白色的波斯猫。

S：嗯。

飞狐：我就问它是谁的缘，它说是丽娜的缘。

S：丽娜的缘？哦，呵呵，丽娜的缘跑来了。嗯，让它显人形。

飞狐：显的就是她（丽娜）天姐的样子，就是罗刹女的样子。

S：哦，嗯嗯，让她说说话。

丽娜天：我也曾在青娘部下，也是千战万斗无敌手！

飞狐：她边说边把她那把剑往右肩一扛，显得豪气冲天。就是先前那个豪哥不是说他厉害吗？

S：哦，她的意思是她比豪哥还厉害，呵呵。

飞狐：嗯，她就说我也是厉害得不得了！呵呵。

丽娜天：不过地上那个人就不怎么厉害了。

S：哦，呵呵，丽娜本人也挺厉害的，呵呵。

丽娜天：整天软趴趴的。

S：哦哦。

丽娜天：脑子里像是浆糊。

S：嗯。

飞狐：她给了个意思就是，地上的他们都是习惯左脑去理论思维，她说他们以前搞的那个易经研究，全是用的左脑。

S：嗯嗯。

丽娜天：右脑都快瘫痪了！

S：嗯嗯。

飞狐：然后她就在那儿敲那个丽娜的头说——还不快点儿醒！

S：哦，嗯。

飞狐：那个丽娜是趴在桌子上像在睡觉，而且只是一个脑袋放在桌子上，两只手臂都垂在桌子下边。

S：嗯。

飞狐：然后丽娜就被她的天敲醒了，看着她的天。不过好像还没睡醒，就是看着她的天，还像是不知道是谁呢？

S：哦，就是睡眼，睡眼朦胧。

飞狐：青娘嘴都笑得合不拢了，她说——行，今天网过来这么多。

S：嗯，挺知足。

飞狐：呵呵呵呵……她说——改天再续戏吧。

S：嗯嗯嗯。

飞狐：她们就都各自散开了。

S：嗯，好。

2008-11-13 整理-待续

• 艺人学者于 2008/11/13 21:17 回应-哈哈！自月初部落格加了回复验证码后一直是不显验证码,经多方求教没有措效,通过总客服中心多次沟通今日终于突

破了障碍显出了验证码,原来是由于计算机没有清空旧的网页,而造成使用上的困扰。又能讲上心里话了!想您们的艺人 2008.11.13

飞狐:呵呵呵呵……她说——改天再续戏吧。她们就都各自散开了。

S: 嗯, 好。

飞狐: 我刚才在厕所看学术专业书籍, 正好看到讲唐玄宗跟杨玉环。然后就看见杨玉环……迈着莲花步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S: 嗯。

飞狐: 她是身披粉云绡, 袒露着雪白的香肩玉颈, 可能是唐朝时的装扮。发丝全部挽了上去, 不过头上戴的不是金步摇, 而是一朵硕大的怒放粉牡丹。

S: 嗯。

飞狐: 她当时走到我面前做了个万福。我当时心里想, 我也用不着怎么形容她了, 古时候描写杨玉环的文学作品也挺多的了。我刚看的那本学术著作里就讲到, 杨玉环——当年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少女, 不仅是轰动了洛阳, 还让唐玄宗坠入情网。又说当年唐朝舞风盛行, 要归功于杨贵妃。

S: 嗯, 现在的 16 岁……很难让社会轰动, 除非是有黑白两道的强势人捧场。古代是因为朝廷捧场, 文人墨客捧红实质就是捧皇上。你看的那本史学学术专著——把事情说颠倒了——不仅是轰动了洛阳, 还让唐玄宗坠入情网。应该是因为唐玄宗坠入情网, 所以轰动了洛阳。为什么那些权威学术总是替皇上说话? 接着来……

飞狐: 然后我跟她说——你们以前一个个都那么美, 我都是美到前面去了, 现在落得这么个丑小鸭的样子, 比不上你们美, 呵呵。

S: 嗯, 呵呵。

飞狐: 然后她就跟我说——你的心里比我们美……形美不如心美。

S: 嗯, 好。

杨贵妃: 桃艳红李, 总有凋谢时……只有心是永恒的。

S: 嗯, 不错。

飞狐: 她又对我说——自古红颜多薄命, 太美了不好。

杨贵妃: 你看我得君王专宠一身, 最后也是个不了了之。还是人情不如天情……

飞狐: 然后就看见玄龙把她搂着——意思就是说, 跟玄龙的这个情是永久的, 跟地上的人呢, 就是那么一时(世)。

S: 嗯, 一时一世。

飞狐: 玄龙大咧咧地把她一搂, 她羞答答地低下了头, 把头埋在玄龙怀里。玄龙说——还是我好吧?!

S: 嗯, 呵呵。

飞狐: 然后他们又不说话, 给的图像就总是两个人卿卿我我的……

S: 嗨, 让他们亲去吧, 那你就干你的活儿。

飞狐: 嗯, 好, 我们一边儿去。

杏子: 自此, 11 月 8 日以前的记录差不多都完了吧?

月湖女: 还差一小段——史分、双鱼等等的天……大约还有 30 多分钟的录音。然后就是礼拜天——11 月 9 日玉青、迪安、青霞等人拜访 S 的记录。大概是昨天玉青发短信说青霞回去以后能够行观了, 她问要不要做记录?

杏子: 听 S 说青霞是会计出身的刊物编辑, 满脑子的逻辑与社会——顽固得很, 居然也能通了——不简单! 她的岁数大概与 TW 的鱼妈、纽约的雪花差不多吧?

飞狐: 昨晚你们整理完“勾眉天”她们的记录已经是夜里 11 点多了, 然后虚空有人让我接着把杨玉环的录音段子打出来, 还说下点功夫写, 把玉环写美点! 又不让我色观, 只给个意……怎么

写? ! 还是秋云的色观好, 又给文字又给图像, 又给语音……秋云如果描述不出来——她们就说——你就写上杨柳腰……

杏子: 为什么都是这个时候了——虚空还让杨玉环出来串戏呢? 这些都应该色空观阶段的内容呀? 是不是你这些天总是念叨——还是色空观过瘾!!!

月湖女: 可能吧……可能是虚空想平衡一下你的心理吧? 虽说是在理论上入观切忌着相, 但是几乎是无人不着相, 因为着相最迷人——令人神往醉他乡。

杏子: 那么入观的学者如何应对呢, 现代话就是什么入观全攻略?

月湖女: 第一, 要懂得——但凡入观就不可能不着相, 不要一听有人说你着相了(亦即着魔、入魔、下道、采花等等)就慌了神, 或者是产生对抗情绪。第二, 要知道自己是在着相……如果自己不知道是着相——执迷不悟; 如果是自知着相了, 那就是物来则映——但是物来则映不等于不着相, 须是物去则空方为迷中不迷, 方为迷中有雾。

小草: 这个雾……很重要, 就是若即若离。因为自知是很难的, 无明何以自知? 因为没有自知的那个明——普天下可能还没有那个明的人, 可以说众学者皆无明……正是因为无明, 所以才必须“观”。如果是无无明了——那就如意了。所以呀, 学者之间谁也不要批评谁——都是半斤八两! 正是因为都是半斤八两, 所以虚空才说——相互搭把手! 所谓的搭手就是相互拉扯一把, 而不是相互踹一脚!

杏子: 如何鉴别是搭手还是踹一脚?

月湖女: 希望对方好, 才有可能搭把手。希望对方不如你, 或者是想显示自己的那个我……哪怕也是希望对方好, 都可能是踹一脚。

杏子: 不对啦……虽然是潜在的为

了显示自己的那个我, 但是效果是为了对方好呀, 又是踹了谁一脚呢?

小草: 自己……自己踹自己。S 说, 在虚空门前, 我暴露无遗。

飞狐: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们就是这一长串! 九天的她们对我描绘所观内容的要求是——神似意现, 而不是具体入微。她们说, 现在这个阶段要是还像过去 X 书里那样描写眉毛啊、眼睛啊……那就没有必要了, 那都是废话了。

她们说: 但是学人们要注意……我们对飞狐说的一些话, 你们不要照虎画猫, 自找没趣。你们(学人)的观记要少受飞狐观记的影响, 比如之前飞狐摩尼佛的观记出来时, 好几位学者自己也观到了摩尼佛; 还有现在玉青的观记等等, 也是多少有些受飞狐的影响; 还有一些学人, 张口就问我是不是意观, 我是不是心通……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是一个求, 一个比, 总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层次高。这些学人还是要具体入微地记录自己的观记, 以 X 书为蓝本。因为自己的观记是自己的行, 只有尽量具体、细致地记录, 才方便自己日后比较、鉴别、前行。

她们说: 还要再次强调, 学者们记录观记应该像是自己写私密日记, 而不是文学作品。学者们的观记的力点不是为了给别人看, 而是自己行路。拿出来给别人看, 也是为了交流, 还是为了自己行路的方便。如果是像写文学作品那样去记录观记, 那就是哗众取宠, 下道了。因为那个力点是在显示自己那个我上了, 也就是不同程度地想用自己的文笔去吸引人, 而不是自然地让虚空的戏散发出她们的魅力。

她们说: 但是学者们不要又是大左大右, 不要一味地把自己的观记藏起来, 也不要一味地胡乱用词去写记录。

她们说: 之所以还安排杨玉环等的戏, 一是给学人一个范本, 让他们看看 S

这边的不采花；二是……学人们喜欢看这些，容易上钩。因为……如果是——全是意观，对飞狐是最好，对学人……就隔得太远了。隔得太远，他们就不容易抓上。

飞狐：我看这样最好，偶尔给我来点儿色空观过过瘾，全是意观那就太没意思了!!!

杏子：你怎么总说意观没意思？

飞狐：因为意观……一瞬间就直接把如来意给你了，用不着你自己思啊，人就好像越来越傻，越来越空。而且……

杏子：而且什么？

飞狐：而且还要把这些一瞬间就明白了的东西变成语言神似意现地写出来，一写就是一大堆，写得不合格她们还不干，太痛苦了！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记的这些观记全是废话!!!

月湖女：S 说，所谓的法障都是自己建立的，所以就要像蚩尤说的那样——建了破，破了建……往复无穷直至人法两忘。观记的立点是记录，犹如拍摄现场的场记，目的是备忘。观记的出发点犹如私密日记，所谓的日记就是不希望被别人看见——为什么？因为是比较真实的自我写照……如果出发点就是为了给别人看——那就毫无意义，误己误人。但是又为什么拿出来呢——仅仅是为了交流、相互搭把手而不是为了宣扬与展示自己的成就。

小草：所谓的法障都是自己建立的……是因为“我”的存在，因为有我就有求，有求必有法障。所以就要不断的建、不断的破……

杏子：我担心的是蓝蓝……因为蓝蓝的环境总是大起大落。

月湖女：先是蓝蓝自我封闭，碧霞着急了……几次过来说——告诉蓝蓝把心敞开!!! 可是如何敞开呢？碧霞又来说——告诉她不要给你们发私密短信，让她公开在如梦里回复。

杏子：我觉得蓝蓝是一心向上的，她立马就公开回复了……只是……

月湖女：理解上的差异……碧霞是让她公开回复我们的帖子，敞开自己交流。可能是蓝蓝对碧霞说的敞开、回复等等在理解上有误，她积极地到处回学者的帖，落得个多管闲事反自误……

杏子：尽管如此，她的态度是积极地……也是我们这边没有交代清楚？

月湖女：不可能交代清楚！因为当初碧霞让她把心敞开……我们当时也是不明白如何把心敞开呀？后来碧霞又说公开回复……我们就传话说碧霞让你公开回复，当然，我们的意思是回复我们的东西，蓝蓝把它给扩大化了……

杏子：难怪碧霞急得哀声道——不好办了，太远了，怎么撒下来以后飘的那么远……

2008-11-14 整理-待续